上古汉语词根

（法）沙加尔　著

龚群虎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国际汉藏语研究译丛”编委会

主编：梅祖麟　康乃尔大学亚洲研究系

编委（按姓名笔画数排列）：

丁邦新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王士元　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

沈家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张洪年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

罗杰瑞　华盛顿大学亚洲语文系

黄正德　哈佛大学语言系

蒋绍愚　北京大学中文系

潘悟云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出版说明

为了方便国内学者了解国际汉藏语研究领域的进展情况，促进中外语言学研究之间的交流、沟通，相互借鉴，共同提高，本社拟出版“国际汉藏语研究译丛”，这个想法得到了梅祖麟先生的赞许，并给予了实际指导和推动，同时，也得到各位编委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帮助。

“国际汉藏语研究译丛”所收是近些年来出版或发表的，以汉藏语及相关语言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当然还有论文，相关论文以专题研究的形式结集编译出版。

“国际汉藏语研究译丛”将是开放的丛书，既没有出版时间的限定，也不规定具体的品种数，希望随着国际汉藏语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我们的这套译丛也能常出常新。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

出版说明

上海教育出版社成立六十年来，出版了许多语言学专著，受到学界的欢迎。为满足读者的需要，我们从历年出版的著作中精选了一批，辑为“语言学经典文丛”。《上古汉语词根》原为“国际汉藏语研究译丛”的一种。此次出版，我们按照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国家标准，对编入文丛的著作进行了体例等方面的调整，还对个别差错予以改正。其他均保持原貌。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8 月

目　录

汉译本序（沙加尔） **1**

第一章　绪论 **5**

1.1　词族对构拟上古汉语的重要性 5
1.2　上古汉语 8
1.2.1　上古汉语的时代 8
1.2.2　分期 11
1.2.3　上古汉语及其近邻 12
1.3　构拟的方法论 12
1.4　章节安排 14

第二章　上古汉语的词和词根 **17**

2.1　上古汉语词的亚洲模样 17
2.2　词、词根、词族和词缀 18
2.3　汉字和词 24
2.4　词根结构 25
2.5　中缀的位置 25
2.6　工作假设：复辅音的形态特征 26
2.7　两种音节类型 28

第三章　词根音段 **29**

3.1　声母 29
3.2　有关上古汉语词根声母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34
3.2.1　Baxter 的*j 和*hj 35
3.2.2　Baxter 的*z- 35
3.2.3　Baxter 的*ɦ- 36
3.2.4　上古汉语*l-和*hl-的构拟 36
3.2.4.1　Benedict 的 sK- 38
3.2.4.2　Pulleyblank 的*ŋ^{j}- 40
3.2.4.3　Starostin 的边塞擦音 41

3.2.5 上古汉语*r-和*hr-的构拟 47
3.3 介音 49
3.3.1 介音-r- 49
3.3.2 介音-j- 49
3.3.3 介音-l- 56
3.4 元音、韵尾和韵 56
3.4.1 流音韵尾 57
3.4.2 Baxter 的*-iŋ 和*-ik 58
3.4.3 收唇辅音尾的韵部 59
3.4.3.1 Baxter 的*-um、*-up 和*-ups 60
3.4.3.2 Baxter 的*-om、*-op 和*-ops 63
3.4.4 之职蒸与幽觉冬的接触 64
3.4.5 上古汉语 -iŋʔ 和 -iʔ 68

第四章 *s-前缀 71

4.1 *s-前缀起首的复辅音 71
4.1.1 前缀*s-加口塞音的中古非三等音节 71
4.1.2 *s-前缀加口塞音的中古三等音节 72
4.1.3 *s-前缀加鼻音的中古非三等音节 73
4.1.4 *s-前缀加鼻音的中古三等音节 74
4.1.5 *s-前缀加边音的中古非三等音节 75
4.1.6 *s-前缀加边音的中古三等音节 75
4.1.7 *s-前缀加*r-和*hr-的中古非三等音节 76
4.1.8 *s-前缀加*r-和*hr-的中古三等音节 77
4.1.9 *s-前缀加(h)w-词根声首 77
4.2 *s-前缀的功能 79
4.2.1 派生动词功能（verb-deriving） 79
4.2.1.1 使动化功能（causatives） 79
4.2.1.2 名谓化功能（denominatives） 80
4.2.1.3 指向功能（directives） 80
4.2.1.4 起始体功能（inchoatives）? 81

4.2.2 派生名词功能（noun-deriving） 82

第五章 *N-前缀 83

第六章 *m-前缀 89

6.1 *m-的构拟 89
6.2 *m-的功能 91
6.2.1 动词里的*m-前缀 91
6.2.2 名词中的*m-前缀 95

第七章 *p-前缀 97

第八章 *t-前缀 101

8.1 *t-前缀的构拟 101
8.2 *t-前缀的功能 103
8.2.1 动词中的 *t-前缀 103
8.2.2 名词里的*t-前缀 107

第九章 *k-前缀 109

9.1 *k-前缀的构拟 109
9.2 *k-前缀的功能 111
9.2.1 动作动词中的*k-前缀 111
9.2.2 状态动词中的*k-前缀 115
9.2.3 名词中的*k-前缀 117

第十章 其他前缀 119

10.1 *q-前缀 119
10.2 浊塞音前缀 121

第十一章 *-r-中缀 123

11.1 作中缀的上古汉语-r-介音 123
11.1.1 重复的动作 124
11.1.2 两处或多处同时发生的动作或者集体参与的动作 126

11.1.3 成双或多歧分布物体的名称 127
11.1.4 加强功能 128
11.1.5 残余形式 129
11.2 晋语里的中缀-l- 130
11.3 闽语里的-Vl-中缀 131
11.4 现代方言中嵌-l-形式是上古汉语*-r-中缀的延续 132

第十二章 复辅音声母 135

12.1 带中缀的复辅音 135
12.2 带前缀的复辅音 135
12.2.1 前人的构拟 135
12.2.2 Baxter 的构拟 136
12.2.2.1 Baxter 带介音*-r-的复辅音 136
12.2.2.2 Baxter 带*-l-介音的复辅音 137
12.2.3 新的构拟 138
12.2.3.1 词族和现代方言的证据 138
12.2.3.2 脱落了的前缀对词根声首的影响 140
12.2.3.3 同一声系有不同类型的复辅音 143

第十三章 后缀 145

13.1 汉语声调与上古汉语后缀 145
13.1.1 去声与*-s 后缀 145
13.1.2 上声与*-ʔ后缀 147
13.2 *-ŋ后缀？ 148
13.3 *-n后缀？ 149

第十四章 重叠与复合 151

14.1 叠韵 152
14.2 双声 152

第十五章 上古汉语词源考释 153

第十六章 人称代词 155

16.1 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 155
16.1.1 晚期上古汉语因类推而产生的“吾”*ᵃŋa（我） 157
16.1.2 藏缅语的 ŋa（我）是固有词还是借词 157
16.2 第三人称代词 159

第十七章 数词 161

17.1 “三” 162

第十八章 身体部位 167

18.1 血 167
18.2 眼睛 168
18.3 头 169
18.4 手 169

第十九章 物质世界 173

19.1 水、河流 173
19.2 火 175
19.3 月、夜 175

第二十章 野生动物 177

20.1 鹿 177
20.2 蛇 177
20.3 鸽子 178

第二十一章 人和亲属关系 179

21.1 人 179
21.2 孩子（年幼的人） 179
21.3 孩子（亲属词） 180
21.4 侄、甥，舅 181
21.5 兄弟 185
21.5.1 长兄 186
21.5.2 中间的兄弟 188

21.5.3 弟弟 188
21.6 妻妾 189
21.7 儿子 190
21.7.1 嫡子 190
21.7.2 庶子 191

第二十二章 农业（谷物） 193

22.1 小米 193
22.1.1 禾（panicum miliaceum？） 194
22.1.2 粟和米：未去壳的和去了壳的“禾” 194
22.1.3 黍（panicum miliaceum，黏质） 195
22.1.4 稷（setaria italica） 196
22.1.5 播种与收获 196
22.2 水稻栽培 197
22.2.1 稻 197
22.2.2 稌 199
22.2.3 粢 199
22.3 麦子 200
22.4 田地 200

第二十三章 其他栽培的植物 203

23.1 豆类 203
23.2 茶 206

第二十四章 驯养的动物 209

24.1 狗 209
24.2 猪 210
24.3 家禽 211
24.4 有犄角的牛 211
24.5 羊 213
24.6 马 215

第二十五章 食物 217

25.1 粥 217
25.2 蔬菜 217
25.3 肉 217

第二十六章 金属 219

26.1 铜和青铜 219
26.2 铁 221
26.3 银 223

第二十七章 交通运输 225

27.1 车 225
27.2 船 226

第二十八章 商贸 227

28.1 买与卖（一） 227
28.2 买与卖（二） 228
28.3 价钱 229
28.4 钱 229

第二十九章 文字 231

29.1 阅读 231
29.2 书写 232
29.3 汉字 232
29.4 毛笔 234
29.5 墨 235
29.6 书 236

参考文献 237

附录一 《诗经》篇目表 257

附录二 构拟词表 261

汉字索引.....**275**

普通索引.....**285**

附文一　与南岛语有关系的侗台词具有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特征说.....**297**

附文二　汉藏南岛语系：对汉藏语和南岛语关系的补充解释.....**305**

译后记　.....**329**

汉译本序

本书是由龚群虎教授翻译成中文的笔者的三种有关上古汉语构拟和汉语系属问题的英文论著：为主的是拙著《上古汉语词根》，即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John Benjamins, 1999），还有两篇未发表过，是稍微经过修改的会议论文，即分别于 2001 年夏季在法国西南部召开的会议和 2002 年初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第九届南岛语语言学会议上宣读的论文 Malayo-Polynesian features in the Austronesian-related vocabulary in Tai-Kadai （附文一） 和 Sino-Tibetan-Austronesian: an updated and improved argument （附文二）。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笔者接受 P.K. Benedict 的澳泰语（Austro-Tai）理论（即侗台语和南岛语同源，汉语和侗台语的共同词汇都是借的），就开始对南岛语感兴趣，企图利用法国学者 A.G. Haudricourt 的理论来在南岛语的辅音韵尾的基础上解释侗台语的声调，于是发现德国学者 O. Dempwolff 1934~1938 所构拟的原始南岛语里有不少词汇末尾音节可与汉语比较，而且有语音上的对应，如 Dempwolff 的-h （现在构拟为 -q） 似乎与上古汉语的上声（Haudricourt 构拟为喉塞音）有对应，如南岛语的 u（n）tah （呕吐）对“吐”，南岛语的 panah （射，弓）对“弩”，如南岛语的 t’iḷa[h] （盐）对“卤”。从此想起了汉语与南岛语有同源关系的可能性，就开始研究上古汉语的语音，词汇和构词法。1990 年陆续在法国和美国作了汉语与南岛语同源的报告，引起了同行的注意；笔者就有意写一本书来更详细地介绍汉语和南岛语的亲属关系。另一方面，1992 年白一平（W.H. Baxter）发表了他的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采用了六个元音的构拟系统，而且用统计学来支持他的构拟，笔者觉得方法上很成功，而且有利于解释汉语与南岛语的对应。同时白一平的构拟有些方面笔者认为需要修改或增加，

特别是构词法方面，笔者 1993 年就白书写了述评，提出了关于上古汉语构拟的一些看法，主要是构词法方面的。后来回到南岛语与汉语的关系，开始写一本书，第一章讲上古音的构拟，写得越来越长，结果只能分开来，先写上古汉语构拟，后写汉语与南岛语。第一章就变成了一本书，即 1999 年在 John Benjamins 出版的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书写完了，就回到汉语和南岛语问题。笔者收集了新的基本词汇对比，还有语音和构词方面的资料来补充几年以前的证据。另一方面，笔者原先提出的汉南岛语理论（Sino-Austronesian theory）只将汉语和南岛语联系起来，认为汉语和藏缅语的关系没有汉语和南岛语密切，是错误的，需要修改。笔者于是收集了南岛语和藏缅语的共同词汇、构词手段以及初步的语音对应，说明藏缅语跟汉语一样和南岛语接近，跟南岛语发生关系的应该是汉藏语系。因此把汉南岛语理论改名为汉藏南岛语理论 （Sino-Tibetan-Austronesian）。附文二是介绍汉藏南岛语理论的文章。 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汉语、侗台语和南岛语的关系。因为本来接受了 Benedict 的澳泰语理论，自己又提出了汉藏语跟南岛语同源的看法，就好像意味着汉语和侗台语也应该同源，而这又跟 Benedict 的理论有冲突。这个问题在南岛语的分群的基础上得到解决。目前不少考古学家如张光直、Peter Bellwood, 语言学家如 Robert Blust, 都认为台湾是南岛语的发源地，原始南岛人距今大约 6500 年前从大陆坐船到台湾的西部，在那边建立了操原始南岛语的农业社会。这样一来，南岛语的最早分化就在台湾发生，而台湾现存的南岛语是原始南岛语分化得最早的后裔。南岛语学者 Robert Blust 还证明过，台湾以外的所有南岛语只不过是南岛语系的一个分支，即马来波利尼西亚语（Malayo-Polynesian）。马波语所共有的而台湾南岛语没有的各种特点是马波语在离开台湾岛不久所产生的创新。笔者发现，这些马波语特点的一部分，侗台语也有，证明侗台语不是一种独立而跟南岛语有渊源关系的语系，而是南岛语之下的一个分支。这样就可以解释侗台语跟汉语的关系：一方面，作为一种南岛语，它跟汉藏语有亲属关系（但同源词比较少）；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汉语的很多借词。附文一介绍笔者对侗台语的看法。

我非常感谢龚群虎教授翻译拙著和两篇论文，把我的想法介绍给中国读者。翻译这样的论著不是可以随便做的事情。龚教授为此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他不但英语水平非常高，又是一位很杰出的研究东亚历史语言学的年轻学者。让我再一次对龚群虎教授以及为这本书的出版做努力的编辑先生表示衷心的谢意。

沙加尔
2004 年 2 月 4 日
于法国巴黎

第一章 绪论

1.1 词族对构拟上古汉语的重要性

有的时候，人们会把上古汉语的构拟视为纯粹的音系学问题。这也并不怎么出人意料，因为上古汉语的词汇和语序可以从古籍或者铭文里边直接观察出来，况且长期以来盛行着一种观点，即汉语从源头上就一定只有无任何形态变化的一个个的词。这一观点甚至还在语言学界流行。本书的核心论题则是，要构拟汉语上古音，对上古汉语形态和词族的正确认识必不可少。

汉语上古音是 16 到 19 世纪的中国传统语文学家开始研究的（详见 Baxter 的综述， 1992：150 起)。这些学者主要关心的是对 《诗经》押韵的解释问题。到了清代，小学家段玉裁首次阐明了上古音构拟方法论上的原则，即利用《诗经》韵脚的系统性联系和汉字的谐声系统来研究上古音。

汉语词族的研究也起始于中国传统语文学，尤其是汉儒的声训、北宋学者王子韶的“右文”说以及明清小学家诸如戴震、孔广森等人的研究（详见李妍周的综述， 1995：11 起)。

20 世纪初，中国传统语文学开始跟西方语言学接触。起初，构拟汉语上古音的西方语言学家得出的研究结果跟中国学者的杰出研究结果没有多大差别，他们主要从事韵部归类工作，同时在研究中注入了一些西方语言学研究的观念和技巧。这当中有两件大事，一是引进了字母标音法（phonetic notation），二是引进了附加词缀（affixation）的概念。

Henri Maspero（1930）首次阐明附加词缀是汉语词族形成的一个主要的因素。首次系统地构拟汉语中古音和上古音的 Bernhard

Karlgren，意识到上古汉语除了复合、重叠之外，还一定有些形态的变化，但他倾向于把上古汉语形态学的研究看成是可靠的上古音构拟完成之后的任务，而根本没有把它看成是用来实现这种构拟的一个必要的步骤。Karlgren 也相信上古汉语的形态中保留着词形变化的痕迹（Karlgren 1920，此处他把因类推作用而引起的规则化现象误解为屈折形态，参见 16.1.1），他还相信上古汉语形态上的语音交替无例外地都不是用加缀来表现的规则，而是通过对词根本身进行各种改变来表现的。这一点在他 1934 年的著作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汉语词族》）中有所暗示。在这本书里，他确定了词族中不同类型的形态交替，却没有暗示这当中可能涉及加缀的情形。

上古汉语一定具有复辅音声母的发现，是 Maspero 发现上古汉语在形态上重要地使用加缀法的前奏。19 世纪以来，复辅音声母说似乎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仅建立在谐声系列中一些令人费解的如 k-∶l-、s-∶n-、x-∶m-等等声母辅音交替上。首次具体地提出上古汉语复辅音的也是 Maspero（1920：15，68，94），他构拟的复辅音有χŋ-（化）、ɣm-（昏）、ɣl-（皇）、χl-（血）、kl-（兼）、pl-（變）和 sl-（消）。Maspero（1920）发表之后，Karlgren 也在他的《汉字和日语中的汉语借字分析词典》（Analytic Dictionary, Karlgren 1923：31）中发表了他自己关于上古汉语复辅音的理论。同 Maspero 的办法差不多，Karlgren 在该书中根据谐声系列的语音交替来构拟复辅音，构拟出来的复辅音也跟 Maspero 的相似。Karlgren 着重于 kl-～gl- 类的复辅音向中古汉语的演化（见 12.2.1），强调复辅音的头一个要素对谐声符选用的重要性，却没有提到复辅音在形态方面可能的复杂性。Karlgren 的著作发表之后，Maspero 跟 Karlgren 有过书信交流，然后发表了他自己对 Karlgren 的回应（Maspero 1930），他把注意力指向数量不多却很重要的诸如 pl-、kl- 和 ml-在同一谐声系列中交替的例子（比如，用 Maspero 的构拟：“謬”**m-löug* [撒谎；错误]；“膠”**k-làu* [胶]），对 Karlgren 关于复辅音头一个辅音在谐声符选用中最为重要的原则提出了质疑。此外，Maspero 还令人信服地指出复辅音中第一个辅音的交替有时对应着意义上的变异（“覽”**lám* [看]；“鑒”**k-làm* [镜子]；“玉”**ngiók* [玉石]；“玉”**s-ngiók* [攻玉]，等等）。相应地，他还

举例提出上古汉语还有前加缀的派生方式，不光有变调、声母浊化、元音变化等学界更容易接受的派生方式。Karlgren 对此没有发表回应（也许他的回应就是 1934 年发表的 《汉语词族》），他们两个人的争论后来没有再继续下去。Maspero 于 1945 年 3 月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纳粹集中营里罹难，战后只留下了 1952 年发表在 Meillet 和 Cohen 主编的 *Les Langues Du Monde*（《世界上的语言》）一书中有关汉语的那篇遗作，他无法再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了。战后时期，学者们似乎一般认为这场争论以 Karlgren 占上风而结束。这在 Bodman（1954：40 起)对 Maspero 理论的评价中就有反映：

> “紧接着出现的问题便是，如果我们采纳 Maspero 的观点，则唯独“词根”以 *l* 或鼻辅音开头才能找到派生例子，对 Maspero 来说，这只表明其他“词根”声母前边的前缀已经脱落了。还有另外一个麻烦，即可构拟的含 *l* 的复辅音相当多，要是采纳 Maspero 的观点，必然会得出含 *l* 声母的词根比含其他声母的词根用得多得多的结论。这是我不采纳 Maspero 关于形声字（词）的理论的主要原因。有的 *l* 前的声母可能是前缀，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是没有错。对他作为建立主要论点依据的 9 个难解的谐声系列来说，前缀说尤其可能是对的。不过，我们得允许不带前缀的 *klâk* 存在，这里的复辅音 *kl* 只是出现在语素中的一个音位序列。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及词族研究将来会告诉我们像 *klâk* 这样的词哪个带有前缀，哪个不带”（42~43）。

他总结说：

> “研究音系上的问题，其实并不需要知道复辅音来自前缀、中缀，还是仅为词根形式中的一部分”（44）。

不过时隔不久，好几位学者都表现出对上古汉语词缀的新的一轮兴趣：-s 后缀(Haudricourt 1954b)、ɦ-前缀和-r-中缀（Pulleyblank 1973），这些词缀却是 Maspero 未曾想到的，这也许表明 Maspero 的词缀说当时已被淡忘。Schuessler 1974 年的文章才又把 Maspero 的一些前缀作为研究对象，不过他文中（370）仍然回响着跟 Bodman 一样的忧虑，

即按 Maspero 的理论，会有过多的词根以边音起首。不过到了 1976 年，Schuessler 声明他“更同意 Maspero 的理论，即如，l 或鼻辅音经常是词根起首音，词根前面加不同的前缀语素”（Schuessler 1976：32）。这样，由 Maspero 创始的研究方向再度兴起。随着 Haudricourt、Pulleyblank 和 Schuessler 的研究之后，Paul Benedict、 杨福绵、 梅祖麟、 龚煌城、Ulrich Unger 以及其他许多学者也都加入了进来，逐渐积累了相当可观的上古汉语词缀形态方面的证据。

本书旨在深化这一研究传统。在撰写的时候，我定下了三重任务：（a）确定更多的加缀方式并研究其功能；（b）把我目前所理解的上古汉语词缀形态跟词族综合成一致的上古音构拟体系；（c）用一系列词源的研究来阐明或检验这些观点。希望通过对上古汉语的形态变化的更好了解，会对汉语上古音构拟、汉语词源研究的发展有益（由于形态是建立谱系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会最终对汉语亲属关系的确立有所裨益。不过我在撰写中有意略去了最后一点——我曾经在别的地方（Sagart 1993a、1993f、1994b）谈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以后再回到这个话题——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大家在汉语内部对本书观点的解释力进行判断，本来也应当如此。

就目前来说，谈上古汉语完整的形态和音系显然还为时尚早。下文不是有关上古汉语音系和形态的定论，而是把一系列看法尽量明确地写出来，以期得到检验，或者如果是错误的话，以期得到反驳。

1.2 上古汉语

1.2.1 上古汉语的时代

自从段玉裁提出经典的“同声必同部”说（见 Baxter 1992：160~161）以后，大家便相继注意到《诗经》押韵跟谐声的高度一致性(如 Karlgren 1936、Li 1983)。一般所指的上古汉语，是系统地利用 《诗经》 押韵与谐声这两种彼此独立且显然大体上同时代的材料所构拟的语言。一般认为上古汉语是周朝（前 11 世纪~前 221 年）中国北方黄河中游的一种语言。不过，更精确地确定上古汉语的年代却非易事。Karlgren 把他的 Archaic Chinese（即我们的 Old Chinese：上古汉语）定义为周

代皇族使用的语言，大致是在西周时期（前 11 世纪~前 771 年）。类似地，Baxter（1992：1）认为上古汉语是“周代早期到中期的语言，大约是在公元前 11 至前 7 世纪”。李方桂的看法不同，他把上古汉语定义为“大体上是纪元前一千年的语言”（Li 1983：393）。这个问题回头再来讨论。

我们对于上古音的知识，主要来自经过辗转传抄（有时会有不同版本）的古代典籍，其次来自以铜器铭文为主的铭文。上古汉语晚期有了简书和帛书。同古代典籍相比，铭文内容少，文体程式化，但数量随着地下器物发掘的进展在持续增加。比传世古代典籍优胜的是，铭文未经更动，保留着书面语和汉字的古代面貌。铭文通常还能准确地确定出年代。因此，铭文材料极其宝贵，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上古汉语的研究。

古汉语典籍《诗经》（还有其他一些次要性的典籍和铭文等），提供了词的后半部分，即韵的信息。汉语相当多的形声字系统地反映了上古汉语的声母和韵。我们于是有两套关于韵的材料，而有关声母的材料却只有一套。因此，一般认为我们对上古汉语声母的了解比不上对韵母的了解。

《诗经》押韵在构拟上古汉语的过程中占有中心地位，文献学家们也提供了《诗经》里的诗创作的相当确实的时代，人们自然想把上古汉语的时代跟成诗的时代（大约前 1000~前 600 年，Loewe 1993）等同起来。这个时期大体上跟西周对应。不过，今本《诗经》却是晚至接近汉初才出现的，问题是它的文本，尤其是当中的韵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跟原诗相同。最近对铭文押韵的研究表明，我们所见的《诗经》押韵可能代表的是比诗本身要晚一些的音系（Behr 1996）。参见 3.4.4 。Behr（1996）提出的关于一些诗在东周曾被更动过的看法，与 Takashima 教授的观察相符，他于 1997 年在巴黎做过一个系列演讲，试图表明许多传世的古籍深受后世汉语的影响（详见 Takashima 1997）。

为谐声系统确定大致年代更成问题。有的学者如李方桂（Li 1983）认为谐声系统代表比《诗经》押韵稍早的一个时期。有些谐声系列的确看上去“早”于《诗经》押韵（3.3.4 举例讨论）。不过不能忘记

形声字是从商朝至秦朝千年间逐渐造出的，谐声中古老的一层看来确实早于可能在东周时期编修过的《诗经》韵，另一个层次则一定会与诗韵同时代或更晚。Karlgren 的 *Grammata Serica Recensa*（《汉文典（修订本）》）是我们上古汉语谐声材料的主要来源，它归并的是汉代以前典籍中的汉字，其中只有一部分字有铭文的佐证，能确定是周朝初期或中期的字。至于其他的字，Karlgren 则只好依靠用现代汉字书写的传世典籍，假定这些字跟那典籍本身一样古老。很值得注意的是大量谐声字是在战国和秦朝这些时期才产生的，这些谐声字往往替换了早期的字形。此类汉字很有可能会出现在战国或秦汉时期抄录的早期文献中，从而进入了作为 Karlgren 材料基础的古代典籍。这样，由于 Karlgren《汉文典（修订本）》材料中铭文分量弱，可能会导致它所代表的音系比周朝初期或中期更晚的情形出现。

更使问题复杂化的是，有证据表明上古汉语时期有方言的差异。Baxter（1992：255、466）曾讨论过《诗经》里两个上古韵的合并没有反映在中古汉语里，令人信服地把它们处理成《诗经》语言的方言创新。下文（3.4.4）[①]会讨论另一个中古汉语中没有反映的《诗经》方言创新的例子。基于此，Baxter（1992：24）把上古汉语定义为包括中古汉语及《诗经》语言在内的任何汉语的祖语（因而《诗经》汉语不是中古汉语的直接祖语），同时在 Baxter 的书中，“上古汉语”更宽泛地指“周朝早期或中期的任何汉语”（1992：24）。在术语中有必要区分两个上古汉语的定义，由于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祖语，我将用“早期上古汉语”（Early Old Chinese）代表同时解释《诗经》押韵、谐声体系及中古汉语音系的构拟，用“晚期上古汉语”（Late Old Chinese）代表《诗经》押韵与谐声相一致的语言。换个实用的说法，早期上古汉语可能接近西周早期铜器铭文的汉语，而晚期上古汉语则接近周朝中期（春秋时代）或甚至是周朝晚期（战国时代）的汉语。晚期上古汉语可能部分地与先秦古汉语（Classical Chinese），即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语言，相重叠。在不必区别早期和晚期汉语的场合，

①又见 13.1.2、3.4.1、3.4.3.1 关于更多上古方言分歧的讨论，有些分歧导致中古汉语在音系上产生层次。

我也沿用 Baxter 的办法，用“上古汉语”（Old Chinese）泛指西周和春秋时期的任何汉语。

1.2.2　分期

由于《诗经》押韵跟谐声恰好相符合，因而上古汉语成了传统和现代语言学家主要的构拟对象。其实上古汉语并非最早记录的汉语，甲骨文所反映的语言才是已知最早记录的汉语。商朝的汉语是商朝书写者和皇族的语言，也可能是商朝人民所操的语言，时间大约在甲骨文时代，即公元前 1400 年到公元前 11 世纪之间，地点是在周朝权力中心的东边，黄河流域更下游的地方。尽管字形上显著不同，甲骨文似乎同上古汉语在语法、词汇上关系密切（见 16.1 关于商、周人称代词相承袭的讨论），而且从已知的谐声和假借来看，它在语音上也同上古汉语关系密切。我们还不知道公元前 1400 年之前商朝语言的情形，更古老的夏朝的语言更是无从得知。

周在前 11 世纪灭商曾得助于“西方” 人，包括了一支被商人称作“羌”的人民。而羌人可能操藏缅语（Pulleyblank 1983：442）。在周朝，汉语东扩至山东一带现已灭绝了的夷语区，后来，尤其在春秋以后，西扩至戎人和羌人的地盘，戎也可能是操藏缅语的人民。同时，随着位于长江流域中游的楚国的兴起，汉语向南方的扩张也已经开始了。楚的统治者操汉语，而人民可能操苗瑶语。那时至少部分地区流行藏缅语的四川，在公元前 316 年被西北操汉语的秦国统治。公元前 3 世纪秦统一中国之后，汉语一下子大规模地向南扩张。秦军南下占领了江南大部分讲藏缅、苗瑶、南亚、侗台语或其他语言的地区。今天，汉语已经以这些语言的损失为代价获得了地盘。中国东南地区成为汉语方言分歧最大的地方，这当然是由于各朝历代的首都多建在北方，北方汉语长期受到首都语言的强势影响，分歧因而被消磨掉了。

汉朝（公元前 206~公元 220）新的语言标准，即类型上以形态变化少、有（新出现的）声调、单音节为特征的汉语，渐渐扩展到中国大江南北。汉朝以后，同样的类型特征扩展到汉人统治之下的非汉语区：苗瑶、越芒（不含其他孟高棉语）、全部侗台语、包括缅彝支在

内（不含藏、羌、嘉戎等语言）的一些藏缅语。汉朝的汉语可能是所有现代汉语变体的祖语，也是早期中古汉语（Early Middle Chinese）的祖语。早期中古汉语反映在《切韵》及其后世版本的韵书中，显然是南北读书音的折衷（Pulleyblank 1984）。

1.2.3　上古汉语及其近邻

自周朝以来，汉语在地域上向东、南、西三个方向的扩张，导致了它同其他语言的接触，使汉语边界一带长期存在高低双语现象（diglossia）。汉语的持续影响产生了双向语言借用，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周边语言借汉语。众所周知，苗瑶、侗台和越南语里借了一层又一层的汉语词，而许多汉藏语言学家却仍然相信汉语和藏语共有的词都是从共同祖语继承下来的。汉语和藏缅语共有的形态特征有力地证明两种语言有亲属关系，但这决不能保证藏缅语未曾受到过汉语的影响。相反地，历史表明汉语与藏缅语的接触甚至比汉语与苗瑶、侗台或越南语接触的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另外，汉语与藏缅语的频繁接触发生在周朝，这自然能解释藏缅语里有表现出很早语言特征因而容易被误认为是同源词的一层汉语借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侗台语和越南语秦汉以前同汉语没有接触，这些语言中的汉语借词形式更为晚近（因而也更易辨识）。在第 16 章至第 29 章，我们会讨论一些汉语借自其他语言及汉语向包括藏缅语在内的周边语言输出词语的情形。鉴于以上原因，外语证据，尤其是藏缅语的证据，在构拟上古汉语过程中应当慎重地使用。第 15 章再回来谈这个问题。

1.3　构拟的方法论

中古汉语韵书对音韵结构作了颇为精细的分类，因而中古汉语一直是构拟的主要对象。著名的体系有 Karlgren（1954）、Pulleyblank（1984）和更晚些的 Baxter（1992）。有的学者（Norman & Coblin 1995）已经指出，上述学者用来构拟《切韵》音系的方法不是比较法，而是一种以给传统韵书分类推敲出音值为内容的自成一体（sui generis）的方法。这便使人担心现代方言中反映不出来的一些早期中古音的区别

可能本来就不曾存在过。然而，我们却不应当忘记字的反切须得反映当时文人的读书音。在我看来，Karlgren 及其追随者的真正问题在于《切韵》记的是“字”音，太过于重读书音，疏于说话音，因而无法在当中清楚地看到轻重格（iambic）前缀，或称作松散结合（loosely attached）的前缀的痕迹，这种前缀一定存在于当时的口语中，今天许多南北方言里尚有存留。

上文说过中古汉语不是用比较法构拟出来的，而上古汉语的构拟则更为特殊：要确定诗韵及汉字中反映的韵部及声类，然后以从这些部类向（构拟的）早期中古汉语的演变为基础给其赋予音值。不过，想要了解周朝汉语语音的情形，此法之外，别无他法。能否用比较法构拟汉朝以前的汉语，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现代方言的分歧是公元前 2 世纪以后移民的结果。

汉语形态的构拟主要依靠内部构拟法，探究词汇中重复出现的一些语音和语义上的交替（梅祖麟 1988）。Maspero（1930）首次周严地使用此法研究汉语词缀。不过上古汉语某些词缀也可以用比较法构拟出来。比如，尽管 k-前缀和-r-中缀的内部证据很坚实，这两个词缀基本上也能通过比较某些汉语北方方言和东南方言构拟出来（Sagart 1996c，下文，9，11.2，11.3）。这种情况下，两种研究方法相互补充。

构拟上古汉语的方法不是比较法，但是它仍然完全符合经验科学的普遍程序，即建立可验证的假设，这种假设在不可证伪之前就是对的（Popper 1973 所谓的 “证伪”： falsify）。

上古汉语的构拟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如今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可能无一例外地承认我们现在对上古音的知识要比以前，例如一个世纪以前，多得多。尽管问起最有意义的发现是什么时，大家不见得会有一致的意见，不过至少也有很多共同点。正如研究者们所看到的，上古汉语构拟逐渐地却也真正地有了进展，这清楚地表明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些真正的问题，研究的方法也适用于所研究的对象。

至于现在大家通常接受的上古汉语构拟体系以及这些假设发展的历史，这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这里只需要提到最晚近的构拟体系 Baxter（1992）就行了。该书综合了许多有关上古汉语的很好的假设：三套塞音、一套清的通音、上古*l-演变为中古 y-和 d-、上古*r-变为中

古 l-、二等和重纽三等带-r-介音、一个韵部一个元音的原则、包含前元音及圆唇元音的 6 元音体系、无-b、-d、-g 浊塞尾、上声和去声分别来自-ʔ尾和-s 尾，等等。在对 Baxter 著作的评论中（Sagart 1993d），我对他用统计手段研究上古汉语押韵表示赞同，同时也批评了他的体系中某些具体的方面，尤其是他所构拟的某些复辅音声母及带圆唇元音的韵部。我还指出该书中有关形态的讨论薄弱，缺少一个词根结构的理论（theory of root structure）。Baxter 后来在一次会议的论文里修改了他的体系（1995a），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上古汉语词缀的理解，于是我们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不少共识，详见 Baxter & Sagart（1998）。为了便于叙述，本书将以 Baxter（1992）的体系为起点，只是在我跟他的看法有所不同的时候才提出意见。也就是说，读者在本书中找不到对上古音构拟体系的系统性说明，只能看到我对自己认为重要的论点的讨论。由于我会对上古汉语构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全书的上古音构拟形式，除了特别声明以外都是我自己的。中古汉语则继续使用 Baxter（1992）便于打字的表示法*。

1.4　章节安排

本书正文分两大部分。第 1 章至第 14 章是第一部分，讨论上古汉语音系和形态。这部分的基础是对 Baxter（1992）的评论（Sagart 1993d）以及 Baxter & Sagart（1998）对上古汉语形态的介绍。其中第 2 章至

*译注：Baxter（1992）中古汉语声母表示法

幫	b	徹	trh	禪	dzy	溪	kh
滂	ph	澄	dr	書	sy	群	g
並	b	娘	nr	船	zy	疑	ng
明	m	精	ts	日	ny	影	ʔ
端	t	清	tsh	莊	tsr	曉	x
透	th	從	dz	初	tsrh	匣	h
定	d	心	s	崇	dzr	云	h(j)
泥	n	邪	z	生	sr	以	y
來	l	章	tsy	俟	zr		
知	tr	昌	tsyh	見	k		

详见 Baxter（1992：45~61）

第 3 章讨论上古汉语音系。在体系上以 Baxter（1992）韵部和单辅音声母为蓝本（韵部方面也有差异，尤其是对圆唇元音的处理），复辅音声母的解释是我本人的。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解释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体系，前人包括 Baxter 在内的体系都无法解释一些词族中反映出的普通的声母语音交替（详见 12.2）。这些问题在我对 Baxter 著作的评论（1993d）中首先提了出来。第 4 章至第 14 章是关于上古汉语词缀形态的讨论，也来自我的那个评论，后来融入 Baxter & Sagart（1998）中我所撰写的那一部分，这里还加上了我后来的研究。此处讨论更加细致，而且已经综合成有关上古汉语词根结构和复辅音的完整理论。但这些观点并不一定都是 Baxter 接受的。

第二部分（第 15 章至第 29 章）有选择地讨论上古汉语基本词和文化词，作为第一部分上古音和形态的示例。我还想用这些词源上的研究说明构拟单个的上古词的时候，词族的证据能提供不可取代的信息。这些信息应当作为诗韵和谐声的补充而尽量系统地加以利用，因为它通常是对难分高下的不同构拟进行选择的依据。

两大部分里头的词例在文化价值跟使用频率上有差别，因而使人感觉音系、形态部分跟词汇部分在处理上不相谐调。这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不了，因为第 15 章至第 29 章里的词是专门就其文化、历史或比较方面的价值而挑选的，而第 2 章至第 14 章里的词形却是就其对上古音研究当中音系或形态规则研究的价值来选入的。不过这种差别不应当被夸大。一方面，没有充分理由认为上古汉语常用词跟（相对）非常用的词在音系和形态上相区别；另一方面，第 2 章至第 14 章里引用的大部分词是先秦或西汉的典籍中出现的，这些典籍是古典文献的核心；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仅出现在中古汉语字书里的词。

上边交待了必要的前提，现在可以转入本书的正题了。

第二章 上古汉语的词和词根

2.1 上古汉语词的亚洲模样

从类型角度来看，上古汉语的样子更像现代东亚的嘉戎语、高棉语或泰雅语（Atayal），跟其后代中古汉语并不那么相像：无声调、不是严格的单音节、形态基本上是以前加缀为主兼有中加缀和后加缀的派生法。在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中间某个时期，不知何故，一系列变化导致汉语偏离了这种模式。加缀法开始冻结；松散结合的前缀脱落，其他前缀跟词根音段结合了起来，重组成为词根的一部分；一个趋向严格单音节化，声母及韵尾复辅音丰富的新的形态规则宣告诞生。其后复辅音声母简化，导致单辅音声母繁化以及新的元音对立的产生。复辅音韵尾也发生了简化，使得音节仅限于带响音尾或塞音尾，导致声调的产生。此即中古汉语、越南语、苗瑶语、台语和缅甸语等语言共有的传统上所谓的 Indochinese 类型特征。

零星的上古汉语形态特征保留在地理上位于边缘一带的汉语方言里：如中国北方山西省的晋语，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方言。后者保留程度少一些。有时上古词缀以假双音节（pseudo-disyllables）的形式保留了下来，这在两广一带的粤方言、福建的闽方言甚至官话里都不罕见。

现代标准汉语里已经产生了新的纯粹的后缀形态，名词后缀如“-子”、“-儿”、“-头”，体貌后缀如“-着”、“-了”、“-过”。由前加缀到后加缀形态的转变在句法上伴随着以动词结尾的结构（verb-final constructions）的增加（Li & Thompson 1981）。在音系平面上，官话由前加缀到后加缀的转变，伴随着重音上的轻重格（iambic）词的消失和重轻格（trochaic）词的产生。轻重格的重音模式显然适合于前加缀形态，而重轻格则更适合于后加缀形态。北京话里原先轻重

格的双音节词向重轻格的强制性转化是晚近的事情，跟满语影响有关（赵杰 1995）。这些句法、形态和重音模式上的一致性有可能是阿尔泰语对汉语长期、广泛的影响所致（Hashimoto 1986）。

上古汉语词缀的文献材料丰富。前人对词缀也有多种构拟，有的构拟带有附加的意义或功能。典型的情况是，某类意义或功能确定了下来，还剩下大量例子不能作此解释，通常不可解释的比能解释的例子还要多。比如前人曾赋予 s-前缀以“使役”的功能，尽管只有很少一部分例子支持这项功能。然而没有理由认为含某一词缀的每个例子都具有该词缀的某个意义，派生词缀的意义经常会类聚增多。这里讨论的每个词缀也都有不能解释的剩余情形。

2.2　词、词根、词族和词缀

构拟有词缀形态语言的词的时候，有必要分清词的基本部分和词缀。未加缀的基本部分本书称作词根。词根相同而词缀有差别的一组词构成一个词族。词族比单个的词更为重要，因为词族，尤其是那些内部差异大的词族，可以认为是语言中较古老的部分。

上古汉语究竟有多少词缀，这还有待研究。前缀*s-、浊化前缀（本书标作*N-）和*-s 后缀被广泛认可，*k-、*p-、*m-、*t-前缀、*-q 后缀和-r-中缀则没有受到那么普遍的承认。我们在下面的章节里讨论这些词缀。

有必要区别两种不同的带前缀的形式。这里用分别属于不同词族的两个带边音词根音首的例子予以说明：*lak（腋窝）和*(h)l̥im（贪求）。

- 未加前缀的单音节形式：*yín*“垔”*^{b}l̥im>yim（贪求）；*yì*“亦”*^{b}lak>yek（腋窝）；
- 带熔合型（fused）前缀的形式：*gē*“胳”*^{A}k-lak>kak（腋窝）；*kǎn*“欿”*^{a}k-hl̥imʔ > khomX（贪求）（我采用 fused“熔合”这个词，是因为此类的中古声母是由上古前缀同词根的辅音音首组成的）；

- 带松散结合（loosely attached）的前缀及前轻后重节律的轻重格（iambic）形式：*[a]kə-lak（腋窝），重音落在第二个音节上（无字。保留形式如广州话 kə-laːk-tai、福州话 kɔ-louʔ-a，均指“腋窝”）；*lán*“婪”*[B]Cə-lɨm>lom（贪婪）。在这些形式里，上古汉语词根的辅音音首反映在中古汉语声母中，而前缀在标准语里已经消失。

我设想除了下文要讨论的前缀*N-以外，其他前缀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熔合型的，一种是松散结合型的，上述三种不同的形式在上古汉语中同时存在，有可能是风格变体或社会变体[①]。这跟 Alieva（1994）描述的 Phanrang 占语类似，这种语言里有 tahlaʔ，thlaʔ，hlaʔ~laʔ（我）和 co'lan，clan，lan（道路）等交替的形式。V. Solntsev（1996）也描写过属于南亚语系的 Ruc 语中相似的事实：kɯ-lɛ，g-lɛ，lɛ（筷子）；tu-mo，t-mo，mo（入口）。不过上述两种语言跟上古汉语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即这两种语言在演变中所消失了的那些音节并不是前缀。

这三种形式以不同的方式演变到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方言。带熔合型前缀的形式中，其前缀与词根辅音音首构成了复辅音，复辅音又简化成中古汉语的单辅音声母。有些情况下，中古汉语的声母直接反映上古汉语的前缀，这种情形有词根带流音音首的，比如*[a]k-l->k-；*[a]p-r->p-（不过 m-前缀后接 l-的中古三等字，变成了中古的 zy-，而不是中古的 m-）；s-加响音声母的，如*[a]s-m->s-；还有一些其他的复辅音，如*[b]t-k->tsy-。在其他情况下，中古的声母结合了上古汉语前缀跟词根辅音音首两者的特征：比如带 s-前缀的复辅音常发展为中古汉语的塞擦音（s-t->ts-）；k-前缀加 m-或 p-词根辅音音首，常发展为中古汉语的圆唇软腭音（labiovelars）；等等。

此类演变式曾在 Ferlus（1971，1996）记录的同属老挝南部的西班纳尔语支（West Bahnaric）的 Laven 和 Nha Heun 这两种关系密切的语言中描写过。我们来看看这两种语言中复辅音演化的情形。据 Ferlus，Laven 语的词汇里有单音节和双音节两套，后者的特点是词首

① 《诗经》那样带节律的上古汉语诗歌可能采用熔合式的发音。

复辅音当中插入了一个没有音位价值的弱读元音。塞音加流音的复辅音在双音节跟单音节中都存在，故 Laven 语有对应的单音节的 kr-、kl- 和双音节的 kᵊr-、kᵊl-。而其他复辅音中没有单双音节的对立。Nha Heun 语与 Laven 语的词汇基本相同，却全然没有双音节这一套。Laven 语中的双音节形式在 Nha Heun 语中以单音节对应，所有双音节的复辅音已经简化。值得注意的是，双音节复辅音的简化是按照下述两条迥然不同的途径实现的：一是词首辅音在后接塞音时脱落，或者在后接响音时变成前置重叠音；二是词首辅音保留，而其后的辅音弱化为非鼻音的响音或-h-；另外，如果原来复辅音中的两个辅音音素都是塞音的话，第一个浊化；如果第二个辅音是鼻音，前面的塞音鼻化。表-1 是对这些音变的总结。

Laven	**Nha Heun 1**	**Nha Heun 2**
tp, tb	p	dw
kp, kb	p	ɠw
pt, pd	t	br
kt, kd	t	ɠr
ht		hr
tk		dw
ks	s	khy
ps		ph
tm	ᵐm	nw
km	ᵐm	ŋw
pn	ⁿn	mr
kn	ⁿn	ŋr
tŋ	ᶯŋ	nw
pŋ	ᶯŋ	

表-1：Nha Heun 语复辅音简化的两条途径

（材料来源：Ferlus 1971）

一般地说，靠 Laven 语无法预见 Nha Heun 语某个词简化的途径，有些词走第一条途径，有的词却走第二条。偶有 Laven 语的同一词朝两个方向都发展，表现为 Nha Heun 语里的同源异形词（表-2）。

	Laven	**Nha Heun 1**	**Nha Heun 2**
日	tŋay	nɯe（今天、昨天）	^{n}ŋe（一天、两天，等）
年	kmɔ	ŋwɔ（今年、明年）	^{m}mɔ（一年、两年）
可耻的	kmaal	ŋwaw	^{m}maaw

表-2：Nha Heun 语同源异形词

（材料来源：Ferlus 1971）

然而在 Laven 语复辅音是由塞音加流音构成的时候，Nha Heun 语的形式是能够预见的：如果 Laven 语的复辅音是单音节的（如 kl-、br-等等），Nha Heun 语不变，很规则地排在 Nha Heun 语第 2 类（塞音加非鼻音的响音）；Laven 语双音节的复辅音则变成 Nha Heun 语的前置重叠音，这种情形归在 Nha Heun 语第 1 类中，因而有 Laven k^{ə}l-、c^{ə}l-、t^{ə}l->Nha Heun ^{l}l-这样的变化式。所以导致选择哪个变化途径的因素是复辅音结合的紧密程度，结合松散的发展成第 2 类，相反地，结合紧密的复辅音变成第 1 类。

这一点暗示其他复辅音也相类似，即演变途径的选择条件是复辅音结合的紧密程度。果真如此，为了解释同源异形词，就得为祖语广泛构拟松散结合的和紧密结合的两类不同的复辅音形式。Ferlus 没有描述这一点，但并不意味着此类共时的变体没有在 Laven 语中出现。Ferlus 所记录的 Laven 语的音系中没有成体系地描述无音位价值的变体[①]。导致复辅音朝两个方向演变的共时变体有无条件，这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表示“日”和“年”的同源异形词似乎表明词组的重音有时在起作用。Laven 语里表示“日”和“年”的词在“一天、两年”之类的组合中放在数词之后，但在“昨天、明年”之类的组合中却放在

① Ferlus（1971：391~392）倒也描写了以 h-起首的松散结合的和紧密结合的两类复辅音的“方言”变异：hma， h^{ə}ma（右）；hluoŋ，h^{ə}luoŋ（耳垢）。

修饰成分的前边（Michel Ferlus，个人交流，1998）。如果假定带复辅音声母的形式重读时长而松，轻读时短而紧，那么这里涉及的重音问题跟认为复辅音的松紧度是影响音变条件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Nha Heun 语里沿着第二条途径变化的复辅音的两个塞音中的头一个音浊化，这并不是一种必然的音变。其他跟 Nha Heun 语关系密切而复辅音简化速度慢的语言可资证明：Laven 语 kp-变为 Cheng 语 kv-，Laven 语 tp 变为 Brao 语和 Lavé 语的 tv-（Ferlus 1971：401~402）。Ferlus（1996）令人信服地说明 Nha Heun 语的第 2 类音变同样也发生在侗水语里，即*pt->pl-/pr-、 *kp->kw-、*km->kw-、*pk->p-、*kt->kr-，等等。

尽管具体语音有别，Laven 语和 Nha Heun 语的事实为我构拟的上古汉语的两类前缀及它们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变提供了极佳的类型学例证。从语音学角度来讲，我假定上古汉语轻重格形式的前缀与词根之间有个元音[①]。而熔合型前缀后边或者带有简化了的元音，或者干脆什么元音也不带。标写的时候，我给轻重格的前缀后边加上央元音**ə**，与后边不带元音的熔合型前缀相区别。实际情形或者并非如此，也许轻重格的前缀后边曾经带着完整的元音，而熔合型的前缀后边带的是弱化了的元音。

轻重格的形式几乎消失殆尽，只在一些边际地区方言中的说话音里有一些反映。有时消失了的轻重格词缀倒也留下了可以辨识的痕迹，如闽西北方言中的“软”声母（见 3.1）。在官话里，所有轻重格的形式不是前缀统统消失，就是像北京话那样，重读前一音节，变成了重轻格[②]。轻重格前缀脱落的例子如：*luò*“落”*^{A}kə-lak>lak（[树叶]掉落），比较无前缀的同源词 *tuò*“蘿”*^{a}hlak>thak（[脱落坠地的]树叶或植物、树木的皮）中的边音。“落”在南北少数方言里仍然保留着

① Matisoff 称带有松散结合的前缀的形式为 sesquisyllabic（一个半音节），名称取自拉丁语 sesqui-（一个半）。汉语研究者有时使用这个术语，如 Chan（1984）。尽管 Matisoff 可能用 sesqui-泛指“比一个多，比两个少”，我还是倾向于避免使用这个术语，理由是它暗示前置音节在韵律上等于一个主要音节的一半，也就是说两个“一个半音节”在韵律上等于三个音节。

② 如北京 *gèzi*（虼蚤）、*háma*（蛤蟆）等。这些形式在晋语中仍然是轻重格的：太原 kə-tsau$_3$（虼蚤），xə-ma$_1$（蛤蟆）。

k-前缀和轻重格的形式（9.1）。汉语词汇中许多有两个形式或三个形式的异形词其实就是这样形成的。这跟上述 Nha Heun 语异形词的情况类似。汉语的例子又见 12.2.3.2。

书写上，同一个声符可以代表轻重格形式的词根或者一个熔合型的形式，换言之，轻重格和熔合型的形式通常出现在同一谐声系列中。参见 3.3.2 和 12.2.3.3。后面（12.2.3.2）所讨论的词缀脱落对词根音首的影响，谈的是轻重格形式中前缀的脱落。

要是某一现代汉语方言中保留了哪个轻重格形式的话，前缀就可以直接观察到。否则，就得从谐声或词族模式中推导出来，如分离的谐声系列（segregating series，此概念见 3.3.2）中与唇音或舌根音接触的带 l-的词。有时前缀的脱落在中古汉语里也无从考证，构拟所用的证据更加微妙和间接，如“墨”字（29.5）就得假定发生过前缀的脱落，因为台语和缅甸语借汉语的词声母不是单纯的 m-而是清鼻音。

由于上古汉语轻重格形式中的前缀在现代方言里大部分脱落，在前缀辅音后加央元音ə同不标元音的熔合型前缀相区别就行了，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到。我认为轻重格前缀的脱落是个逐渐进行的漫长的词汇变化（lexical process），而不是一种音变。有些轻重格的词在不同的边际方言（晋、闽、粤）中还有遗留[①]。有的轻重格前缀脱落得早，有的则晚。前缀脱落的早晚有时会对语音发展有影响。比如在汉朝，有轻重格的词缀会“保护”词根音首的边音，使其免受边音一般都经历的变化，而汉朝以前就已经脱落了前缀的词就跟无前缀的词同样经历边音的这些变化，因而只有在汉朝以后才失去前缀的词才会保留古老的边音声母。

所以轻重格前缀的脱落时代相当重要，有必要用符号标出。我的办法是给早脱落因而没有影响音系发展的前缀加上圆括号，晚脱落因而影响音系发展的前缀则不加括号。不过，这种对音系的影响的情形主要涉及上古汉语的边音。正常情况下，上古汉语*^{a}(kə-)l-发展为中古汉语 d-，而*^{a}kə-l-则演变为中古汉语 l-。例子见本书表-7。

① 越芒语言历史上也有些类似的现象，即前置音节在不同语言中的脱落有快慢之别（Michel Ferlus，个人交流，1997）。

我初步假设，除了*N-前缀只有熔合型以外，所有其他的前缀都兼有轻重格跟熔合型两类。

2.3　汉字和词

由于现代汉语书写法倾向于音节化（即倾向于用一个汉字记录口头上的一个音节），于是也许有人会认为上古汉语也一定如此，即在上古汉语时代一个汉字所记录的一定也是上古的单音节。这样便会产生疑问：怎样构拟出跟上古汉语单个汉字对应的轻重格的形式？用前文所举过的例子来说，即 *luò*“落”在上古怎么能是*^{A}kə-lak？在现代汉语方言里，kə-前缀通常写作“圪”，古人何故不用此法？

我曾经说过，上古汉语的轻重格词缀和熔合型词缀可能是风格变体或者社会变体。这便隐含着许多带轻重格词缀的词也有熔合型词缀的变体。“落”*^{A}kə-lak 的熔合型词缀的形式当为*^{A}k-lak。“落”字当初记录的是哪一种变体，我们无从得知，可能两种都能记录。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汉语现代书写中的音节化的趋势主要是口语单音节化的结果，而不是口语单音节化的原因。只要造字的人能够找到一个准确合理的声符就行。没有理由认为上古汉语不能用单个汉字记录诸如*^{A}kə-lak 之类轻重格的词。

汉字和语素的关系也需要讨论。即使是在现代汉语里，字和语素的关系远比字和音节的关系来得复杂。上古汉语同理。许多汉字，也许是大多数汉字，记录的也有复杂形态变化的词。本书会举大量例证，这里仅提一下，整个去声调类被认为是上古汉语带-s 后缀的词发展而来的，又如大量中古汉语 s 声母源于上古汉语 s-前缀。

很多单个的汉字记录形态上变化复杂的上古汉语词，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词所包含的词缀在书写体系里已找不到蛛丝马迹。谐声的使用就有一个有意思的分别，即 N-、-s 之类词缀一般不进入汉字谐声，而意义更具体些的词缀如 s-、r-、k-却常常用入谐声（见 3.2.4.3 的相关讨论）。

2.4　词根结构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关于词根结构的理论，以便从形态复杂的词里抽取出词根。我（Sagart 1993d）曾表明 Baxter（1992）的体系缺少一个关于词根结构的理论，因而无法规则地区分简单词根和形态复杂的词。Baxter 和我合写的关于上古汉语形态的介绍文章（Baxter & Sagart 1998）对上古汉语词缀、重叠等作了许多新的讨论，但也未提出有关上古汉语词根的清晰的理论。下面提出我目前对上古汉语的词的结构的理解。

上古汉语词根由四个音段位置组成：声母辅音、元音、韵尾辅音，以及可加喉塞音的末尾位置。后两个位置是可选的：

$C_1V(C_2)(ʔ)$

喉塞音只出现在响音后边，或在元音（V）后，或在辅音（C_2）后。词根前边可以加上一个或多个前缀，后边也可以加上一个或多个后缀。此外还有中缀。标写的时候，我用“-”把词根同前缀后缀分开，对中缀则不加分离，如下文所示，中缀本身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2.5　中缀的位置

对未加缀的词根，中缀（下文中的斜体）出现在声母辅音之后 **C_1*r*V(C_2)(ʔ)**，如 *sǎ*“洒”^{a}s*r*ɨrʔ-s>seaïH（洒水），比较 *xǐ*“洗”^{a}sɨrʔ >sejX（洗）；*yǎn*“眼”*^{a}ŋ*r*ɨnʔ>ngeanX（眼珠），比较 *wěn*“眼”*^{a}ŋɨnʔ>ngonX（出大貌）[①]。我假设在有前缀的词里，中缀出现在前缀之后，而不是词根音首之后，故 *gē*“胳”*^{A}k*r*-lak>kæk（后腿），比较 *gē*“胳”*^{A}k-lak>kak（腋窝）；*mì*“密”*^{b}m*r*-lit>mjit(III)（稠密。“III”代表重纽三等，下同——译者），比较“實”*^{b}m-lit>zyit（坚实）。在既有前缀又有中缀的语言中，此为常见格式，不少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的语言就是如此。唯一例外的是有 N-前缀时，跟无前缀的形式类似，中缀加在词

① 读音据《经典释文》。

根音首之后，因为 N-前缀与词根音首结合成了不可分离的整体。我还假定前缀跟主音节松散结合的轻重格形式里中缀也存在，它落在前缀之后（即 C*ə*r-加上词根），尽管此类格式的痕迹随着前置音节的脱落已消失殆尽。此外，我还假定*r-或*hr-词根音首无论带不带前缀，都跟中缀-r-不相容。

2.6 工作假设：复辅音的形态特征

这里提出的词根结构只允许有一个单辅音音首。换言之，我假定上古汉语复辅音是由一个词根音首加上一个或多个辅音性的前缀和（或）中缀构成的（有关复辅音声母的进一步讨论，见 12.2.3）[①]。指导我进行研究的正是这条工作假设。这个观点看上去跟 Maspero 的相似，只是他从来没有清楚地阐明过[②]。我之所以保持这个观点，是由于它能让我们对大量的词从词族角度进行解释。读者自己可在此书中证实这一点：书中列举了数百例的汉语词源，每个词的构拟都遵守“一个词根只带一个辅音音首”的原则。另外，我的假设还比跟我相反的假设简单，相反的假设认为上古汉语复辅音有的是“音系”上的，有的是“形态”上的（因而还有一些是音系加形态的超级复辅音）。我的假设简单，可以首先来作一下验证[③]。

现在可以更详细地看一下相反的观点。正如第 1 章所述，Bodman（1954：40 起)只就一小部分词接受 Maspero 的前缀说，大量情况下并不采纳他的观点。主要的原因是“要是采纳 Maspero 的观点，必然会得出含 *l* 声母的词根比含其他声母的词根用得多得多的结论”。我看与其说 Bodman 提出了 Maspero 的前缀说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上古汉语流音构拟的问题。我现在的体系中，Maspero 构拟的含前缀的*Cl-复辅音，只有一部分词根带*l-音首，一部分带*r-词根音首，另一部分并不带前缀，而带的是中缀：词根音首后边加-r-（12.2.3.3）。这样一来，

① 但明显的例外如借入汉语的“馬”*ᵃmraʔ（马）、“麥”*ᵃmrək（麦子）、“荼”*ᵃlra（茶叶）。详见相应词条。

② 又可参阅 Pulleyblank（1993：123）关于“带单辅音音首的词根”（uniconsonantal roots）的讨论。

③ 简单的假设如果是错的，就比较容易证伪（Popper 1973：141）。

按我要在这里提出的构拟体系，Bodman 反对 Maspero 前缀说的主要论据的分量就得大打折扣了。

然而 Bodman 还提出有的复辅音是前缀加在词根音首前的结果，而另一些则只是简单的词根上的辅音序列。不能说这种情况不存在，不过目前来说，这也只能算是一种可能性，确切地说，是一种对事实的可能的解释。让我们考虑一下要使这个可能性变成确定性需要完成怎么样的任务：（a）确定出这两种类型的复辅音；（b）提出可以区分这两种类型的形式标准；（c）表明两类不同的复辅音在词族关系中相互区别，各自成类。以 Bodman 自己的假设性例子*klâk 为例，他认为上古汉语既有 k-lâk（前缀加词根单辅音音首），还有 klâk（无词缀，词根带复杂音首）。如果他正确，我们看到的便是两个不同的词根，一个是 lâk，另一个是 klâk。依 Bodman 的理论，这两个乃是完全不同的词，故它们之间不应有词族关系。于是反驳 Bodman 理论的一个方法就是证明 k-lâk 和 klâk 两类之间存在着词族上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有区别这两类复辅音的客观标准。这种客观标准得由主张存在这两类复辅音的学者来提供，以便人们对其理论进行验证。

相应地，如果能提出足够数目的带有不可解析的复辅音声母[①]的词族（尤其是成员多且内部分歧大的词族），我就只好放弃目前的工作假设。将来完全有可能出现此类证据。不过在它还没有提出之前，我仍然主张所有上古汉语复辅音中只有一个（唯一的）词根辅音音首，最少还有一个词缀。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个理论当作工作假设[在 1996 年于莱顿（Leiden）大学召开的第 29 届国际汉藏语言学大会的上古汉语论坛上，J. A. Matisoff 举出 *liáng*“凉”（凉），他的复辅音构拟为 gr-，作为汉语里有无法解析的复辅音的例子。我相信这个词的词根是 *raŋ（冷），又见于带 s-前缀的同源词 *cāng*“凔”*^{a}s-hraŋ>tshang（冷），参见 4.1。“凔”字的构拟中带 r，这有两组独立的证据：（a）*cāng*“鶬”[《汉文典》703f] *^{b}s-hraŋ>tshjang（叮当响）与 *láng*“琅”*^{a}raŋ>lang（叮当响）同源；（b）*cāng-láng*“蒼浪”*^{a}s-hraŋ-raŋ（海色）部分重叠，参见 14.1。故 *liáng*“凉”一定是 *^{B}Cə-raŋ>ljang，带轻重格前缀

① “不可解析的复辅音声母”指没有可信的词族证据来证明此类中也存在非复辅音的词。

Cə-（可能是 kə-，但无法断定），其词根为*raŋ（冷）。前缀 k(ə)-派生状态（stative）动词的功能见 9.2.2 的讨论。注意另一形式 *lěng* “冷” *[a]Cə-r[ea]ŋʔ>laeng（冷），此处脱落的前缀可能是双唇辅音，（比较 *mìng* “命”，中古音 mjaengH），不太可能是舌根音]。

2.7 两种音节类型

每个词属于 Pulleyblank 提出的 A、B 两种音节类型（大体上说，B 类为三等，A 类为非三等——译者）中的一种。两类音节的区别乃是某种语音特征，可能是某种元音上或韵母上或整个音节上的超音段特征。本书用上标 [A]，[B]，[a]，[b] 置于音节之前加以区分（参见 3.3.2）。

第三章 词根音段

3.1 声母

我构拟的上古汉语词根声母见表-3，共有 33 个，比 Baxter 的单辅音声母（1992：177，188~218）少 4 个。Baxter 多出的那 4 个声母将在 3.2.1、3.2.2、3.3.3 中讨论。

p	ph	b	m	hm			
t	th	d	n	hn			
ts	tsh	dz					s
					l	hl	
					r	hr	
k	kh	ɡ	ŋ	hŋ			x
k^w	kh^w	$ɡ^w$	$ŋ^w$	$hŋ^w$	w	hw	
ʔ							
$ʔ^w$							

表-3：上古汉语声母

塞音和塞擦音有三套：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和浊音[①]。这种三向对立的格局一直到中古还保持不变，今天有些汉语方言，尤其是吴语和老湘语中还保留着这一格局。此类音在大多数现代方言中反映出来的形式，大体可以在中古汉语的基础上预测出来，而反映在闽方言里的中古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系列，则有的送气，有的不送气，无明显

① N-前缀，或许还有 m-前缀，产生另外三套带鼻冠音的塞音：Np-、Nph-和 Nb-等。这些音演变为中古汉语浊阻塞音，与原先的浊阻塞音合流。参见第 5 章和第 6 章。

分化条件。J. Norman 据此假定原始闽语里有一套送气的浊塞音和塞擦音：*bh、*dh、*dzh、*gh 等等，认为这些音演变为现代闽语 ph-、th-、tsh-、kh-等；相应地，不送气浊塞音*b、*d、*dz、*g 等等演变为现代闽语的不送气清塞音。问题是上古汉语是否需要再构拟一套塞音系列，即 Norman 构拟的原始闽语到底是不是保留了汉语上古语音现象。Starostin（1989）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的依据是数量不多，质量上也参差不齐的藏缅语比较材料。我则倾向于认为闽语的分化是后起的语言现象，下面来讲理由。

闽语之外的其他方言，尤其是徽州方言（平田昌司 1982：37；平田昌司等 1998：22）也有在原理上相似的语音分化，即中古汉语浊阻塞音声母同时演化为送气和不送气清音。然而徽州及其他地方（平田昌司 1982：39）分化涉及的字与闽语并不接近，因而很难认为闽语的情况是上古汉语的存留。不少学者试图解释闽语这种分化的原因。Yue-Hashimoto（1976：6）认为送气音可能是受北方影响所致。但是，送气的这一类词并没有整体上比不送气那类词更属于较晚的层次。在我看来，由于词性和声母清浊之间存在着部分的但时常出现的关联（比如在闽语里，姓氏多清化为不送气音；及物动词多清化为送气音，而不及物动词则多清化为不送气音[①]）。我曾经提出闽语的这种分化，是正常的清化和一种受轻重音的限制而改变嗓音音质的一种变音相干扰的结果（Sagart 1984）。受与句法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音变的干扰，这仍然是对上述现象最可能的解释。闽语并不要求我们给上古汉语构拟出第四套塞音。

Norman 还发现闽西北方言中一些带塞音、塞擦音声母的词有他称为“软化”（softening）的现象。这导致他（Norman 1973）为原始闽语构拟了另外两套软化塞音声母：软化的浊音（*-b,*-d,*-dz,*-g 等）和软化的清音（*-p,*-t,*-ts,*-k 等）。这样一来，原始闽语阻塞音声母共有 6 个系列。在 Norman 的软化音有独特 reflex 的方言里，这些 reflex 是对应*-p 和*-b 的/v/，或对应*-t 和*-d 的/l/，以及对应*-k 和*-g 的/h/

① 同样地, J. Norman 最近（在 1998 年 8 月 17~19 日西雅图召开的语言演变与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中古汉语带浊阻塞音声母的形容词在现代闽语中声母都不送气。

或零形式。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与其相邻的福州方言中普遍存在的辅音弱化现象（consonant lenition）。在福州话快速语流中，塞音和塞擦音跟着以元音结尾的音节时，就发生上述弱化。Norman（1973：383~384）曾举了一个福州式的弱化例子: lue_8 “蟑螂”, 原始闽语*-dz，建阳弱化为 l-。此词在不少闽粤方言里带 ka-前缀，而这个前缀显然是后边辅音弱化的条件。然而，Norman 基于他的软化塞音词与苗瑶语里的汉语借词之间有着看上去牢靠的对应关系这一证据，认为多数情况下他的软化塞音来源于更早的鼻冠音（Norman 1986）。乍看起来，福州式的因前面的元音而引起的辅音弱化跟苗瑶式的由鼻冠音引起的辅音弱化难以调和起来。从 Norman 的角度来看, 给人的印象是跟福州式的变化类似的情形多为偶然现象。我则认为苗瑶语所暗示的原始闽语也带鼻冠音的情形，也可以纳入到对辅音弱化更具普遍性的解释中来：假定作为辅音声母弱化条件的前缀是轻重格的，通常为鼻音前缀（如苗瑶语鼻冠音），有时是非鼻音性的前缀（如“蟑螂”）；再假定轻重格形式的前缀对送气的词根音首没有影响。这样，闽语的事实就不一定要求我们为上古汉语构拟三套之外的塞音和塞擦音系列，轻重格前缀足以解释闽西北方言中的辅音声母弱化现象。

我为上古汉语构拟了清浊两套响音。清的一套在书写上冠以*h：*hm、*hn、*hŋ、*$hŋ^{w}$、*hw、*hl、*hr。目前的体系中无 h-声母，但有一个舌根擦音声母*x。*hr-（即清 r）跟*xr-（*x 声母加中缀-r-）是不相同的。

在普通的响音系列中，鼻音大体上保留到中古汉语不变，其他音或者仍保留为响音（*^{b}l->y；*r->l-）或者“硬化”（harden）为浊阻塞音（*^{a}l->d-；*^{a}w->hw-；*^{b}w->hj-）。清响音系列的演变过程中，鼻音失去鼻音的特性，所有鼻音和非鼻音一起演化为中古汉语的清阻塞音（*hm->x-~xw-、*^{a}hn->th-、*^{b}hn->sy-、*hŋ->x-、*$hŋ^{w}$->xw-、*^{a}hl->th-、*^{b}hl->sy-、*hr->x-~thrj、*hw->xw）[《白虎通义》，一本记录了公元 79 年有关五经的一次口头讨论的著作，用“化”（*^{a}$hŋ^{w}$raj-s > xwæH）训“火”（*^{a}hm[ɨ]j?>xwaX）（Coblin 1983：155，第 28 条）。如果*hm->xw-、*$hŋ^{w}$->xw-两种变化当时都已出现了的话，这里的声训就

完全讲得通了。有关边音演变的时间，参见 3.2.4]。中古汉语的响音都来自上古汉语的那套普通的响音。

中古汉语响音的声调行为需要作个简单说明。早期中古汉语时期之后的声调裂变，在汉语方言中反映为以清浊为条件，带清阻塞音的音节变为高调，浊的变为低调。响音声母本来就是浊的（尽管没有清浊的对立），故正常情况是跟浊阻塞音一样，表现为低调[①]。然而在南北一些方言中，有些带响音声母的音节却在高调而不在低调系列。这可能暗示在声调裂变的时候，这些方言中存在清浊两套响音。然而声调的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不尽相同，高调的形成有许多因素，如方言混合（Sagart 1999 举了一些客家话的例子）；带鼻冠音的清塞音的发展 mp->m-（Sagart 1993b：117 关于南昌话的例子；还可参阅 Downer 1973：4 中一些粤语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清的前缀的影响，不管这些前缀现在还存在，还是已经脱落了[②]。标准粤语 lit_{33}（[绳]结），中山话带清舌根音前缀 khə-（Chan 1984）；标准粤语 kə-laːk$_{55}$ tɐi$_{35}$（腋窝），带 kə-前缀；标准粤语（tsim$_{55}$）pə-lɐt$_{55}$（尖的），带 pə-前缀；更不用说还有儿语词（标准汉语 *mā*“妈”）、摹声词（标准汉语 *māo*“猫”）等等因类推等原因引起的变调。我假定现代汉语那些明显不规则的高调响音无例外地源于上述因素，尤其是清前缀的影响。它们并不是上古汉语清响音的后世形式，清响音后来变为中古汉语清阻塞音，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这一点。

Yakhontov（1965/1975：204）提出这里所讲的上古汉语清响音是 s-前缀加普通响音。然而 Schuessler（1976：78~79）曾表明在含响音的词族中，中古汉语 s-、x-、th-和 sy-是对立的。声符同为“如”*^{b}na>nyo 的 *shù*“恕”（宽恕。中古音 syoH）和 *xù*“絮”（敝帛。中古音 sjoH），上古形式似当有分别，构拟上前者为*^{b}hn-后者为*^{b}s-n-是说得通的。Mei（1989：46~47）采纳 Yakhontov 的观点，认为中古汉语声母中既有 s-，又有 x-、th-、sy-的原因是 s-前缀作用时间长，至少可以分成两

① 在后来的演变中，只带响音声母的音节的某个声调有时并入高调，如北京第三声。

② 平行的例子见占语。在占语中，如果词根音首是响音，带清声母的前缀会使主要音节变入高调。见 Thurgood（1995）。

个不同的层次，每层各有特点。不过，这两类词似乎没有音系分布或者历史文化上的区别，故中古汉语的两类不同形式有不同上古汉语来源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上古汉语清响音在很久远的时代也有可能是带 s-前缀（或带其他清的前缀）的响音，不过在上古汉语时代，带 s-前缀的响音和清响音两者都需要构拟出来。与 Baxter 的体系不同，目前体系中 s-前缀或其他前缀可以加在清响音之前。这便可以解释某些中古汉语声母，如 *qī* “七”*^{b}s-hnit>tshjit（七），瑶语和藏缅语关系词的证据，支持把这个词的词根音首构拟成鼻音。

表-4 所列出的是不带前缀的上古汉语词根声母向中古汉语的演变情况。

上古汉语声母	中古汉语声母			
	A（非三等）		B（三等）	
	无中缀	有中缀	无中缀	有中缀
*p	p	p	pj	pj
*ph	ph	ph	phj	phj
*b	b	b	bj	bj
*m	m	m	mj	mj
*hm	x(w)	x(w)	xj(w)	xj(w)
*t	t	tr	tsy	trj
*th	th	thr	tsyh	thrj
*d	d	dr	dzy	drj
*n	n	nr	ny	nrj
*hn	th	thr	sy	thrj
*ts	ts	tsr	tsj	tsrj~tsr
*tsh	tsh	tsrh	tshj	tsrhj~tsrh
*dz	dz	dzr	dzj	dzrj~dzr
*s	s	sr	sj	srj~sr
*l	d	dr	y	drj

上古汉语声母	中古汉语声母			
	A（非三等）		B（三等）	
	无中缀	有中缀	无中缀	有中缀
*hl	th	thr	sy	thrj
*r	l	无	lj	无
*hr	x?	无	thrj	无
*k	k	k	kj~tsy	kj
*kh	kh	kh	khj~tsyh	khj
*g	h	h	gj~dzy	gj
*ŋ	ŋ	ŋ	ŋj~ny	ŋj
*hŋ	x	x	xj~sy	xj
*x	x	x	xj	xj
*k^w	kw	kw	kj(w)	k(j)(w)
*k^wh	kw	khw	khj(w)	kh(j)(w)
*g^w	hw	hw	gj(w)	g(j)(w)
*$ŋ^w$	ŋ	ŋ	ŋj(w)	ŋ(j)(w)
*$hŋ^w$	xw	xw	xj(w)	x(j)(w)
*w	hw	hw	hj(w) ~yw	h(j)(w) ~yw
*h^w	xw	xw	xj(w)	x(j)(w)
*ʔ	ʔ	ʔ	ʔj	ʔj
*$ʔ^w$	ʔw	ʔw	ʔj(w)	ʔ(j)(w)

表-4：上古汉语无前缀词根声母向中古汉语的演变情况

3.2 有关上古汉语词根声母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下面对我放弃 Baxter 体系中 4 个声母的原因作个简要的交待，然后讨论一下有关流音构拟中有争议的话题。

3.2.1　Baxter 的*j 和*hj

我曾在 Sagart（1993d）中表明 Baxter 的*j->y-涉及的实际上是由上古*^{b}l-变来的中古 y-的情形。Baxter 所引用的藏缅语支持证据，现在看来包括了经过汉代上古音*^{b}l->中古 y-这一音变影响之后从汉语借入藏缅语的词。

Baxter 的*hj-是*j-的清音，它的使用范围很小（Baxter 1992：202），这里也排除了。因为中古汉语 sy-通常的来源（即上古*^{b}hl-、*^{b}hn-、*^{b}s-t-等）已足以解释全部材料。我在 Sagart（1993d）中指出 Baxter 关于*hj-的主要例子 *shǒu*“手”，无法解释同源词或与之共谐的 *chǒu*“杽”或“杻”（手铐）。Unger（1995a）根据字形、词族和外语证据，为“手”字作了带前鼻音的构拟（在本体系中为*^{b}hnuʔ>syuwX）。郑张尚芳（1995b）和 Baxter 自己（1996）也都以同样的证据独立地作出了类似的构拟。进一步的讨论见 18.4。

3.2.2　Baxter 的*z-

Baxter 的*z-是中古 z-的来源之一，它只出现在介音-j-之前，因而分布上不平衡[①]，与中古 zj-有关的词族一般指向带*l-、*d-或*g-的词根，故暗示上古汉语不必构拟单辅音*z-声母，绝大部分此类情况可用*s-加其他非鼻音的浊辅音来解释。例如，*cí*“詞”（或“辭”），Baxter 构拟为*zjɨ>zi，此词属 GSR 972 谐声系列，此系列跟 GSR 976 有几次接触。GSR 976 本身是个清楚的边音系列：如 *sī*“司”[972a]*^{b}s-hlɨ-s>si（主管、统治）[②]与 *zhì*“治”[976z]*^{b}lrɨ-(s)>drji(H)（主管、统治）；*sì*“嗣”*^{b}s-hlɨ-s>siH（继承）与 *yí*“詒”[976v]（遗赠）。两个谐声系列都带以边音起首的词根，GSR 972 的特点是有*s-前缀，故 *cí*“詞”构拟成*^{b}s-lɨ>zi 更好。

---

① Baxter 认为本来的后边不加-j-的 z-可能跟上古 dz-合流了。

② 汉语形式按以下格式引用：（1）汉语拼音，（2）汉字，（3）《汉文典（修订本）》（GSR：Grammata Serica Recensa）号码（偶用），（4）我的上古拟音，（5）“>”符号，（6）Baxter 中古汉语拟音记号，（7）释义。构拟形式中定不下来的地方带方括号，如[a, e]表示或 a 或 e。加圆括号时，表示里边的音亦可选，如*kat-(s)表示有*kat 跟*kat-s 两种形式。

3.2.3 Baxter 的*ɦ-

这个上古声母很少使用，Baxter 本人也认为有问题，但为求音系完整而保留着，跟-j-介音合起来用作极少中古非合口 hj-的来源（大量的合口情况用上古汉语 wj-来解释）。主要的例子是两个句末小品词 *yǐ* “矣”和 *yān* “焉”，中古音分别是 hjiX 和 hjen。Baxter 认为这个声母可能是其他声母的弱读变异形式，被《切韵》编者们归到了喻$_{云}$母开口当中。这一解释不无道理。

3.2.4 上古汉语*l-和*hl-的构拟

边音的构拟多有讨论，我先提出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再讨论他人的观点。

依照 Pulleyblank 和 Yakhontov 最先提出的观点，我也假定汉语中古 l-并不源于上古的*l-。表-5 列出上古边音向中古的演变情况。

*^{a}l->d-	*^{b}l->y-
*^{a}lr->dr-	*^{b}lr->drj-
*^{a}hl->th-	*^{b}hl->sy-
*^{a}hlr->trh-	*^{b}hlr->trhj-

表-5 上古不带前缀的边音到中古的变化

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公元 1 世纪的口语中这些演变就已经发生了。以口语为特点，记录了公元 79 年东汉学者口头论经的《白虎通义》，当中就有不少于 5 个上古边音与舌齿塞音对应的声训[①]，表明大约在 1 世纪下半叶这一音变就至少在某些常用的汉语方言中完成了。类似地，Yakhontov（1976）指出《后汉书》中日本地名 Yamato 的译名 *xiémǎtái* “邪馬台”（中古音 zjæ-mæX-doj）当早于公元 57 年或公元 107 年，其中“邪”的音译已经不带边音了：*^{b}s-la>zjæ。（实际上“台”也已经不带边音了：*^{a}lɨ>doj）。东汉注释家的声训中基本成功地保持了边

①韜=道(Coblin 1983：154，#18)，天=鎮(Coblin 1983：156，#83)，瀆=濁(Coblin 1983：157，#105)，地=諦(Coblin 1983 #30)，羽=舒(Coblin 1983 #26)。

音与齿音分立的格局（也有不少失误，参见注释 2），须知他们是保守者，致力于保护包括读音在内的传统。《说文》对中古 d-、th-、y-、sy-等声母中边音来源的与非边音来源的亦有分别，也很可能代表不了大约公元 100 年时候的口语。

边音变化的确切起始点不容易确定下来。西汉简书并没有边音声母与齿音声母明确的通假的例子，也可能是书写人保守使然。外文转写材料本应提供最佳的证据，可惜此类材料在西汉时期还很少。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公元前 4 世纪在中东建立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其汉译名“乌弋山离”用上古汉语*l-译 l-，汉语上古*r-译 r-。然而这一早于边音变化的转译可能早在秦朝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还有一条涉及边音在西汉开始演变的更有争议的孤证。“印度”译名最早见于《史记》，记为“身毒”*^{b}hlin-^{a}luk>syin-dowk，译的是伊朗语的 Hinduka，表明*^{b}hl-到 sy-和*^{a}l-到 d-的变化都已经发生。我曾经提出 *dú*“毒”*^{a}luk>dowk（毒药）由“生”和“母”构成，它是均可构拟成*^{b}luk > yuwk 的 *yù*“育”（养育）和“毓”（生）的异体字。《老子・五十一》“毒”当“养育”讲，为本义。这个字可能假借而指“毒药”（Sagart 1995a）。在私人交流中，Starostin 和 Baxter 都持“毒”字上古声母为*d-的看法，尽管 Baxter 承认他对这个字的构造无法解释。他们如果正确，用“毒”译写外语[duk]就没什么可讲了；要证明《史记》撰写时边音的变化已告开始，只能说外语的[hin]用汉语[çin]转译，比用[hlin]转译更好些。

上古汉语边音开头的谐声系列 (表 5) 也出现表 5 所没有的中古声母, 这些声母是由上古的边音加前缀发展而来的，比如 Baxter 用 *Lj-来解释出现在边音系列中的中古 zy-，我则从 Schuessler（1989）[①]，把其上古形式拟为*^{b}m-l-。由于从*^{b}m-l 变来的 zy-，几乎只出现在边音系列，不出现在 m-系列, 这个复辅音一定是在很早的时代就已经简化成非鼻音了。不过，上古带中缀的 m-却演变为中古的 m-。可比较词根同为 *lit（坚实）的 *shí*“實”*^{b}m-lit>zyit（坚实）和 *mì*“密”*^{b}mr-lit（III）（稠密），这个词族的讨论见 6.1。

① Baxter（1995）现在已经接受了 Schuessler 的主张，并增加了 *m-l->zy- 的例子。

有关上古汉语边音在不同词缀条件下的后世演变形式，见下文*s-、*q-、*k-、*t-和*N-等词缀的讨论。我还假定上古汉语*l-有到中古仍保留为 l-的情况存在，见 12.2.3.2。

辨认上古带边音的谐声系列，可看该系列中包含了哪些中古汉语声母。典型的中古声母有 d-、th-、dr-、trh-、y-、sy-、zy-、s-、（带前缀 s-的）z-，间或有 x-（上古构拟为*q-hl-，参见 10.1）。其中 y 是辨认的关键，因为*^{b}l-是它唯一的上古来源。t-、tr-、tsy-和 dzy-是齿塞音系列的，一般不出现于边音系列，例外只有词根音首 l- 带前缀 t-的情况。详见 8.1 的例子和讨论。

有几位学者认为（按本书所定义的）边音谐声音系列中，有一部分字上古并不带边音。下面讨论他们的观点。

3.2.4.1 Benedict 的 sK-

Benedict（1996 及个人通信）给上述中古汉语诸声母混合的谐声系列的上古形式也构拟边音，但如果该谐声系列中有舌根或小舌音时，他则构拟成 sK-系列，如：sk'->th-（胎）、sg'->d-（怠）、sk'y->trhj-（笞）、sgy->y-（怡）、sg'y->drj-（治）。其中缺少 sk->t-和 sky->trj-，未见解释。另外，他还用了一个功能不详的 ś 前缀，主要生成中古汉语 sy-和 zy-：ś-ky->sy-（始）、śgy->zy（紓）。为了解释带边音的谐声系列所反映的不同的声母，Benedict 调用了许多不同的元素（前缀、声母、重音模式），而对这些元素结合方式上的许多空白(gaps)却都未加解释。相比之下，作为我们基础的 Pulleyblank-Yakhontov 模式则简明多了。别外，Benedict 所假定的*(h)l-和*sK-如此迥异的上古声母，却演变成很接近的中古声母类别（两类上古声母都生成中古的 d-、th-、y-、sy-、dr-、drj-、thr-、thrj-、sj-、zj-和 zy-），这在语音上极不现实。Benedict 是极少数成体系地利用词族证据来构拟上古汉语的学者之一，他的构拟所表达的词族关系——那些词族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用我们带边音的构拟同样可以解释得很好。

Benedict 把边音谐声系列分成两类，一类带边音（无舌根或小舌音接触的），另一类不带边音（有舌根或小舌音接触的），我们现在来分析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检验此说的一个办法就是看两类之间有无

可靠的词族关系，他如果正确，两类之间就不应当有词族关系。不幸的是，尽管我一再请求，Benedict 还是没有提供一个他认为上古带边音声母以及带 sK-声母两类的谐声归类表，也没有清楚地说出他区分这两种类型的原则。于是很难用上述方法来验证他的假设。不过，倒有一个迂回的办法，GSR 645 和 655 两个谐声系列有清楚的词族对应关系，Benedict 却把这两个系列分别构拟成 sK-和 Kl-。表-6 列出他对意思是“贪图”、“多”和“杀”的同源词的构拟。

	GSR 645	**GSR 655**
贪图	貪 *sk’əm	婪 *gləm
多	噉 *sk’əm	林 *glyəm
杀[①]	貪 *sk’əm	揉 *glyəm

表-6：Benedict 对 GSR 645 和 655 的构拟

	GSR 645	**GSR 655**
贪图	貪 *^{a}(Cə)-hlim	婪 *^{B}Cə-lim
多	噉 *^{a}(Cə)-hlimʔ	林 *^{B}Cə-lim
杀	貪 *^{a}(Cə)-hlim	揉 *^{B}Cə-limʔ

表-7： 对 GSR 645 和 655 的新构拟

同先前其他体系一样，Benedict 的体系成功地解释了谐声关系（表-6 纵向），但是对横向的词族关系却无法解释。在目前的构拟体系（表-7）中，两个系列的词都赋予同一词根***(h)lim**，它们向中古汉语不同方向的发展，可用词缀脱落的先后来解释：这些松散结合的前缀在 GSR 645 系列中脱落得早，在 GSR 655 中则脱落得晚些[②]。

因此，Benedict 假定的*sg’->d-、*sgy->y-等演变式必须放弃，这样会给历史比较带来很大的便利，此点尤可参见 16.12。

---

① Karlgren GSR 645 和 655 系列中无“杀”义，按汉代扬雄《方言》，方言词 *lín* “揉”和 *tān* “貪”均指“杀”。

② 相应的熔合式前缀也存在：*kān* “戡”[658q]*^{a}k-hlim>khom（杀）；*kǎn* “欿”[672f]*^{a}k-hlimʔ>khomX（贪）（《集韵》）。

3.2.4.2 Pulleyblank 的*ŋʲ-

Pulleyblank（1991a：58 起）认为中古 y-不光有边音来源，还有其他的来源。他标作*ŋʲ-的腭化舌根音也发展为中古三等的 y-。他的*ŋʲ-不光像*l-一样发展为三等的 y-，还像*l-一样变成非三等韵的 d-。为了解决这个语音上的 难点，他假定“在发展到中古汉语之前，*ŋʲ 音的鼻化消失先变成了*l-，不过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1999a：58）。首先，至少可以说ŋʲ>l（而同时 n>n!）这样的音变很不常见。

Pulleyblank 的一个主要的例子是缅文 nya$_1$（夜），他认为这个词是汉语“夜”（中古音 yæH）真正的同源词。他把汉语“夜”的声母构拟成*ŋʲ，后来变成中古的 l-。这种构拟似乎与“夜”以“亦”（*^{b}lak>yɐk[腋窝]）为声符的情形相悖。粤方言 ka-laːk-tɐi、福州方言 kɔ-louʔ-a 均指“腋窝”，可见汉语中很明显带边音声母。此外，汉语表示此义的词与表示“上臂”的“胳”有词族关系（见 12.2.3.1），也许跟藏缅语表示“上臂”的词*lak（带边音 l-，缅文形式为 lak）才是真正的同源词。因此“亦”一定是个真正带 l-的词。早在西周大约公元前 900 年的青铜器铭文中，“夜”字已经用“亦”为声符了。如果“夜”确曾像 Pulleyblank 说的那样带鼻音声母，那么他提出的ŋʲ>l 音变那么早就已经发生了。

Pulleyblank 对地支 *yín*“寅”（中古音 yin）的假设也有类似问题。“寅”在一些台语，如布衣语（Dioi）（Li 1945：336）中带腭化鼻音，作为十二地支来纪年。台语十二地支无疑从汉语借入，故 Pulleyblank 以布衣语“寅”的形式作为构拟腭化鼻音声母的证据，认为作为贷出语言的上古汉语也一定有过那样的腭化鼻音声母。他的理论暗示这个词借入的时间在ŋʲ>l 变化之前。上文说到“夜”这个词早在西周已经带了边音，另须注意汉语用地支纪年是在一千年后的东汉时期才开始的（Chang Kwang-chih 1980：17），因而那个借用时代让我觉得实在是太早了。

其实 Pulleyblank 的腭化鼻音大概是边音*l-的一个特例。我认为它是以鼻音前缀为条件的情况。这个前缀不可能是 m-，由于*^{b}m-l-变为中古船母，它也许是*N-，我假定*N-l-的演变式跟*l-相同，只在个别

情况下被以鼻音声母的形式借入其他语言[①]。我们于是应当考虑把缅文中 nya_1 视为汉语借词，而把汉语“夜”构拟成*^{b}N-lak-s>yæH，在演变中间状态*N-yæH 的时候借入了缅语，也可能还有景颇语（Kachin）的 $na^{ʔ}_{55}$（晚上）。此外, Benedict 放在他原始藏缅语*ya（夜）条之下的那组藏缅语的词，也是汉语借词，显示正常的 y- 声母。汉语“夜”*N-laks>yæH 与“夕”s-lak>zjek（夜晚。此字象月形，详见 s-前缀部分的讨论）同源，也与藏缅语*s-la（月亮。缅文 la_1）同源，这些词都带着边音。另，原始苗语“月亮”为*hla_C。

同理，我把 *yí*“夷”（平）构拟为*N-lɨj>yij，缅文借词 nyi_2（使平）；把 *dì*“弟”构拟为*^{a}N-l[ɨ]jʔ>dejX，缅文借词 nyi_2（[男人的]弟弟）[②]。汉语词“夜”及“弟”的词源在下一章中讨论。

地支“寅”（中古音 yin）可能在上古为*^{b}N-l-，在东汉或更晚的时期从声母已变为*ny-的汉语贷出语言进入了台语。Pulleyblank（1991a：58）认为“夷”、“弟”和“寅”的声符都是 *shǐ*“矢”（中古音 syijX），暗示这个词也带着腭化鼻音声母，不过“矢”很可能与 Benedict 原始藏缅语*d-liy“弓”（1972：117）同源，此词在缅文中为 le_3。边音的构拟比 Pulleyblank 的鼻音构拟更合适些。我把“矢”构拟成 *^{b}hlijʔ>syijX（箭头）。

3.2.4.3　Starostin 的边塞擦音

自从李方桂（1971）以来，中古汉语卷舌音声母的上古形式就被看作是舌面前音和介音-r-的组合。Starostin（1989：219 起）大体上也从此原则，不过他不允许边音加介音-r-的组合出现。于是他得解释上古边音系列里出现中古卷舌音声母的常见谐声情形。他的解决方法是建立两套边音，一套是以*l-和 lh-为基础的响音，一套是边塞擦音*tl-、tlh-、dl-、dlh-。与这两个系列对应的中古形式见表-8 和表-9。

---

① 举一个汉语中平行的例子，*yíng*“蝇”*^{b}(mə)-liŋ>ying，江西弋阳话为ɲin，声母不规则。这显然是表示“小动物”的 m(ə)-前缀脱落的反映。

② 从汉语借入缅文的亲属称谓词还有 *pó*“婆”（祖母。非上古词，中古音 ba）：缅文 $a\text{-}bhwa_3$，$a\text{-}phwa_3$（祖母）；*láng*“郎”（男子尊称、新郎。中古音 lang）：缅文 $lang_3$（丈夫）。“郎”在秦汉时期指住在皇室廊下的帝王侍从官，见 Yen Keng-wang（1951）。这个词的意思后来变成男子的尊称，后又变为“新郎”。

上古	等	中古
*l-	一	d
*l-	三	zy/j
*lh-	一	d
*lh-	三	z/j
*sl-	一	th
*sl-	三	sy
*slh-	一	th
*slh-	三	s

表-8： Starostin（1989）上古边响音 l-和 lh-的中古演变形式

上古	等	中古
*tl-, tlh-	一	th
*tl-	三	sy
*tlh-	三	trhj
*dl-	一	d
*dlh-	一	d
*dl-	三	j
*dlh-	三	dr

表-9： Starostin（1989）上古边塞擦音的中古演变形式

可以看到，尽管在 Starostin 的理论中，不少中古声母与两类上古声母都对应，却只有边响音可演化为中古咝擦音 s-和 z-，也只有边塞擦音演变为中古的卷舌声母 dr-和 thr-（按：沙加尔把 s-和 z-，dr-和 thr- 这些声母称为 “辨认性声母 ”）。Starostin 认为在含有边音的谐声系列中，中古咝擦音跟卷舌音有分离的趋势，但他也承认不少谐声系列却不分。下面是他的统计结果（Starostin 1989：220）：

纯 s-/z-系列	41
纯 thr-/dr-系列	26
混合系列	15

用我们的体系（见表-5 和表-16），这三种系列可以简明地定义如下：Starostin 的“纯 s-/z-”系列是其中至少有一个词带 s-前缀但都不带中缀-r-的边音谐声系列；他的“纯 thr-/dr-”系列是至少有一个词带中缀-r-但都不带 s-前缀的边音谐声系列；他的“混合” 边音谐声系列中自然至少有一个词带 s-前缀，也至少有一个词带中缀-r-。由此看来， Starostin 纯的与混的谐声的系列表现出的比例，并不需要用建立两类带边音的声母来解释，只要认为造形声字时，声符的选用与 s-前缀和-r-中缀都相关即可。换言之，带 s-前缀的词倾向于选用有 s-前缀的声符，而带-r-中缀的词则更倾向于选用有-r-中缀的声符[①]。不过这只是一种大势 ：有许多例子，无中缀-r-的词具有带-r-的声符，无中缀-r-的声符也出现于带-r-的词中；或者，无 s-前缀的词用带 s-的声符，无 s-前缀的声符也用于带 s-前缀的词中。因而才有 Starostin 统计中的“混合”系列[Starostin 把与“纯”系列相涉的和与全部边音系列相涉的混合系列统计少了。他统计时用的是《广韵声系》 （沈兼士 1960），这是把 《广韵》 （公元 1008 年成书）按谐声归类编排的一本书。用比上古汉语晚 1500 年的旨在为当时服务的韵书来分析上古汉语谐声系列，在文字和词汇方面都成问题。我又按 Starostin 的办法，对 Karlgren 的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汉文典<修订本>》 ）进行了统计。 《汉文典<修订本>》 只收汉以前典籍和铭文中出现的字，其时代大致在早期和晚期上古汉语时期，

① 上古边音系列与相同条件下的*(h)n-系列却很相似。我统计了 GSR 前鼻音系列里中古 s-（源于*^{b}s-n-）和 nr-/thr-（源于*nr-和*hnr-）分离的情况，结果如下：

辨认词例数	2 个或以上	只有 1 个	总数
纯 s-	3	1	4
纯 nr-/thr-	6	8	14
混合	3		3
总数	12	9	21

纯 s-系列比下一脚注中纯 s-/z-系列的统计数目少，其原因是与边音系列的情形不同，这里只有 ^{b}s-n-一种情况演变为中古 s-，而*^{a}s-n-、*^{b}s-hn-和*^{a}s-hn-在很早的时代就丧失了其鼻音的性质，到中古变为塞擦音（4.1）。大多数纯 nr-/thr-系列也只有一个辨认词例。

那时汉语的边音还没有发生变化（公元 1 世纪变化结束）。跟 Starostin 类似地，我检验了他的弱式的理论（不把 zy-作为辨认 s-/z- 系列的标准）。因为在“纯”的谐声系列里，多个词例比孤例会更支持 Starostin 的理论，我就把这两种情况分开统计。结果如下：

- 两可的谐声系列（其字只有非辨认性的声母,包括 zy-）：GSR 48（舍）、125（俞）、126（臾）、229（沿）、230（鳶）、271（達）、274（奪）、288（舌）、324（兑）、344（睿）、361（天）、362（田）、385（申）、386（身）、428（豚）、450（寅）、451（胤）、468（允）、544（頵）、551（夷）、561（尸）、628（蹋）、645（貪）、657（淫）、662（尋）、678（眾）、800（亦）、815（盈）、816（贏）、856（狄）、892（黽）、895（乘）、960（姬）、977（已）、1008（彤）、1016（毒）、1047（匋）、1078（舀）、1080（斿）、1096（酉）、1102（首）、1119（龠）、1125（樂）、1176（同）、1187（容）。
- 纯 s-/z-的谐声系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带中古 s-或 z-声母的字例者：GSR 4（它）、89（舁）、236（旋）、338（曳）、339（世）、509（隶）、518（四）、633（世）、646（覃）、690（習）、728（象）、732（羊）、796（夕）、807（射）、835（壬）、850（易）、893（朕）、972（司）、1077（攸）、1094（囚） 、1095（秀）。
- 纯 s-/z-的谐声系列，只有一个带中古 s-或 z-声母的字例者：GSR 47（邪）、207（羡）、617（炎）、621（恬）、1023（賣）。
- 纯 dr-/thr-的谐声系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带中古 dr-或 thr-声母的字例者：GSR 171（彖）、402（失）、720（昜）、790（罩）、1018（畜）、1022（逐）、1124（翟）、1145（兆）。
- 纯 dr-/thr-的谐声系列，只有一个带中古 dr-或 thr-声母的字例者：GSR 203（延）、371（引）、591（弟）、666（深）、918（弋）、954（異）、1009（蟲）、1144（摇）。
- 混合的谐声系列（有带中古 s-或 z-声母的字和中古 dr-或 thr-声母的字各至少一例者）：GSR11（隋）、82（余）、83（予）、392（旬）、462（川）、465（盾）、497（术）、526（遂）、560（矢）、596（犀）、672（台）、870（虎）、921（食）、976（以）、1079（由）、1185（用）。

总结如下：

相关词例数	2 个或以上	只有 1 个	无	总数
纯 s-/z-	21	5		26
纯 dr-/thr-	8	8		16
混合	16			16
不明确			43	43
总数	45	13	43	101

不混的和相混的谐声系列的比例为 42/16，比 Starostin 的 67/15 要小的多。此外，42 个不混的系列中仅有一个词例者有 13 个系列（纯 dr-/thr-16 个系列中仅有一个词例者有 8 个系列）。与 -r-、s- 的这种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词的词根跟该词书写形式中谐声旁的词根之间有高度的一致性，这尤其在上古押韵与谐声的一致性中有所反映。操上古汉语的人一定多少意识到词缀与词根的区别。

谐声选用其他前缀的趋势也很清楚地存在。参见 12.2.3.1 关于 k-前缀的例子。不过，N-前缀、-s 后缀似乎在谐声选用中最不受理会。词缀之间的这种差别十分有意思。也许词缀意义的抽象程度对其被算入语音要素的可能性有影响。这只是个初步的假设而已，对此问题的全面解释尚待另行研究。

现在回来讨论 Starostin 的理论。我们看到他的构拟不用边音与-r-的组合，这是他的理论的一个优点，因为边音与-r-组合的复辅音是带标记的。然而他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套同样带标记的边塞擦音。此外，边塞擦音（如果可以用来指 tl-、thl-、dl-这类复辅音）在东亚语言中很少见，一般都能追溯到 tVl-（如占语）或早期的 Kl-或 Pl-复辅音（如苗瑶语）。所以 Starostin 的解决办法在语音上并没有自然到哪里去。他的处理也不简洁，新增一套辅音，使上古汉语音系明显复杂化。而我们目前的体系则不需要附加新的元素，一套边音，当然加上 s-前缀和-r-中缀，就足够了。诚然，边音加-r-的组合在世界语言中并不常见，不过也许某种形态音位规则（morphophonemic rule）使得此

类复辅音容易发音, 如/lr-/发作[$l^{d}r$-]，/hlr-/发作[$l^{th}r$-]。注意藏文边音也出现在 rl-、ld-、lc-之类同样难发的复辅音组合里。

再看 Starostin 的理论对词族的解释力。如果他的理论正确，我们就应当看到带边音声母的词族分成互不牵涉的两个大类，一类带*l-和*hl-响音，另一类则带边塞擦音，因为一般来说，汉语词族中的边音与同部位阻塞音泾渭分明。有证据表明 Starostin 的两类之间常有词族关系。下边举几个例子（每对词左侧的或带 s-或属于 Starostin 的纯 s-/z-系列，右侧的或带-r-或属于他的纯 dr-/thr-系列）：

- *yáng*“洋”[732h]*^{b}laŋ>yang（水流盛大）：*shāng*“湯”[720zb’]*^{b}hlaŋ>syang（水流大）
- *yì*“射”[807ad]*^{b}lak>yek（满足、厌倦）：*dù*“斁”[790d]*^{a}lak-s>duH，又读*yì* *^{b}lak>yek（足够、厌倦）
- *xiè*“謝”[807g]*^{b}s-lak-s>zjæH（谢绝、推辞）：*shì*“釋”[790l]*^{b}hlak>syek（松开）
- *yè*“液”[800n]*^{b}lak>yek（液体、潮湿）[①]：*zé*“澤”[790o]*^{a}lrak>dræk（湿、打湿）
- *tán*“潭”[646b]*^{a}lim>dom（深、深渊）：*zhàn*“湛”[658lm] *^{a}lrim?>dreamX（深）
- *xiàn*“羨”[207a]*^{b}lan>yen（长、椭圆形的）：*chān*“梴”[203d]*^{b}hlran>trhjen（[椽子]长）
- *sī*“司”[972a]*^{b}s-hli>si（主管、统管）：*zhì*“治”[976z]*^{b}lri(-s)>dri(H)（主管、统管）

因此采纳 Starostin 的理论什么也没有得到：它徒使音系复杂化却并没有换来发音上的自然性，Starostin 假定的区分在谐声跟词族中也都不存在。看来 Starostin 作此区分的真正动机在汉语之外，他需要一套有 6 个边音音位的复杂系列来解释汉语边音与藏缅语的对应，纯粹

① “亦”声系[GSR 800]还有一个 *jì*“跡”（足迹。中古音 tsjek），此词可能带 s-前缀；另外 *yè*“夜”*^{b}N-lak-s（夜晚）与 *xī*“夕”*^{b}s-lak>zjek（晚上）同源。“夕”另有带“亦”声符的异体字。详见 19.3。

出于亲属语言比较的需要。对汉语与藏缅语那些对应关系的解释，很可能更需要考虑借用和层次方面的问题。

3.2.5　上古汉语*r-和*hr-的构拟

由于上古汉语简单边音声母大部分演变为中古的其他音，中古的边音 l-需要另探源头。 Yakhontov（1976）依据中古 l-声母和二等[①]字（即带-r-介音的字）的密切谐声关系以及一些外部的证据，把 l-的上古形式拟定为*r-。

最引人注目的是，汉语早期借出的中古声母为 l-的词，周边语言有时用 r-来对应，如 *lóng*“龍”（中古音 ljowng），越南语 rông（龙）、原始苗语*roŋ$_{A}$（龙。据王辅世 1979 的构拟）。注意越南语和王构拟的原始苗语本身有 l-跟 r-的对立。此外，谐声还表明存在带*r-的复辅音声母：*páng*“龐”[1193i] 中古 bæng<*^{A}b-roŋ，*chǒng*“寵”[1193p] 中古 thrjowngX<*^{A}hroŋʔ。同样地，假借用法也支持带*r 的复辅音构拟：“龍”假借为 *máng*“駹”[1021d]中古 mæwng<*^{A}m-roŋ（驳色）。“龍”字的谐声、通假和词族关系中，都可构拟出确切的*r-，看来*r-一定是“龍”这个词的上古词根音首。*lì*“利”[519a]（锋利。中古音 lijH）和 *lì*“梨”（梨树、梨子。中古音 lij）也很可能带*r-声母，比较原始苗语中平行的例子：*rau$_{C}$（锋利），rau$_{A}$（梨子）。

*hr-的演变也不好确定下来。在 Baxter 的体系里，*hr-演变成中古 th-，如 *tǐ*“體”（身体。Baxter *hrijʔ>thejX），*tǎ*“獺”（水獭。Baxter *hrat>that）；而*hrj-变为中古卷舌音 thrj-，如 *chì*“敕”（“改正”。Baxter *hrjik>trhik）和 *chī*“魑”（魔鬼。Baxter *hrjaj>trhje。1992：201~202）。对 Baxter 来说，中古来母 l-总是源于他的上古*C-r-，因此他为与中古 l-有共谐声关系的词构拟了 r-。在我目前的体系里，中古的边音 l-有两个上古来源，一个是上古的*r-，另一个是上古前面加了轻重格前缀的*l-，前缀在*l-变 d-或 y-之后脱落了（12.2.3.2 提供了一些例子）。Baxter 把“體”的声母构拟成*hr-，是因为它与 *lǐ*“禮”、

① 不过与一等和四等的谐声也相当频繁，见下文。

“豊”（仪式，礼器。Baxter *C-rij?>lejX）谐声，不过后一词本身与 *yí*“彝”^{b}lɨj>yij（礼器；制度，规范）有词族关系，故最好构拟成边音声母：*^{b}Cə-lij?>lejX。所以“體”一定是*^{a}hlij?>thejX。除了“獭”（此字中古还有一读，thræt，Baxter 没有解释）之外，*hr->th-的例子很难找到。我对这个音变式持怀疑态度。相反，*^{b}hr-到中古 thrj- 的演变式证据很多。那么问题便是*^{a}hr-演变成中古的什么声母了。有些例子暗示上古的*^{a}hr-(清的 r)可能像上古*^{a}xr-（词根音首*x-加中缀-r-）一样，变为中古的 x-：*hǔ*“虎”*^{a}hra?>xuX（老虎），与 *lǔ*“虜”*^{A}ra?>luX（俘虏）、*chū*“摅”[69x] *^{B}hra>trhjo（伸展）谐声；*xiāo*“嘵”*^{B}hriw>xæw（说大话）与 *liù*“謬”*^{B}riw-s>ljiwH（风啸声）、*chōu*“瘳”*^{B}hriw>trhjuw（病愈）谐声。

中古 l-和舌根音或唇音发生关系的谐声系列里，数目不多但很常用的一些词在中古表现为 y-[①]，在 Baxter 体系中的上古来源是单辅音 *r-：如 *yán*“鹽”[609]（食盐。Baxter *r(j)am>yem）、*yù*“聿”[502a]（毛笔。Baxter *rjut>ywit）、*yào*“藥”[1125p]（医药。Baxter *rawk>yak）。我认为中古 y-只有*l-这一种上古来源，而这些词可构拟*l-（而不是 Baxter 的*Cə-r-），这有带边音声母的词族证据，尤其是“聿”[502a]*^{B}(Cə-)lut>ywit 的“随着、于是”义属于词根为*lut（跟随）的词族。同族词还有 *shù*“述”[497ef]*^{b}m-lut>zywit（跟随。《礼记》）和 *suì*“遂”[526ae]*^{b}s-lut-s>zwijH（跟随。《礼记》）[②]。

Baxter 没有给上述 GSR 502“聿”、GSR 609“鹽”和 GSR 1125“樂”等中古 l-与舌根或唇音发生关系的上古带 *l-系列构拟复辅音。我会在 12.2.3.2 中表明这些系列中许多词的词根都是*l-。因此把此系列中的中古 y-的上古形式构拟成*l-没有什么障碍。

①如 GSR 609 藍 l-，鹽 y-，鑒 k-（二等）、h-（一等）两读；GSR 1125 樂 ng-（二等）、l-（一等）两读，藥 y-；GSR 502 聿 y-，律 l-，筆 p-（三等）。

② Baxter（1992：790）把后一个词构拟成*zjuts，没有注意到它与中古 d-声母的 *duì*“隊”[526f] *^{a}lut-s>dwojH（军队）在同一谐声系列。

3.3 介音

Baxter（1992）的体系里有三个介音（即声母和主要元音之间的音段）：-r-、-j-、-l-。我认为上古汉语没有真正的介音。下面讨论 Baxter 的介音。

3.3.1 介音-r-

在目前的体系里，*r 和前加的辅音有三种不同的组合情形：一种是词根音首为*r-，前面加着辅音前缀，如 *gé*“革”[931ab] *^{a}k-rɨk>keak（皮革），比较显示元音交替的相关形式 *luò*“鞹”[766r] *^{A}Cə-rak>lak（生皮）；第二种是加在词根音首与主元音之间的中缀-r-，如 *yǎn*“眼”*^{a}ŋrinʔ>ngeanX（眼睛），比较 *wěn*“眼”*^{a}ŋɨnʔ>ngonX（出大貌）；第三种是-r-加在辅音性前缀与词根音首之间，在这些辅音间形成一个小的音峰，如 *chái*“儕”[593za'] *^{a}sr-lɨj>dzreaj（辈分），比较 *qí*“齊”[593a] *^{a}s-lɨj>dzej（等同）。中缀-r-的构拟和功能见 11.1 的详细讨论。

3.3.2 介音-j-

介音-i̯-（下称喻化。国际音标[j]）最初是 Karlgren 为中古汉语三等构拟的介音，同时投射到作为中古三等来源的上古构拟中。李方桂（1971、1976）从此构拟，用-j-换了 Karlgren 的-i̯-符号。Baxter（1992）中的介音-j-与李方桂的基本相同[①]。这个-j-介音几乎无处不在，使得音节结构更为复杂（独占了音节结构的一个位置），此外，令人不解的是，与声母、主元音和词根韵尾辅音不同，它不是汉字选用谐声时的基本要素；乍看上去，在词族关系上也没有多大作用，即三等与非三等在词族方面的交替极为常见。Pulleyblank（1962：99）也发现 Karlgren 带-i̯-的音节在外语译名中对应不带此音的音节，于是他提出喻化是上古汉语区别性长元音向中古汉语演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在早期中古汉语里也不存在 Karlgren 的-i̯-，相应的

① Baxter 现在采纳 Starostin 对三等的构拟（Baxter 1995）。

是-i-、-u-和-y-（Pulleyblank 1973：119）。同时，他修改了上古汉语元音长短说，用重音说取而代之，认为重音落在第一个莫拉（mora）上的音节，中古带-i-、-u-和-y-，而重音落在第二个莫拉上的音节，中古不带这些音。Yakhontov（1965）也试图在上古汉语构拟中取消 Karlgren 的喻化音，不过与 Pulleyblank 不同，他着眼于形态交替，提出中古的-i̯-上古带有 d-之类的浊的不送气前缀。后来一些学者也赞成 Pulleyblank 取消 Karlgren 无处不在的喻化音的做法，提议用某种超音段区别取而代之。郑张尚芳（1987）及稍后的 Starostin（1989：328）根据不同藏缅语言短元音与汉语三等的对应关系，提出喻化音源于上古的短元音。郑张尚芳描述了属藏缅语的独龙语短元音与汉语三等的联系，Starostin 描述了 Lushai 语短元音与汉语三等的联系。Norman（1992）注意到三等字比非三等稍多一些，认为三等的演变一定是不带标记的自然变化，非三等中的咽化（pharyngealization）阻碍其走跟三等相同的发展道路。最近 Ferlus 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他认为三等源于单辅音声母，而非三等则源于复辅音声母。

我在 Sagart（1986b）中尝试接受 Pulleyblank 的解释。原因之一是取消 Karlgren 的喻化音可以大大地简化上古汉语音节，另一原因是把这一区别看作是超音段特征，对谐声选用时乍看起来并不理会喻化的现象容易解释。不过我很快又怀疑此说，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上古汉语中三等与非三等词在诗歌里自由押韵，说明 Karlgren 所谓的喻化现象需要在押韵部分以外的音段上来解释（韵上的超音段特征大概会影响押韵）；其次，大量的词族上的语音交替中涉及三等与非三等两类，似乎表明 Karlgren 的喻化扮演着形态上的角色。正如 Yakhontov 所解释的，这些原因暗示喻化反映的是词缀问题。喻化在形态交替方面普遍存在，例子见 Baxter & Sagart（1998）。喻化现象和“介音”-r-的行为类似，两者都无序地出现在谐声和词族中，却不影响押韵。由于介音的这种行为（与声母、主元音和辅音韵尾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映在-r-是中缀现象，自然可假定-j-也是个中缀。这就是我在 Sagart（1990）中的主张。我还进一步试图把它与南岛语的中缀-in-联系起来。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把喻化处理成中缀的做法是不正确的。理由如下：我看到这两种音节（用 Pulleyblank 的术语，A 类音节即中古非三

等的音节，B 类音节是中古三等的音节）在某些类型的谐声系列的某类声母之后有相当严格的分别。此类系列就是中古来母 l-与舌根或唇辅音声母发生关系的谐声系列。也就是 Karlgren 构拟成 Kl-、Pl-等类型的复辅音声母系列。这些谐声系列整齐地分成两组：一组是带中古舌根音或唇音声母的字均属非三等，另一组是带中古舌根音或唇音声母的字均属三等。比如含“各”[GSR 766] 声符的中古为唇音或舌根音声母的字都是一等或二等。 含“兼”[GSR 627] 声符的中古舌根

中古声母 / GSR 编号	唇、舌根音声母一、二、四等	唇、舌根音声母三等	唇、舌根音声母总数	来母一、四等	来母三等	来母总数	以母	书母
18 冏	12	0	12	1	0	1	0	0
178 巒	1	1	2	6	4	10	0	0
185 柬	3	0	3	10	0	10	0	0
351 果	12	0	12	3	0	3	0	0
609 監	9	0	9	8	0	8	1	0
627 兼	11	0	11	2	4	6	0	0
766 各	22	0	22	20	1	21	0	0
855 鬲	6	0	6	1	0	1	0	0
978 里	3	0	3	0	14	14	0	0
1015 降	6	0	6	0	2	2	0	0
1055 老	1	0	1	1	0	1	0	0
1114 卯	6	0	6	1	11	12	0	0
1125 樂	2	0	2	10	1	11	1	1
1193 龍	1	0	1	6	5	11	0	0
总计	**95**	**1**	**96**	**69**	**42**	**111**	**2**	**1**

表-10：中古舌根音或唇音声母与来母谐声的系列中的三等分组现象：一、二、四等为主的谐声系列

音声母的字都是四等或二等。这两个声系中舌根音或唇音声母的字没有一个是三等。GSR 18、185、351、609、855、978、1015、1114、1125、1193 这些谐声系列也都一样。这些系列里全部的 96 个带舌根音或唇音声母的字，95 个在一等、二等或四等，只有 1 个“變”（[GSR 178o]，中古音 pjenH）字在三等，详见表-10。

中古声母 / GSR 编号	唇、舌根音声母一、二、四等	唇、舌根音声母三等	唇、舌根音声母总数	来母一、二、四等	来母三等	来母总数	以母	书母
69 盧	0	2	2	10	7	17	0	0
76 呂	0	2	2	0	5	5	0	0
123 婁	0	4	4	8	12	20	0	0
475 文	0	11	11	0	1	1	0	0
502 聿	0	1	1	0	1	1	1	0
613 僉	0	6	6	0	4	4	0	0
655 林	0	3	3	2	4	6	0	0
668 稟	0	2	2	0	3	3	0	0
669 品	0	1	1	0	2	2	0	0
694 立	0	3	3	2	4	6	0	0
755 京	0	6	6	0	6	6	0	0
1032 六	0	1	1	0	4	4	0	0
1069 翏	1	7	8	5	11	16	0	0
总计	**1**	**49**	**50**	**27**	**64**	**91**	**1**	**0**

表-11：中古舌根音或唇音声母与来母接触的谐声系列中的三等分组现象：三等为主的谐声系列

有些系列正好相反，如“僉”（GSR 613）系列带中古舌根音声母的字都在三等，GSR 69、76、123、475、502、655、668、669、694、755、1032、1069 中的中古舌根音或唇音声母的字也都在三等。全部

50 个字中只有一个明显例外：“膠”（[1069s]，中古音 kæw，kæwX）[①]。详见表-11。我们观察到的这些带中古舌根音或唇音声母的谐声系列分组的现象，是同中古音节的 A/B 类特征密切对应的（下文把表 10 和表 11 中的谐声系列统称为“分组系列”）。显而易见，中古这种 A/B 类特征与分组谐声系列的对应关系不可能是巧合，中古三等与一、四等的区别反映了上古的语音对立，至少在这些谐声系列中造字者意识到并且在造字时严格遵循了这些对立。这一观察有力地证明我先前关于喻化是中缀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即使上古汉语词缀在谐声系列有反映，也只会是间或的反映而已。

这些系列里带中古来母 l-的词的行为很有意思。尽管来母字也有类似上面提出的塞音的微弱趋势，而正如表-10 和表-11 所示，这种情况下非三等与三等相混的情形就多得多了。表-10 中 111 个中古来母字里，69 个是一等或四等，42 个是三等。相反地，表-11 中 91 个来母字中，27 个是一等或四等，而 64 个是三等。来母的例外比例在表-10 中是 37.8%，在表-11 中是 33.7%。来母这些“不规则”的字跟其声系中别的字三等与非三等的区别属性本来可能一致。果真如此的话，这些词在从谐声时期到中古汉语的过程中改变了三等与非三等的区别属性。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有中古唇音声母的非三等系列中，带中古来母字里三等的比例尤其高（见表-12）。事实上，三等字在表 12 中占多数，64 个里边占 41 个（比例为 64%）。这一现象在 GSR 978 和 1114 谐声系列中尤其明显，这两个系列中的带 P-类声母的字和带来母 l-的字表现出相反的情形。

自从 Maspero 和 Karlgren 开始，学者们大都认为这里所讨论的谐声系列在上古汉语里带有塞音加流音形式的复辅音。我们下面会论证这些系列主要带有前缀，有的是熔合式的，有的是轻重格形式的，在目前的体系里，前者变为中古唇音和舌根音，后者则（至少在标准语中）脱落其前缀，其后的流音词根音首*r-或*l-发展为中古来母[②]。

---

① GSR 475 中还有两个一等字的例外，但其中一个（475op）是“攻”[546b]的形讹，另一个[475m]的一等的读音后起，原先是三等。

② 也许有些带中缀的复辅音（12.2.3.3 举了一个分组系列中可能的含中缀的复辅音），但总体来说，最佳的中缀-r-的证据在其他的谐声系列里边。

中古声母 / GSR 编号	唇音声母一、二、四等	唇音声母三等	唇音声母总数	来母一、四等	来母三等	来母总数
178 巒	1	1	2	6	4	10
978 里	3	0	3	0	14	14
1114 卯	6	0	6	1	11	12
1193 龍	1	0	1	6	5	11
69 盧	0	2	2	10	7	17
总计	**11**	**3**	**14**	**23**	**41**	**64**

表-12：含中古带唇音声母的非三等谐声系列中来母三等居多的统计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在分组系列里，中古汉语保持上古 A/B 对立的因素便是舌根或唇音前缀加流音词根音首的熔合式的复辅音。带轻重格复辅音的词里 A/B 之别大受影响[①]。不是前缀本身或前缀脱落所致，便是只作用于轻重格形式的复辅音，而对熔合式复辅音无影响的音系作用所致。表-12 中的事实可能表明非 A 类音节的字在唇音前缀脱落后变入了 B 类音节。

问题是为什么有唇音和舌根音的分组系列，而没有齿龈音的？换句话说，为什么 t-（或 tr- 或 tsy-）与 l-的交替如此少见？从理论上说，由于上古汉语中有前缀 t-（见下文），词根上加*t-前缀一部分当为熔合式，演变成中古的 t-、tr-、tsy-（及与之相应的浊音和送气音），一部分当为轻重格的形式，变为中古的来母 l-（前缀脱落早的一些字变为中古 y-、sy-），而两类复辅音出现在同一个谐声系列中。我们的确发现中古齿龈塞音（及其相应的卷舌音和硬腭音）与 y-和 sy-交替的谐声系列（参阅第 8 章），然而却找不到齿龈塞音与 l- 交替的明显例子。

①我们也须假定轻重格形式中的前缀在上古*l-或*hl-变为中古 d-、y-、th-、sy-之后还大体上存在。可分系列里中古带 y-和 sy-的 4 个词（鹽 yem、藥 yak、爍鑠 syak、聿 ywit）可解释为这些词 从未带有前缀，或在上古边音变化之前前缀脱落了。

*s-前缀的情形相同（即中古 s-与 l-接触的谐声证据很少见）。对此可作几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锐音前缀*t-和*s-在*l-前未曾有过轻重格前缀形式；另一种解释是轻重格前缀*sə-或*tə-加*l-的形式存在过，但早期与熔合式合并，或者是在*s-或*t-早期脱落后，与无前缀的边音合并（因而加入了边音的演变行列）。我目前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上述哪种解释更好些。

“喻化”在谐声系列中的分布跟复辅音的类型有关，这也有异读的证据，如：

- *mèi*“袂”[312d]（衣袖）：*^{a}k-met>kwet，又读 *^{b}Cə-met-s>mjiejH
- *mǎo*“茆”[1114f]（莼菜）：*^{A}m-ruʔ>mæwX，又读 *^{A}Cə-ruʔ>ljuwX
- *zhé*“慴”[685h]（吓呆）：*^{b}t-nip>tsyip，又读 *^{a}Cə-nip>nep

下边对这一部分的讨论作个初步的结论。首先，词族中喻化与非喻化的交替很常见，不可能是有形态价值的语音区别作用所致，不然为什么那种语音区别不在分组系列里起形态作用？第二，如果按分组系列中除来母 l-之外的情况来看，似乎上古汉语里 A 类词当比 B 类词多一倍，而中古汉语显然不是这样。正如 Norman 看到的，《广韵》中 B 类词比 A 类还要多一些。果真如此的话，A 类曾经变入 B 类而使后者数目增大。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唇音前缀的脱落可能会引起此类变化。

与三等相关的语音学上的特征有许多学者讨论过。Pulleyblank 所谓的上古重音位置区别如何发展为中古双元音的演变，从未见详细的讨论。郑张尚芳和 Starostin 的元音长短区别说（B 类为短音，A 类为长音）在汉代佛经对音中得不到证实，佛经翻译中并无梵文长短音与汉语 A、B 两类音节的对应（梵文短音与汉语上声之间倒有较弱的对应关系）。此外，双元音化的应当是长音，而不应是短音。Ferlus 的假设（带复辅音声母的为 A 类音节，带单辅音声母的是 B 类音节）无法解释 A、B 两类音节都出现在带 Kl-、Pl-的分组系列的事实。Norman 的咽化假设（咽化了的是 A 类，普通的是 B 类）最有解释力，它可以对大约汉代时期元音及辅音的变化进行整体的解释。它能解释苗语及其他语言中的汉语借词反映出 A 类音节中舌根音多后移的现象，汉语

匣母可解释成上古汉语咽化音节中舌根后移的结果：*ᵃg-变 ɢ- 然后变成中古 h-（匣母。中古实际语音为 ɣ 或 ɦ）。类似地，如果*ᵃl-当时是咽化的边音，它与原始苗语中 ɢl-的规则性对应就可得到解释（12.2.2.2）。

然而 Norman 的咽化假设也无法解释押韵、谐声和词族中喻化与非喻化形式的接触。这些事实不应当掩藏起来。看来我们提到的理论还没有一种能解释全部事实。对此问题的成功解答很可能需要把下面两点结合起来：（a）中古喻化音的语音来源，如 Norman 的咽化假设；（b）对其杂乱无章的行为的解释，这也许涉及前缀或前缀脱落等语音条件。

我标写汉语上古音时暂时采用下述原则：在上古汉语中可以确定三等（B 类）或非三等（A 类）的词（即主要在可分谐声系列中的词），用上标在词首注明相应的 ᴬ或 ᴮ；上古不能确定的，则用上标在词首注明相应的 ᵃ或 ᵇ。

3.3.3 介音-l-

我在 Sagart（1993d）中已经表明 Baxter 的介音-l-对应的是他没看出来的前缀后加 l-声母的情形，他由于没有辨识出来，就把前缀视为词根声母，而把真正的词根声母降格为介音了。本书的体系中 *l-只充当声母。

3.4 元音、韵尾和韵

韵（rhyme）包含一个主元音和一个可有可无的辅音韵尾（coda），如果韵尾不是塞音，韵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喉塞音。Baxter 的 6 元音体系*i、*ɨ、*u、*e、*a、*o 我们保留不变。在 Baxter（1992）的体系里，韵尾包括塞音尾*-p、*-t、*-k、*-wk，鼻音尾*-m、*-n、*-ŋ和半元音尾*-w、*-j。塞音尾与鼻音尾成双对应，但塞尾*-wk 没有相对应的鼻音尾。Karlgren 曾构拟了一套浊塞音韵尾*-b、*-d、*-g，用来解释诗韵及谐声中入声与以去声为主的开音节的密切关系，这里不采纳，理

由见 Baxter（1992：325 起)，又见 Haudricourt（1954b）有关中古去声源于-s 后缀的假设。上声的上古形式为喉塞音。基于不同的理由，Baxter（1992：323）和郑张尚芳都认为这个喉塞音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派生性后缀，不过多数情形只能归作词根的一部分。

Baxter 体系里元音与韵尾的结合简述如下：齿龈音韵尾*-t、*-n 以及韵尾*-j，可与所有元音结合；舌根音韵尾*-k 和*-ŋ不出现在前高元音后，这是*-i-后舌根音被腭化所形成的空位（下文有讨论）；圆唇舌根音*-w 尾和*-wk 尾不出现在圆唇元音或*-ɨ-之后；唇音韵尾*-p 和*-m 跟齿龈音韵尾一样，完全没有限制。除了下文将要讨论的此系统中唇韵尾缺少限制以及流音韵尾的问题以外，就我们目前的知识来说，Baxter 这个韵尾系统看来还是很合理的。

3.4.1　流音韵尾

Baxter 构拟的上古汉语韵尾与中古汉语韵尾很相似，尤其表现在上古没有流音韵尾这一点上。Karlgren 曾经构拟了*-r 尾，用来解释诗韵通押及谐声反映的一些-n 尾与传统歌部和微部的接触。李方桂（1971）为整个歌部及部分微部字构拟了*-r 韵尾，Baxter 的系统用-j 取而代之。我在 Sagart（1993d）中批评了 Baxter 放弃有很好外部证据的流音尾的构拟。Starostin（1989：338~343）认为，传统上构拟为*-n 尾的一部分词，谐声上与 Baxter 构拟的*-j 尾词接触，在押韵上有别于传统的*-n 尾，因而必须构拟成-r 尾。他把上古-r 至中古-n 的变化视为规则性变化，同时还允许上古-r 到中古-j 的方言变化。因而 Starostin 的体系里*-Vj、*-Vr 和*-Vn 有对立，Baxter（1992）只区别*-Vj 和*-Vn，李方桂（1971）也只区别*-Vr 和*-Vn。后来 Baxter（1994）接受了 Starostin 的主张。押韵有别未得到统计证实之前，我也初步接受此说。据 Baxter（1995b），谐声系列 GSR 140、147、152、164、195、237、250、252、258、443、455、458、478 为-r 尾系列，而不是-n 尾系列。《诗经》韵 39.4A、69.1A、153.1A-2A-3A、164.3A、203.3A、231.2B、241.6C、244.4A、250.2A、250.3A、250.5B、254.2A、254.7A、259.1B、259.7A、262.4A、263.5A 是-r 尾韵，而不是-n 尾韵。

*-j 尾可能部分或全部是早于上古的-l（也有-n 尾异读）的后世形式。这便可以解释诸如 *bì*“陂”*^{b}p(r)aj>pie(III)（斜坡）和 *bǎn*“阪”*^{b}panʔ>pjonX（斜坡）这对《说文》互训。有些学者用原始藏缅语-ay 与上古汉语 aj 的对应来证明汉语*-j 尾很古老，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种对应中包括了一些看来从汉语借入藏缅语的词：

- **wǒ*“我”*^{a}ŋajʔ>ngaX（我们。后发展为“我”）：原始藏缅（Benedict）*ŋay（我）
- **guǒ*“蜾”*^{A}k-lojʔ>kwaX（黄蜂）：原始藏缅（Benedict）*kwa:y（蜜蜂）

p	m	
t	n	
		r
		l ʔ
k	ŋ	
wk		w

表-13：上古汉语辅音韵尾

关于“我”*^{a}ŋajʔ（我们）与 Benedict 原始藏缅语*ŋay（我）的讨论见 16.1。原始藏缅语“蜜蜂”一词表明汉语复辅音*k-l-简化成了舌根塞音，正如中古汉语及汉越语词 ong khoái（蜜蜂。越南语锐声对应汉语上声）。表-13 总结了上古汉语的辅音韵尾。

3.4.2 Baxter 的*-iŋ 和*-ik

Baxter 假定上古汉语*-iŋ 和*-ik 的舌根音韵尾在前边高元音的作用下腭化，在《诗经》时期与*-in 和*-it 合并。对标准语来说，这大概是正确的。上古汉语*-iŋ 和*-ik 可以从谐声接触或词族关系中看出来，比较 *xuè*“血”[410a] 上古早期*^{a}hmik>上古晚期*^{a}hmit>中古 xwet

（血液。参见 18.1），而 *xù*“洫”[930a]*^{b}hm[ɨ]k>xwik（水道）[①]。还可以比较同一谐声系列中的 *jié*“節”[399e]（关节。中古 tset）和 *jí*“即”[923a]（接近。中古 tsik）。表-20 中还有更多的例子。

外部证据也可用来证明前上古或早期上古汉语的*-iŋ 和*-ik。有些词反映上古汉语*-in 和*-it 与原始藏缅语*-iŋ和 *-ik 对应。例如 *xīn*“薪”*^{b}sin（木柴）：原始藏缅*siŋ（树，木头）；*xīn*“新”*^{b}sin（新）：原始藏缅*sik（新。缅文 sac，嘉戎语 kə-ʃek，载瓦语 a_{21} sik_{53} 等）；*nián*“年”*^{a}nin（年）：原始藏缅*niŋ（年）。这种情况下，原始藏缅语比汉语更为保守一些，其形式很像是汉语真正的同源词。不过，瑶语里也有这些词，同样带后鼻尾。原始瑶语*hɲənŋ$_{C}$（年）、*sjənŋ$_{A}$（新）（Theraphan 1993）。如果瑶语形式是借词，那很可能是从非标准汉语中借入的，因为表示“新”的词韵尾形式是与汉语一致的鼻尾，而不是带原始藏缅语里的塞音尾。无论如何，瑶语和原始藏缅语强烈地支持-iŋ>-in 和-ik>-it 这样的语音演变。

3.4.3　收唇辅音尾的韵部

从中古汉语里可以容易地区别 4 种与唇音韵尾*-m 和*-p 相配的元音。在李方桂的体系里，它们是-iə-、-ə-、-ia-和-a-。押韵无法作为主要证据，因为收唇辅音尾的押韵次数相对少些，对此类韵部的再分类便很难用统计的办法得以证明。然而 Baxter（1992）还是尝试性地分了，使包括圆唇的 *-u-和*-o-在内的所有 6 个元音都可以带唇辅音韵尾。他认为这种分别在中古汉语中只留下了很少的痕迹或已经没有痕迹可查。Baxter 也没有用统计的办法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我认为 Baxter 分出的-um、-up、-ups 和-om、-op、-ops 这几个新韵部缺乏证

① Karlgren 把 GSR 410 和 930 无必要地分开了。关于双唇鼻音的证据，比较 *xù*“洫”[930b] *^{b}hmik>xwik（安静）和 *mò*“默”[904d] *^{a}mik>mok（安静）。注意 *mì*“密”[405o]异读。*^{b}mrit>mit(III)（安静）中的*-it。Bodman（1954：63~64）认为 *xù*“恤”（焦虑；怜悯。中古 swit）带 sm-。至于 *xù*“洫”[930a] *^{b}hmik>xwik（水道）可比较属侗台语的锦语里的汉语借词 mi:ŋ$_{1}$（<hm。灌渠。）（崔建新,个人交流，1997）。锦语后鼻音尾与汉语舌根塞尾的对应还有平行的例子。

据。理由见下一节。这部分里带星号“*”的构拟是 Baxter 本人的上古音形式。

3.4.3.1 Baxter 的*-um、*-up 和*-ups

Baxter（1992：549）把侵部分为 -ɨm 和-um，认为它们在《诗经》里分别与-ɨŋ与-uŋ有不规则的通押（可能是西部方言的特征）支持这一再分部。《诗经》里与-ɨŋ不规则押韵的字有 7 个：綅林今歆臨心音，与 uŋ不规则押韵的有6个：甚臨諶飲陰驂。这两组并不重合，两组的成员间也无直接或间接的押韵。按 Baxter 的假设，这是它们的主元音不同的缘故。

Baxter 所描述的情形有一件不正常的事儿：和*-ɨŋ不规则通押的带-ɨm 的字，在-ɨŋ不出现的情况下频繁地相互押韵或与其他-ɨm 字押韵，而 Baxter 拟成*-um 的字与*-uŋ不规则的通押却比*-um 自身押韵的次数多得多：他确定的*-um~*-uŋ 通押例为 6 个（128.2B、154.8A、240.3A、250.4C、255.1B、258.2A），自身相押的例子却只有 2 个（58.3B、200.1B）[①]。这便向 Baxter 的*-um 部与-uŋ部在诗中有区别的看法提出了疑问。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上古汉语的侵部只有*-ɨm，没有*-um。这个*-ɨm 偶尔与*-ɨŋ通押，而在某些方言里*-ɨm 与*-uŋ 合并了。的确有一首诗（诗 128）里一阕既有*-uŋ 和*-um 的通押，在另一章里又有*-ɨm 和*-ɨŋ 的通押，不过此首诗可能有某些残损，或者它反映有两个层次的读音，即方言层（上古早期的-ɨm>-uŋ）和标准语层（上古早期的-ɨm>-ɨm）。

这两组成员之间的谐声和词族联系更加削弱了 Baxter 的*-ɨm 和*-um 分部：

---

① 甚至这两个自身相押的例子也有问题。58.3B 叶“葚”（桑葚。中古 zyimX）、“耽”（沉醉于。中古 tom）。这两个字都跟*-uŋ 无直接押韵。这个押*-um 的韵是 Baxter 通过谐声间接得出的：与“葚”谐声的“甚”与*-uŋ 押韵。而“耽”据了解则完全是因为它与“葚”押韵而被归为-*-um。201.1B 叶“甚”、“錦”（织锦。中古 kimX），而“錦”（Baxter *k(r)ji/umʔ）由于在诗中无其他地方入韵，故无法独立证明带*-um，诗韵中仅出现了这一次。事实上，这个字的声符“金”按 Baxter 是个带*-im 的字。

- “今”谐声系列[GSR 651]：*jīn*“今”[651a]（中古 kim）押*-im 韵（诗 20、245、264），*jīn*“金”[652a]（金属。中古 kim，诗 299）也押*-im 韵；而在金文中有时以“今”为声符，有时以“金”为声符的 *yīn*“陰”[651y]（阴暗。中古‘im，金文见《金文诂林》卷 14，1810 条）却押*-um 韵（诗 154）。
- “甚”谐声系列[GSR 658]：*chén*“煁”[658b]（中古 dzim）、*dān*“湛”[658l]（中古 tom）、*tǎn*“黮”[658n]（中古 thomX、domX）押*-im 韵（“煁”：诗 229.4B；“湛”：诗 161.3A、164.7B、303.1B）；而另一组 *shèn*“甚”[658a]（中古 dzyimX、dzyimH）、*chén*“諶”[658c]（中古 dzyim）、*shèn*“葚”[658i]（中古 dzyimX、zyimX）却押*-um 韵（“甚”：诗 200.1B、258.2A；“諶”：诗 255.1B；“葚”：58.3B）。另外，在“黑”义上，*chén*“煁”（小炉。押*-im 韵）和“葚”（桑葚。押*-um 韵）可能是同源词。
- 表示“桑葚”义的词（中古 dzyimX、zyimX）在诗中押韵 2 次，一次为*-im（诗 299.8A，写作 *tǎn*“黮”[658n]，《经典释文》“《説文》、《字林》皆作葚，時審反，桑實也”），一次为*-um（58.3B，写作“葚”，《经典释文》“音甚，桑實也”）。
- *sān*“三”[648a]（中古 sam）在诗中押韵一次*-im（诗 20.2A）；同族词 *cān*“驂”[647c]（中古 tshom）却押*-um 韵（诗 128.2B）。

Baxter 还假定存在相应的*-up 和*-ip 之别，但却找不到诗韵通押方面的支持证据。他认为尽管这两个韵部在中古汉语中合并了，上古汉语圆唇与不圆唇的对立还保留在带-s 后缀的形式里，后来分别合并到中古的-ojH~-ijH（来自-ips）或-wojH~-wijH（来自*-ups）。他有关上古*-up(s)的例子是：

- *nèi*“内”*nups>nwojH（里边），比较 *nà*“納”*nup>nop（置入）
- *duì*“對”*tups>twojH（应答），比较 *dá*“答”*tup>top（应答）
- *cuì*“萃”*dzjups>dzwijH（汇集），比较 *jí*“集”*dzjup>dzip（聚集）
- *tuì*“退”*hnups>thwojH（后退），比较 *rù*“入”*njup>nyip（进入）

Baxter 上古*-ip(s)的例子是：

- *dài*“逮”*lips>dojH（来到、到达），比较 *tà*“遝”*lip>dop（触及、到达）

- *jì*“暨”*grjɨps>gijH(Ⅲ)（到达），比较 *jí*“及”*g(r)jɨps>gip（到达）

他还追加了两个例子（个人通信，1995）：

- *yì*“肄”*ljɨps>yijH（练习），比较 *xí*“习”*zljɨp(?)>zip（练习）
- *ài*“僾”*ʔɨps>ʔoiH（喘息），比较 *yì*“唈”*ʔɨp>ʔop（喘息）[①]

我们注意到，这里没有在同一声母，甚至是同一发音部位的声母条件下*-ups 和*-ɨps 对立的最小对子。Baxter 的例子反而暗示上古汉语 *-ɨps 在齿龈音声母后发展为中古-wojH~-wijH，在其他声母（包括边音）后发展为中古的 -ojH~ -ijH。反映上古*-ɨps 的中古齿龈音和边音后的元音圆唇化，可能在*-ps 变为*-ts 之后才起作用,所以这一音变并没有影响上古的*-ɨm 或*-ɨp。此音变同时可解释“存”（中古 dzwon）字在中古出人意料地带圆唇元音，有坚实的证据表明这个字上古不圆唇（见 Baxter 1992：431）。

Baxter 的 *-up(s)~-ɨp(s) 区别还导致《诗经》押韵的不一致。他最常举的*-up 韵部的例子“入”（中古 nyip），根据与 *nèi*“内”*nups>nwojH 和 *tuì*“退”*hnups>thwojH 在词源上可能的联系而构拟成圆唇元音，在诗里只押了一次韵（诗 204.4A），相押的字是“式”*hljɨk>syik，这个字不圆唇的证据明显。在另一首（诗 256.4）中，“内”*nups>nwojH 和 *mèi*“寐”*mjits>mjijH 押韵（Baxter 未接受这一押韵），同样暗示元音不是圆唇的。

最后，一些谐声和词族中圆唇与不圆唇两组相混，也对再分部不利。例如，“耳”声系 [GSR 688]一般押*-ip 或*-ɨp 韵，如 *jí*“揖”[688g]（[昆虫]聚集。中古 tsip 和 tsrip）在诗 5.3A 里押*-ip 韵，写此词的另一字“濈”[688f]（[羊角]聚集。中古 tsrip）与 *shī*“濕”*hjɨ/up 押韵（诗 190.1）[②]。然而同一谐声系列还包括 *jí*“輯”[688d]（聚集。中古 dzip），当与“集”[691a]（聚集。中古 dzip）同词，后者按 Baxter 的理论，就要构拟成*-up 韵，因为与去声字“萃”（聚集。中古 dzwijH）同源。再说，“揖濈”（中古 ts(r)ip）与“輯集”（中古 dzip）、“萃”

① 此对例子还有一个问题：谐声旁“邑”[GSR 683]是带 Baxter 的 *-up 的（Baxter 1992：802）。

②“濕”与 *xí*“隰”共谐声，后者押*-ip 韵（诗 163.1b 叶“隰、及”）。

（dzwijH）很可能 都同源。“叀”谐声系列及上述的词族联系都被Baxter所分的韵部割裂开来了。

3.4.3.2　Baxter的*-om、*-op和*-ops

同样地，Baxter构拟这些韵部的主要根据也是上古带-s尾的音节到中古韵类中变为元音形式。他认为*-ops演变为中古-wajH~-jweiH，而*-aps 演变为-ajH~-jeiH。这一回他倒是举出了一些接近最小对子的例子来阐明他所构拟的*-aps 和*-ops 韵部的发展：舌根声母的例子如*huì*“會”*gops>hwajH（会合。Baxter 认为由表示“结合”的“合”*gop>hop派生），*gài*“蓋”*kaps>kajH（遮盖，掩盖。与表示“覆盖”的*hé*“蓋”*ɦkaps>hajH同源）。齿龈音声母方面，他举的例子如*chuì*“橇”*ts(r)hjops>ts(r)hjwejH（重捣。Baxter认为与表示“用臼捣”的*chā*“臿”*tsrhop>tsrheap同源）[①]，*jì*“際”*tsjaps>tsjeijH（连接。他认为与表示“连接”的*jiē*“接”*tsjap>tsjep同源）。同样地，Baxter假定*-s后缀引起唇辅音韵尾变成了齿龈辅音韵尾，这便避免了元音合并到相应的不圆唇元音中去。

Baxter是根据《说文解字》“會，合也”的训释，把*huì*“會”视为由“合”派生的词。然而它直接的同源词是*guì*“會”（合在一起。中古kwajH）。Schuessler（1987）认为在西周汉语里前一读音可能是不及物动词，后一读音可能是及物动词。这两个异读可以进一步与GSR 302的*kuò*“括”[302h] ^{a}k^{w}at>kwat（结扎，聚合）和*huó*“佸”[302l] ^{a}N-k^{w}at>hwat（相会）联系起来。诗218毛训用“會”训“括”[②]。如果带后缀-s，这两词形式中古即是kwaiH和hwajH，完全与“會”发音相同。“會” 源于以*k^{w}at为词根的词族，也能进一步从其所在的以*k^{w}at为词根的谐声系列（GSR 321）中得到证明，这一谐声系列中有三个字念kwat或hwat，没有一个收-p尾。

词根*k^{w}at跟*hé*“合” 最终也可能有联系，或者是方言的变体。也许“合”更好的构拟当为 ^{a}Nk-lɨp>hop，属于词根为*lɨp（聚集）的词族，同族词还有“眾”[678a] ^{a}lɨp > dop（在一起）、*tà*“遝”^{a}lɨp>dop

① 关于“橇”和“插”的不同的构拟，参见有关中缀-r-的部分。
② “括，會也。”

（触及，达到）和 *jí*“及”[b]N-k-lɨp>gip（达到），等等。果真如此，*dá*“答”当为 [a]t-lɨp>top，而不是 8.1 中所构拟的 [a]t-gɨp>top。至少“會”与“合 ”的直接词源关系是令人怀疑的。

基于上述理由，我放弃了 Baxter 的*-um、*-up、*-ups 和*-om、*-op、*ops 诸韵部。我将依照中古汉语元音，把他的*-um、*-up、*-ups 和*-om、*-op、*ops 写作*-ɨm、*-ɨp、*-ɨps 和*-am、*-ap、*-aps。也就是说，我假定唇辅音韵尾前边只带不圆唇元音。圆唇舌根音*-w 和*-wk 尾也不与圆唇元音相配，因而可以认为这是上古汉语唇音韵尾的普遍性限制。

3.4.4　之职蒸与幽觉冬的接触

上古之、职、蒸（Baxter 构拟为*-ɨ、*-ɨk、*-ɨŋ）三个韵部里三等带唇音或圆唇舌根音声母的部分字，中古带圆唇音（如“牛”ngjuw、“丘”kjuw、“久”kjuwX、“弓”kjuwng、“夢”mjuwngH、“福”pjuwk、“牧”mjuwk），正如它们源于上古幽、觉、冬（Baxter 构拟为*-u、*-uk 和-*uŋ）似的。对这种现象，一般解释为西汉至三国时期，在圆唇声母的同化作用下，元音变为圆唇音。这基本上是 Baxter 的解释。我在评论 Baxter 的书的时候（Sagart 1993d：251）谈到这是一个有问题的方面，并提出此一音变更应视为异化现象。我的解释是，本来圆唇的-u-在 《诗经》 语言的唇音或圆唇舌根音声母后异化成为-ɨ-，而圆唇元音却仍保留在中古汉语中（关于《诗经》语言不是中古汉语的直接祖语的看法，见 1.2.1）。我为这种解释所提出的理由是，声母和元音中间需要夹着*-j-，唇化带这样的条件很不自然。虽然把“介音-j-”视为非音段特征的解释排除了我当时提出的理由，但其他事实仍然支持我的观点。

首先，像 Baxter 那样，以 《诗经》 押韵为依据分出之、职、蒸和幽、觉、冬诸部的做法本身不无问题，因为两组中的韵部有很多不规则的谐声或词族接触。李方桂（1971）指出一些不规则的例子：*jiù*“舊”（Baxter *g^{w}jɨʔ(s)）的声符是 *jiù*“臼”（Baxter *g(r)juʔ）；*qiú*“裘”（Baxter *g^{w}jɨ）的声符是 *qiú*“求”（Baxter *grju）。如果这样分部，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两个字用了“臼”和“求”两个声符， 而

没有选用语音上本可以对应得更好的“久”（Baxter *k^{w}jɨʔ）和“丘”（Baxter *k^{w}hjɨ）。再举一个不规则谐声例：*bào*“報”*^{a}puk-s[①]（回报。Baxter *pus），Karlgren 把此字单独算作一个系列（GSR 1058），这个字可能跟 GSR 934 带同样的声符，即“服”字右边的部分（控制，征服。Baxter *bjɨk）。上述传统的分部还会使一些词族的关系变得模糊起来。比如，*bǎo*“寶”（宝贵，宝物。Baxter *puʔ）和“富”（富有。Baxter *pjɨks）从各方面看都有词族联系。金文有“某某永寶”、“某某永富”的平行格式（见 Schuessler 1987，Behr 1997）。上述基于《诗经》押韵上的区别本身也并不一致，与我们的两组都通押的不规则现象并不少见[②]。此类问题似乎暗示《诗经》中对两类韵部的区别，与上古汉语并不完全对应。

其次，中古找不到带有唇音或圆唇舌根音声母，而有-owng/owk 韵的一等字（当是上古*^{a}Pung、*^{a}Puk、*^{a}Kuŋ、*^{a}K^{w}uk 的后世形式）[③]，这并不是说上古没有*^{a}Pung、*^{a}Puk、*^{a}Kuŋ、*^{a}K^{w}uk 之类的形式，因为与*Puk 类加-s 缀的形式在《诗经》里与-u-押韵：如“報”*^{a}puk-s>pawH、“冒”*^{a}muk-s>mawH。中古这种空缺对同化说是一种意外情况，但如果我们认为早期上古汉语音节*^{a}Pung、*^{a}Puk、*^{a}K^{w}uŋ、*^{a}K^{w}uk 中的元音，一方面向《诗经》汉语演变，另一面向中古汉语演变异化成了央元音，这一现象就可以得到解释。在中古汉语里很可能是 Pong、Pok 之类的音，这可从中古汉语异读看出来：*mào*“冒”mok<*^{a}muk 和 mawH<*^{a}muk-s（《经典释文》）；*méng*“蒙”mong<*^{a}muŋ 和 mjuwng<*^{b}muŋ（注意/o/在 Baxter 的中古音标记中为不圆唇的[ʌ]）。

既然中古非三等音节的空格需要用异化音变来解释，有理由认为三等音节也曾有过类似的异化音变，不过这发生在《诗经》语言里，却没有在中古汉语里发生过。换言之，我们假定三等“弓夢福牧”之类由上古汉语*^{b}Puk、*^{b}Puŋ、*^{b}K^{w}uk 、*^{b}K^{w}uŋ演变为《诗经》汉语

① 关于词尾的-k，注意同族词“復”*^{b}N-pruk（返回，不及物）

② 在李方桂的体系里可用语音近似来解释之职蒸（-əg、-ək、 -əŋ）跟幽觉冬（-əgw、-əkw、-əŋw）两个韵部的各种接触关系。Baxter 的体系中主元音不同，他对这些“不规则现象”无法解释。

③ 只有 GSR 1062 中的几个词尾交替的不常用词中古读作 mowk，如“瑁、媚”。

^{b}Pɨk、^{b}Pɨŋ、*^{b}K^{w}ɨk 、*^{b}K^{w}ɨŋ，再演变为中古汉语 Pjuwk、Pjuwng、Kjuwk 、Kjuwng。这次我们还必须包括不带鼻尾或塞尾的音节，如“不尤牛丘久”，它们由上古汉语 *^{b}Pu(ʔ)(-s)、*^{b}K^{w}u(ʔ)(-s) 演变为《诗经》汉语*^{b}Pɨ(ʔ)(-s)、*^{b}K^{w}ɨ(ʔ)(-s)，再演变为中古汉语 Pjuw、Kjuw。我们得假定非三等*^{a}Pu(ʔ)(-s)类音节双元音化，因而未经历异化演变，而且假定这种情况在三等中没有出现过。

这时有必要对在《诗经》中为幽（*-u）、觉（*-uk）、冬（*-uŋ）诸部，而中古却是 Pjuw(/ng/k)的情形加以解释，如“浮阜復缶豐”诸字，它们的上古元音显然是圆唇的，为什么主元音却在中古没有异化？我认为这些字的唇音声母是复辅音中的第一个音素，或带前缀，*^{b}P-ru(/ng/k)、*^{b}P-lu(/ng/k)，或带中缀，*^{b}Pru(/ng/k)，异化受到了第二个音素的阻碍。例如：*fú*“浮”*^{b}b-ru（或*^{b}N-p-ru？*^{b}b-lu？*^{b}N-p-lu？）>bjuw（漂浮）可能是带前缀形式的 *liú*“流”*^{b}ru>ljuw（流水）；*fǒu*“缶”*^{b}b-lu（*^{b}N-p-lu？）>bjuw（陶器）可能是带前缀形式的 *táo*“陶”*^{a}lu>daw（陶）；*fù*“復”*^{b}N-pruk>bjuwk（返）可能是带前缀及中缀形式的“報”*^{a}puk-s>pawH（回报），带不及物功能的前缀*N-和表示重复动作的中缀-r-。

按《诗经》韵归为幽部的 *guǐ*“軌”（中古 kwijX(III)）和 *kuí*“逵”（中古 gwij(III)）到中古却变成了 Kwij(III)。对此，我们采纳李方桂的解释，Baxter 也从李说：他们在上古是*^{b}K^{w}ru，异化为中古的 Kwij(III)，但在《诗经》里仍然保留圆唇元音。乍看起来有些奇怪，*^{b}K^{w}u（牛、丘）这样的形式不异化，反而*^{b}K^{w}ru 要异化。换言之，异化只出现在带-r-的音节里。也许-r-前的圆唇舌根音使 -r- 本身变得圆唇，不但不阻碍，反而有助于异化。无论如何，这个-r-中缀完全符合这些名词为“多歧分布的”（distributed，下文或称“分布式的”）物件的语义：“軌”成双，“逵”指交叉路口，注意 *qiú*“頄”*^{b}g^{w}r[u]>gwij(III) 指“颊骨”，也是成双的东西。尽管它没有在《诗经》押韵中出现过，其语音演化也相同。主要的语音演变方式见表-14 的总结。

Behr（1996）指出了这种处理的逻辑结果：如果目前归在之、职、蒸韵部中的唇音及圆唇舌根音本应归为幽、觉、冬三部，异化为不圆唇元音而在《诗经》归入之、职、蒸，那么，（a）这些词在最早的

铭文中当押幽、觉、冬韵，后来这种押韵格局逐渐消退，变为押之、职、蒸韵；（b）这种早期“不规则”的押韵应当首先影响传统上之、职、蒸韵中带唇音或圆唇舌根音的字。

	寶	匐[①]	富	復	牛	軌
上古汉语	^{a}puʔ	^{a}buk	^{b}puk	^{b}N-pruk	^{b}ŋ^{w}u	^{b}k^{w}ruʔ
《诗经》汉语	^{a}puʔ	^{a}bik	^{b}pik	^{b}N-pruk	^{b}ŋ^{w}ɨ	^{b}k^{w}ruʔ
中古汉语	pawX	bok	pjuwk	bjuwk	ngjuw	kwijX(Ⅲ)

表-14 一些幽觉冬诸部带唇音及圆唇舌根音声母字的语音演变

Behr 用他的周朝铭文押韵材料检验了上述预测（Behr 1996），比较了西周和东周时期之职与幽的通押[②]，关于（a），Behr 报告了之与幽通押及职与幽通押在西周出人意料地频繁，东周时期则明显减少。关于（b），他发现西周时期幽部与传统的之职部通押的 48 例中，唇音或圆唇舌根音例为 22 个（接近 46%）；东周时期数字大幅下降，9 个通押的例子中，只有 1 个有可能带唇音或圆唇舌根音（略高于 11%）。Behr 的发现有效地证明了传统上带唇音或圆唇舌根音声母的之部和幽部字的划分是错误的，正像他自己指出的，这强有力地支持了我目前的处理（Behr 1996：21）。

并非传统之职蒸韵部中所有带唇音或圆唇舌根声母的字都要归到幽觉冬部里来。没有理由认为之职蒸韵部里在早期上古汉语里没有这样的声母：一些可能的例子如 *bǐ*“鄙”*^{b}prɨʔ>pijX(III)（粗鄙）、*yù*“域”*^{b}wɨk>hjwik（地域）及其带前缀的形式 *guó*“國”^{a}k-wɨk>kwok（国家）。据（Behr 1997）的材料，这几个字在西周只押*-ɨk（职）韵。

① 此字另有一读：上古*^{b}buk，《诗经》*^{b}bik，中古 bjuwk。
② 与其他韵部通押的例子太少，无法提供有用的信息。

3.4.5 上古汉语 -ɨŋʔ 和 -ɨʔ

Baxter 认为上古汉语 -ɨŋʔ 向中古的发展跟 -ɨŋ 走同一条道路，即非三等变为-ongX，三等变为-ingX。不过《广韵》有一小部分例外字，“等”韵的一些字如“等”、“肯”有-ojX 的异读形式，指向上古*^{a}-ɨʔ。“拯”韵如收在 《集韵》 中的一些两读字：“耳”有中古音 nyiX 和 nyingX 两读，“齿”有中古音 tsyhiX 和 tsyhingX 两读，-ingX 为河东方言（黄河流域下游）及关中方言（黄河流域中游，仅“耳”字）的说法。标准的-iX 指向上古*^{b}-ɨʔ，中古汉语-ingX 北方话里没有存留，却保留在非常保守的北部闽方言里，这些方言里“耳”带-ŋ尾：建阳 noiŋ，建瓯 neiŋ，政和 niŋ，将乐 ŋiŋ，邵武 nin 等等。类似地，牛奶的“奶”，普通话 *nǎi*，客家 nen$_3$<-ng，分别对应上古汉语 *^{a}-ɨ 和 *^{a}-ɨŋʔ。“乃”（GSR 945）和“能”（GSR 885）谐声系列合起来反映了上古汉语的*-ɨʔ 和*-ɨŋʔ。这些材料综合起来反映了上古汉语曾有*-ɨŋʔ>-ɨʔ 的音变，而在方言中保留了*-ɨŋʔ。前面所说的音变在 《诗经》 语言里已经结束，因为“耳、齿、能”已押 *-ɨʔ 韵。在中古汉语词汇中，-ɨŋʔ 后世形式的方言层比 《诗经》 保留得更好。

a	aj	aw	ar	am	an	aŋ	ap	at	ak	awk
ɨ	ɨj		ɨr	ɨm	ɨn	ɨŋ	ɨp	ɨt	ɨk	
e	ej	ew	er	em	en	eŋ	ep	et	ek	ewk
	ɨj	iw	ir	im	in	iŋ	ip	it	ik	iwk
o	oj		or		on	oŋ		ot	ok	
u	uj		ur		un	uŋ		ut	uk	
aʔ	ajʔ	awʔ	arʔ	amʔ	anʔ	aŋʔ				
ɨʔ	ɨjʔ		ɨrʔ	ɨmʔ	ɨnʔ	ɨŋʔ				
eʔ	ejʔ	ewʔ	erʔ	emʔ	enʔ	eŋʔ				
	ɨjʔ	iwʔ	irʔ	imʔ	inʔ	iŋʔ				
oʔ	ojʔ		orʔ		onʔ	oŋʔ				
uʔ	ujʔ		urʔ		unʔ					

表-15：上古汉语韵部

这会给语言比较带来有意思的变化。比如，上古汉语第二人称代词所有格“乃”现在需要构拟成*^{a}**niŋʔ**，而不是*^{a}**niʔ**。这个新的构拟与藏缅语第二人称代词***nang** 更相配些。

这部分的内容总结在表**-15** 里。下面几章回到词缀问题上来。

第四章 *s-前缀

Conrady（1896）、Maspero（1930，1954）、Pulleyblank（1973）、李方桂（1971：19）、Schuessler（1976：76）、Bodman（1980：45）和梅祖麟（Mei 1989）等学者都曾讨论过*s-前缀的功能和演变。有必要区分*s-前缀和作词根的*s-声首。先来看看包含*s-前缀的复辅音的语音演变情况。

4.1 *s-前缀起首的复辅音

带*s-前缀的复辅音声母比较常见。谐声和词族的证据支持下面提出的构拟。

4.1.1 前缀*s-加口塞音的中古非三等音节

这一类演变为中古齿龈塞擦音。4.2 将讨论下边的例子（有一些取自 Bodman 1969）：*zēng*“增”*^{a}s-tɨŋ>tsong（增加）；*zé*“責”*^{a}sr-tek>tsreak（请求；责备）；*cuī*“催”*^{a}s-thuj> tshwoj（敦促）。其他的例子：*jì*“寂”[1031l]*^{a}s-diwk>dzek（安静。同表示“平坦”的 *dì*“踧”[1031k]*^{a}diwk>dek 在谐声及词族上有联系）；同一谐声系列的 *qī*“戚”[1031y]*^{a}s-thiwk>tshek（战斧）；与舌根声母的接触：*xié*“挾”[630l]*^{a}s-kep>tsep（持。又读 *^{a}N-kep>hep）；*zào*“造”[1051ac]*^{a}s-guʔ>dzauX（做；达到。如果 *gào*“告”*^{a}ku[ʔ]是声符的话）；也许包括 *zuān*“鑽”[153hi]*^{a}s-kon>tswan（凿洞，打孔，比较表示“打孔”的 *guàn*“貫” [159a]*^{a}kon(-s)>kwan(H)）；下边的例子中很可能有 s-前缀，但谐声不明确：*sǎo*“掃”[1087f]*^{a}s-tuʔ>sawX（打扫。比

较表示“扫帚”的 *zhǒu*“帚”[1087a]*^{b}tuʔ[①]>tsyuwX）。与塞擦音接触：梅祖麟（Mei 1989）举了一个*^{a}s-tsr->s-的例子，*zhuǎ*“爪”（用他自己的上古构拟）*tsrəgwx>ʈʂau（爪子）：*sāo*“搔”*s-tsrəgw>sau（抓挠）。这一对词的联系似乎是没有问题，不过我认为“爪”带中缀-r-（多歧分布的物件），而派生词则不必带，即：*zhuǎ*“爪”*tsruʔ>tsræwX（爪子）：*sāo*“搔”*^{a}s-tsu>saw（抓挠）。动词“搔”不带-ʔ尾的问题，参见 13.1.2。这个演变也发生在/u/元音前边，可解释 *suì*“碎”*^{a}s-tsut-s>swojH（打破。此词跟表示“结束；死亡”的“卒”*^{b}tsut> tsjwit 共谐声并同源）。

4.1.2　*s-前缀加口塞音的中古三等音节

此类字在中古汉语里带咝擦音。Baxter（1992：228~229）讨论了好几个 *^{b}s-t->sy-音变的例子，如 *shì*“室”*^{b}s-tit>syit（房子），*shī*“詩”*^{b}s-tɨ>syi（诗歌），*shū*“書”*^{b}s-ta>syo（书写），*shǎng*“賞”*^{b}s-taŋʔ>syangX（奖赏）。还可以增加一些例子：*shì*“適”[877s]*^{b}s-tek>syek（去。《切韵》又读 tsyek<*^{b}tek）；*shū*“叔”[1031a] *^{b}s-tuk> syuwk（兄弟中排行第三），与齿龈塞音谐声（又见 21.5.2 的讨论）；*shǎo*“少”[1149e] *^{b}s-tewʔ(-s)>syewX（少量；年少），与 *zhào*“趙”*^{b}drew-s>drjewH 谐声，与前面提到的 “叔”字有假借关系[②]。还有一种例子比较少的后世形式，即 s-, 如“少”谐声系列中的 *xuē*“削”*^{b}s-t(h)ewk(?) > sjak（削切）(比较同声符的同源词 *zhào*“趙”*^{a}dewʔ>dewX（切）), 还有 *xiǎo*“小”*^{b}s-t(h)ewʔ > sjewX（小），与上面讨论的 *shǎo*“少”谐声且同源。我暂时假定*s-前缀加*th-词根声首变成中古的 s-，*s-前缀加 *t- 词根声首变成中古的 sy-。故“小”为*^{b}s-thewʔ>sjewX，“削”为 *^{b}s-thewk>sjak。除了 s- 和 sy- 之外，还有经过与非三等相同的 *^{b}s-t->ts- 的演变，如 *zèng*“甑”*^{b}s-tɨŋ-s>tsjingH（蒸米饭的陶具），词根为“烝”*^{b}tɨŋ>tsyingH（蒸）；*jí*“即”[923a]*^{b}s-tik>tsik（接近），

①见 4.2.1.2“帚”的脚注。

② 《说文通训定声》“叔”条下录有“叔”在《诗经》里假借为“少”的例子，还提到 《白虎通义》 用“少”训“叔”的 声训。不过“叔”和“少”是否有词族关系还是有疑问的。详见 21.5.2 对“叔”的讨论。

词根为 *zhì*“至”[413a]*[b]tik-s>tsyH（到达）。也许还有 *jiāo*“椒”[1031q]*[b]s-tew>tsjew（胡椒），这个字声符与齿塞音有接触。由于经过*[b]s-t->ts- 演变的词有时候有非三等异读，如“甑”字北京念为 *zèng*，显然来自中古异读 tsongH；“椒”中古有异读 tsew，我怀疑这些字本非三等，经*[a]s-t->ts-音变后成了三等字。*s-头与浊的词根声首的结合，变为中古的 z-：*sì*“寺”[961m]*[b]s-dɨ[ʔ]-s>ziH（侍者，太监），其词根大概是 *shì*“侍”[961x]*[b]dɨ[ʔ]-s>dzyiH（随从；服侍）。齿音系列中的 *xù*“緒”[45s]*[b]s-daʔ>zjoH（继承、延续），可能与 *zhù*“著”[45n’]*[b]tra(ʔ)-s>trjoH（位次）和 *shù*“署”[45r]*[b]da(ʔ)-s>dzyoH（任命、官职）同源。可能是*s-加唇塞音的例子如 *jiàng*“匠”[729a]*[b]s-paŋ-s>tsjangH（木匠），此字的声符大概是 *fāng*“匚”[741a]*[b]paŋ>pjang（方形盛物器）[①]。*s-加词根声首*ts-好像也发展为中古的 s-，即*[b]s-ts->s-，梅祖麟（Mei 1989）认为 *xī*“膝”（膝头。中古 sit）的上古形式是*s-ts-，此词的词根为 *jié*“節”（关节），带*ts-声首。我把这两个字构拟成“節”*[a]tsik>tset：“膝”*[b]s-tsik>sit。一种可能经历*[b]s-dz->z-音变的例子是“訾”*[b]s-dzej>zje（过错。据《经典释文》对《礼记・檀弓下》“非礼之訾也”中的“訾”的音释），比较 *cí*“疵”*[b]dzej>dzje（缺陷、瑕疵）。

4.1.3　*s-前缀加鼻音的中古非三等音节

词根声首的发音部位决定了中古的发展形式。词根声首是后鼻音或双唇鼻音时，中古变为 s-，如上面讨论过的两个例子：*sāng*“喪”*[a]s-maŋ>sang（丧失），词根是 *wáng*“亡”[742a]*[b]maŋ>mjang（消失、丢失）；*xiè*“楔”*[a]s-ŋet>set（楔子；插入死人齿间的楔形木片），词根 *niè*“齧”*[a]ŋet>nget（咬、啃、嚼）。此外还有 *shuò*“朔”[769a]*[a]s-ŋak-s > soH（逆上），词根为*ŋak，同族词如 *nì*“逆”[788ce] *[b]ŋrak > ngjæk“反对”。带中缀 -r- 的中古发展为 sr-，如 *sè*“懟”[769b]*[a]sr-ŋVk>sreak（恐惧），比较 *è*“噩”[768a]*[a]ŋak>ngak（恐惧）。

① “匚”作声符的例子又如“筐”[739v]*[a]k-phaŋ>khwang（方形盛物竹器），见 9.1 的讨论。

带前鼻音的演变情况不明，我们找不到清楚的*^{a}s-n-例子。这一点颇令人惊异，尤其考虑到（a）前鼻音比后鼻音和双唇鼻音更常见，(b) 可以有把握地给好几个中古为 tsh-和 tsrh-声母的字构拟*(h)n-词根声首：*qiè*“切”（切割。中古 tshet）声符为“七”*^{b}s-hnit>tshit（鼻音参照苗瑶语和藏缅语里的汉语借词构拟）；*qiān*“千”（一千。中古 tshen），声符似乎是 *rén*“人”*^{b}nin（参见 Baxter 1992：223）；*chā*“插”（插入。中古 tsrheap），与 *nà*“納”*^{a}nɨp>nop 同源（插入）[①]。这些例子暗示*^{a}s-hn->tsh-和*^{a}sr-hn->tsrh-的音变式。不过由于没有清楚的证据，*^{a}s-n-和*^{a}sr-n 的音变仍然是个问题。按 Baxter 的解释，*^{a}s-n-变为中古的 tsh-。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即（a）*^{a}s-n-合并入*^{b}s-n->sj-；（b）*^{a}s-n-并入*^{a}hn->th-。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1.4 *s-前缀加鼻音的中古三等音节

无论词根声首的发音部位是什么，此类都变为中古 sj-。例如：*xū*“戌”[1257hl]*^{b}s-mit>swit（第 11 地支），借到 Ahom 语里为 mit（Li 1945），也是“滅”[294b] *^{b}met>mjiet(IV)（熄灭）的声符；*xiāng*“襄”[730a]*^{b}s-naŋ>sjang（除去；搬移），比较 *ráng*“攘”[730e]*^{b}naŋ>nyang（移去；偷窃）；*xiē*“辥”[289ac]*^{b}s-ŋat>sjet（纠正；控制），比较 *ài*“艾”[347c]*^{b}ŋat-s>ngjojH（治理、管理）等等。前缀 s-还可以加在清鼻音前面，如“七”[400a]*^{b}s-hnit>tshit（七。原始藏缅语*s-nis，原始瑶语*(ʔ)ɲiC），*qiè*“妾”*^{b}s-hnap>tshjep（小妻），“妾”声系里一些字与 n-有接触[②]。

---

① 多方面的证据表明“插”声系带有*n-词根：《集韵》“插”异读为 *shè*“攝”*^{b}hn[a]p>syep（握），《集韵》还把“𣪊”字解释为表示“踩踏”的 *shè*“躡”*^{b}nr[a]p>nrjep。“插入”义联系了“插”和 *nà*“納”*^{a}nɨp>nop。Baxter（1992：548）认为是从“臿”派生出来的去声字 *chuì*“橇”（重捣），其声符 *cuì*“毳”在《集韵》有（中古）nywejH<*^{b}nip-s 一读。另《释名》以 *ruì*“芮”*^{b}nip-s>nywejH（草生貌）训“毳”。我大胆地把“插、鍤、臿”构拟成 *^{a}sr-hn[i]p，把“橇”构拟成*^{b}sr-hn[i]p-s。这里的-r-表示舂谷物、栽稻秧或缝针线时的重复动作。

② *shè*“攝”*^{b}hn[a]p>syep 假借为 *shà*“翣”*^{a}sr-nap(?)>srap（羽扇）；*jiē*“椄”*^{b}ʔ-nap>tsjep（榫）、*ruì*“枘”*^{b}nip-s>nyjwejH（榫）同义；*qiè*“妾”*^{b}s-hnap>tshjep（女奴；小妻）与 *shè*“摄”*^{b}hn[a]p>syep（帮助）可能有词族关系，又见 21.6 对“小妻”的讨论。

4.1.5　*s-前缀加边音的中古非三等音节

此类在上古元音*e 或*i（有时是*ɨ或*u）的前边变为 s-，其字出现在一般的边音声系。如 *yè*“擸”[633l] *[a]s-(h)lep>sep，又音*[b]lep>yep 和*[b]m-lep>zyep（拿着点数）；*xiè*“屧”[633p] *[a]s-(h)lep>sep（鞋的衬底）；*xī*“錫”[850n] *[a]s-(h)lek>sek（锡），及同音的“緆”[850l]（细布）、“裼”[850m]（袒露上体）；*xiǎo*“篠”[1077u] *[a]s-(h)liwʔ>sewX（细竹）；*xiāo*“翛”[1077l] *[a]s-(h)liw>sew（迅飞）。在*ɨ元音前如 *sǎn*“糝”[647f] *[a]s-(h)lɨmʔ>somX（肉粥），比较 *tán*“糟”[646*] *[a]lɨm>dom（肉粥。据《说文》、《广韵》）；*sān*“三”[648ac] *[a]s-(h)lɨm>sam（三。中古元音不规则，本应为 som。又见下文 17.1）。在*u 元音前如 *xùn*“遜”[434e] *[a]s-(h)lun(ʔ)-s>swonH（退去；恭顺），比较 *dùn*“遁”[465e]*[a]lunʔ(-s)>dwonXH（退去）和 *shùn*“順”[462c] *[b]m-lun(ʔ)-s>zywinH（服从、恭顺）。在其他元音前，*[a]s-l-和*[a]s-hl-分别与*dz-和*tsh-合并。由于合并发生得较早，这些音很少出现在明确的边音谐声系列，得靠词族来判断。可能的例子如：*qí*“齊”[593a]*[a]s-lɨj>dzej（相同、相等），比较“夷”[551a]*[b]N-lɨj>yij（平坦、相同）；*zuó*“昨”[806s] *[a]s-lak>dzak（昨天），比较 *yè*“夜”[800jk]*[b]N-lak-s>yæH（夜晚），“夕”[796a] *[b]s-lak>zjek（夜晚）；*xī*“昔”[798a]*[b]s-hlak>sjek（昨夜）。*hl-的例子如 *cuǒ*“脞”[12f] *[a]s-hlojʔ>tshwaX（剁碎。形旁为“肉”），比较 *suì*“隋”[11b] *[a]s-hlojʔ>thwaX、*[b]s-hlojʔ-s>sjweH、*[b]q-hlojʔ-s>xjweH（三读均指“切碎的祭肉”）；*cǎn*“噆”[660f] *[a]s-hlɨmʔ>tshomX（口含），比较 *dàn*“嘾”[646f] *[a]lɨmʔ>domX（口含）。*cān*“參”[647a] *[a]s-hlɨm>tshom（三、三个一组）的演变见 17.1 的详细讨论。

4.1.6　*s-前缀加边音的中古三等音节

此类演变为一般边音声系中显而易见的中古的 sj-和 zj- 字。例如：*xún*“馴”*[b]s-lun>zwin（驯服）；*sì*“飤”*[b]s-lɨk-s>ziH（喂养）；*xiū*“修”*[b]s-hliw>sjuw（安排；修理）；*cì*“賜”*[b]s-hlek-s>sjeH（给予）。另注意一组相关的字：*yè*“夜”*[b]N-lak-s>yæH（夜晚），*xī*“夕”

*^{b}s-lak>zjek（夜晚），*xī*“昔”*^{b}s-hlak>sjek（昨夜），这组将在 19.3 中讨论。此外有“隨”[11g]（跟从）*^{b}s-loj>zjwe 和 *suǐ*“髓”[11h]（骨髓）*^{b}s-hloj?>sjweX，GSR 11 这个声系属边音有极丰富的外部证据[①②]。也有为数不多的变成中古的 dzj-和 tshj-，如 *xín*“鬻”*^{b}s-lem>dzjem（大锅），*shuì*“帨”*^{b}s-hlot-s>tshjweH（佩巾）。这些音有时是异读音，故 *xín*“鬻”*^{b}s-lɨm>zjim（大锅）中古汉语有异读 dzjem，可能与 *xún*“尋”*^{b}s-lɨm>zjim（加热食物）有关系；类似地，上引北京音 *cì*“賜”（给予）似乎对应于中古 tshjeH。*xín*“鬻”（大锅）可能经历了*s-l-到 dz-的变化后，归入了 GSR 660 这个咝音系列。这可能反映了方言上的情况。

4.1.7 *s-前缀加*r-和*hr-的中古非三等音节

此类相应地演变为中古的 dz-和 tsh-。中古 dz-的例子如：*cū*“粗”[46h']*^{a}s-ra?>dzaX（粗糙）[③]，比较 *lǔ*“鹵” [71ab] *^{a}ra?>luX（粗鲁、粗糙）；*zuò*“柞”[806p]*^{a}s-rawk>dzak（柞树），比较 *lì*“櫟”[1125i]*^{A}r[e,a]wk>lek（柞树）；下边一对*^{a}s-hr->tsh-的例子是 Baxter（1992：205）举的：*cǎi*“採”、“采”[942ad]*^{a}s-hrɨ?>tshojX（采摘、采集），比较 *sè*“穡”[926a]*^{b}s-rɨk>srik（收获），又，*cǎi*“採”、“采”[942ad]*^{a}s-hrɨ?>tshojX（色彩），比较 *sè*“色”[927a]*^{b}s-rɨk>srik（色彩、面色）。有关-k 尾和-?尾的交替，见 13.1.2 的讨论。“採采”带 r-音的证据有二：（a）《尚书》中表示“事务”的“采”显然是“事”[971a]*^{b}Ns-rɨ(?)-s>dzrɨH（职务、公务）的假借，（b）原始苗

① *suǐ*“髓”[11h]（骨髓），比较原始苗语*hlu$_{B}$（脑<骨髓）；*tuǒ*“隋”[11b]（切碎的祭肉），比较缅文 hlwa$_{2}$（用刀切成薄片）及缅文后起的异形词 thwa$_{2}$（用刀剁碎）；*duò*“惰”[11l]（懒），比较越南语 lɯɤ$_{i2}$（懒）；勉语 luei$_{6}$、标敏瑶语 luəi（懒），锦语 lwa:j（这显然是汉人占领南方早期泛用的一个词）。

② J. Matisoff（1992a）认为“隨”和“髓”同原始藏缅语*s-yuy（跟随）和 s-hywəy（骨髓）是同源语音对应的佳例，他没有注意到 GSR11 是个边音系列。藏缅语言的这两个词是在相当晚的时候从汉语借入的，它们的声首*s-y-和*s-hy-代表汉语上古*s-l-和*s-hl-向中古 zj-和 sj-演变的过渡状态。

③ 此字有同义的中古异读形式：tshu(<*^{a}s-hra)，Baxter 把它跟“疏”[90bc]*^{b}s-ra>srjo（稀疏）比较，有道理。

语“蔬菜”一词为*ʔrəi$_{A}$（王辅世 1979），借自汉语“菜”[942ef]*^{a}s-hrɨʔ-s>tshojH（蔬菜），汉语“菜”派生于动词“采”。另一个例子是 *cāng*“凔”[703c]*^{a}s-hraŋ>tshang（冷。中古又读 tsrhjangH），比较“凉”[755l]*^{B}Cə-raŋ>ljang（冷）。

4.1.8　*s-前缀加*r-和*hr-的中古三等音节

此类变为中古的 sr(j)-。前文提到了 *sè*“穡”[926a]*^{b}s-rɨk>srik（收获）和 *sè*“色”[927a]*^{b}s-rɨk>srik（色彩、面色）。另一例子是 *shǐ*“使”*^{b}s-rɨʔ>sriX（致使，派遣），与 *lì*“吏”*^{b}rɨʔ-s>liH（官员）同源。有时在晚期 Tsrj->Tsr 音变的作用下一些中古的 srj-变为中古 sr-（Baxter 1992），偶见 srj-~sr-交替的异读，如 *shuā*“刷”[298a]*^{b}s-rot>srjwet、srwat（擦净，刮），比较 *guā*“刮”[302n]*^{a}k-rot>kwæt（刮）；*shǐ*“纚”[878g]*^{a}s-reʔ>srjeX、sreaïX（束发的带子），比较同字的异读*^{b}re>lje（绳索）等等。

4.1.9　*s-前缀加(h)w-词根声首

此类组合演变为中古 s-和 z-两个形式。我照惯例假定中古 s-源于上古*s-hw-，中古 z-源于上古的*s-w-。大多数情况下，中古形式为三等音节，不过明显的例外如 *sǔn*“損”[435a]*^{a}s-hwɨn(?)>swon（减少；损坏），这个字在 4.2.1.1 中讨论。

*^{b}s-w->z-演变的例子如 *xuán*“旋”[236a]*^{b}s-w[e]n>zjwen（回转），其词根可能是*wen，同根词又如 *huán*“還”[256hm]*^{a}wren>hwæn（转回，返回）；又如 *xuán*“還”*^{b}s-wen>zjwen（敏捷，迅速），比较 *huán*“懁”*^{a}wren>hwæn（敏捷）。

*^{b}s-hw->s-演变的例子如 *suì*“歲”[364ae]*^{b}s-hwat-s>sjwejH（年）。梅祖麟认为此字与 *yuè*“越”*^{b}wat>hjwot（过）同源；*xuān*“宣”[164tv]*^{b}s-hwar>sjwen（扩散、宣扬），与 *huàn*“奂”[167b]*^{a}hwar-s>xwanH（离散）同源[①]。

① “渙”的-r 尾据《诗经》287.1B 的押韵。同韵的 *nán*“難”为*^{a}nar>nan。

	中古非三等		中古三等	
	不送气	**送气**	**不送气**	**送气**
*s-+不送气塞音	ts- 曾載挾 s- 掃	tsh- 摧戚	sy- 適室賞叔書 tsj- 甑即匠	s- 削小
*s-+送气塞音	dz- 寂濽造		zj- 寺緒頌	
*s-+塞擦音	s- 搔碎		sj- 膝睟 zj- 訾	
*s-(h)m-, *s-(h)ŋ-	s- 喪楔	？	sj- 戌辟	？
*s-(h)w-	？	s- 損	zj- 旋還旬	sj- 歲宣
*s-(h)n-	？	tsh- 切千	sj- 襄絮隼	tshj- 七妾
*s-(h)l-	s- 揲屧錫篠脩(*i,*e)；糝三遜；dz- 齊昨	tsh- 脞嚼參	zj- 隨夕馴鬻飼 dzj- 燂鬻	sj- 髓昔修 tshj- 銚賜(官话)帨鍚
*s-(h)r-	dz- 粗柞	tsh- 採采凔粗	sr(j)- 穡色使疏纚刷	

表-16 上古带*s-前缀的复辅音到中古的发展

从表 16 中可以看到，*s-前缀与响音的组合分成两组：与钝响音（舌根音和唇音）的组合演变为中古 s-；与锐响音（舌前音和舌面音）的组合演变复杂，但非三等常变为 dz-和 tsh-。*^{a}s-hr-到 tsh-的变化上古已经发生。位于今天河南的蔡国，西周铭文写作 *shā*“殺”[319d]*^{ʔ}s-r[a]t>sreat（杀死），后来战国时期的铭文则作“蔡”[337i]。从 GSR 319（殺）谐声系列转到了 GSR 337（祭）系列。这可能表明了塞擦音声母 tsh-的产生。

我们尚找不到 s-前缀在汉语方言中清楚的残留形式。侯精一（1989：213）描写了山西晋语平遥话中表示相互作用的“副词”*sī*“厮”sʌʔ-，它可出现在 “厮打”（互相打）、“厮骂”（互相骂）等形式

中的动词前边。他认为本字是思必切的“厮”（中古 sit），一些唐五代诗文中“厮”义为“互相”。此一形式也许跟下面讨论的表示方向的*s-前缀有关。

4.2　*s-前缀的功能

4.2.1　派生动词功能（verb-deriving）

我将以梅祖麟（Mei 1989）有见地的讨论为起点。梅祖麟基于 Conrady（1896）的分析，举例支持*s-有“使动化”（causative）和“名谓化”（denominative）的功能。他还增加了另一条功能，即“指向”（directive）功能，与 Wolfenden（1929）举的藏缅语“指向”功能类似。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梅的*s-解释许多中古汉语形式，包括了一些我视为反映上古不带*s-的清鼻音的形式，下文把他的那些在我的系统里也带*s-前缀的例子重写一遍。

4.2.1.1　使动化功能（causatives）

作为*s-前缀使动功能的证据，梅祖麟举了下面的两对词：

- *shùn*“顺”*^{b}m-lun-s>zywinH（顺从）：*xún*“驯”*^{b}s-lun>zwin（驯[马]）
- *shí*“食”*^{b}m-lik>zyik（吃）：*sì*“飼”*^{b}s-lik-s>ziH（喂）

尚不能肯定“饲”的使动义是否是*s-前缀所致，因为后缀*-s 有时也具有使动功能[①]。不过还能再找到一些例子：

- *shù*“述”*^{b}m-lut>zywit（跟随）：*xù*“訹”*^{b}s-hlut>sjwit（引诱）
- *tiáo*“條”*^{a}liw>dew（有秩序）：*xiū*“修”*^{b}s-hliw>sjuw（管理、修理）
- *dēng*“登”*^{a}tiŋ>tong（走上）：*zēng*“增”*^{b}s-tiŋ>tsong（增加）
- *yǔn*“隕”*^{b}wrin>hwinX（坠落）：*sǔn*“損”*^{a}s-hwinʔ>swonX（减少）

① 参见 Downer（1959）的（c）类。又见本书 13.1.1。

复合词“增损”*[a]s-tiŋ [a]s-hwinʔ>tsong swonX 是由后两对带*s-前缀的形式构成的，这支持此二词具有平行的形态结构[①]。尽管保险的例子的数量不是太多，*s-前缀的使动功能看来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4.2.1.2 名谓化功能（denominatives）

在 Conrady（1896）的基础上，Schuessler（1974）和梅祖麟（Mei 1989）认为 s-前缀有从名词派生动词的功能。在目前的体系里 Schuessler 所有的例子跟 Mei 的大部分例子都没有构拟*s-前缀，下边这些可视为从名词派生动词的情况：

- *lì*“麗”*[a]re(ʔ)-s>lejH（一对）：*sǎ*“灑”*[a]s-reʔ>sreaïX（分、分布）
- *lì*“吏”*[b]riʔ-s>liH（官吏）：*shǐ*“使”*[b]s-riʔ>sriX（命令、派遣）
- *zhǒu*“帚”*[b]tuʔ>tsyuwX（箒帚）[②]：*sǎo*“掃”*[a]s-tuʔ>sawX（打扫）

4.2.1.3 指向功能（directives）

梅祖麟认为，指向功能的*s-前缀派生出“被用来指向外部情况或他人的动作或状态”的功能。他的例子如：

- *yì*“易”*[b]lek>yek（交换）：*cì*“賜”*[b]s-hlek-s>sjeH（给予）
- *niǔ*“忸”*[b]nruk>nrjuwk（害羞）：*xiū*“羞”*[b]s-nu>sjuw（羞愧）
- *èr*“二”*[b]ni[jt]-s>nyijH（二）：*cì*“次”*[b]s-hni[jt]-s>tshijH（第二）

还可找到一些例子。下面是 Bodman（1969：332，336）*st(h)->ts(h)-音变的例子：

- *zhé*“謫”*[a]trek>treak（责备、惩罚）：*zé*“责”*[a]s-trek>tsreak（责备）
- *tuī*“推”*[a]thuj>thwoj（推）：*cuī*“催”*[a]s-thuj>tshwoj（敦促）[③]

---

① 此复合词曾见于《史记·吕不韦传》“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② 此形式本来可能是*[b]t-puʔ（参见 21.6），在上古汉语时期词根音首被前缀所替换，后来才加*s-前缀派生为“打扫”义。
③ 巧的是《诗·大雅·云汉》两词并出：“则不可推。……。先祖于摧。”

4.2.1.4　起始体功能（inchoatives）?

Sagart（1994c）认为 s-可让动词多带一个起“致使”或“受益”或“工具”等情景作用的论元（argument），这与某些非洲语言里的使用 (applicative) 词缀很相似。这一概括是在使动和名谓化的基础上提出的。不过有时*s-从动词派生动词，所派生出动词的价（valency）却并不增加，这时*s-的功能似乎是变为词根所表示的状态：

- *wù*“悟”、“寤”[58j]*^{a}ŋa-s>nguH（醒着）：*sū*“蘇”*^{a}s-ŋa>su（苏醒；使醒来）

上例“蘇”声符为 *yú*“魚”*^{b}ŋa，故拟ŋ-。

- *míng*“明”*^{b}mraŋ>mjæng（光，亮）：*shuǎng*“爽”*^{b}s-r-maŋ(ʔ)>srjangX（亮），此义尤用于复合词“昧爽”（黎明）。

“爽”带 m-词根声首反映在康王时期（约公元前 1000 年）的铭文里，铭文“昧爽”写作“昧喪”[①]（此“喪”清楚地带“亡”声符）。这个词的词根很可能是“明”*^{b}mraŋ>mjæŋ（明亮）这个词本身。《说文解字》用“明”训“爽”。“爽”在《诗经》里两次都押平声韵，中古的上声调可能后起。如果这样，“爽”*^{b}s-rmaŋ 本义为“黎明”[②]。

- *yòu*“褒”*^{b}lu(ʔ)-s>yuwH（谷物高大貌）：*xiù*“秀”*^{b}s-hlu(ʔ)-s>sjuwH（谷物抽穗开花）

对最后一对词的进一步讨论，见 22.2.1。

---

① 见 Schuessler（1987：570）

② 另一对平行的例子是“夜”*^{b}N-lak-s>yæH（夜晚）和“夕”*^{b}s-lak>zjek（傍晚、从日落至星出的时间）。“夕”与词根*lak 的关系，正如“爽”（黎明）与“明”（明亮）的关系。

4.2.2　派生名词功能（noun-deriving）

有不少例子反映 s-从动词派生名词，例如：

- *zhēng*“烝”*^{b}tiŋ>tsying（蒸）：*zèng*“甑”*^{b}s-tiŋ-s>tsingH（蒸米饭用的陶具）
- *yì*“拽”*^{b}lat(-s)>yet、yejH（拉）：*xiè*“紲”*^{b}s-hlat>sjet（缰绳）
- *niè*“齧”*^{a}ŋet>nget（咬；啃）：*xiè*“楔”*^{a}s-ŋet>set（楔子；死者齿间的木片）
- *shè*“射”*^{b}m-lak-s>zyæH（射箭）：*xiè*“榭”*^{b}s-lak-s>zjæH（射台）
- *shì*“侍”*^{b}di(ʔ)-s>dzyiH（陪同；侍奉）：*sì*“寺”*^{b}s-di(ʔ)-s>ziH（仆从，太监）
- *shí*“食”*^{b}m-lik>zyik（吃）：*sì*“食”*^{b}s-lik-s>ziH（食物）

第五章 *N-前缀

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清浊交替是上古汉语显著的形态现象。一般认为，及物动词带清辅音声母（无论声母送气还是不送气），通过辅音声母的浊化派生不及物动词。Pulleyblank（1973）提出此类不及物动词是加 *ɦ- 前缀派生出来的，声母的浊化是向*ɦ-同化的结果。他暗示这个前缀跟藏文小 a（a-ch'ung）同源，认为藏文小 a 的音值也是 ɦ-。Baxter（1992）从此说。传统上认为只有带清塞音声母的词根才有此形态变化，然而各种词根都有可能参与这种形态变化，所以用前缀来解释更为合适。

不过，即使承认藏文的小 a 就是 ɦ-[①]，也难以在其他藏缅语里找出形式上和功能上可供比较的证据，从而构拟出原始藏缅语不及物前缀 *ɦ-。藏缅语不及物前缀通常是鼻音，参见 Wolfenden（1929：viii，30）的“非主动性不及物动词”（inactive intransitive）m- 前缀和下文所讨论的嘉戎语前缀。我在 Sagart（1993f）中提议把此前缀写成 N-，代表同化为与其后辅音同部位的鼻音。塞音前的 N-可视为鼻冠音。我认为 N-与其他前缀不同，它跟其后的辅音结合紧密，因而没有松散结合的前缀变体。基于同一理由，我认为在带 N-前缀的词里，中缀的位置是词根声首的后边，这跟在不加缀的词中出现的位置一样。

属藏缅语的嘉戎语有一个表示不及物的鼻音前缀 N-，同化为与其后清辅音同部位鼻音，与我们为上古汉语设想的情形相同。下边是一些例子（林向荣 1993：193）：

- ka-tʃop（点燃）：kə-ndʒop（着火）

① 好几位学者认为小 a 写在词左边且尤其在现在时的动词中代表鼻冠音。有关早期的转写及借词的证据见 Beyer（1992：47，注 10）。一些藏语方言也反映小 a 为鼻冠音。

- kɐ-p’ak（劈开）：kə-mbɐk（裂开）
- kɐ-tɕ’op（弄破）：kə-ndʑop（破）
- kɐ-klɐk（抹去，打击）：kə-ŋglak（脱落）

汉语的例子如：

- *jiàn*“見”*[a]ken-s>kenH（看见）：*xiàn*“現”*[a]N-ken-s>henH（出现）
- *fù*“覆”*[b]phuk>phjuwk（颠倒）：*fù*“復”*[b]N-phuk>bjuwk（返回）
- *bié*“别”*[b]p-ret>pjet(III)（分开[及物]）：*bié*“别”*[b]Np-ret>bjet(III)（离别）
- *zhé*“折”*[b]tat>tsyet（折断、使弯）：*shé*“折”*[b]N-tat>dzyet（弯曲）
- *bài*“敗”*[a]prat-s>pæjH（打败）：*bài*“敗”*[a]N-prat-s>bæjH（失败）
- *zhòng*“中”*[b]truŋ-s>trjuwngH（击中）：*zhòng*“仲”*[b]N-truŋ-s>drjuwngH（在中间；排行在中间的兄弟）
- *shǔ*“屬”*[b]tok>tsyowk（聚集）：*shǔ*“屬”*[b]N-tok>dzyowk（连接）
- *jiě*“解”*[a]kreʔ>keaïX（解开）：*xiè*“解”*[a]N-kreʔ>heaïX（不紧）
- *jiá*“夾”*[a]krep>keap（夹住）：*xiá*“狹”*[a]N-krep>heap（窄小；夹在中间）

我在 Sagart（1994b：280）中举了苗瑶语的例子，作为把 Pulleyblank 的前缀重新解释成同化为与词根辅音声首同部位的鼻音的证据。这里简略重述一下，同时加进去一些新的资料。

Downer（1973：14~16）研究了属于瑶语的勉语，他举了一些勉语里的汉语借词例子：

- tsheʔ$_{7}$（<*tsh-。拉倒，拆毁）：dzeʔ$_{7}$（<*ntsh-。裂开）
- khai$_{1}$（<*kh-。及物：开[门]）：gai$_{1}$（<*ŋkh-。不及物：开[心]；开[花]）[①]
- gaat$_{7}$（<原始瑶语*ŋkh-。渴）

① 原始瑶语声母为送气音，可从 Huei Sai Mun 语的gɔːi$_{1'}$（开花）和gaːt$_{7'}$（渴）的声调看出来（David Strecker，个人交流）。

汉语对应的词是 *chè*“圻”（中古 thræk）、*kāi*“開”（中古 khoj）和 *kě*“渴”（中古 khat），Downer 认为这些词是勉语最早的一层汉语借词[①]。依 Downer，“渴”的白苗同源词为 nqhe$_7$（渴）。为了解释两个勉语词对的交替，Downer 假定原始瑶语有个鼻音前缀（鼻冠音），可以派生不及物动词。他也发现最好的前缀例子是汉语借词，却不知如何来解释。Downer 还设想原始苗瑶语也有这一前缀，这样便可以解释苗语支的情况：（a）白苗话里表示“渴”的同源词，（b）白苗话里下面这对词：

- qe$_4$（低。<原始苗语*ɢa$_B$）：nqe$_4$（下去。<原始苗语*ŋɢa$_B$）

其实这一对词也是从汉语借入的，与汉语表示“下来”的 *xià*“下”*^{a}(N-)graʔ>hæX 对应[②]。《广韵》“下”有“低”义，闽南话里也有“低矮”义（见陈章太、李如龙 1991）。还有一个在语音上跟这对词很平行的例子：*jià*“價”（价钱。中古 kæH）：原始苗语*Nqa$_B$（价钱。王辅世 1979）。这是苗瑶语从汉语中借入的商业词汇（见 28.3）的一部分。因此这些词对所反映的形态不必构拟在原始苗瑶语里边。

Martha Ratliff（个人交流，1993）热心地提供了另一对白苗语的词：

- tshia$_1$（新，新鲜，明亮。<*tsh-）：ntshia$_1$（清新，新鲜。<*ntsh-）

这也是汉语借词。对应的汉语词是：

① 表示“开”义的词提供了借词年代判定的依据：上古表示“开”的词主要是“啟”（*^{a}khijʔ），据《经典释文》，此字在公元前 140 年景帝死后讳。后以“啟”的并不常用的同义词“開”（*^{a}khïj）代替。故苗瑶语借“開”一词可能不早于前 140 年。

② 尽管 nqe$_4$（下来）是不及物动词，其词根为状态动词“低”，不能肯定汉语的形态是否与苗瑶语的例子相同。也许汉语早期带的是 m-前缀，而不是 N-前缀。

- *qīng*“清”（清，纯，亮。中古 tshjeng）：*xīng*“星”（夜晚天晴。中古 dzjeng）[①]

看来苗瑶语带有形态功能的鼻冠音的词对多为汉语借词[②]。原始苗语和原始瑶语也带有浊塞音声母，说苗瑶语的人本可以用那些浊音来转译汉语借词。简单的解释便是在借汉语词的时代，借入的就是鼻冠音。借词之后，汉语鼻冠音使其后的清塞音浊化，中古音里完全看不到鼻冠音了。我曾经说过*N-前缀也出现在*l-前边，*^{a}N-l-和*^{b}N-l-（与*^{a}l-和*^{b}l-一样）分别演变成中古的 d-和 y-。尽管从中古汉语中“看不到”*N-加 l-的情形，外语借词中却偶有反映，见 3.2.4.2。

正如可预料到的那样，即使没有最小的对子，苗瑶语的鼻冠音同样支持我们对上古汉语所构拟的*N-。*zhòng*“仲”*^{b}N-truŋ-s>drjuwngH（次位居中），*jú*“局”*^{b}N-khok> gjowk（弯下，弯曲的），*qǔ*“曲”*^{b}khok>khjowk（弯，弯曲的），*jué*“掘”*^{b}N-khut> gjut（挖出[土]，比较表示“掘出”的 *kū*“堀”*^{a}khut>khwot）等词，可找到“原始苗瑶语”ŋʈɐŋ$_{A}$（中间）、*ŋkhok（弯曲，弯曲的）、*ɲtɕet（掘出）的支持证据（王辅世、毛宗武 1995：214，273，303）。

尽管鼻冠音表示不及物是常见的情况，及物动词似乎也有带 N-的：*xié*“挟”（握持）在《礼记·曲礼》带直接宾语：“挟之”。据《经典释文》，“挟”音当为*^{a}N-kep>hep。“原始苗瑶语”也有鼻冠音证据：*ɲtɕap（用筷子夹。见王辅世、毛宗武 1995：273）。

Baxter（1992）里的*N-前缀与这里讨论的前缀不同，他用*N-来解释同部位鼻音和塞音交替的谐声系列，如 *niǎn*“碾”（碾压。Baxter *Ntrjenʔ>nrjenX），*zhǎn*“展”（展开。Baxter *trjenʔ> trjenX）；*yuán*“元”（头，主要的。Baxter *Nkjon>ngjwon），*guān*“冠”（帽子。

① 这个字现在写为 *qíng*“晴”（天晴）。

② M. Ratliff 还提供了另外两个白苗词对：kauʔ$_{8}$（十）（<原始苗语 D 调的*gə，源于汉语“十”*^{b}gip）：ŋkauʔ$_{8}$“二十”，后者实为“二十”*^{b}nij-s *^{b}gip 的紧缩形式，在结构上与客家话从 nyi-sip（二十）紧缩为 nyip 的形式相同。她还引了一对：qhua$_{3}$（干的）：Nqhua$_{1}$（干旱；旱地），不过这不是最小的对子，虽然两个词似乎有联系，但不清楚这种联系是怎么样的。

Baxter *kon> kwan）。我倾向于从“头”派生出“帽子”，故把“元”构拟成*^{b}ŋon>ngjwon，而“冠”则构拟成*^{a}k-ŋon>kwan。由于上古汉语有*t-词缀，“碾”可构拟成*^{b}nrenʔ>nrjenX，“展”则可构拟成*^{b}tr-nenʔ>trjenX。Baxter & Sagart（1998）里用的就是现在这种构拟法。

第六章 *m-前缀

6.1 *m-的构拟

Maspero（1930）、Benedict（1972：97）、Schuessler（1976：61）和 Unger（1985）都构拟了*m-前缀，他们的依据是类似下边这样的谐声：*jiū*“摎”（绞结。中古 ljiw）与 *miù*“繆”（绞结。中古 mjiw），*lìng*“令”（命令。中古 ljengH）与 *mìng*“命”（命令。中古 mjængH）。尽管这些交替肯定地支持*m-前缀，但是像“令”与“命”之类在周代典籍及铭文中大量混用的情况，不像是同一词族中一个带前缀一个不带的情形，更像是都带前缀的同一个词，而一个读作轻重格形式，另一个是熔合式，即*^{b}mə-reŋ-s 和*^{b}m-reŋ-s，头一个形式中的前缀后来脱落了。

在流音声母*l-和*r-前，*m-前缀可以看出来。词根声首*l-前，一、四等音节的演变式为*m-l->m-，三等的演变式为*m-l->zy-。三等音变是 Schuessler（1989）首次发现的，外部证据如下：

- *shú*“秫”*^{b}m-lut（黏黍）：原始苗语（王辅世 1979）*mlə$_{D}$（黏 [稻]）
- *shé*“舌”*^{b}m-lat（舌头）：原始苗语（王辅世 1979）*mblei$_{D}$（舌头）
- *shí*“實”*^{b}m-lit（果实）：泰语 let，mlet，ma-let（颗粒）

Schuessler 还比较了 *shí*“食”*^{b}m-lik（吃）和原始藏缅语（Benedict 1972）的*m-lyak（舔）。下边的对子是三等与非三等演变的对比：

- *mào*“貿”[1114jk]*^{A}m-lok-s>muwH（贸易）：*shú*“贖”[1023t]*^{b}m-l[u]k>zyuwk（赎回）

- *mén*“捫”[441e]*[a]m-lun>mwon（捂）：*shùn*“揗”[465c]*[b]m-lun?(-s)>zywinXH（抚摩）

*[a]m-lun>mwon（捂）这个应该是在*ml->m-之后带上了“門”声符。

在词根声首 r-前面，*m-演变为中古 m-。我设想此一演变与词根声首后加中缀-r-相同，即无论在中古二等还是中古重纽三等音节中都变成 m-。重纽三等与非 r-词根的词有词族关系的，构拟成*[b]mr-C-，例如：

- *mì*“密”*[b]mr-lit>mit（Ⅲ）（稠密。中缀可能加强程度），比较 *shi*“實”*[b]m-lit>zyit（坚实），见 9.2.1。

*m-出现在其他声母前的命运尚不清楚。临时性地，我只为中古为 m-或 zy-的词保留*m-前缀的构拟，其他所有的有词族关系且与清阻塞声母交替的浊阻塞音声母词，无论是不是不及物动词，一律构拟为 N-前缀。

一些南方方言中口辅音与鼻辅音交替的情况大概与此前缀有关。Downer（1973:4）提到粤语本为清塞音声母的地方有时却是高调的鼻音声母，如 *bō*“剥”*[a]p-rok>pæwk，粤语 mɐk$_7$（剥）；*bò*“擘”*[a]prik>peak，粤语 maːk$_7$（掰开）。这些词通常并不是不及物动词。有时可找到最小对子，如 tɪk$_7$和 nɪk$_7$（均指“拿起”），见下文的讨论。高调的鼻音声母可能反映早期带鼻冠音的清塞音，以上两例的声母当为 mp-。

我们从熊正辉（1980：72）的赣方言南昌话里可以找到一些形似的对子。Sagart（1993：117~118）把这些对子看作南昌话里最早层次里带鼻冠音的证据（n>l 是南昌话的规则音变）：

- tia$_3$（不听话）：lia$_1$或ȵia$_1$（任性；撒娇）
- pi$_1$（讽刺；恫吓）：mi$_1$（意思同前）
- phiɛ$_3$擘（用手掰成两片或多片）：miɛ$_3$（意思同前）

最后一例也可以在客家话里找到：

- pak$_7$（掰成碎片）：mak$_7$（打开；掰开）

上引粤语 maːk$_7$（掰开）、南昌话 miɛ$_3$（掰开）和客家话 mak$_7$（打开；掰开）同源。可能*m-前缀是苗瑶语里带鼻冠音的汉语借词的来源之一，另一来源是汉语带 N-前缀的词。前文提到白苗语的词对 qe$_4$（低。<原始苗语*ga$_B$）：nge$_4$（下去。<原始苗语*ŋga$_B$）可能涉及 m-前缀（见第 5 章及该章脚注）。可能的例子又如：

- 原始苗语（王辅世 1979）*mpou$_C$（穿上[衣]）：*pī*“披”（中古 phje[III]）
- 原始苗语（王辅世 1979）*mpʑa$_B$（补[锅]）：*bǔ*“補”（中古 puX）

如果苗瑶语鼻音反映的是汉语轻重格形式中的鼻音前缀*mə-，那么汉语形式当为 *pī*“披”*^{b}mə-phraj 和 *bǔ*“補”*^{a}mə-paʔ。后一词在闽西北部方言里带软化辅音声母，从汉语内部证明此词带轻重格前缀（见 3.1）。

6.2 *m-的功能

6.2.1 动词里的*m-前缀

上古汉语*m-前缀加*l-词根声首的例子又如：

- *shùn*“順”*^{b}m-lun(ʔ)-s>zywinH（顺从）
- *shú*“贖”[1023t]*^{b}m-l[u]k>zyuwk（赎回）
- *shè*“射”*^{b}m-lak-s>zyæH（射箭）

最后例又指“射手”。*lái*“來”是 *mài*“麥”*^{a}m(-)rɨk>meak（麦子。参见 22.3）的本字，可能也带轻重格前缀：*^{a}mə-rɨ>loj，这一前缀结合松散，后来脱落了。

动词中的 m-前缀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似乎脱落得无影无踪了，但在上古汉语 《诗经》 中有一例轻重格前缀的罕见的记录（见 W. Behr 1994）：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诗・大雅・文王》）

此句中的 *niàn*“念”*[a]nem-s>nemH（记住）前面是通常表示否定的“無”*[b]ma>mju，毛训清楚地排除了否定含义：“無念，念也”[①]。从而证明我们把上引的“無”视为松散结合的前缀*[b]mə-的看法是正确的。《诗经》 里的这段话是口语风格。

动词中的*m-前缀的功能难以确定。可构拟出带*m-前缀的动词多是动作动词（action verb，不过表示“稠密”的“密”*[b]mr-lit>mit(III) 和表示“牢固”的“實”*[b]m-lit>zyit 却是状态动词）。如果把*m-前缀限制在*l-前的那些相对可靠的词例中，*m-动词则表示由有意图的施事控制的动作（controlled actions by volitional agents）：*shùn*“顺”*[b]m-lun(ʔ)-s 的词根是*lun（跟随）[②]，通常表示自愿顺从而不是被迫地顺从（比较 *xùn*“馴”*[b]s-lun，通常指驯服动物），可以解释为“自愿跟随”；“射”（射箭）词根为*(h)lak（释放，放开）。不过词族中其他成员[③]却显示施事对受事并无多大兴趣。在“射”中，施事瞄准并射中目标，这个动词的意思可以解释为“有意图地释放”；同理，*shú*“贖”（词根是*l[u]k，同根词如 *yù*“賣”[1023ab]*[b]l[u]k>yuwk [售]），施事不是普通的购物，赎回的可能是人的性命。

这种控制的或有意图的意思至少有方言上的证据。在清塞音声母与高调鼻音声母交替且意思上有差异的少数例子中，带鼻音声母的词似乎更具意图性，下面讨论两对词，一对是南昌话的，一对是粤语的。

下例中南昌话 t-声母同高调中的 l-（<高调中的 n-）声母对应：

---

① 《尔雅》也有一句显然解释上引《诗经》的句子，但有小异：“勿念，勿忘”。

② 同源词有：*xún*“循”[465f]*[b]s-lun>zjwin（跟随）；*xún*“馴”[462f]音同前字（顺从）；*xùn*“遜”[434e]*[a]s-(h)lun(ʔ)-s>swonH（退却，顺从）。

③ *shì*“釋”[790l]*[b]hlak>syek（放开）；*shè*“赦”[793d]*[b]hlak-s>syæH（释放，赦免）；*xiè*“謝”*[b]s-lak-s>zjæH[807g]（拒绝）。

- tia$_5$（不听话）：lia$_1$（撒娇）

在这一词对中，第二个表示带意图的行为，需要使全部的愿望得到满足。第一个则在这方面更中性一些：不听话的人没有服从命令，但并不一定带有什么意图。

粤语里与塞音声母交替的高调鼻音声母的例子如 **tɪk**$_7$ 和 **nɪk**$_7$（均指“拿”）。据 Cathy Wong 博士（个人交流 1993、1998），带鼻音声母的词跟带塞音声母的词尽管在“意图”方面没有什么差别，却用力更大，控制更强。

下面两个句子都可以接受（声调略）：

k^{h}œy	tɪk	hei	tʃœŋ	ji
佢	tik	起	张	椅

（他提起那把椅子）

k^{h}œy	nɪk	hei	tʃœŋ	ji
佢	口	起	张	椅

（他提起那把椅子）

两句话几乎同义，然而第一句用 **tɪk**，动作需要较小的力气。如果明确表示为嬉戏或不需要用力的动作，则只能用 **tɪk**，不能用 **nɪk**。

k^{h}œy	jɐt	tʃɛk	sɐutʃi	tɪk	hei	tʃœŋ	ji
佢	一	只	手指	口	起	张	椅

（他用一个手指就把那把椅子拿起来了）

由于带有“不用力”的语义，**tɪk** 便不适于表达端水杯或端碗而不让里边的东西溅洒出来这类动作。一般用 **nɪk** 表示此类动作：

nɪk	hei	ko	pui

口　　起　　个　　杯
（把那个杯子端起来）

nɪk　　wun　　thɔŋ　　pei　　k^{h}œy
口　　碗　　汤　　畀　　佢
（端一碗汤给他）

用 tik 的话，就可能带有不经心以及会洒出的含义。

上引《诗经》中的“無念”*^{b}ma-nem-s（记住！）暗示*m-前缀另一功能（可能源于前一功能），即义务(deontic)功能和祈使(imperative)功能。这一假设可以让我们区别上古汉语塞音与鼻音交替的否定词：*fú*“弗”*^{b}put>pjut（没有，不）和 *wù*“勿”*^{b}mut>mjut（不要……，不能，不应当），正如释义所示，后者主要用于祈使。几乎可认肯定不表示祈使的 *fú*“弗”*^{b}put>pjut 与 *fú*“茀”*^{b}put>pjut（除去）同源[①]。Schuessler（1987：175）引用德语中相似的例子 ver**nicht**en（消灭），提出动词“茀”是“弗”（使不存在）的使役式；但是正如 Payne（1985）所描述的，否定词在类型上一般源于“结束”之类含义的动词，因而我更倾向于相反的、更有普遍性的解释：否定词“弗”是动词“茀”语法化了的形式。于是可以假定 *wù*“勿”*^{b}mut>mjut 最早的前上古来源是动词 *fú*“茀”*^{b}put（除去）语法化形式加上前缀*m-：*^{b}mə-put，后来（不规则地）合并成*^{b}mut。这样便解释了“弗”没有而“勿”所具有的祈使义。商代铭文已经有这两个否定形式，故上述演变当发生在更早的时期。

wú“毋”*^{b}ma>mju 和 *bù*“不”*^{b}puʔ>pjuwX 这两个否定词也有时被认为有与上述两个否定词类似的区别，但要从语音上证明这两个词同源，还是颇费周折的。

① 丁声树（1935）认为“弗”是“不之”的合音。此说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弗”可以否定带“之”以外的其他宾语的动词。

6.2.2　名词中的*m-前缀

名词中有两类不同的*m-前缀，第一类与相应的动词前缀对应，似乎是施事名词，如上文讨论过的“射”*^{b}m-lak-s（射手），对应的动词义为“射箭”。其他的例子如：

- *mù*“牧”[1037]*^{b}mr-luk>mjuwk（放牧；牧人），词根*luk（养育），还出现在 *yù*“育”[1020a]*^{b}luk>yuwk（养育），*xù*“畜”[1018a] *^{b}q(r)-hluk(-s)>xjuwk、xjuwkH 和*^{b}hlruk(-s)>trhrjuwk、thrjuwH（饲养；家畜）。必须假定“牧”带中缀-r-，不然中古当为 zy-声母，这里中缀的含义是涉及众多参与者（家畜）的动作[①]。
- *shù*“鉥”*^{b}m-lut>zywit（[穿针引线>]引导；针）。词根*lut（跟随）出现在 *duì*“隊”[526f] *^{a}lut-s>dwojH（军队[从命者]），*yù*“聿”[502a] *^{B}(Cə)-lut>ywit（随着，于是），*yù*“遹”（507bd）*^{b}(Cə)-lut>ywit（遵循）。
- *chuán*“船”[229ef]*^{b}m-lon>zywen（船[沿河走的工具]）。此词 27.2 有讨论。

第二类前缀出现在小动物名称中[②]。一种对庄稼有害的昆虫名字带*m-前缀，有同源异形词形式：（a）熔合式的单音节：*míng*“螟”[841d]*^{a}m-leŋ>meng，（b）可能记录了轻重格前缀的叠韵词：*míngléng*“螟蛉”*^{a}mə-leŋ。泰语也有基本相同的交替式：ma-lɛɛng$_{A2}$、mɛɛng$_{A2}$（昆虫），这显然是汉语早期借词。其他汉语例子如 *mǐn*“黽”*^{b}mr-liŋʔ> minX(III)（蠠蜉），*yú*“蝓”*^{b}lo>yu、*^{b}m-lo>zyu（蜗牛），*shé*“蛇”*^{b}m-laj> zyæ（蛇）。

这一前缀仍然以轻重格形式出现在现代官话“螞蚱”、“馬蜂”、“螞蟥”、“螞蟻”等好几个小动物的名称里。南方方言里也能找到：福州 ma$_{31}$ u$_{52}$（蜻蜓），广州 ma$_{23}$ khɔŋ$_{21}$ lɔŋ$_{21}$（螳螂），保安粤语 ma$_{21}$

① 此词在《诗经》里押-ik 韵，见 Baxter（1992）注 352。有必要假设《诗经》方言中“牧”不带中缀，如表-14 所示，上古汉语*^{b}mr-luk 通常在《诗经》中保持圆唇元音。

② 也有证据表明部分谷实和水果名称也带*m-前缀：*shèn*“葚”*^{b}m-limʔ>zyimX（桑实），*shí*“實”*^{b}m-lit>zyit（谷物），*shú*“秫”*^{b}m-lut>zywit（黏黍）。

tsɐu$_{55}$ sy$_{11}$（蝙蝠）（詹伯慧、张日昇等 1987~1990），从化客家话 ma$_{44}$ sam$_{35}$（蝉）。由于这个前缀出现在上引 *mǐn*“黽”（蠠蜸）谐声系列中，表示“苍蝇”的“蠅”可能曾经有过轻重格前缀*m-，后来脱落了。这个词我构拟为*^{b}(mə)-liŋ>ying。不过，这个前缀一定在某些方言里保留得久一些，江西西南部的大余和永新话表示“苍蝇”的词还保留着 l-声母：大余 vu$_{1}$ liəŋ$_{2}$，永新 lɛĩ$_{2}$ li$_{0}$。江西中部偏东的弋阳话“苍蝇”是ɲin$_{2}$，不规则的鼻音声母也许是上古汉语 m-前缀的演变所致。

第七章 *p-前缀

Maspero（1930，1952：593）提出*p-前缀假设，其依据是类似下列交替的词例：

- *lǐn*“廩”[668c]*^{B}Cə-rimʔ>limX（粮仓），“稟”[668a]读音同前（口粮）：*bǐng*“稟”[668a]*^{B}p-rimʔ>pimX(Ⅲ)（配给口粮）。
- *líng*“凌”[898f]*^{b}riŋ>ling（冰）：*bīng*“冰”[899b]*^{b}p-riŋ>ping（冰）[①]。

还可增加一些例子：

- *liè*“列”[291a]*^{b}ret>ljet（行列；分开）：*bié*“别”[292a]*^{b}p-ret>pjet(Ⅲ)（分开）
- *luàn*“亂”*^{a}ron-s>lwanH（无秩序；扰乱）：*biàn*“變”*^{b}p-ron-s>pjenH(Ⅲ)（变化、改变）
- *xiǎng*“亨”[716a]*^{a}Cə-hraŋ>xæng（通达）：*pēng*“烹”[751a]*^{a}p-hraŋ>phæng（煮）
- *lù*“录”[1208a]*^{a}Cə-rok>luwk（刻木）：*bō*“剥”[1228a] *^{a}p-rok>pæwk（切割；剥皮）

后两对的词族关系尚不能肯定下来，但谐声反映出的*p-前缀也可找出一例书证：《诗・小雅・楚茨》“或剥或亨”（切[肉]的切，煮的煮），并列结构中用“剥”和“亨”[②]，暗示这两个字都是带*p-的动词。

---

① “冰”字 Maspero 注为“凝结”，我未找到书证。

② 据《经典释文》，这里的“亨”是“烹”字，中古音不是 xæng，而是 phæng，指“烹煮”。

下例可证明熔合式*p-前缀替换了词根的舌根音声首。这种舌根音声首在中古形式里没有反映出来：

- *pò*“咄”*[a]p-khut>phwot（《广韵》“明旦日出貌”，《集韵》“日未明”）；同一词又作*fěi*“朏”*[a]p-khut>phwot（《集韵》“月未盛之明”）。这一词很可能与“出”*[b]t-khut>tsyhwit（出去，出来）同源，见 8.2.1、21.4 关于“出”的脚注。
- *bǐng*“綆”[745f]*[b]p-keŋʔ>pjiengX（轮缘），此字又读 *gěng*“綆”*[a]kraŋʔ>kængX（指“井索”，可能是辘轳上的绳索）[①]。不过这里的元音交替尚无法解释。

Behr（1994）辑录了古汉语中不用于否定的“不”*[b]puʔ>pjuwX，这些“不”出现在缓言形式（largo form）的开头，他的缓言形式大体上就是我讲的轻重格形式。请注意早期上古汉语的“不”*[b]puʔ 可以规则地异化为晚期上古汉语*[b]pɨʔ，从而适于记录轻重格前缀*pə-。典籍中的“不”前缀见于名词和动词。名词的例子如表示“野猫”的 *lí*“貍”[978h]*[A]mə-rɨ>liX，其另一形式是“不来”*[a]pə-rɨ，见于公元前 2 世纪的《史记》（见 Behr 1994：25）。又可参阅在 29.4 中讨论的“笔”字。《诗・小雅・车攻》详细记载了一次狩猎活动，其中有一个并列的带“不”头的动词的佳例，诗第 7 阕后两句是：

徒御不驚（步兵跟车夫敬事）
大庖不盈（厨房就会满盈）

毛训（大约公元前 200 年）又一次明确地摒弃了否定的解释。东汉训释家郑玄（公元 127~200）注说此二行中的动词“反其言美之也”，这暗示东汉时期动词中的 pə-前缀已经不能理解了。

轻重格形式的词汇化了的*p-前缀尚可见于中国北方山西及河南的晋语。山西东南的壶关方言里有一个出现在名词、动词和量词前头

① “綆”里的-r-是中缀。比较 *qiǎng*“繈”[713c]*[b]kaŋ>kjangX（绳索），词根为*kaŋʔ（绳索）。

的 pəʔ-前缀（Wang & Meng 1990：206），据描写者，此前缀无意义。例如（声调略）：

- tu pə-tʃʰi“肚～脐”（意思：“肚脐”）。
    - uã pəʔ-tʂʰa“碗～～”（意思：“瓦碴、瓦砾”）。
- pəʔ-suei“～穗”（意思“禾穗”）。
- pəʔ-tsiã（意思：“溅”。词根即中古“濺”tsjenH）。用例：“洗脸～了一地水。”
- pəʔ-liɔ（意思：“撂”）。词根未知，不过可能跟标准汉语 *lüè*“略”（省略）有关系。用例：“～～东西。”
- pəʔ-tsʰa（意思：“鞁[鞋]”）。此词的词根可能是表示“插入”的“插”。用例：“把鞋～～上。”
- pəʔ-tʂa（意思：“品尝”）。词根可能对应标准汉语表示仔细品尝的“咂”（中古 tsop，表示“口吸”）。用例：“做的饺子你～～一下。”
- pəʔ-tʰɐ̃ kʰai（意思：“摊开”）。词根对应标准汉语“摊开”。用例：“把这纸～～～。”

表中的动词都是及物动词，然而其他方言里也有明显的不及物动词的例子，如地处河南的晋语获嘉话（贺巍 1989：147）pəʔ-tɕin（渗出）。词根为表示“溢；渐”的 *jìn*“浸”（中古 tsimH）。下例山西武乡话带前缀 pə-的例子可能是由名词派生出的动词：

- pə-suɤ（梳头），suɤ即 *shū*“梳”（梳子，中古 srjo）。

Maspero（1952）把*p-前缀的功能概括为“使役”，看来这是建立在一些边际性释义的基础上的（见本章开头“冰”的脚注），我们一个例证也找不到。上古汉语*p-前缀的功能尚待澄清。

第八章 *t-前缀

8.1 *t-前缀的构拟

我假设上古汉语有熔合型的*t-前缀，条件是中古读音明显反映上古的*t-或*th-且与其他声母谐声且（或）有词族关系。在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演变的过程中，这个词缀替换了本来的词根声首。

鉴于与 *hé*“合”*^{a}gɨp>hop（结合、合并；回答）字形以及语义上的联系，比如 *dá*“答”（回答，中古 top）这个词，词根声首可能是舌根音，前面带着*t-前缀，我把“答”构拟成*^{a}t-gɨp>top[①]。在三等音节中, 前缀 t-解决了舌根音声母在非前元音前明显腭化为中古 tsy-、tsyh-或 dzy-这些例子的构拟，如：*gān*“餲”*^{b}t-kan>tsyen（粥）或 *chū*“出”*^{b}t-khut> tsyhwit（出去）[②]。在目前的体系里，只有前元音前面的三等音节中的舌根音声母才发生真正的腭化, 如“十”*^{b}gip>dzyip。

出现在边音词根声首前的熔合型 t-前缀如 *dān*“湛”[658lm]*^{a}t-lɨm>tom（沉浸、陶醉于[快乐]）[③]，比较不带前缀的 *yín*“淫”[657b]*^{b}lɨm>yim（渐浸；过甚；放肆）。给“湛”构拟词根边音声首，可以解释同一谐声系列的 *shèn*“甚”[658i]（桑实。中古 zyimX），这个字在目前的假设中清楚地反映上古的*^{b}m-lɨm。*t-前缀还出现于 *zhì*“質”（真，实，诚信）。尽管“質”[GSR 493]声系表面看上去是个纯的齿音系列，然而一旦从语义上与肯定的边音声母词联系起来，此声系中两个词根就得构拟成边音起首的：比较 *zhì*“質” [493a]

① 也可能是*^{a}t-lip>top，参见 3.4.3.2。
② 这个字有个有意思的 t-前缀的证据。《诗・小雅・六月》“王于出征”，郑玄把“于”*^{b}wa 释为带-t 尾的“曰”*^{b}wat（说），这显然是因为“于出”*^{b}wa *^{b}t-khut 可切分为*^{b}wa *^{b}t-khut，也可以切分为*^{b}wat *^{b}khut。关于“出”的构拟，又见 21 章关于“出”的脚注。
③ 此字及相关的讨论见王力（1982：607）。

*^{b}t-lit>tsyit（真，实，诚信）和 *shí*“實”*^{b}m-lit>zyit（坚实），又比较 *zhì*“躓”[493d]*^{b}tr-lit-s>trjijH（跌倒）和 *diē*“跌”*^{a}lit>det（跌倒）。据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質”假借为“實”，段玉裁还认为 *zhì*“躓”是 *zhì*“鼨”[415a]（滑倒）的假借字（出处同上）。如果这是正确的，“鼨”当为*^{b}tr-lit-s。令人高兴的是，“鼨”又读*^{a}t-lit-s>tejH，在《礼记》中指“瓜果蒂”，可肯定跟与“跌”谐声的 *dié*“昳”[402i]*^{a}lit>det（瓜蒂）同源。这些形式中可构拟熔合型复辅音*t-l-，还有进一步的证明：*dì*“嚏”[415e]（打喷嚏，中古 tejH），*sì*“泗”[518g]*^{b}s-hlij-s>sijH（鼻涕）和 *yí*（或 *tí*）“洟”[551f]*^{b}lij>yij,*^{a}hlij-s>thejH（鼻涕）可能同源。这样，谐声跟词族两方面的材料都独立支持为“嚏”构拟 ^{a}t-l-复辅音。

n-词根声首带前缀*t-的例子如《经典释文》 *zhé*“慴”（不动）的异读：*^{b}t-nip>tsyip 和*^{a}Cə-nip>nep。另一平行的交替见于现代同音的同源词 *zhé*“輒”*^{a}t-nep＞tep（不动。《庄子·达生》），*^{a}nrep>nrjep（“两足不能相过”《穀梁传·昭公二十年》，这里带表示多歧分布的中缀*-r-）。

出现在双唇辅音前的例子：中古 th-和 ph-的情形很可能要用*t-前缀来解释，如 *pǒu*“音”（唾弃）（中古 thuwH，《广韵》；中古 phuwH，《集韵》），可分别构拟为*^{a}t-phu-s>thuwH 和*^{a}phu-s>phuwH（又见 21.6 对 *zhǒu*“帚”和 *fù*“婦”的讨论）。*wéi*“惟”、“唯”（是。中古 ywij）的声符为什么是 *zhuī*“隹”*^{b}tuj>tsywij（短尾鸟），长期以来还是个谜，现在可用*t-前缀解释。我们得假定“惟唯”在上古带*t-前缀，有熔合型跟轻重格两种变体*t-wij~ *tə-wij。用表示短尾鸟的词来表示“是”，证明上古汉语“惟唯”带这个前缀，但中古汉语只反映轻重格的形式，这种形式中的前缀有规则性地脱落了。

现代方言*t-的痕迹很少见。在以晋方言为主的个别方言中，我们可以找到几个动词中反映轻重格前缀*tə-的不成系统的例子：təʔ-laʔ（[把孩子]拉扯大；[像尾巴一样]耷拉下来。获嘉话。贺巍 1989：248）；təʔ-səu$_{3}$（哆嗦。内蒙古伊盟方言，参阅栗治国 1991：209），此词大概跟北京 *duō-suo*“哆嗦”是同一词，尽管重音模式不一样（北京话前

重，伊盟方言后重）。北京话这个词的重音模式只能认为是后起的[①]。闽南方言的 ta$_{33}$-kuã$_{44}$（丈夫的父亲：公公）、ta$_{33}$-kɛ$_{44}$（丈夫的母亲：婆婆）之类的形式，也反映了上古汉语轻重格形式的***tə-**前缀（见 8.2.2）。

有两例***t-l-**与原始台语借词中的***hl-**对应：

- *duō*“多”[3a]*^{a}t-laj>ta（多）[②]：原始台语*hlai$_{A}$（多。Li 1977）。“多”带*t-l-的原因是谐声系列中有 *yí*“移”*^{b}lar>ye。
- *chuí*“垂”[31a]*^{b}Nt-loj>dzywe（垂下）：原始台语*hlɔi$_{A}$（垂下。同源关系据 Luo Yongxian 1996：265）。注意同族词 *duò*“墮”[11e]*^{a}loj?>dwaX（坠下）[③]。

8.2　*t-前缀的功能

8.2.1　动词中的 *t-前缀

先再列出一些带***t-**前缀的动词：

- *huì*“喙”[171i]*^{b}q-hlor-s>xjwejH 和*^{b}t-hlor-s>tsyhwejH（气喘。《诗・大雅・緜》）。GSR 171 是个边音系列，如果不假定上古带*t-，中古 tsyhwejH 则是不规则的。
- *duǒ*“鬌”[11j]*^{a}t-loj?>twaX，读音据《经典释文》，指“（见父亲前）给三个月的孩子剪发”（《礼记・内则》）。GSR 11 也是一个边音系列，需要构拟*t-前缀以解释其中的 t-声母。这个词的词根可能是 *duò*“墮”[11e]*^{a}loj?>dwaX（坠下）。

---

① 北京话里还有一些词与晋语及其他官话不同，把原来的前缀读重读，把词根轻读，如：“蝌蚪”和“虼蚤”二词（见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1995/1964：71、80）。赵杰（1995）认为北京前重式是受清代朝廷所讲的汉语影响所致。

② Schuessler（1987）把“多”字构拟成*tlaj(?)。

③ 要假定“垂”的*N-前缀在借入台语之后才出现，参阅 10.2。

- *dì*“的”[1120h]*^{a}t-lewk>tek（明亮）和 *zhuó*“灼”[1120f]*^{b}t-lewk>tsyak（烧；亮），在意义上都可能与 *zhuó*“濯”[1124h]*^{a}lrewk>dræwk（明亮）、*yào*“曜”[1124ijk]*^{b}lewk-s>yewH（闪耀；明亮）等有联系，故构拟出*lewk（明亮、耀眼）词根。给 *dì*“的”和 *zhuó*“灼”构拟*t-前缀和 l-词根声首，还可以解释同声系但不同源的 *yuè*“灼”*^{b}lewk>yak（舀出、倒出）。
- 与上字同声系的 *zhuó*“酌”[1120d]*^{b}t-lewk>tsyak（舀出、倒出），又写作“灼”[①]，上文提到此字的异读*^{b}lewk>yak。
- *zhé*“慴”[638d]*^{b}t-nep>tsyep（沮丧；恐惧）。谐声中多反映*n-，同声系也有 *shè*“攝”*^{b}hn[a,e]p>syep（持；抓），但此字这一读音在《左传·襄公十一年》中又指“恐吓”（参阅《经典释文》）。
- *zhǔn*“準”[467d]*^{b}t-nunʔ>tsywinX（[水]平。《说文》：“準，平也”），另有表示测量水平的“水准仪”这个后起义。词根拟为*n-声首的原因是声系中还有两个字：*rǔn*“毤”*^{b}nunʔ> nywinX（毛茸茸的）。*sǔn*“隼”*^{b}s-nunʔ>sjwinX（鹰）。
- *tūn*“涒”[459*]*^{a}t-khur>thwon（呕吐）。GSR 459 声系是舌根音声母的系列，不构拟*t-前缀很难解释齿龈声母。
- *zhǎn*“輾”[201a]*^{b}tr-nanʔ>trjenX（翻转。《诗·国风·关雎》叠韵词“輾轉”：在床上翻来覆去）。同一声系有 *niǎn*“碾”[201c] *^{b}nranʔ>nrjenX（轧平）。*zhǎn*“展”*^{b}tr-nanʔ>trjenX（诚然、确实）与 *rán*“然”*^{b}nan>nyen（如此）之间可能有词族关系。
- *chū*“出”*^{b}t-khut>tsyhwit（出去），参见 21.4 关于“出”的脚注。
- *zhuàng*“戇”*^{a}tr-ŋoŋ-s>træwngH 和*^{a}hŋoŋ-s>xuwngH（均指“愚笨”），可比较香港崇谦堂(Sung Him Tong)客家话ŋɔŋ（愚。读为去声，参见 Sagart 1982），此为与“戇”有关联的口语词，指向*^{a}ŋroŋ-s>ngæwngH 的语音演变。梅县ŋuŋ（愚。去声。大岛广美 1995）由不带中缀的早期形式派生（这里的*-r-可能起加强程度的作用）。

① 双声词“斟酌”（舀，伺酒）里的“斟”也带 *t-前缀，故“斟酌”为*^{b}t-lim *^{b}t-lewk。GSR 658 系列带边音的证据又见 *shèn*“葚”（桑实）*^{b}m-limʔ>zyimX；又见下列词对：*dān*“湛”*^{a}t-lim>tom（沉醉于）：*yín*“淫”*^{b}lim>yim（放纵）。

一般来说，带*t-前缀的动词是由动词词根派生出的，但上节讨论的“打喷嚏”一词却可能由表示“鼻涕”的名词派生。

突出的情形是不及物动词多，包括：

状态动词：*zhì*“質”*^{b}t-lit>tsyit（真，实）；*dì*“的”*^{a}t-lewk>tek（明亮）；*zhuó*“灼”*^{b}t-lewk>tsyak（烧；亮），词根为*lewk（明亮）的同族词又如：*zhuó*“濯”*^{a}lrewk>dræwk（明亮）、 *yào*“曜”*^{b}lewk-s>yewH（闪耀；明亮）；*zhuàng*“戇”*^{a}tr-ŋoŋ-s>træwngH、*^{a}hŋoŋ-s>xuwngH（均指“愚笨”）；*dān*“湛”*^{a}t-lɨm>tom（沉浸、陶醉于[快乐]）；*zhé*“慴”*^{b}t-nip>tsyip（不动）；*zhé*“輒”*^{a}t-nep>tep（不动）；*zhé*“慴”*^{b}t-nep>tsyep（沮丧；恐惧）；还可举几个颜色词：*chì*“赤”*^{b}t-hlak>tsyhek（红）；*chū*“絀”*^{b}tr-kut>trwit（深红。关于词根带的舌根音声首，见下文 “出”）。

表示身体上的自然动作的动词：*dì*“噦”*^{a}t-lij-s>tejH（打喷嚏）；*tūn*“涒”*^{a}t-khur>thwon（呕吐）；*huì*“喙”*^{b}t-hlor-s>tsyhwejH（喘气）。

其他不及物动词：*zhǎn*“輾”*^{b}tr-nanʔ>trjenX（翻转）；*zhì*“躓”*^{b}tr-lit-s>trjijH（跌倒）；*chū*“出”*^{b}t-khut>tsyhwit（出去。从谐声和词族证据可看出词根带舌根音声首）；*wéi*“惟”、“唯”*^{b}t-wij~ *^{b}tə-wij（是）。

有一些词需要特别讨论。据《经典释文》，当“打败~失败”讲的 *dù*“斁”[790d]读作中古 tuH。由于 GSR 790 除上例之外是个清楚的边音系列，这个 t-声母的孤例很可能与同系列的 *shì*“釋”[790l]*^{b}hlak>syek（放开；松开）等词同源，可构拟成*^{a}t-lak-s>tuH。《诗·大雅·云汉》记载了周宣王（前 827~前 781）时期的一次旱灾，出现了早期记录的“釋” 的“打败~失败”义。Karlgren 把 “斁”译作及物动词：

后稷不克　　Lord Millet is powerless（后稷没有力量）

上帝不臨　　And God on High does not (approach us =) favor us（上帝不关照我们）

耗斁下土　He [God on High] wastes and destroys the earth below（他[上帝]浪费、毁坏了下边的土地）

上引前两句是并列的，如果第三句中缺少第三人称主语，则那个主语会既包括“后稷”，又包括“上帝”。然而诗中并无就旱灾指责周的祖先后稷的意思，故第三句更可能是“wasted and destroyed is the earth below”（下边的土地浪费了、毁坏了），动词放在前边表示强调。

据《经典释文》，*dù*“斁”（音*^{a}t-lak-s>tuH）的另一明显为不及物动词的早期用例见于《尚书·洪范》：

彝伦攸斁（常伦因此毁坏了）

另一带*t-前缀的词是“答”*^{a}t-gɨp>top（应答），此词 Schuessler（1987：107）认为是及物动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答”周代最早用作不及物动词或副词，即“答曰”或“答拜”之类。偶有带除主语之外的另一个论元，如“答其师”，即便如此，“师”到底是真正的宾语还是动词的一个间接论元，这还是可以争论的。

在周代早期的文本中，*zhuó*“酌”（用勺子倒）有时是带一个论元的不及物动词，指“被用酒款待”（《诗·小雅·角弓》），有时带两个论元，或指出所倒液体的容器，或液体本身（如池水。《诗·国风·卷耳》、《诗·大雅·泂酌》）或收受液体的人（《诗·大雅·公刘》）。Karlgren 把《诗·小雅·宾之初筵》中的“酌”解释为及物动词：

酌彼康爵 ([they] fill that cup of rest: [他们]把那个康的爵斟满)。

含义不明。郑玄释“康”为“虚”，此句故可理解为“他们把那个空爵斟满”。然而此句中只有一个明显的论元，很容易把“酌”理

解为不及物动词：(re)filled are those empty cups“（又）斟满了的是那些空爵”。

8.2.2　名词里的*t-前缀

汉语里两个表示“粥”的词可作为名词带*t-前缀的例子。据《经典释文》，“鬻”（及另一写法“粥”）有两读，中古为 tsyuwk 和 yuwk（现代标准汉语分别读作 *zhōu* 和 *yù*），两读的意义不同，指“粥”时读中古 tsyuwk，指“养育”或“卖”时读作中古 yuwk。此外中古 tsyuwk 读音明确与现代汉语“米粥”对应，北京 *zhōu*，广州 tʃuk 等。从字的构造上来看，“鬻”本也表示“粥”义，而不是“养育”或“卖”的意思。中古为 yuwk 指“年轻、正养育”的“鬻”见于《诗 • 国风 • 鸨鸮》（Karlgren 英译）：

鬻子之闵斯 My young children，for them you should have pity（你应当可怜我那些年轻的孩子）。

《左传 • 昭公三年》 中有一个“鬻”用作“卖”：

“有鬻踊者”（有卖[给刖足者穿的]特制鞋子 [的商人]）

上边头一个例子中，依毛训“鬻”指“稚”（年轻），此处“鬻”在音义上都跟“育”*^{b}luk>yuwk（养育）对应：似乎表明“鬻”是“育”的假借字。这是传统的解释，Karlgren (1964b, 见 379 号) 从之。同理，表示“卖”的也是“賣”*^{b}luk>yuwk（售）的假借字。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当“粥”讲的“鬻”（中古 tsyuwk）应含有边音方可具备与 *yù*“育”或 *yù*“賣”通假的语音相似性。反过来说，*zhōu*“鬻”中带边音，会使其表示“粥”义的词源有着落：词根为*luk（养育），同源词又有“育”*^{b}luk>yuwk（养育）、“畜”[1018a]*^{b}q(r)-hluk>xjuwk、*^{b}q(r)-hluk-s>xjuwH、*^{b}hlruk>trhjuwk（养育）、“鞠”*^{b}k-luk>kjuwk（养育。此字在下一章*k-前缀中讨论）等等。

另一带*t-前缀表示“粥”义的是“飰”，据《经典释文》，此字有两读：中古 tsyen 和 kjon。“飰”声符为“干”*[a]kan>kan，故第一读音很不规则，除了符合规则的*[b]kan>kjon 之外，还要假定*[b]t-kan>tsyen 的音变。我们构拟的*t-前缀在《孟子·滕文公章句》里的“飰粥”*[b]t-kan *[b]t-luk>tsyen-tsyuwk（各种粥）中并列出现。

有趣的是，尤其与下文讨论的*k-前缀比较，“粥”是不可数名词，“質”*[b]t-lit>tsyit（诚信；物质）也不可数，此字的动词和形容词用法已经谈过。19.1 中将讨论的“水”也是带 t-前缀的不可数名词。不过有一些带*t-前缀的词是可数名词，如上文讨论过的“寔”?*[a]t-lit-s>tɛjH（瓜果蒂），或许还有“肘”*[b]tr-kuʔ>trjuwX（手肘），因为“肘”字的字形与早期“九”*[b]kuʔ>kjuwX（九）书写形式接近[①]。

我们还找到一个带*t-前缀的亲属称谓词：*zhōng*“妐”[1189a]*[b]t-koŋ>tsyong（丈夫的长兄或父亲）；唯一确定的书证见于《吕氏春秋》，其中的“妐”用作引称。比较“公”[1173a]*[a]koŋ>kuwng（父亲；君王）。厦门话两个引称亲属称谓可供参考：ta$_{33}$-kuã$_{44}$（丈夫的父亲，公公。kuã$_{44}$即“官”）、ta$_{33}$-ke$_{44}$（丈夫的母亲，婆婆），ta$_{33}$与 *zhōng*“妐”上古的前缀*t-的作用相同。董忠司（1993）曾提出前缀 ta-是南方方言中的越语底层，而我们看到，正如闽南话 ka-前缀是上古*k-前缀的延续一样（见第 9 章），ta 也是古汉语*t-前缀的延续。

① “九”和“肘”的关系是 Baxter 提醒我的。注意 Benedict（1972）构拟的原始藏缅语“九”带齿音前缀：*d-kuw。“肘”是成对的，带*-r-中缀完全符合这个中缀的形态意义（参见 11.1）。

第九章 *k-前缀

为上古汉语构拟*k-前缀的有 Maspero（1930：322~323，1952：593）、Schuessler（1974，1976）、Benedict（1976b）、Yang（1977~1978）、Sagart（1993e，1996c）、Baxter & Sagart（1998）。构拟的依据有谐声、词族关系、异读、方言以及与汉语相邻的语言的证据。

9.1 *k-前缀的构拟

与其他前缀类似，*k-前缀跟带流音声首的词根接触最明显，比如表示“鞋子”的 *lóu*“鞮”，有*^{a}ro>luw、*^{b}ro-s>ljuH 和*^{b}k-ro-s>kjuH 三读；表示“山谷”的 *gǔ*“谷”，有*^{b}lok>yowk 和*^{a}k-lok>kuwk 两读。

*k-前缀加词根声首*w-的形式有时可以推导出来，比较 *hóng*“嶸”[843m]*^{a}wreŋ> hweang、*yóng* *^{b}weŋ>hjwæng（两读。高；远）与 *jiōng*“冏”[842ab]、“坰”[842c]*^{a}k-weŋ> kweng（边鄙）。下文会再举更多*k-w-的例子。有证据表明*k-加其他唇音声首在中古也反映为 kw-和 khw-，参阅 Nha heun 语第 2 类型及拉珈语中相同的音变（Ferlus 1971、1976 及本书 2.2）。*k-前缀加*m-的例子如：*mèi*“袂”[312d]（衣袖）中古异读 kwet 和 mjiejH，分别反映上古*^{a}k-met 和*^{b}Cə-met-s[①]。*huī*“恢”[950b]（大。中古 khwoj）字的声符是 *huī*“灰”[950a]*^{a}hmɨ>xwoj（灰烬）[②]，可能在上古是*^{a}k-hmɨ。这两例暗示带*k-前缀的词里，中古声母如果是 k-，其上古形式的词根声首不送气（或为浊响音），如果中古声母为 kh-，其上古形式的词根声首则送气（或为清响音），因而*k-m->kw-，*k-hm->khw-。尽管这里送气不送气只是一个初步假设，

① 参见 Bodman（1954：64）。

② 关于这个声系的*(h)m-，比较中部台语（龙州话）mii$_{C1}$、北部台语（剥隘）mii$_{C1}$（煤烟。均为*hm-）。又参阅同声系的 *méi*“脢”[950c]*^{a}mɨ>mwoj（脊侧肉）。

我还是暂时假定它是正确的，并按此对*k-构拟，也据此给其他塞音前缀也作相应的构拟。*p-词根声首前面加*k-前缀，可比较 *fāng*“方”[740a]*^{b}paŋ>pjang（方的；规则的）和 *kuāng*“匡”（方形盛物具；匡正。又作“筐”。中古音 khwjang），后者可能为*^{b}k-phaŋ。常与“筐”联绵并用的词是 *jǔ*“筥”[76jk]，或作 *jǔ*“簴”[803j]，均为*^{B}k-laʔ>kjoX（圆形盛物具），这支持“筐”带*k-前缀的构拟。厦门话反映了“筥”的轻重格前缀*kə：ka-liaʔ（圆形竹编器，用以晒物或售货。 Douglas 1899）。舌根音前带*k-的例子如 *guān*“冠”*^{a}k-ŋon>kwan（帽子），此字与 *yuán*“元”*^{b}ŋon>ngjwon（头）谐声且有词族关系。我未见到齿龈塞音和擦音带*k-前缀的确定的例子。

近年来，晋语研究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山西、河南及内蒙古汉语方言中轻重格形式舌根音前缀的材料。这些音在对应的标准汉语和多数方言中不带前缀。这类词有几个跟南方方言带舌根音前缀的形式相对应，如“蚤”和“落”：

“虼蚤”

- kəʔ-tsɛu（虼蚤。晋语阳曲话，孟庆海 1991）
- ka-tsau（虼蚤。闽南厦门话，Douglas 1899）

“落”

- kʌʔ-lʌʔ（洒落，如土或灰。晋语平遥话，侯精一 1989：200）
- ka-lauʔ（坠落，如无生命物体。闽南厦门话，Douglas 1899）

这两个词分别与现代标准汉语的 *zǎo*“蚤”（虼蚤。中古 tsawX）和 *luò*“落”（坠落。中古 lak）对应。北方和东南边际区域保守方言的一致性肯定反映了相当古老的层次。在“落”一词中，-auʔ韵以-ʔ尾对应上古*-k 尾，是厦门话中属于早期层次的说话音[①]。动词“落”所在声系[GSR 766]中古声母有 l-，也有以 k-为主的舌根音，支持“落”*k-前缀构拟。有关此类声系问题的讨论，参见 12.2，尤其是 12.2.3。

① 又如 *bó*“博”*^{a}pak>pak，厦门说话音为 pauʔ（罗常培 1931/1956：226）。

9.2　*k-前缀的功能

在 k-仍保留为独立前缀的现代方言里，k-前缀派生名词、动作动词和状态动词。晋语的 k-前缀还用来派生名量词，如获嘉话 kəʔ-taʔ（一块[肉]），但这似乎一般是从名词变来的，获嘉话 kəʔ-taʔ又指“块、圪瘩”。

9.2.1　动作动词中的*k-前缀

k-前缀派生动词的情形主要见于晋语（如 kəʔ-、kʌʔ等[①]），闽南方言也有一小部分动词带 k-前缀（如 ka-）。没有一个地方的 k-前缀是完全能产的，但至少在晋语里说话人还能意识到一部分动词中这个前缀的含义。大多数情况下，晋语里 k-前缀表示的短暂、尝试的动作，带此前缀的动词后边能加上“一下”或“看”（如山西的阳曲话和平遥话。见孟庆海 1991，侯精一 1989：201，285），这个意义有时被描写得跟北京“稍微+V”含义类似[②]。因而这些词常用在谦敬的祈使句里头[③]。下边是阳曲话的例子（孟庆海 1991）：

- kəʔ-ɕi（洗洗，洗一会儿），ɕi“洗”
- kəʔ-thuei（推推，推一会儿），thuei“推”
- kəʔ-tha（躺躺，躺一会儿），tha“躺”
- kəʔ-tə̃（等等，等一会儿），tə̃“等”

有时显然表示动作的重复，带前缀的动词后边不能接“一下”，但能带“半天”或“一会”，下边是阳曲话的例子：

- kəʔ-sua（刷来刷去），sua“刷”

① 末尾喉塞音并不发音，只是前缀发音短促，在语音上同化归为入声而已。
② 如胡双宝（1984：59）描写的山西文水话。
③ 这跟普通话里动词重叠的语义极其相似。据 Smith（见 Tsao 1996），普通话带重叠动词的句子表示“封闭、短暂或不重要”的意思，通常用于“对自己活动的谦述或轻微的祈使”。

- kəʔ-pha（爬来爬去），pha“爬”
- kəʔ-tsha（擦来擦去），tsha“擦”
- kəʔ-tshu（杵来杵去），tshu“杵”？

第三类表示动作持续，与前两类相似，加缀的动词一般可以带“半天”或“一会”。如获嘉话（贺巍 1989：145 起)：

- p^ha（爬）：kəʔ-p^ha（连续地爬）
- ts^hau（吵）：kəʔ- ts^hau（不停地吵闹）
- tɕiɐʔ（夹）：kəʔ-tɕiɐʔ（夹着）

“短暂的动作”跟“重复的动作”并不相排斥，有些动词可以两者兼有，更像是语义连续体的两极，而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对立的意思。以阳曲话为例：

- kəʔ-tshɤ（重复地扯；扯一小会儿），tshɤ“扯”
- kəʔ-tshuɤ（搓来搓去；搓一小会儿），tshuɤ“搓”

这三种类型在地理分布上有差别。“动作短暂”义见于山西中部和西部[①]，“动作重复”义见于河南和山西东部[②]，“动作持续”义不太常用，却既见于山西北部[③]，又见于山西南部和河南[④]。山西中部几个方言（阳曲和忻州）两种情况都有，晋北的山阴（杨增武 1990：49）三者兼有。总之，晋语中带 kəʔ-的动词表示动作初始或进行，是未完

① 临汾（潘家懿 1988：97）、孝义（郭建荣 1989：113）、文水（胡双宝 1984：59）、平遥（侯精一 1982：13；1989：201）、介休（山西中部，张益梅 1991：53~54）、临县（李小平 1991：56~57）、新绛（朱耀龙 1990：49）、青徐（潘耀武 1990：53）。
② 获嘉（贺巍 1989：145~146）、忻州（温端正 1985：11）、阳曲（孟庆海 1991）、洛阳（贺巍 1993）、陵川（金梦茵 1983：13）、山阴（杨增武 1990：49）。
③ 山阴（杨增武 1990：49）。
④ 万荣、运城、陵川、获嘉。

成的。此外，动作不一定要施事控制（如“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闽南方言里也有几个带 ka-前缀的动词，例如（Douglas 1899）：

- ka-lauh（坠落，如无生命的物体）
- ka-che（打盹儿；极疲倦）
- ka-lun-sun（打哆嗦）

指“坠落”和“打盹儿”的两个词表示的是短暂瞬间的动作。“极疲倦”是从“打盹”引申而来的，但还不能排除这个词表示连续意义。跟厦门话接近的台湾的闽南话里，ka-lun-sun 一般指短暂的、突如其来的一阵哆嗦。这样看来，跟晋语一样，闽南方言带 ka-前缀的词也表示短暂动作。尚未找到表示重复动作的例子。

现在来看上古汉语的例子：

养育

《诗・小雅・蓼莪》 里有下边几行（Karlgren 英译）

父兮生我 Oh father, you begat me（父亲生我）
母兮鞠我 Oh mother, you nourished me（母亲养我）
拊我畜我 You comforted me, you cherished me（抚慰我、珍视我）
長我育我 You brought me up, you reared me（把我带大、养育我）

第二行里的*jū*“鞠”（中古 kjuwk），依毛训是“养”的意思。《说文通训定声》 把此字视为 *yù*“育”*^{b}luk>yuwk（养）的假借字。照我的假设，上古汉语的*^{b}k-luk 发展为中古的 kjuwk，上引诗中的“鞠”可能记录了上古的带 k-前缀的*^{b}luk（养育），第四行出现了“育”字本身。

如果这个假定是正确的（尽管没有独立的证据确认“鞠”带有复辅音声母），为什么词根*luk（养育）在第二行里带前缀，却在第四行里不带呢？我们可以看到诗中按时间先后来谈父母的恩情，我认为

第一行中的“鞠”特指乳养，因为“鞠子”特指“婴儿”[①]；而第四行的“育”则更宽泛地指出生后父母的关心、喂养和教育。我假定由“育”带*k-前缀派生出“鞠”，其义为 “乳孩子”，而这个意思是从“喂一会儿”的意思引申而来的。

坚实

《释名》训 *ji*“吉”*^{b}k-lit>kjit（IV）（吉利）为 *shi*“實”*^{b}m-lit>zyit（坚固），暗示“吉”声系一些词可能带*k-前缀。*jié*“結”*^{a}k-lit>ket（打结；绳结；结[霜]；结[果]）在粤方言中山话里说成 khə-lit（Chan 1984：302 起)，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前缀的存在。

战国以前未见有“結”字的古文字形式。“缔结”的意思见于《说文解字》，此义最早的用例见于《诗·国风·东山》（Karlgren 英译）：

親結其縭 the mother ties her kerchief（母亲系她的佩巾）

不过，此字更早的用例指心胸郁结（均见于 《小雅》 ）：

《诗·小雅·都人士》 （Karlgren 英译）：

我不見兮 when I do not see them（没有见他们的时候）

我心苑結 my heart is (stopped up and tied=) full of pent-up feelings（我心胸郁结）

《诗·小雅·正月》 （Karlgren 英译）：

心之憂矣 the grief of the heart（心里忧愁）

如或結之 it is as if something tied it（如什么东西绑着它）

“結”很可能和 *shi*“實”*^{b}m-lit>zyit（坚实）是同一词根*lit，基本意思似乎跟坚实、稠密这些概念有关系。

① 《尚书》 中“予鞠子”等于“予小子”（我这个小孩子）。

远行

jǐng“憬”*^{b}kr-waŋʔ>kjwængX（远行貌）出现在叙述淮夷向鲁国纳贡的《诗・鲁颂・泮水》中：

憬彼淮夷 going far away are those Huai tribes（走得远啊那些淮河一带的土人）

此词大概跟“永”*^{b}wraŋʔ>hjwængX（远）同源：

我行永久 our journey was distant and long（我们的旅行又远又长）

果真如此，“憬”中的*k-一定是前缀。从毛训“远行貌”来看，这个词缀的作用在于把词根（远）变为看上去的“样子”（貌）。故那句诗可译成：“瞧他们在旅行，那些淮河一带的土人！”。另一用例见于《诗・国风・二子乘舟》（“景”假借为“憬”）：

汎汎其景 floating on, [the boat] moves away（漂呀漂，[船]漂远了）

在这些例子里，不可能表示瞬间或重复的动作的意思，但表示进行的意思合适。总之，kəʔ-只在山西东部的现代方言里表示动作的重复，这可能是这些方言的创新。

9.2.2　状态动词中的*k-前缀

前缀*k-还派生带*k-的状态动词。现代方言中此类例子尽管不多，但还是有一些，偶尔也可找到上古汉语的例子。晋语忻州话（温端政1985：120）：

- kəʔ-liɔ（[人]别扭；弯曲）
- kəʔ-ni（[食物]非常油腻）
- kəʔ-səŋ（非常可怕）

- kəʔ-tshuəʔ（东西不平展， 皱纹很多）
- kəʔ-ɕi（东西很少）

头一个例子可能跟上古汉语 *jiū*“樛”[1069h]*^{B}k-riw>kjiw（[树枝]下弯；扭曲）同源，此字见于《诗・小雅・南有嘉鱼》：

南有樛木 in the south there is a tree with down-curving branches（南方有一种枝朝下弯的树）

给“樛”（中古 kjiw）构拟*k-前缀，可比较 *miù*“謬”*^{B}m-riw-s>mjiwH（撒谎；谬误[即对真实的扭曲]，见 Baxter 1992：513）以及同声系与*r->l-接触的多种模式。

厦门话（Douglas 1899）带前缀 ka-的词有一例可能是状态动词：ka-iam（颤抖，寒冷）。主要音节 iam 厦门话里不单独用，可能本来为 *yīn*“阴”（冷，寒冷。中古ʔim）。

无论是在晋语还是在厦门话里，能辨认出来的词根也都是同义的状态动词，如 kəʔ-ni（[食物]油腻）中的 *nì*“腻”（油腻，肥。中古 nrijH《广韵》）。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现代方言还是上古汉语，都没有明显的其他词类加 k-前缀派生状态动词的例子。换句话说，即使有状态动词带前缀 k-，也无法假定 k-前缀本身的功能就是表示状态。

山西北部的晋语大同话里有一条关于状态动词中 k-的意义的重要线索：在大同话里，kəʔ-使某些状态动词词根（如“腥、朽、腻”等）中附加的不快的感觉更加逼真（马文忠、梁述中 1986：100）。换言之，大同话里带 kəʔ-前缀的状态动词描写词根所表示的事物的性质所引起的讨厌的感觉，而不是事物性质本身。也许其他晋语带 k-前缀的状态动词，多数情况下也带“更逼真”的意义，这些词描写的是（通常为令人不快的）经历，而不是状态。由于经历即是心理**事件**（event），带 k-前缀的状态词根可视为非状态性的，即把性质描写成为事件。尚不清楚厦门的 ka-iam（颤抖，寒冷）是否也属于此类。

9.2.3　名词中的*k-前缀

现代汉语方言中带 kV-前缀的名词，既指有生命的事物，又指无生命的事物；既指人，又指非人；既指自然物，又指人造物。不过这些词总是，或者几乎总是具体名词（而不是抽象名词）和可数名词（而不是集体名词）。下文是晋语忻州话（温端政 1985: 118）、闽南厦门话（Douglas 1899）的例子。

山西忻州话

- kəʔ-tʂəŋ（枣刺）
- kəʔ-tsɔ（跳蚤）
- kəʔ- t^{h}æ（台阶）
- kəʔ-tã（圆形的东西）
- kəʔ-t^{h}i-k^{h}uei（膝盖）

福建厦门话

- ka-tsau（跳蚤）
- ka-tsoah（蟑螂）
- ka-tiã（红树或其他水生灌木丛）
- ka-mng（一种剧毒植物）
- ka-chiah（后背）
- ka-liah（大的竹编盛物具）

也许因为这些词是可数名词，晋语中个别带 k-前缀的词已经词汇化成量词了（贺巍 1989：144）。

关于上古汉语派生可数名词的例子，可比较 *yù*“域”[929ad,ef] *^{b}wɨk>hjwik（《诗经·鲁颂》：疆域；《诗经·国风》：疆界；《老子》：宇宙），*guó*“國”[929op]*^{a}k-wɨk>kwok（《逸周书》、《尚书》：国家）。“國”肯定是可数名词，而“域”则通常指不太能分得开的、发散分布的“边疆”或“疆界”。又见 Baxter & Sagart（1998）例 26~30。

上古汉语带*k-前缀的还有 *jù*“屨”[123q]*^{B}k-ro-s>kjuH（《诗经》：鞋，暑鞋），比较 *lǒu*“鞻”[123i]*^{B}ro>luw、*^{b}ro>lju（《周礼》：一种鞋）；*gǔ*“谷”*^{a}k-lok> kuwk 和*^{b}lok>yowk（《广韵》：山谷）[①]；*guǒ*“果”[351ab]*^{A}k-loj?>kwaX（《易经》：果实），这里的复辅音是从联绵词 *guǒluǒ*“果蠃”*^{A}k-loj?-loj> kwaX-lwaX（《诗经·国风》：一种瓜）及 *luǒ*“蓏”[1236b]*^{a}Ce-loj?>lwaX（《周礼》：草生植物结的果实）推断而来的。完全平行的例子 *guǒluǒ*“蜾蠃”（《诗经·小雅》：黄蜂。中古 kwaX-lwaX）可让我们假定 *guǒ*“蜾”为*^{A}k-loj>kwaX。关于 *gē*“胳”*^{a}k-lak>kak 带*k-前缀的证据，见下文12.2.3。

在 Baxter 首先发现的基础上，Baxter & Sagart（1998）提到一种出现于民族或氏族名称中的特别的*k-前缀，如 *qiāng*“羌”*^{b}k-hlaŋ>khjang（中国西部一个民族的名称）和 *jiāng*“姜”*^{b}k-laŋ>kjang（姜姓氏族）。这里的*k-是在声符“羊”*^{b}laŋ>yang（羊）的基础上推断出来的。此类例子还有一些，详见 Baxter & Sagart（1998）第 41~45 条。

也许可以把动词和名词里的*k-的功能看成是同一个功能：带*k-前缀的词表示的动作或者事物在时间或空间里有明确的分界，因而具体、可数。果真如此的话，在汉语从上古时期到中古时期，*k-前缀的消失使汉语失去了可数名词与集体名词的区别。这也许是同一时期导致量词产生的一个因素。

① 另一读音也支持复辅音的构拟：中古 luwk<*^{a}Cə-lok。据《广韵》，此音是《汉书》记载匈奴官衔“谷蠡”（中古 luwk ljeX）中“谷”的读音。

第十章 其他前缀

10.1 *q-前缀

Bodman（1980：169）为上古汉语构拟了与藏文 gl-对应的*ʔl-，作为中古ʔ-的来源之一，如 *yā*“壓”（压。Bodman 上古音*ʔlap>ʔap），对应藏文 gleb（使平，平）。Coblin（1986：24）为了解释他原始藏缅语*r-、*l-、*y-和零声母与中古汉语ʔ-的对应，也为原始汉藏语作了喉塞 音加非鼻音的响音的复辅音构拟。类似地，不过是在汉语内部，Unger（1986）假定有个前缀*ʔa-演变为中古ʔ-，以解释中古ʔ-声母在谐声和词族中令人迷惑的交替现象。

Bodman 和 Coblin 所述的汉语同藏缅语的比较例子是否反映同源关系尚不能肯定，但中古ʔ-可能反映上古声带门或小舌塞音（我写作*q-）加各种响音的想法，有助于解释一些谐声现象：*yú*“于”[97a]*^{b}wa>hju（往、至）：*yū*“迂”[97p]*^{b}q-wa>ʔju（弯；绕；远）；*miǎn*“免”[222a]*^{b}manʔ>mjenX（III）（免除）：*yuān*“冤”[261a]*^{b}q-man>ʔjwon（冤屈）；*yǐ*“以”[976a]*^{b}liʔ>yiX（拿；用）：*ǎi*“挨”[938c]*^{a}q-liʔ>ʔojX、*^{a}qr-liʔ>ʔeajX（打）[①]；*luán*“鑾”[178ab,fg]*^{A}ron>lwan（马饰上的铃）：*wān*“彎”*^{A}q-ron>wæn（弯弓），等等。

*q-前缀还有助于解释词族关系：比较 *yáng*“洋”*^{b}laŋ>yang（广大、丰盛。尤指流水，如《诗・国风・硕人》“河水洋洋”）和 *yāng*“泱”*^{b}q-laŋ>ʔjang（深、宽广。《诗・小雅・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另外一些例子如 *yāng*“殃”[718e]*^{b}q-laŋ>ʔjang（伤害）和 *shāng*

① Karlgren“矣”声系当归“以”声系。“以”声系里找不到声符“矣”（中古hiX。声母不规则，规则形式当为 y-。见 3.2.3 有关声母ɦ-的讨论）。

“傷”[720j’]*^{b}hlaŋ>syang（伤害）；同为表示“打”的意思的“挨”[938c]*^{a}q-lɨʔ>ʔojX、*^{a}qr-lɨʔ>ʔeajX 和 *chì*“笞”[976b’]*^{b}hlrɨ>trhi；又可比较 *yì*“益”[849a]*^{b}q-lek>ʔjiek（增）和 *yì*“溢”[849*]*^{b}lik>yit（溢出、淹）。

上古汉语*q-l-在两个泰文词里反映为 kl-（表-17）。

释义	汉字	GSR	上古汉语	中古汉语	泰文
中间	央	718a	*^{b}q-laŋ	ʔjang	klaaŋ$_{A1}$
吞咽	咽	370h	*^{a}q-lin(-s)	ʔen(H)	klɨn$_{A1}$

表-17：上古汉语*q-l-在泰文中反映的形式

上文举了对“央”声系作*q-l-构拟的例证。*yàn*“咽”（吞咽）有一个不带前缀的同源词 *tūn*“吞”*^{a}hlɨn>thwon（吞咽），这个字的声符是 *tiān*“天”*^{a}hlin>then（天空）。此外，*q-的构拟可以解释边音谐声系列里的中古声母 x-，如 *huī*“墮”[11e]xjwe（毁坏）、*huì*“喙”[171i]xjwojH（鸟兽嘴；喘息）、*hāi*“咍”[976*]xoj（笑声）。在没有更好解释的情况下，Pulleyblank（1962）、Baxter（1992 注 312）把上古汉语边音声系中这些不太常见的读音解释成*hl->th-的方言变体。中古 x-和 th-词总体上看似乎没有什么地域分布上的特点（但有个别方言上的例子[①]）。可能*q-l-演变成中古ʔ-，而*q-hl-演变为中古 x-，故 *huī*“墮”[11e] xjwe<*^{b}q-hloj、*huì*“喙”[171i] xjwojH<*^{b}q-hlor-s、*hāi*“咍”[976*] xoj<*^{a}q-hlɨ。

如果反映上古*q-hl-的中古 x-声母词有异读，这些异读常反映简单的送气声母或加其他前缀的送气声母：*suì*“隋”[11b] 1.*^{a}hloj?>thwaX，2.*^{b}s-hloj?>sjweH，3.*^{b}q-hloj?>xjweH（均指“切祭肉”）；*huì*“喙”[171i]1.*^{b}t-hlor-s>tsyhwejH，2.*^{b}q-hlor-s>xjwojH（均指“鸟兽嘴；喘息”）。*shì*“奭”[913a] 1.*^{b}hlak>syek，2.*^{b}q-hlɨk>xik（均指“红”）。故把送气解释成词根的特点，比解释成前缀的特点更好一些（参见 9.1）。

① 见 Bodman（1954：28~29）关于刘熙《释名》中“天”的讨论。

以中古 n-为主的谐声系列和词族中也可见到类似的 th-和 x-的交替：比较 *hàn*“嘆”[144a]（焦枯。中古 xanX,H）、*tàn*“歎”[152ab]（叹气。中古 than,H）、*nán*“難”[152df]（困难。中古 nan）。这三个字我分别构拟成*^{a}q-hnarʔ(-s)、*^{a}hnar(-s)和*^{a}nar。注意 *rǎn*“熯”[144b]有两读：*^{b}narʔ>nyenX 和*^{a}q-hnarʔ>xanX（烤干；干燥；焚烧）。

同其他前缀相比，此前缀的证据较少而且分散，其功能尚未建立。这里暂且采用，作为一种解释中古音以及相关的谐声和词族关系的办法。

10.2 浊塞音前缀

谐声和词族交替偶尔指向浊塞音前缀*b-、*d-、*g-，如 *fǒu*“缶”?*^{b}b-lu>bjuw（陶器），比较 *táo*“陶”*^{a}lu>daw（制陶；陶器）；又如 *hé*“貉”?*^{A}g-lak>hak（貉）。有时此类“浊前缀”看作是清的*p-、*t-、*k-更好，可认为是在鼻音前缀*N-或*m-的同化作用下浊化的。或者是本来为复杂前缀*Np-、*Nt-、*Nk-、*Ns-、*mp-、*mt-、*mk-、*ms-，或者是*N-或*m-前缀加上带熔合型前缀的音节，其词根声首早先已经被熔合型前缀替代了。有可能经历了这种两步发展的字如 *chuí*“垂”[31a]*^{b}Nt-loj>dzywe（下垂。此字在 8.1 中讨论过），这个形式的演变式可能是*^{b}t-loj>^{b}toj>^{b}N-toj（最早的形式反映在台语中，见 8.1）。我认为是在表示不及物的前缀*t-已经看不出是前缀而且替代了词根声首的时候，又加了表示“状态或不及物”的*N-前缀。在“貉”中，浊音要素也许是出现在好几个小动物名称中的*m-前缀（参见 6.2.2）。

第十一章 *-r-中缀

11.1 作中缀的上古汉语-r-介音

Karlgren（1934）首次发现二等跟非二等同源词有元音交替。后来这类交替被认为是辅音性“介音”的交替：Yakhontov（1960）首次认定为-l-，后来李方桂（1971）拟作-r-，这个介音偶尔也用于解释其他有形态意义的对立。因此在有最小对子的时候，把-r-看作中缀是很自然的事情。首次提出这一观点的是 Pulleyblank（1962：125；1973：118）。他在 1973 年的文章中认为*-r-中缀的功能是“使役”。下面是他的例子（构拟是我的）：

- “至”[413ac]*^{b}tik-s（到达）：“致”[413d]*^{b}trik-s（传送）
- “出”[496a]*^{b}t-khut（出去）：“黜”[496f]*^{b}tr-khut（放逐）

我们还可给里边增加一个例子：

- “逝”[287m]*^{b}det-s（往；经过）
- “滞”[315b]*^{b}dret-s（丢弃）
- “撤”[286b]*^{b}dr[e]t,*^{b}trh[e]t（去掉，拿走）

不过这些表示“使役”的*-r-例子的词根都是不及物的动词（关于运动的动词）。由于迄今还没有见到从及物动词派生的使役形式，也由于古汉语本来就有不及物动词，尤其是运动动词（motion verb）的使动用法[①]，很可能上例中*-r- 跟使役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我则倾向

① Norman（1988：102）举了“來”在“來之”中的及物或使动用法。

于认为*-r-有强化功能（intensification），这使它容易出现在具有及物或使役用法的运动动词里[①]。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见 Sagart（1993c：266；270~271）。

我自己的研究（Sagart 1993c）表明中缀-r-主要派生表示多物体（plural objects）的名词和分布式（distributed）动作（重复的动作、或数处同进行的动作，以及施事需要投入精力的动作），对形容词有属性加强（intensive）的功能。对上古汉语身体名词的χ^2 统计结果表明，带*-r-介音的词表示成对或多歧的身体器官这一点有很强的显著趋势（strongly significant tendency, Sagart 1993c：274）[②]，唯有中缀假设可以解释这种趋势。下面举例说明中缀*-r-的主要功能。

11.1.1 重复的动作

- *xǐ*“洗”*^{a}sɨrʔ>sejX（洗涤），比较 *sǎ*“洒”*^{a}srɨrʔ-s>sreaïH（[扫地前]洒水。《诗·国风·东山》、《诗·小雅·伐木》、《诗·大雅·抑》）；*^{a}srɨrʔ>sreaïX（洒水。《论语》），读音依照《经典释文》。“洒”字甲骨文中已有，故中古-eaïH 韵母来自上古*-ɨrʔ，而不是上古的*-eʔ (后起异形字 *sǎ*“灑”*^{b}s-reʔ）>sreaïX（洒水），其声符“麗”为上古*-e。故“灑”是在上古*-rɨr 和*-e 合并了以后才产生的。更晚的 *xùn*“汛”字《说文》释作“灑”，这个字在 Baxter & Sagart（1998）中作为不正常的情况提到过。不过这个未见于早期典籍的“汛”字在中古有三个指“洒水”的读音，一个带中缀：sreaïX，两个不带 senH、sinH。依《广韵》，sinH 是《说文》所录的“汛”（洒水）的读音，但这未必能证明中古汉语读作 sinH 的词指“洒水”，正如 Pulleyblank（1991b）的构拟词表中的“*xùn* 汛（……）洒水”不证明现代标准汉语中 *xùn* 这个读音指“洒水”一样。另一个不带前缀的读音为中古 senH

① 有关及物性与强化性的讨论，见 Hopper and Thompson（1980：264）。
② Sagart（1993c）中的一些中缀*-r-，现在处理成前缀加带*r-的词根，如粤方言的 kə-lɐk$_5$ (tɐi$_{35}$)（腋窝。又见下文对此形式的讨论）。不过该文的主要发现仍然有效。

（《广韵》中为联绵词 *sǎxùn*“灑汛”的后一字）。在词根相同的联绵词里，很少发现用相同的词缀（14.1），因此只有带中缀的中古读音始终表示“洒水”的意思。现代标准汉语的 *sǎ*（“洒”或“撒”，源于中古 sreaïX）仍然是表示“洒水、撒物”的口语词。其不带中缀的形式（现代标准汉语 *xǐ*“洗”）的基本意思是“洗涤”。

- 大概最早源于模拟声音的词根*tok（击打），可以从几个词的比较中得出来：*dòu*“鬬”[1235c]*[a]tok>tuwk（遇合），依 Schuessler（1987：132）此词尤指连续日期的遇合，可能与 *dòu*“鬥”[1234a]*[a]tok-s>tuwH（争斗、打斗）是同一个词根。词根相同但带中缀的如 *zhuó*“斲”[1235b]*[a]trok>træwk（击打，持续地砍。依 Schuessler《西周汉语词典》的释义），同一词 *zhuó*“噣”[1224n]（又可比较“啄”[1218b]）*[a]trok>træwk（叼啄）。这两个词中的-r-中缀表示重复的动作。
- *guàn*“貫”*[a]kon(-s)>kwanH（穿过；从中心穿过；关系密切）又有带中缀-r-的读音：*[a]kron(-s)>kwænH（熟悉；习惯、习惯于）。后一读音中的-r-表示惯常（即重复）的动作。
- 动词 *yuē*“曰”*[b]wat>hjwot（说）表达即时精确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如在交谈当中某人开始说话。同一词根带中缀-r-且带后缀-s 的形式 *huà*“話”*[a]wrat-s>hwæjH，有名词、动词两种用法，动词的意思是“演讲”，名词的意思是“辩言、话语”。中缀-r-似乎表示演讲的持续。

下例中-r-中缀的作用是拟声：

- *dīng*“丁”*[a]teŋ>teng（击打——假借义），比较异读*[a]treŋ>treang（击打声）

可以假定此处中缀表示击打声的重复。

11.1.2 两处或多处同时发生的动作或者集体参与的动作

- *xié*“挾”*[a]s-kep>tsep（抓握。《诗・小雅・吉日》、《诗・大雅・行苇》：箭头；《诗・大雅・大明》：四方，即国家）；*[a]N-kep>hep（夹在臂下。《左传・隐公十一年》）。比较 *jiā*“夾”*[a]krep>keap（位于两侧。《诗・大雅・公刘》“夾其皇澗”即“驻扎在皇溪的两边”，《逸周书》“乃夾于南門”即“（司马跟司徒）位于南门两侧”）。名词“夾”指位于门两侧的房屋：《尚书・周书・顾命》“西夾南嚮”即“在位于西侧的房屋里，面朝南”。
- *zhé*“輒”*[a]t-nep > tep（[静心七日之后]不动。《庄子・达生》），而《穀梁传・昭公二十年》*[b]tr-nep>trjep 或 *[b]nrep>nrjep[①]（《经典释文》“两足不能相过也”）。“輒”字本指“车厢外左右板上端外翻部分”*[b]tr-nep，带表示“多歧物体”的-r-中缀。参见下文。
- *cuò*“撮”*[a]tshot>tshwat（用两个或三个指头拿起）。比较 *chuài*“嘬”*[a]tshrot-s>tsrhweajH，意思是（1）“把[全部的烤肉]一口吞食下去”（《礼记》）；（2）（昆虫）一起叮咬（腐尸）（《孟子》、《韩非子》）。这里（1）是用在多物体上的动作，（2）则是集体参与的动作。“嘬”仍用于山东话里，表示“往口里填食”的意思。
- 下边这一组词的词根为 *lut（跟随）：*yù*“聿”[502a]*[B](Cə)-lut>ywit（随着，于是）；*shù*“述”[497ef]*[b]m-lut>zywit（跟随；循适当的方法）；*suì*“遂”[526d]*[b]s-lut-s>zjwijH（从意也。《说文》）。这个词根也出现于 *shuài*“帥”[499ac]*[b]sr-lut>srjwit（率领；跟随），指集体参与的活动（有众多的随从者）。

① “輒”《经典释文》注为通常读音（“如字”），《广韵》音为中古 trjep（两车相倚），但所录另一字“踕”（中古 nrjep）与《穀梁传》用例相合。

- *xù*“畜”[1018a]*^{b}hlruk(-s)>thrjuwk、thrjuwH（养育）里的中缀-r-也表示集体参与的动作。参见 6.2.2。
- 动词词根*pan（分开）见于 *bàn*“半”[181a]*^{a}pan-s>panH（一半），*bàn*“畔”*^{a}N-pan-s>banH（与……分开[带不及物前缀*N-]；田地的分界）。词根带上-r-具有分布的含义：*bān*“班”*^{a}pran>pæn（分给[有多个接受者]；排列）。
- *qiáng*“彊”[710a]*^{b}N-kaŋ>gjang（强，有力的）；*^{b}N-kaŋʔ>gjangX（尽力；强迫），与 *gāng*“鋼”[679a]*^{a}kaŋ>kang（硬，强）及其他形式同源。带-r-形式的 *jìng*“竞”[754a]*^{b}N-kraŋ-s>gjængH（竞争；争斗；爱争吵的）表示由两个参与者竞争的活动。
- 有一对词表现出有无-r-中缀的对立：*huò*“穫”[784h]*^{a}wak>hwak（收割）和 *huò*“獲”[784d] *^{a}wrak>hweak（抓获[猎物或敌人]）。这两个词明显同源，其区别在于对象的特点，一种是作为物质的粮食，一种是作为可数物的动物、人或其他物件。当然在汉语古籍和铭文中“獲”也用于单个的对象，我假定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带-r-中缀，而在通常为复数的情况下才带中缀。相反地，“穫”由于只涉及不可数物体，则从来不带中缀。“獲” 的中古音反映的是上古带中缀-r-的形式。

11.1.3　成双或多歧分布物体的名称

- *yǎn*“眼”*^{a}ŋrɨnʔ>ngeanX 战国时期指“眼珠”（相关讨论见王力 1957：499），现代汉语用“眼”表示眼睛，这个词几乎把古汉语 *mù*“目”全部替代了。可能的同源词如 *wěn*“眼”*^{a}ŋɨnʔ>ngonX（见于 《周礼》，郑玄注“出大貌”。读音据 《经典释文》），因此指“眼珠”的“眼”看来带-r-中缀指成双的物体（Sagart 1994a）。福州话里有一个极相似的例子：带中缀的 pa_{11}-lau_{213}（眼睛突出）由词根 pau_{213}（梁玉璋 1982。未见释义）变来。
- *qí*“齊”字[593a]*^{a}s-lɨj>dzej 西周指“相同；整齐；相等”，战国时期有带中缀*-r-的派生词 *chái*“儕”[593zaʾ]*^{a}sr-lɨj>dzreaj，

指同辈次的人或国家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晉鄭同儕”（晋国跟郑国是同一辈次的国家）。

- *kōng*“空”*[a]khoŋ>khuwng（空的），其带中缀的形式为 *qiāng*“腔”*[a]khroŋ>khæng（体腔，尤指肺）。
- *zhēn*“楨”[843l]*[b]treŋ>trjeng（古代筑墙时竖立在两端的木柱），词根可能是*teŋ（固定），同族词又有 *dīng*“钉”*[a]teŋ>teng（钉子，即用来固定的东西）等。

11.1.4 加强功能

这一功能的证据是形容词，下面看三对颜色词的例子：

黑～深黑：比较 *àn*“闇”[653i]*[a]q-lɨmʔ(-s)> ʻomX, ʻomH（黑），*yǎn*“黯”*[a]qr-lɨmʔ> ʔeamX（《说文》“深黑也”）。

红～大红：*chì*“赤”[793a]*[b]t-hlak>tsyhek（红）声系还有 *shè*“赦”[793d]*[b]hlak-s> syæH（释放；放开；宽恕），此字可能是“釋”[790l]*[b]hlak>syek（解开；离开；放开）的去声（带后缀-s）的形式。这暗示“赤”也带边音词根声首，如果这是正确的，解释中古的 tsyh-的唯一办法便是假定一个前缀*t-。关于带*t-前缀的其他形容词，参见上文 8.2.1 关于*t-前缀的讨论。*hè*“赫”[779a]*[a]qr-hlak>xæk（《说文》“赤大也”）字形为两个“赤”字，段玉裁认为是 *shì*“奭”[913a]*[b]hlak>syek、[b]q-hlɨk>xik（红。两读）。这说明此处的二等介音不是词根声首，而是中缀。

粉红～大红：*jiàng*“絳”*[a]kruŋ-s>kængH《说文》解释“大赤也”。尽管这里元音明显不同于“紅”[①]，但是这个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① “絳”字在《诗经》里未见押韵例，元音得靠其他方面的因素来确定。这个字的中古音为 kængH，其上古主元音既可能是*u，也可能是*o。我把它拟作*[a]kruŋ-s 是因为同声系的另外两个字在《诗经》中押*uŋ韵。不过同一声系还有两个明确可构拟成*-oŋ的字：*jiàng*“洚”*[a]goŋ> huwng（淹。此为多个读音中的一个）和 *zhuàng*“戇”*[a]hŋoŋ-s>xuwngH（蠢笨）。故“絳”本作*[a]kroŋ-s>kæwngH 也不无可能，果真如此的话，在与 *hóng*“紅”*[a]N-koŋ>huwng（粉红）比较的时候，就不必假定元音屈折了。

都跟现代指红色的 *hóng*“红”*ᵃN-koŋ> huwng（《说文》“帛赤白色也”）字同源，段玉裁认为“紅”即“粉红”，此字中的 N-可能是状态前缀。元音屈折及后缀都未见有加强的功能，故有理由认为是中缀的作用使然。

两个表示“大”的形容词也反映-r-中缀的加强功能。表示兄长的二等字有 *mèng*“孟”[761ef]*ᵃmraŋ-s>mængH 和 *bó*“伯”[782i]*ᵃprak>pæk。分别可比较词族 *máng*“芒”[742k]*ᵃmaŋ>mang（大、广，《诗经》；大、太大、过大，Schuessler 1989）和 *bó*“博”[771ac]*ᵃpak>pak（大）。从语义上看，一些现代汉语方言里表示“兄长”的词也是在“大”的基础上派生的，如温州“阿大”a_5 $dəu_{22}$（哥哥。面呼词）。

其他形容词里也有加强功能的-r-：*mò*“莫”（寞、漠）（寂静），通常读作*ᵃmak> mak，但依《经典释文》，《诗・小雅・楚茨》中的“莫”读作*ᵃmrɨk>meak（静穆），中古音不规则。这里的中古音当为 mæk，而《楚辞》中写作 *mò*“嗼”的字的确就读作*ᵃmrak>mæk（寂静），Karlgren 据此认为《经典释文》讹误。不过，《经典释文》记录了《诗经》的传统读音，中古 meak 完全可以解释成 *mò*“默”*ᵃmɨk>mok（静）带中缀的形式。但 Karlgren 也可能是正确的，即《经典释文》本想提供的是中古 mæk 音。无论词根是 *mò*“寞”*ᵃmak（寂静）还是 *mò*“默”*ᵃmɨk（安静），都要从元音屈折方面解释，《诗・小雅・楚茨》中带中缀表示“静穆”的词很可能是程度上的加强。

上古汉语中缀*-r-不同用法背后的基本含义是“分布式的动作或物体”，即时间或空间上不同质的动作或物体。表示加强的功能可视为第二性，这是因为“分布”通常就隐含着量或强度的增加。

11.1.5　残余形式

没有理由期待带中缀-r-的词个个都符合上述的语义模式。跟其他词缀一样，带-r-的形式也有不能分析的残留。例如 *gǔ*“賈”*ᵃkaʔ>kuX（商人；买卖）、*jià*“價”*ᵃkraʔ-s>kæH（价钱），尚不清楚后一词中-r-的功能是什么。尽管这两个词怎么说都像是同源词，对后一词加

中缀时的词根的含义以及当时刚加上中缀的形式的含义，我们只能猜想而已。也许作为“买卖”跟“价钱”中间阶段有个“讲价钱”的意思，这样便可以用-r-中缀表示“重复动作”或“涉及多个参与者的活动”这些功能来解释。不过，我还没见到任何用例直接支持这个解释。

11.2 晋语里的中缀-l-

在 Sagart（1993c）中，我提出上古汉语*-r-中缀以-l-的形式保留在晋语里，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其功能与上古汉语相同（l 是上古汉语*r 到汉语方言的规则变化形式）。下面是鄂尔多斯伊盟晋语中带中缀-l-的形式（栗治国 1991）：

- pai（摆动）：pəʔ-lai（来回摆动）
- pən（奔跑）：pəʔ-lən（四处乱跑）
- xua（画）：xueʔ-la（乱写；划拉）
- təu（兜）：tə-ləu（枝头果实丰收状如悬兜）
- khu（毂）：kuəʔ-lu（车轮）

下边是获嘉话的例子（贺巍 1989：141）：

- 拔 paʔ（拔；选）：pə(ʔ)laʔ（拨弄[如算盘]）
- 擺 pai（摆动）：pə(ʔ)lai（来回摆动）
- 刨 p^{h}au（挖）：p^{h}ə(ʔ)lau（重复地刨）
- 篷 p^{h}əŋ（篷）：p^{h}ə(ʔ)ləŋ（车篷或树冠)

徐通锵（1981）提出晋语里的中缀-l-是普通话小称后缀“-儿”在当地的形式。可是普通话加“-儿”的是名词，而晋语-l-却多用于动词或形容词，较少用于名词，它派生出的名词也不是普通话里典型的儿化词。所以中缀-l-的意义跟后缀“-儿”的意义无关。此外，中缀-l-很古老，似乎很难视为“-儿”后缀的变式。据张崇（1993），北方话嵌

l 词至少可以追溯到元曲，其中一些词至今还在晋语中使用。官话的后缀“-儿”可以设想能追源于元代，但它必须完全建立之后才有可能再变为嵌 l 的形式。

11.3　闽语里的-Vl-中缀

中国南方福建北部的福州和建瓯方言有相似的中缀形式，支持上述北方话的证据。福州的中缀-Vl-（V 是音节主元音或复合元音的拷贝）派生动词、象声词和量词。没有名词带中缀-Vl-。这个形态是非能产性的。基本描写见梁玉璋（1982），其中示例很多，但释义较少。下面的材料由对福州方言有专门研究的 M. Désirat 热情提供。这是他 1996 年 6 月在巴黎调查福州话发音人王华（音译）先生所得到的材料。

在中缀改变动词意义的例子中，对意义的改变主要有两条：一是“加强～持续”，一是分布（反复、不同质）。也有几例是逐渐进行的动作，可归为分布的动作。下边举例说明：

加强～持续（intensive~durative）

- pau_{213}（突出）：pa_{11}-lau_{213}（[眼睛]突出得厉害）
- $mo?_{55}$（粘住）：mo-$lo?_{55}$（完全粘住）
- $tsiŋ_{55}$（盯）：tsi_{31}-$liŋ_{55}$（凝视）
- $tsiɛŋ_{213}$（打哆嗦）：$tsie_{11}$-$liɛŋ_{213}$（不停地发抖）

反复（iterative）

- $peiŋ_{31}$（抛，翻）：$pɛ_{31}$-$lɛiŋ_{31}$（反复地翻动，如炸鱼）
- $nia?_{13}$（眨眼）：$nia?_{11}$-$lia?_{13}$（反复地眨眼）
- $k^huaŋ_{53}$（拐，绕）：k^hua_{31}-$luaŋ_{53}$（沿着弯曲的线绕来绕去）
- ts^hia_{55}（转动）：ts^hia_{31}-lia_{55}（朝不同方向转，如电扇）

不同质的动作（non-homogeneous action）

- $mɛ_{53}$（蜷缩、蹲伏）：$mɛ_{31}$-$lɛ_{33}$（蜷缩、蹲伏，但不稳）

- $t^hɑʔ_{13}$（塌下）：t^ha_{11}-$lɑʔ_{13}$（不规则地坍塌）

逐渐进行的动作（gradual action）

- $tɑu_{213}$（盖上盖子）：$tɑ_{11}$-$lɑu_{213}$（渐渐闭上眼睛，如无法抗拒睡眠的时候）
- $louʔ_{13}$（[从衣袋里]掉、丢失）：lu_{11}-$louʔ_{13}$（从衣袋里一点一点地掉落）
- uai_{55}（不直）：ua_{31}-$luai_{55}$（逐渐歪斜）

福州话带-Vl-的量词用于形状不规则的物体，或用于大小不等或不规则地排列在一起的一组物体。

- [pai_{55}]：pa_{31}-lai_{55}（串，如大小不同的钥匙）
- $pɔ_{353}$（块）：$pɔ_{11}$-$lɔ_{353}$（块，不规则形状）
- $t^haʔ_{55}$（摞）：t^ha_{11}-$laʔ_{353}$（摞，如不规则地摞起来的纸）
- $kuŋ_{53}$（群）：ku_{31}-$luŋ_{53}$（群，散乱的）

建瓯中缀-l-[①]或者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者加强语义（潘渭水1994），潘举了两个状态动词语义加强的例子：

- k^hi_1（不直）：k^hi_1-li_1（不直，意念较强烈）
- $ŋe_5$（不直）：$ŋe_5$-le_5（不直，意念较强烈）

建瓯的-l-在形容词中的意义加强功能，显然是上古汉语*-r-中缀功能的延续。

11.4 现代方言中嵌-l-形式是上古汉语*-r-中缀的延续

有些带中缀的形式在闽语和晋语中都有所反映，这十分值得注意：

① 建瓯-l-中缀与福州形式相似，只是如果词根有鼻韵尾的话，-l-前拷贝主元音或复合元音，还加上鼻音尾（故从共时角度来看，这一形态变化可描写成音节重叠，并把第二音节的声母替换为-l-）。

- 擺 pai（摆动）：pə(ʔ)-lai（来回摆动——获嘉话）
- 擺 pɛ[无释义]：pɛ-lɛ（如钟摆一样来回摆——福州话）

- 攪 tɕiau$_3$[无释义]：kəʔ-lau$_8$（搅——伊盟话，栗治国 1991）
- 攪 kau$_8$[不用]：kau$_8$-lau$_8$（搅——建瓯话，潘渭水 1944）

- 塌 t^{h}aʔ[塌下]：t^{h}əʔ-laʔ（渐渐塌下——伊盟话）
- 塌 t^{h}ɑʔ$_{13}$[塌下]：t^{h}a$_{11}$-lɑʔ$_{13}$（不规则地坍塌——福州话）

这三个词都带有分布性语义，其中两个是二等。南北方言语义可比较，甚至词汇有重叠，故-l-很难算作是不同方言各自创新的结果。我们必须假定现代闽语和晋语的祖先与其他主流的汉语分开的时候，还有-l-中缀存在。这种形态手段在北方晋语和东南方福建北部的保留，是边际区域语言保守（Dauzat 1922）的明确例证[①]。这也跟相同地区保留 k-前缀的情形（Sagart 1996c ）完全平行。正如前文提到的，现代 l 是上古 *r-无前缀条件下的规则演变形式，由于语义也对应，完全有理由认为现代方言嵌-l-形式是上古*-r-中缀的保留。

① 有人认为晋语或闽语的嵌-Vl-词源于秘密语。此说无法解释闽北名词不带中缀的原因，也解释不了我们所描述的那些语义效果产生的原因。

第十二章　复辅音声母

熔合型前缀以及中缀*-r-都会构成复辅音声母。正如前文所交待的，目前的体系里所有复辅音都是加缀构成的。复辅音或者是带前缀的，或者是带中缀的，或者两者兼有。

12.1　带中缀的复辅音

在目前的体系里，所有加中缀的复辅音带的都是*-r-。总之，我初步假定此类带中缀的复辅音跟熔合型前缀的复辅音演变方式相同。用 C 代表辅音，带熔合型前缀的 *C-r-通常同加中缀的*Cr-具有相同的语音演变。例如带中缀的*ᵃphr-和带前缀的*ᵃp-hr 都演变为中古的 ph-：比较 *pǔ*“墣”*ᵃphok>phuwk、带中缀的*ᵃphrok>phæwk（土块）和带前缀的 *pǔ*“樸”*ᵃp-hrok>phæwk（修未成器的木料。比较 *lù*“录”*ᵃCə-rok>luwk“刻木”）。

12.2　带前缀的复辅音

关于带 s-头的复辅音可参阅 4.1 的讨论。这里只讨论以塞音或鼻音开头的复辅音，同时也正好借此就前人对此类复辅音的处理作些评论。

12.2.1　前人的构拟

Maspero（1920）最早建立诸如*kl-、*ŋl-、*pl-、*ml-之类的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用它来解释塞音或鼻音跟中古 l-之间的异读和谐声关系。如 GSR 766 中 *gè*“各”（中古 kak）和 *luò*“落”（中古 lak）的关系。Karlgren（1923）从此原则把类似 GSR 766 声系中所有的字

都构拟成舌根音（对有些声系用唇音）加-l-的形式。由于他为上古汉语塞音和塞擦音声母作了四个发音方法系列的构拟，上述处理在他的体系中是可行的，如 GSR 766 里的中古ɣ-反映上古*gˀl-，带送气浊音*gˀ-；中古 l-反映上古*gl-，带不送气浊音*g-。Karlgren 没有看到复辅音跟元音演变之间的任何关系，把这两者当成不相干的问题处理了。由于他允许上古汉语有音位对立的元音通押，所以构拟了*-a-和*-ă-两个不同的元音来解释中古的-a-和-æ-。

后来的学者大体上支持把全系列都构拟成复辅音的原则，但对 Karlgren 的体系做了改动：（a）提出“一个韵部只有一个音位性的主元音”的原则，在此例中为*/a/，中古汉语一等元音-a-与二等元音-æ-的区别被重新解释为后者上古带有介音；（b）把 Karlgren 的声母四系列的构拟减少到三个系列，他的不送气浊塞音被解释为别的音，主要是响音，而送气浊音系列改为不送气。

Pulleyblank（1962）假定舌根或喉音起首的复辅音带的是-ð-介音，或是-l-介音，前者在中古汉语中没有留下痕迹，而后者除了在*ɦ-声母之后仍保留为中古 l-之外，都变成了中古的二等。Pulleyblank 的这两个介音后来分别被重新解释为-l-和-r-，如李方桂（1971）。李方桂进一步假定这些系列里中古ɣ-在一等和四等（即上古不构拟-r-介音的）音节里很少见，故保留用*gl-解释中古更常见的 l-，使得“貉”（中古ɣak，一等）无法用*gl-解释，他便认为“貉”这个词不规则。这些形式是否真的那么不常见，还是值得怀疑的：一等或四等中的ɣ-，“監”声系（GSR 609）2 例，“兼”声系（GSR 627）3 例，“各”声系（GSR 766）1 例；二等中的ɣ-，“監”声系 3 例，“兼”声系 0 例，“各”声系 3 例。看来成功的构拟还是得解释这些读音。

12.2.2　Baxter 的构拟

12.2.2.1　Baxter 带介音*-r-的复辅音

Baxter 的处理跟 Pulleyblank、李方桂不同，他试图只用一个介音*-r-来解释类似“各”的声系，但他却假设有两类复辅音，一类（“规则的”，即*Cr-）演变为中古带舌根音声母的二等，另一类（“带连

字符的”，即*C-r-）演变成中古的 l-。他没有对这两种复辅音的区别作出任何具体的说明。这种构拟很容易解释中古 l-声母和带舌根音声母的二等及重纽三等字，却解释不了任何带舌根音声母的一等或四等字。跟李方桂的方法相似，Baxter 也试图把不能解释的字视作数目很少的例外：他为这些字构拟了上古单辅音声母，把它们在类似“各”的系列中的出现解释为类推使然（1992：840，注 185）。“果”声系（GSR 351）有 9 个一等舌根音或喉音声母字例，却只有两个带舌根声母的三等字例，“兼”声系（GSR 627）有 10 个四等舌根音声母字例，却只有 1 例是二等，这未免让人对他的解释产生怀疑。更普遍地看，对 l-与舌根音声母接触的系列的统计显示 35 例为一等或四等，41 例是二等，看来尽管这些系列里的二等比在别的系列里出现得频繁一些，而一等和四等也很常见，不能视为不规则的变化。

12.2.2.2　Baxter 带*-l-介音的复辅音

由于 Baxter 只用一个*-r-介音来解释前人用两个介音来解释的复辅音，他的体系里还能给*-l-另派用场。他也构拟了带*-l-的复辅音，但除了*sl-和*zl-以外 (关于*sl-和*zl-见 Sagart 1993d 的评论），这些音都出现在*C-l-类型里。“规则的”*Cl-类型被认为在上古汉语时期已经合并到*Cr-类里了（Baxter 1992：232）。 Baxter C-l-中的 C 只限于舌根或唇塞音声母，这些复辅音无论 C 的发音部位是什么，一律演变成中古 t-、th- 和 d-。这一演变解释的字例并不多。这种构拟的主要证据是，苗瑶语从汉语边音谐声系列借入的词表现为原始苗瑶语*gl-（Purnell 1970）或原始苗语*Gl-（王辅世 1979），如 *cháng*“腸”（肠子）：Baxter *ɡ-ljaŋ>drjang，Purnell 原始瑶语*klaaŋ$_2$（<原始苗瑶语*gl- ）；*táo*“桃”（桃子）：Baxter *ɡ-law>daw，Purnell 原始苗瑶语 glaau$_{3A}$，王辅世原始苗语*Glɑ$_A$。此类例子我们还可加上 *tuō*“脱”*^{a}lot>dwat（剥落 ），王辅世原始苗语*Glwa$_D$。原始苗瑶语*Gl-似乎是上古汉语*^{a}l-的规则对应音，正如原始苗语*l̥ 是上古汉语 hl-的规则对应音一样。我尚未找到一个原始苗语*l-与上古汉语*^{a}l-（或*^{b}l-）对

应的例子[①]。也许借用发生在上古汉语由*[a]l-变为 d-的过程中，可能恰好当时为过渡阶段的 [dl-]或[l[d]-]，此类音借成原始苗语的[gl-]或[Gl-]是说得过去的。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 Norman 关于非三等是咽化音的假设是正确的，上古汉语*l-在非三等中演变为咽化音，正如非三等的*k-在晚期上古汉语中演变为 q-一样，而原始苗语的*Gl-则是咽化的边音（见 3.2.2）的借用记录。不过这还是解释不了瑶语中“肠”的形式。

Baxter 还根据其他证据构拟*C-l-复辅音。如他把 *táo*“匋”（陶器，中古 daw）拟作*b-lu，理由是假定它跟 *bāo*“包”*[a]pru-pæw（包起来）有谐声关系。然而“匋”很可能与 *yáo*“窑”[1144a]*[b]lu>yuw（陶器，中古又作 yew）同源，这里的*l-只能解释成词根声首。故“匋”一定是简单的*[a]lu>daw 而已[②]。Baxter 其他*C-l-的例子也有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没有理由给上述 Baxter 的例子构拟 C-l-复辅音。我假定上古汉语*l-只用作词根的声首，任何前置的辅音都是前缀。我把“肠”构拟为 *[b]lraŋ>drjang，把“桃”构拟为*[a]law>daw。这样一来，带*-l-的复辅音仍然存在，我按李方桂的办法，也假设此类复辅音演变为中古一等和四等字的声母，其中的*-l-完全消失。下文详述。

12.2.3 新的构拟

12.2.3.1 词族和现代方言的证据

我提出一种新的方法来处理复辅音声母问题。这个处理法把形态、词族和方言证据考虑了进来[③]。以“各”声系为例来说明我的解释。*gē*“骼”[766c’]（[祭性]后腿；后臀。中古 kak、kæk 两读）。这个字在不少礼仪描写中出现，也见于《左传》。《经典释文》每例均注为中古 kæk 音，有一例在掩埋祭牲骨头的礼仪的语境中又读为 kak。没

① 属苗瑶语的瑶勉语支情况不同，未见上古汉语*[a]l-与瑶语 Gl-的对应，反而发现一例上古汉语*[a]l-与瑶语 l-对应的例子：比较 *duò*“惰”*[a]lojʔ>dwaX（懒）和勉语 luei$_6$（懒）。同一词锦语（一种侗水语）借为 lwa:j$_4$（懒），越南语为 lɯɤi$_2$（懒）。显然借词的时候瑶语和苗语已经分离。

② 或者是*[a]Cə-lu，带脱落较早的轻重格前缀。

③ 潘悟云教授也曾独立地提出了一个很相似的解释（个人交流，1998）。

有理由认为 kak 或 kæk 不存在。由于这个词表示的是成双的物体，故一等和二等之别可视为中缀的有无。*gē*“胳”[766d]（腋窝，中古 kak）可能与前词同源。杨福绵曾提出标准粤语“腋窝”的名称 kə-lɐk$_5$ tɐi$_{35}$（又读 kə-laːk$_5$ tɐi$_{35}$）是“胳”原词的口语形式。如果是这样，粤语则提供了此词*kl-复辅音的直接证据。注意语素 tɐi$_{35}$（底）暗示 kə-lɐk$_5$ 或 kə-laːk$_5$ 并非“腋窝”，而是大臂，即胳膊与肩膀相连的上臂。这也支持“胳”与“骼”的同源关系，“骼”是与臀部相连的大腿。问题是这些形式中起首的舌根音究竟是词根的一部分，还是那种有时见于身体名词中的前缀*k-（厦门 ka-chiah“后背”；忻州 kəʔ-t^{h}i-k^{h}uei“膝盖”）。这个问题不难回答，还有一个表示“腋窝”的词 *yì*“亦”[800a]，又作 *yì*“掖”[800l]或 *yì*“腋”[800m]*^{b}lak>yek[①]。此词开头没有舌根音的任何痕迹，看上去与“胳”和“骼”的词根一样，都是*lak。于是“胳”、“骼”音节开头的舌根音和粤语词 kə-都反映了*k-前缀。可作如下构拟：

词根*lak（大臂或大腿）

- *yì*“腋”、“亦”*^{b}lak>yek（腋窝）
- *gē*“胳”*^{A}k-lak>kak：比较粤语 kə-lɐk$_5$、kə-laːk$_5$（腋窝）
- *gē*“骼”*^{A}k-lak>kak、*^{A}kr-lak>kæk（后腿，后臀）

因此至少类似“各”的声系中的一些字，包括一些二等字，需要构拟成*k-前缀加*l-词根声首的形式。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声符的选用是把前缀算在内的，至少*k-前缀如此：上例带舌根音前缀的选用“各”声符，不带前缀的选“亦”为声符。

还有其他词组，它们的词根同为 lak，而它们的成员出现在铎部的“各”或其他系列里。下边两组中，“各”声系中古读 l-的词跟别的上古带边音的声系的词有关系。

词根*lak（大）

① 这个词族的初形最早见于 Schuessler（1974）。

- *yì*“奕”[800d] *^{b}lak>yek（大。见于《诗经》。《说文》：“奕，大也”）
- *yì*“繹”[790e] *^{b}lak>yek（大，丰富。见于《诗经》，假借为“奕”）
- *lù*“路”[766l’] *^{A}Cə-lak-s>luH（大。见于《诗经》）

词根*(h)lak（[叶子或树皮]落）

- *tuò*“蘀”[790r]*^{a}hlak>thak（《说文》：“艸木凡皮葉陊地為蘀”）
- *luò*“落”[766q’]^{A}kə-lak>lak（[树叶]落下。《说文》：“凡艸曰零，木曰落”）

“蘀”见于《诗・国风・七月》：

十月隕蘀 in the tenth month there is the shedding of leaves（十月树叶落下）

毛训：“蘀，落也。”

我们上古汉语的构拟不仅仅要能够派生出中古单个的词，还得解释贯串着汉语词汇的词族关系。仅以上面三个词族例子来说，Baxter（1992）的体系无法解释此类词族关系：采用他的体系，表示“腋窝”的词族则是*jAk、*kak、*krak，表示“大”的词族则是*jAk、*ljak、*Crak-s，表示“落下”的词族则是*hlak、*C-rak。

12.2.3.2 脱落了的前缀对词根声首的影响

如前所述，我们需要一种办法让中古的 l-既源于上古的*r-，又源于上古的*l-。我假定存在上古*l-演变成中古 l-的条件。现代汉语方言让我们了解到这种条件到底是什么。大家知道，标准汉语里像粤方言 kə-lɐk（腋窝）之类带前缀的形式已经消失殆尽，这些形式只在某些方言，尤其是在一些边际区域的方言的口语中还有残留。地域上相距甚远的方言里同一词有对应的前缀形式，尽管中古韵书跟标准语都不反映前缀，还是可以构拟前缀的。如前面讨论 k-前缀时提到的，这正是

“落”（落下）的情形，此词在晋语和闽语里带前缀：山西平遥 kʌʔ-lʌʔ（少量往下落。侯精一 1989：200），可分析为表示瞬间动作的 kʌʔ-前缀加 lʌʔ（落）；厦门话 ka-lauh（落下。Douglas 1899）。结合历史情况，我们有理由假定闽语和晋语分化之前标准语里存在*kə-lak 之类带前缀的形式，并且可以进一步假定这种形式在前缀脱落后反映为中古的 lak，现代标准汉语的 *luò*，粤语的 lɔk。可能正是因为具有舌根音前缀，这个词在上古才带有“各”声符，当时前缀还保留着。我认为正是这个前缀的保护作用，其后的*l-声母才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演变成中古的 d。受后来脱落了的前缀保护而没有经历所预料变化的上古边音例子又如：

- *yì*“曳”[338a]*^{b}lat-s>yejH（拉）：*lì*“厲”[340a] *^{b}Cə-lat-s>ljejH（摩擦）
- *shí*“實”[398a] *^{b}m-lit>zyit（果实；坚实）：*lì*“栗”[403a] *^{b}Cə-lit>lit（栗子；[禾穗]充实，坚硬）
- *shù*“述”[497ef] *^{b}m-lut>zywit（跟随）[①]：*lǜ*“律”[502c] *^{B}Cə-lut>lwit（遵循）
- *dài*“逮”[509c] *^{a}lip-s,*^{a}lip-s>dojH,dejH（达到）：*lì*“蒞”[520ac] *^{b}Cə-lip-s>lijH（来到）
- *dié*“蹀”[633k]*^{a}lep>dep（踩踏）：*liè*“躐”[637f] *^{b}Cə-l[[a,e]p>ljep（踩踏）
- *zhì*“治”[976z] *^{b}lri(-s)>dri（做，管治）：*lí*“釐”[979l] *^{b}Cə-li>li（规定，管治）
- *yóu*“油”[1079c] *^{b}lu>yuw（流）[②]：*liú*“流”[1104a] *^{b}Cə-lu>ljuw（流）[③]
- *yóu*“斿”*^{b}lu>yu（旗饰）：*liú*“旒”*^{b}Cə-lu>ljuw（旗饰）
- *yín*“霪”*^{b}lim>yim（连阴雨）：*lín*“霖”*^{B}Cə-lim>lim（连阴雨）

① 另有 *suì*“遂”[526a~e]*^{b}s-lut-s>zwijH（跟随）。
② 同一词又作 *yóu*“游”[1080f]*^{b}lu>yuw（流）。注意 *tāo*“滔”[1078de]*^{a}hlu>thaw（水势盛大）。
③《诗・国风・关雎》中“流”假借为“求”，暗示“流”曾带有后来脱落了的舌根音前缀。

接着出现的问题便是为什么词根声首有粤语 kə-lɐk~kə-laːk 支持的“胳”*^{A}k-lak（腋窝）中古变成了 kak，而有平遥话 kʌʔ-lʌʔ和厦门话 ka-lauh 支持的“落”*^{A}kə-lak（落下）的中古形式却是 lak，平遥话和厦门话形式同样带着 k-前缀。我认为前者保留 k-前缀，后者（上古的 *l-变 d-之后）k-前缀脱落，这是因为语音结合有松紧之别（close vs. loose），即前者是*^{A}k-lak>kak，后者是*^{A}kə-lak>lak。这种区别曾在 2.2 里以熔合型（fused，即 close）前缀和轻重格（iambic，即 loose）前缀的名称讨论过。

GSR766 各	中古音	Karlgren	Pulleyblank（1962）	李方桂 (1971)	Schuessler（1987）	Baxter (1992)	本书
各	kak	klak	kðak	klak	klak	kak	^{A}k-lak
骼	kæk	klăk	klak	krak	krak?	krak	^{A}kr-lak
落	lak	glak	filak	glak	grak	C-rak	^{A}kə-lak
貉	hak	g'lak	gðak	不规则	gəlak	gak	^{A}Nk-lak①

表-18 “各”声系构拟示例

这里提出的假设使一小部分与舌根音和唇音声母谐声的中古 y-（喻四）字得以解释。这些字上古音就是简单的*^{b}l-，正如前文所说，它们或者不带前缀，却具有使其与同系列相别的早期形式，或者造字的时候带着松散结合的前缀，这些前缀在上古汉语边音演变之前脱落了。故 *yán* “鹽” [609n] 为 *^{A}(Cə)-lam>yem、*yù* “聿” [502a] 为 *^{B}(Cə)-lut>ywit、*yào* “藥” [1125p]*^{A}(Cə)-lawk>yak（前缀置于括号里表示早期脱落了）。词族证据支持这种含边音的构拟，如“聿”与 *shù* “述” [497ef]*^{b}m-lut>zywit（跟随）及 *suì* “遂” [526ae]*^{b}s-lut-s>zwijH（跟随）。又如与“藥”同声系的 *shuò* “爍” [1125n]*^{A}(Cə)-hlawk>syak（熔化，融化；闪烁）跟 *yuè* “爚” [1119f]*^{b}l[a]wk>yak（闪光；熔化）同源。

表-18 总结了对“各”声系某些字的构拟。

① 或*^{A}g-lak。

12.2.3.3　同一声系有不同类型的复辅音

我在12.1中举过一个例子说明带中缀的复辅音和带前缀的复辅音演变为中古同样的形式，例子所涉及的两个字还在同一声系：*pǔ*“璞”*^{a}phok>phuwk、带中缀的*^{a}phrok>phæwk（土块），带前缀的*pǔ*“樸”*^{a}p-hrok>phæwk（修未成器的木料。比较*lù*“录”*^{a}Cə-rok>luwk“刻木”）。

同理，类似“各”的声系也可能有各种类型的舌根音加流音构成的复辅音，流音可以是*-r-或*-l-，复辅音可以是带前缀的，也可以是带中缀的，或者两者兼有。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古的kæk反映的可能是上古的*^{A}k-rak（*k-前缀加*r-词根声首）、*^{A}kr-lak（*k-前缀、*-r-中缀加*l-词根声首）或*^{A}krak（*k-声母加*-r-中缀）；中古的lak可能反映了上古的*^{A}Kə-lak或 *^{A}Kə-rak。假定上古形式的多样性，就不必全部排除上古带*-l-的复辅音，也就不必把这些系列中的一等和四等统统视为例外，这样也更好地解释了舌根音和唇音声母系列中二等相对较多的现象。

我不太愿意假定上古不带词缀的*kak或*rak是“各”系列里中古kak和lak的来源。这样的情形即使有的话，也是例外或后起形式。此系列中可能不带复辅音声母的字是*lào*“酪”（马奶酒？《广韵》“乳酪”。中古lak），此字源于上古（晚期）*^{A}rak，可能是传播很广的arak（含酒精的饮品）这个词的音译。

“各”声系里中古二等反映舌根音加*-r-中缀的例子如*yà*“辂”*^{A}ŋra(k)-s>ngæH（往迎。《左传》），同一词又作*yà*“迓”（迎迓。《尚书》），同*wù*“晤”*^{a}ŋa(k)-s>nguH（见面。《诗经》）同源[①]；反映*r-词根声首前加后来脱落了的前缀的例子如*luǒ*“鞹”*^{A}Cə-rak>lak（生皮，兽皮。《吕氏春秋》），比较有元音变化的*gé*“革”*^{a}k-rɨk>keak（皮革；缰绳。《诗经》）。“革”又同*lè*“勒”*^{a}Cə-rɨk>lok（缰绳）同源，其*r-声母有强有力的越南语和苗瑶语平行的证据支持。表-19简要总结复辅音声母可能的来源形式。

① 这些声系里的中缀可能很少，中缀最好的例子见于无复辅音声母的系列。

复辅音类	等	例词	中古音	上古音	比较
熔合	一	胳(腋窝)	kak	*^{A}k-lak	粤语 kə-la:k（腋窝） 腋*^{b}lak（腋窝）
熔合 中缀	二	骼(后腿)	kæk, kak	*^{A}kr-lak, *^{A}k-lak	胳*^{A}k-lak（腋窝）
中缀	二	辖(见面)	ngæH	*^{A}ŋrak-s	晤*^{a}ŋa(k)-s（见面）
熔合	四	謙(谦虚)	khem	*^{A}k-hlem	廉*^{A}Cə-lem（谦虚）
熔合 中缀	二	歉(谦虚)	khemX, kheamX	*^{A}k-hlemʔ, *^{A}kr-hlemʔ	同上
熔合	二	革(缰绳)	keak	*^{a}k-rik	勒*^{a}Cə-rik（缰绳）
熔合	三	坽(坑)	khimX	*^{a}k-hlimʔ	窖*^{a}limʔ（坑） 堑*^{a}k-hlimʔ（坑）
熔合	三	稟(粮食)	pimX	*^{B}p-rimʔ	稟*^{B}Cə-rimʔ（粮食）
轻重格	一	鞊(鞍)	lak	*^{A}Cə-rak	革*^{a}k-rik（缰绳）
前缀晚脱落的轻重格	一	落(落下)	lak	*^{A}Kə-lak	蘗*^{a}hlak（落叶）
前缀早脱落的轻重格	一	唐(夸大)	dang	*^{a}(Cə)-laŋ	庚*^{a}kr-laŋ（天干之一） 同声符
前缀晚脱落的轻重格	四	廉(谦虚)	ljem	*^{A}Cə-lem	謙*^{A}k-hlem（谦虚）
非复辅音	一	酪(乳酪)	lak	*^{A}rak	晚期借词<arak
轻重格	三	廩(粮仓)	limX	*^{B}Cə-rimʔ	原始苗语*ran$_{B}$（粮仓）
前缀晚脱落的轻重格	三	律(遵循)	lwit	*^{B}Cə-lut	述*^{b}m-lut， 遂*^{b}s-lut-s（跟随）
前缀早脱落的轻重格	三	聿(毛笔)	ywit	*^{B}(Cə)-lut	同上
前缀早脱落的轻重格	三	爍(熔；融；闪光)	syak	*^{A}(Cə)-hlawk	爚*^{b}l[a]wk（闪烁，熔化）

表-19：复辅音谐声系列里的复辅音类型

第十三章 后缀

有关上古汉语后缀的具体设想可以找到好几个，得到最广泛接受的是 Haudricourt（1954b）的-s 后缀假设，-s 后缀可能是上古汉语能产性最强的词缀。其他的假设都只涉及为数不多的词例。有些只是关于诸如代词或否定词等封闭词集的区别性假设（如出现于某类否定词里的-t 尾，或者是作为某类代词特征的-k 尾）。因此，这些假设有把源于类推变化或者形式中带有附着成分(clitics)的情形视为后缀的危险。在下文里，我先在声调起源这个大的背景中讨论-s 后缀，然后讨论可在开放词类中找到证据的其他后缀，尽管这些后缀的证据数目有限。

13.1 汉语声调与上古汉语后缀

13.1.1 去声与*-s 后缀

古汉语研究者早就知道一种称为“四声别义”的派生现象。传统上此类现象被理解成用改变声调的办法来改变意义。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是平上入三声变为去声。其他声调跟去声两读的对子很常见。我假定全部的去声都是这样派生而来的。Downer（1959）研究过去声的派生功能。他把这些功能归作（a）由名词派生动词；（b）由动词派生名词；（c）派生使役式（causatives）；（d）派生效果加强式（effectives）；（e）派生副词；（f）派生复合词中的成分。

Haudricourt 1954 年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讨论越南语声调的起源（1954a）和汉语声调的起源（1954b）。在第一篇文章里，他提出喉塞音-ʔ和（源于早期-s 的）-h 的消失导致越南语产生声调。-ʔ和-h 这两个辅音尾曾分别带有升和降的伴随音高特征，随着辅音尾的消失，这些特征变得有区别性。关于汉语，他提出去声跟越南语的一个声调

具有相同的演变，即去声源于-h，而-h 源于更早的-s。他提出去声的派生性就是由后缀-s 引起的，Haudricourt 举的词对如（我的构拟）：

- *è*“恶”*ᵃʔak>ʔak（坏）：*wù*“恶”*ᵃʔak-s>ʔuH（厌恶）
- *hǎo*“好”*ᵃxuʔ>xawX（好）：*hào*“好”*ᵃxuʔ-s>xawH（喜好）

Benedict（1972，注 494）提出了另外一种假设。他提出去声是“一个变调，在语音紧密结合（close juncture）时替换了另外的两个基本调中的一个”，他所说的语音紧密结合或者位于复合词中，或者位于一系列后来消失了的后缀的前面。Benedict 的假设把 Downer 的最后一点扩展成了主流情形，但它无法全部解释第一个音节不是去声的复合词（除非任意指派凡第一个音节是去声的才算是语音紧密结合，第一个音节不是去声的就不是。由于这种区别无法用其他方法证实，假设也就成了循环论证）。 Benedict 还假定了许多我们无法看到且无法证实的后缀，唯一的理由就是如果有那些后缀，汉语的形态就“跟藏语很相似”，不过这种“汇合”并没有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相比之下，还是 Haudricourt 的假设解释力强：可以解释复合词；不必多假设一套消失了的后缀；能解释早期越南语-h 调跟汉语-h 调的对应；此外，正如梅祖麟所指出的，它还解释了押韵反映出的令人迷惑的-p-s>-t-s 韵尾演变（同化。详见 Baxter 1992：565~566）；据 Pulleyblank（1962），去声有-s 对音的证据。关于对 Haudricourt 不利的一面，我曾在 Sagart（1986a：92）里指出汉语方言里显然没有去声带-h 尾的情况，对此现在必须予以修正：山西中西部的孝义话里，去声字单说时带微弱的-^{h}尾的高降调[53^{h}]或[453^{h}]（郭建荣 1989：13）[①]。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更赞成 Haudricourt 的解释。

① 我亲自听过孝义本地人郭建荣先生的去声发音，可以证实他描写的特点的确存在。孝义话去声的-^{h}尾为清音，分布上不限于中古某类声母。考虑到山西方言人所共知的保守性，孝义话去声的-^{h}尾很可能是古老形式的保留。有趣的是，孝义话的上声是个断裂调[31^{ʔ}12]。我仍保持我在 Sagart（1986a）中的观点，即去声在中古是喉化音，这有丰富的方言证据；不过孝义话暗示喉化之前有过一个短-h 阶段，并不是直接源于-s 尾（与 Sagart 1989 相异）。

在接受去声源于*-s 后缀说的前提下，梅祖麟（1980）和 Schuessler（1985：344~362）又进一步研究了去声别义的功能。梅祖麟（1980）提出早期上古汉语*-s 有两个基本功能：（a）由动词派生名词，（b）由内向动词派生外向动词。他提出名词加-s 派生动词的这个功能晚出，是类推使然。梅的例子如下（我的构拟）：

由动词派生名词：

- *rù*“入”*^{b}nip>nyip（进入）：*nèi*“内”*^{a}nip-s>nwojH（里边）
- *liè*“列”*^{b}ret>ljet （排列）：*lì*“例”*^{b}ret-s>ljeiH（规则，用例）
- *zé*“責”*^{a}tsrek>tsreak（讨责）：*zhài*“債”*^{a}tsrek-s>tsreajH（债）

由内向动词派生外向动词：

- *wén*“聞”*^{b}mun>mjun（听）：*wèn*“問”*^{b}mun-s>mjunH（问）
- *shǒu*“受”*^{b}duʔ>dzyuwX（接收）：*shòu*“授”*^{b}du(ʔ)-s>dzyuwH（给予）
- *xué*“學”*^{a}gruk>hæwk （学）：*xiào*“學”*^{a}gruk-s>hæwH（教）
- *tè*“貣”*^{a}hlik>thok（讨要）：*dài*“貸”*^{a}hlik-s>thojH（借出）
- *qǐ*“乞”*^{b}khɨt>khjɨt（乞求）：*qì*“乞”*^{b}khɨt-s>khjɨjH（施舍）

我将在 28.2 里讨论另外一对词例：“買”和“賣”。也许上引 Haudricourt 的两个状态动词词根加-s 的例子（“恶”、“好”）也表示外向功能。更晚的关于-s 后缀功能的讨论又见 Schuessler（1985）。

13.1.2　上声与*-ʔ后缀

继 Haudricourt 提出汉语去声源于-s 尾之后，梅祖麟（Mei 1970）搜集了汉语方言、对音及早期文献中对声调的描述等有力的证据，表明汉语上声源于喉塞音，与越南语的一个声调演变相似。更晚些，Baxter（1992：323）提出喉塞尾有时可能是后缀，对此，Baxter & Sagart（1998）举了数例作过讨论，如 *zhāng*“張”*^{b}traŋ>trjang（拉长）：*zhǎng*“長”*^{b}traŋʔ>trjang（长大）。照 Baxter 当初的解释，*-ʔ尾尽管

只涉及比*-s 尾少得多的词（即使有*-ʔ后缀的话，也不能断言全部上声字*-ʔ尾都是后缀），却与 Haudricourt *-s 后缀的情形相似，即可以加在口塞音结尾的后边生成中古的上声，如下面的词对：

- *cǎi*“採”“采”[942ad]（Baxter）*sri(k)-ʔ>tshojX（采集）：*sè*“穡”[926a]（Baxter）*srjik>srik（收割）
- *cǎi*“採”“采”[942ad]（Baxter）*sri(k)-ʔ>tshojX（彩色的）：*sè*“色”[927a]（Baxter）*srjik>srik（色彩；面色）

不过正如 Baxter（1992：324）所指出的，此类词对涉及的一般是-k 尾，很少是-t 尾和-p 尾，暗示多数此类情况可能是-k 与-ʔ相混的结果。事实上，上引二例也许暗示声母和韵尾都相区别的方言差异。

另一类上声的交替涉及鼻韵尾，即*-mʔ、*-nʔ、*-ŋʔ与*-p、*-t、*-k 的交替。参见 Baxter & Sagart（1998）例词 97、98 和 101。不过同样存在*-m、*-n、*-ŋ同*-p、*-t、*-k 的交替。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鼻尾与塞尾交替的时候鼻尾一定要后加喉塞尾。我在 Sagart（1993g）中假定*-mʔ、*-nʔ、*ŋʔ远古为浊-b、-d、-g，与清塞尾*-p、*-t、*-k 及鼻尾*-m、*-n、*-ŋ对立。

郑张尚芳（1995：280）发现汉语亲属称谓和身体名词大多为上声，他假定上古有个表示熟悉意义的*-q 后缀，这个不能加于塞尾后边的后缀演变为中古的-ʔ。郑张的假设也许是正确的，不过由于这只解释了一小部分上声词，我们没有理由为大部分的上声词假设形态来源。

13.2 *-ŋ后缀？

下例中可能有一个*-ŋ后缀，其功能也许是对比性强调或面呼：

- *wǒ*“我”*ᵃŋajʔ>ngaX（我们；我）：*áng*“卬”?*ᵃŋajʔ-ŋ>ngang（我，我们；而我，而我们）[①]

① 这个形式可能并不是从 *wú*“吾”*ŋa>nga（我）派生的。“吾”主要用于单数。此外，“吾”比“卬”出现得晚，后者在《诗经·大雅》里已经有用例了。

- *nǚ*“女”*^{b}nraʔ>nrjoX（女人）：*niáng*“孃”?*^{b}nraʔ-ŋ>nrjang（母亲），本为称呼词（《广韵》）；又作“娘”，用于称呼年轻女子（《广韵》）。

13.3 *-n后缀？

Benedict（1972：157~159）提出上古汉语有个表示集体（collective）的后缀*-n。他的例子如 *é*“鵝”（鹅。中古 nga）：*yàn*“雁”（大雁，[大雁成群]。中古 ngænH），Karlgren 的上古音构拟分别为*ŋâ 和ŋǎn，两者的主要区别似乎是-n 尾的有无。有更好的解释，即此类交替是上古汉语-r-在不同方言或不同环境里发展成了中古的-n 或-j（见 3.4.1）。Benedict 还举了一些汉语跟藏缅语对应的词对，但此类证据自然无法支持上古汉语“集体”词缀的构拟，不过他却用作原始汉藏语“集体后缀”-n 的构拟。一个常被 Benedict《汉藏语概论》之后文献征引的例子是 *mín*“民”*^{b}min（人民）：藏缅*r-mi(y)（人），但这里所谓带集体后缀-n 的字，其实早期带的是-ŋ尾，受前面/i/同化才变成了-n（参见 3.4.2），可比较带-r-中缀的同源词 *máng*“氓”*mraŋ（人口，人民）以及表-20 中三组元音交替和辅音韵尾交替的模式。

GSR 编码	**457**	**742**	**841**
人民	民*^{b}min（<-ŋ）	氓*^{a}mraŋ	
迷茫	泯*^{b}min（<-ŋ）	茫*^{a}maŋ	暝*^{a}min-s（<-ŋ）
闭眼，睡	眠*^{a}min（<-ŋ）		暝*^{a}min（<-ŋ）,*^{a}meŋ

表-20 “民”、“亡”、“冥”声系平行的词族对应例

Benedict 用来证明集体后缀所用的几个词对纯属偶然相似，因此必须放弃他的假设。类似地，他关于上古汉语与藏缅语亲属称谓词带-t 后缀的假设（Benedict 1972：158），也建立在错误的比较上，同样必须放弃（见 21.4 关于“侄”的讨论）。

倒是有几个例子支持*-n 尾构拟，但不带集体的意义。一个常引的例子是：

- *yǔ*“語”*^{b}ŋaʔ>ngjoX（说话；告诉）：*yán*“言”*^{b}ŋan>ngjon（说话；话语）。

同样，下面这些反映*-a 和*-an 交替的例子没有问题的话，似乎也需要构拟*-n 后缀，*-n 的功能不详：

- *jù*“拒”*^{b}gaʔ>gjoX（抗拒。《广韵》“拒，捍也”）；比较 *hàn*“捍”*^{a}ga-n-s>hanH（挡住），又作 *hàn*“扞”（用手挡；保护），此字又作 *hàn*“豻”（《广韵》“拒也”）。
- *yǔ*“圄”*^{b}ŋaʔ>ngjoX（监禁；监狱），又作“圉”（监狱）；比较 *àn*“犴”*^{a}ŋa-n-s>nganH（监狱。《荀子》、《汉书》），联绵词 *yǔ-àn*“圄犴”见于《后汉书》。

下列词的词根显然是*ka（吃）：*hú*“餬”*^{a}N-ka>hu（供食），*hú*“糊”*^{a}N-ka>hu（稠粥）。不带前缀的词根出现于 *gù*“餶”*^{a}ka-s>kuH（稠米粥）和 *jiān*“餰”*^{b}ka-n>kjon（稠米粥）。

下文 21.1 里会谈到“人”这个词上古也带有-n 后缀。

尽管例子不多，还是可以看出可能带-n 后缀的词多为名词。*hàn*“捍”*^{a}ga-n-s>hanH（挡住）的动词义可能与-s 后缀有关。

第十四章　重叠与复合

Baxter & Sagart（1998）曾表明上古汉语里有复合构词法，也有东亚语言里很常见的多种重叠形式。我们确定了四个主要的重叠式类型：

1. 完全重叠：如 *guānguān*“關關”*[a]kron-kron > kwæn-kwæn（鱼鹰的叫声）

2. *e/o 或 *i/u 元音交替重叠：如 *xièhòu*“邂逅”*[a]greʔ-groʔ>heaïX-huwX（愉快的样子），*xīshuài*“蟋蟀”*[b]srit-srut>s(r)it-swit（蟋蟀）

3. 涉及韵母的部分重叠（叠韵）：如 *yǎotiǎo*“窈窕”*[a]ʔiwʔ-liwʔ>‘ewX-dewX（优雅，美丽）

4. 涉及声母的部分重叠（双声）：如（新例子）*cēncī*“參差”*[b]sr-hlɨm-sr-hlaj（不齐，不规则）；*zhānzhōu*“飦粥”*[b]t-kan-t-luk>tsyen-tsyuwk（各种粥）。

前两种类型比较清楚，双声词和叠韵词很多，有时被认为是汉语，至少是东亚语言典型的重叠形式。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英语事实上也有 willy-nilly（不管愿意不愿意）、even-Steven（双方互不亏欠的；比分相等的）、helter-skelter（慌张、狼狈）之类同汉语叠韵类似的形式。不过汉语的叠韵词比英语多得多。另外，英语中诸如 riffraff（乌合之众）、seesaw（秋千）、zigzag（“之”字形）的形式与其跟汉语双声比较，倒不如用它跟*e/o 或*i/u 元音交替的重叠式（上文第 2 种类型）比较，因为双声词一般用不同的韵尾辅音[①]。故上述类型中需要解释的是双声和叠韵。先从叠韵谈起。

① Baxter & Sagart（1998）把英语 zigzag（“之”字形）等比作汉语的双声。

14.1 叠韵

英语诸如上引 willy-nilly、even-Steven、helter-skelter 等形式来源不同，汉语的叠韵很可能也有不同的来源。有一种来源很值得讨论。有些叠韵词显然源于早期（带熔合型）前缀的词的重叠，重叠部分只是词根部分，不包括前缀。后来前缀代替了词根声首，产生了叠韵词。东亚语言中有类似的例子：缅文 kywat-lwat（自由的，释放了的），早期形式是 *k-lwat-lwat，即*k-lwat 的重叠式；嘉戎语 kə-pram-pram（很白）是 kə-pram（白）的重叠式；排湾语 na-kuya-kuya（有缺陷的）是 na-kuya（坏的，有缺陷的，危险的）的重叠式；pa-sali-saliw（做坏事）是 pa-saliw（犯错误，失误）的重叠式，等等。

如果能证明叠韵词的第一个要素早期是前缀，后来代替了词根声首的话，就可以构拟带前缀的叠韵词。比如 *guǒluǒ*“果蠃”（一种瓜。中古 kwaX-lwaX）从各方面来看都像是由简单的*^{A}k-lojʔ重叠而成的*^{A}k-lojʔ-lojʔ，其词根 *lojʔ 又见于轻重格形式 *luǒ*“蓏”[1236b]*^{a}Cə-lojʔ>lwaX（草本植物的果实），此字很可能指葫芦(cucurbitaceae，字形从“艸”和两个“瓜”)。

14.2 双声

相应地，双声词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不同词根而有相同（熔合型）前缀的词的重叠。词缀替换了词根声首之后产生了双声。如 *zhānzhōu*“餦粥”*^{b}t-kan-t-luk>tsyen-tsyuwk（各种粥），这两个词的词根均可以通过异读直接观察到（见 8.2.2 的讨论）。再如动词“增損”*^{a}s-tɨŋ-s-hwɨnʔ>tsong-swonX（增或减。见 4.2.1.1 的讨论），这两个词根又分别见于不加前缀的形式 *dēng*“登”*^{a}tɨŋ>tong（登上）和 *yǔn*“隕”*^{b}wrɨnʔ>hwinX（坠落）。

亚洲语言里相似的例子如列普查（Lepcha）语 tŭr-klak tŭr-ŋum（完整的外围），缅文 ta-kwai$_3$-ta-pja$_3$（散布的），景颇语 ga-hpu-ga-nau（兄弟），高棉语 kralek-kralaw（凝视），等等。

第十五章　上古汉语词源考释

我们现在有可用来构拟词音的上古汉语音韵学理论，也装备了可用来离析词根和词缀的有关上古汉语词的结构的理论，现在就来讨论上古词汇。我们选取了一小部分重要的词，这些词或有文化价值，或有历史价值，或有语言比较价值。我们将对这些词从构拟、形态分析、词源和语言比较诸方面进行探讨。下面诸章节的研究既是对前面各章节的观点的阐明，又是对那些观点的测试。下边先谈方法论问题。

在词源学以及其他经验科学领域，提出可证伪 (falsifiable)的假设是科学程序的要求。要证明某个具体的词源假说有误，可以利用各方面的证据，无论语言上的还是非语言上的证据都是可取的。就汉语来说，如果不想被人轻易地证明是错误的，假设的词源至少应当满足好几个标准。

首先，要根据中古音（基于《广韵》或其他中古韵书，或者利用记录早期中古汉语时期传统经籍读音的《经典释文》之类的材料）、上古押韵和书写该词的汉字所在的谐声系列构拟所要探源的词的上古音。这就是说所构拟的上古音一方面应当规则地演变为中古音，另一方面，要合于该字的谐声和押韵，以及通假（尤其是铭文通假）、声训、对音、外语关系词等等证据。不过在这个阶段不应当假定外语关系词跟所探源的汉语词有同源关系。

其次，须利用古籍、铭文以及传统注疏家的释义来确定该词在上古汉语中最早出现的意义，留意这些意义的时代和语义演变的方向。

确定了上古汉语音义之后，就要分离其词根并确定词缀，然后通览上古汉语词汇来寻找词根相同且意义关联的词，如果存在这样的词，就可以归为同一词族。词族中的不同意义应当有理据，也应与所确定的词缀相一致。词族中的以及单个的词历史演变中的意义转移应当有其他语言类型上的证据支持。

在这个阶段中，应当在与汉语相邻的语言里寻找音义对应的词。如果可能的话，说话音的对应最好利用语音对应规则。外语词只有其音义都跟汉语中可找到的**最早**音义对应，才可假定两种语言同源。外语形式跟汉语的对应不像巧合，但其音义对应着汉语词演变的中间阶段或晚期阶段，这种形式可怀疑是汉语借词。相反地，汉语形式同外语词较晚形式对应的话，可能是汉语借入了外语的词。例如缅文的 hmang（墨。见 20.5）、kham 语的 ber（山羊。见 24.5）就可能是从汉语借入藏缅语的词，而“茶”（见 23.2）则可能是汉语从藏缅语借入的词。“墨”“茶”等文化词到底是借词还是同源词，文化史和考古证据可资澄清事实。

需要谈一下研究汉语词源时外语证据的使用问题。外语证据可以用来构拟上古汉语，但不能**先验地**假设该外语形式跟汉语同源。原始苗瑶*ɲaŋ$_{C}$（年） 和原始藏缅语*s-ning（年）跟汉语词“年”同源不同源在这个问题上并不重要，借用方向也无关要紧：原始藏缅语和苗瑶语都暗示上古汉语带后鼻尾，即*^{a}ning>nen。这里显示的可能的音变方向说明汉语前鼻尾后起而已，并无必要假定汉语、苗瑶语和藏缅语诸形式有同源关系。当代学者在探讨汉语词源的时候，通常举一个音义可比较的外语词，假定它跟汉语词是真正的同源词，通常还把汉语词的音义视为从假定的原始祖语一脉相传而来的。这一程序的基础是一条未成文的前提，即可比较的形式不可能是借用产生的。正如我们在 1.2.2 里所表明的，借用在东亚语言中十分普遍，尤其相邻语言借汉语的情形（但不全是这样）更为普遍。即使有理由认为所比较的语言跟汉语有亲属关系，依靠这种程序也只能走向绝路。

作了上述交待，现在就选一些上古汉语词进行词源上的探讨。先谈基本词，接着讨论文化词。

第十六章　人称代词

16.1 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

此节以 Djamouri（1997）为基础来讨论。属格代词 *zhèn*“朕”*[b]lɨɨmʔ（我的）、*nǎi*“乃”*[a]nɨŋʔ（你的）及其他的或后起的形式不在这里探讨（关于“乃”的构拟，见 3.4.5）。

表-21 为商代晚期上古汉语里的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甲骨文里商王自称多为 *yú*“余”*[b]la，而有几则卜辞中的“余”却指卜师（Kryukov 1980）。*wǒ*“我”*[a]ŋajʔ表示复数或集体的“我们，商人”（例见陈梦家 1988）。未见到第一人称为*[a]ŋa 的形式（周生亚 1980：129~130）。

表-22 为西周时期相应的代词，这个时期首次出现了第二人称代词 *ěr*“爾”*[b]najʔ。“爾”字最早的用例是复数。稍晚一些，由于谦称的原因，表示复数的“我”*ŋajʔ（我们）和“爾”*[b]najʔ（你们）又新用为单数，但复数用法仍然很常见。

表-23 是东周时期人称代词。据 Djamouri 的研究，东周时期铭文中 *wú*“𠂤”*[a]ŋa 逐渐替代了 *yú*“余”*[b]la。最初显示这一变化的有齐、晋、徐、燕和越诸国，嗣后遍及全部地区的铭文。在几例铭文中这两个字同时出现，看不出语义差别，如栾书缶铭文（Behr 1996：591）、中山铭文（Marc 1993）。“余”在铭文中消失，“𠂤”继承了它的全部功能。上古文献却保留了比 *wú*“吾”*[a]ŋa（即铭文中的“𠂤”）更古老的 *yú*“予”*[b]laʔ（即铭文的“余”），到了汉代“予”才消失。这个阶段 a 组与 b 组区别的性质尚有争议。汉语方言一般保留了 b 组[①]。

“𠂤”*[a]ŋa 替代了“余”*[b]la 之后，“我”*[a]ŋajʔ当时一定还继续用作复数代词，至少用在某些汉语的口语里边。在广西北部龙胜地区

① 个别闽方言例外，如潮州、福州第二人称单数为“汝”。

苗族讲的一种几乎完全汉语化了的伶语（王辅世 1979）里，可找到值得注意的一对词：ŋa“我”，ŋai“我们”。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单数	余 *[b]la	汝 *[b]naʔ（少用）
复数	我 *[a]ŋajʔ	（未出现）

表-21：商代晚期人称代词（甲骨文，约公元前 1300~前 1100）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a.	余 *[b]la	汝 *[b]naʔ
b.	我 *[a]ŋajʔ	爾 *[b]najʔ

表-22：西周时期人称代词（铭文，约公元前 1100~前 700）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a.	𠂤 *[a]ŋa	汝 *[b]naʔ
b.	我 *[a]ŋajʔ	爾 *[b]najʔ

表-23：东周时期人称代词（铭文，约公元前 700~前 255）

第二人称代词在现代标准汉语及许多方言里都是“你”（中古 niX），此词本来记录西北一带的“爾”，最早见于 6 世纪在长安一带活动的阇那崛多（Jñanagupta）的佛经译文里，他用 *nǐ*“你”译梵文 dharani 中的 ni（W. South Coblin, 个人交流，1996）。口语里用作第二人称代词的“你”可见于隋唐时期的文献，也在西北一带（Mair 1999）。

另一个显著的借用是上古汉语第二人称代词 *rǔ*“汝”*[b]naʔ>nyoX 借到了原始侗水语：Edmonson & Yang（1988：153）构拟为*0-nja$_A$（你）。注意 j 介音暗示此字借用晚于上古时期。中部和北部台语以及其他东南亚语言借入了不少现代汉语（包括方言）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这些代词有时替代了本族语的代词。不过这个问题只能另行全面探讨。

16.1.1　晚期上古汉语因类推而产生的“吾”*ᵃŋa（我）

商代和西周甲骨文和铭文里 *yú*“余”*ᵇla（我）出现百余次，而 *wú*“𠯿”或“吾”*ᵃŋa 却未见一例。西周的典籍反映的情况相同。这些早期的甲骨文、铭文和典籍，从内容、风格以及地域来源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就书面记载来看，认为公元 700 年前的汉语中存在代词*ᵃŋa 的看法没有什么根据[①]。David Bradley（个人交流，1997）提出上古汉语有第一人称单数代词*ᵃŋa，这个词没有出现在甲骨文或铭文中的原因是该词太普通或太俗。需要注意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并不是要公开的东西，语言风格上也并不怎么讲究文学性或典雅，而且，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余”*ᵇla 和“𠯿”*ᵃŋa 同时出现的场合，似乎看不出“余”是雅还是俗。Bradley 的看法还跟代词通常的演变模式相抵触：R. Blust（1977：11）在讨论南岛语人称代词体系的演变时，谈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谦敬形式一般会变成普通形式，同时有必要会产生新的谦敬形式”。这解释了早期通用形式被替换以致消失的情况（如英语 thou 被 you 所替代）。按 Bradley 看法却走向相反的方向：即所谓的普通的或不雅的*ᵃŋa 与所谓更雅的*ᵇla 竞争并取代了后者。

事实上*ᵃŋa 取代*ᵇla 的情况并不要求我们假定商代就存在第一人称代词*ᵃŋa。大约公元前 700 年*ᵃŋa 的出现，以及*ᵇla 的消失，很容易用类推来解释：比较一下表-22 和表-23 就会发现，*ᵃŋa 替换了西周的第一人称单数*ᵇla 之后，东周的代词系统几乎完全对称了。这是典型的对称性类推（proportional analogy）现象[②] [③]。

16.1.2　藏缅语的 ŋa（我）是固有词还是借词

如果 *wú*“吾”*ŋa（我）的确是大约公元前 700 年因类推而出现的词的话，“原始藏缅语”*ŋa 就不可能是汉语的同源词。事实上，

① 《诗经》（尤其是《国风》部分）比《尚书》原本部分晚出，故 Benedict（1972：160~161）所谓典籍用例中“吾”早于“余”的说法并没有事实依据。
② 这个概念可参阅 Anttila（1989：89~91），代词体系里的类推变化例子见 Jacquesson（1993），Hashimoto（1973）曾举了一个汉语方言的例子。
③ Karlgren（1920）在讨论上古汉语代词的时候，误把这种类推变化当作形态变化的残留。

我已经在 Sagart（1996b）中表明藏缅语原来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一定是另一个可构拟成*ka 的形式。这个主要用作第一人称单数的*ka 分别见于三个独立的藏缅语边际区域的语言（北部羌语、Kuki-Chin 语和尼泊尔东部及相邻地区的几个语言），而且这些语言分属藏缅语不同的主要分支上，故不可能是创新（与 Thurgood 1985 和 Benedict 1994、1995 观点相反）。相反地，反映代词*ŋa 的语言基本上在一大片相连的区域上，这个区域包括了印度东北部的一种南亚语言 Khasi 语，反映出藏缅语*ŋa 扩展并取代早期第一人称单数代词的情形。

Benedict（1996）试图用藏缅语的*ka 跟汉语的“余”进行同源词比较，他构拟的“余”为*sgyo，“原始汉藏语”为*s-ga[①]。我已经在 3.2.4.1 中表明为什么不能把中古汉语 y-、d-等构拟成 s-加舌根音的声母。关于“余”声系带的是边音而不是舌根音声母，参见 23.2 有关“荼”的讨论。

*ka 的区域在退减，*ŋa 的区域在扩张，这可从两种形式共现于同一语言的情形中看出来：从地理上看，这些语言（南部羌语，Chang Naga 语，也许还有列普查语）夹在*ka 区域和*ŋa 区域的中间。尽管处于三个不同的区域，*ka 和*ŋa 功能的分别却完全一样：*ka 无例外地是代词的非自由形式，而*ŋa 却都是自由形式。这种只在*ka 和*ŋa 区域接触地带出现的格局，显然是由于（容易借用的自由形式）*ŋa 扩张而进入了原先只有*ka 形式的语言。

因此原始藏缅语不可能有两个功能互补的第一人称代词*ka 和*ŋa。否则在地理分布上便是另一个样子，即同时反映*ka 和*ŋa 的藏缅语言就不会只出现在*ka 区域和*ŋa 区域接触的最前沿，而应当分布在仅保留了两词其中一个形式的创新区域的四周。

所以说藏缅语言里的*ŋa 并非固有词。汉语*^{a}ŋa 的产生可以解释，我们也知道，汉语*^{a}ŋa 产生的那个时代（大约公元前 700 年）之后藏缅语言受到了汉语巨大的影响，有理由假定藏缅语的形式是从汉语借入的。需要注意的是代词的借用在东亚比在其他地区的语言里普遍得

① 很奇怪地，Benedict 没有把藏缅语原始形式的*ka 当作代词，而是把它视为起话题标记作用的小品词（topic-marking particle）。他显然假定汉语跟藏缅语的（第一）人称代词是独立演变而来的。

多，这主要是因为东亚诸社会中谈话时“强烈追求谦敬”所致（Schmidt 1906）。通常操双语的人，会用外语中的人称代词来称呼同辈或地位对等的懂双语的人，以求无拘束、无等级的交流。通过这种方式，汉语第一和第二人称单数代词已经部分或全部替代了不少中部台语（Hudak 1991：xxxii; Vu’o’ng Toan 先生，个人交流，1994）和北部台语（李方桂 1940，韦庆稳、覃国生 1980，李锦芳 1995：19~25）里的相应的人称代词。Sagart（1995b）曾讨论了东亚语言里其他几个代词借用的例子。

16.2 第三人称代词

一般认为 *jué*“厥”*^{b}kot>kjwot 是上古汉语主要的第三人称代词。这个词尤其多用为属格，也有些非人称的用法（如在语篇中回指话题中的名词）。有的时候独立用作第一人称代词“我、我的”：Schuessler（1987）提到人们经常用第三人称来自称。也有一些第二人称的用例，但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证据有问题，即认为是在书写上与 *nǎi*“乃”*^{a}nɨŋ>nojX（你、你的）相混所致。不过 Takashima（付印中）据铭文资料力证“厥”的第二人称用法不是空穴来风。这也许是远指或第三人称代词的礼貌用法。Takashima 的观察有助于我们理解藏文第二人称代词 k’yod（汝、你）。藏文的这个词在藏缅语里是个孤例，其意义（后起，在汉语中也许是敬语）和语音发展（带 j 介音，在汉语中晚起）都强有力地证明是从汉语借入的。

没有一个汉语方言沿用“厥”。官话第三人称代词 *tā*“他”（他、她）源于早期上古汉语的*^{a}hlaj>tha，指“别的，另一个”，它在北方用作第三人称代词不晚于唐代（王力 1957），也许更早一些（李功成 1997 有个晋代文献的孤例），但无论如何也是汉人南下之后产生的，因而这个词在南方并不常见，只有位于湖南的跟官话直接接触的湘方言用它。这个词从毗邻的湖南传入赣西边际方言则是晚近的事情（Sagart 1996a）。

一些与汉语西部官话接触的东部藏缅语也有个语音相似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如羌语 thaː，尔苏语 thɛ55，纳西语 thv；已经消失了的

藏缅语言西夏语也有 tha。这些形式不可能跟官话的“他”（他，她）同源，因为汉语 hl-的历史音变是自身变化，藏缅语不大可能独立地重复这一音变，此外，这个形式无例外地分布在藏缅语东部，也证明是汉语借词[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西夏语中有个同音词 tha（远指代词），这个词也可能是第三人称代词 tha 的来源。也许是在同音的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影响下，西夏语远指代词演变成了第三人称代词。

跟北方的“他”对应，汉语南方方言多用 *qú*“佢”*^{b}ga>gjo，如赣语、客家话、粤语以及部分吴语。第三人称的“佢”是口语形式，未见于上古汉语文献或铭文。Nivison（1992）认为此词源于上古汉语的“其”*^{b}gɨ>gi，认为“其”的“情态”（modal）[②]和指代（pronominal）用法始在战国及秦汉时期产生带 *jù*“巨”*^{b}gaʔ>gjoX 声符的异文。他追溯的“佢”的最早代词用例见于东汉公元 196~220 年的一首诗。值得注意的是，*qú*“佢”*^{b}ga>gjo 跟 *qí*“其”*^{b}gɨ>gi（他的，她的）关系，正如 *rǔ*“汝”*^{b}naʔ>nyoX（你）和上古晚期的 *nǎi*“乃”*^{a}nɨʔ>nojX（你的）[③]、*yú*“余”*^{b}la>yo（我）和上古晚期的 *yí*“台”*^{b}lɨ>yi（我的）的关系。“佢”是最晚读/a/-元音的代词，暗示它是类推产生的。口语中“厥”的消失可能跟“其”和“巨”的出现有联系。

南方另一个跟北方“他”对应的词是 *yī*“伊”（中古‘jij [IV]），主要用于闽语。此词本来是表示“这、那”的指示代词。台湾的一些客家话已经从闽语借入了这个词。

① 跟官话第二人称单数“你”相似的形式在东部藏缅语里也很普遍。
② Nivison（1992：14~15）把“其”的情态用法概括为标记诘问（rhetorical question）或引出另一问题或情况。
③ 早期上古音为*^{a}niŋʔ，参见 3.4.5。

第十七章　数词

汉语从 1 到 10 的数词见表-24。

数词	简写	大写	上古音>中古音
1	一	壹	*^{b}ʔit> ʻjit（IV）
2	二	貳	*^{b}ni[jt]-s>nyijH
3	三	參	三*^{a}s-hl̥im>sam, 參*^{a}s-l̥im>tshom
4	四	肆	*^{b}s-hli[j]-s>sijH
5	五	伍	*^{a}ŋaʔ>nguX
6	六	陸	*^{B}Cə-ruk>ljuwk
7	七	柒	*^{b}s-hnit>tshit
8	八	捌	*^{a}p-r[e]t>peat
9	九	玖	*^{b}kuʔ>kjuwX
10	十	什拾	*^{b}ɡip>dzyip

表-24：汉语数词

笔画繁多的大写现在用来防止作假。有些大写数字先秦并不使用，比如“肆”在唐以前并不是“四”的大写[①]；“參”却早在周代铜器铭文中就用作“三”的大写了[②]。一般来说，大写数字跟相应的普通数字读音相同，只有“三” 的大写汉字“參”中古读作 tshom，跟“三”（中古音 sam）相异。上古押韵表示“三”跟“參”都押*-i̥m 韵，由

① 感谢 David Prager Branner 告知。
② 参见周法高等（1974~1975：4283）。

此看来，中古“三”的读音不规则，规则的变化当为*-om[①]。不规则读音及其与大写的读音差异使表示“三”的数词成为有意思的话题。我曾在 Sagart（1995a）对此作过简短评述，下边更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7.1 “三”

中古汉语 s-有好几个上古来源：它可能反映的是上古*s-词根声首，也可能源于带*s-前缀的复辅音。“三” [GSR648]在“孤立的谐声系列中”，没有直接联系的谐声词，我们得看相应的大写汉字“參” [GSR647]。这个谐声系列里包括了几个跟“三”有关系的词：*cān*“參”（中古 tshom：“三，三个一组”；中古 srim“参星，猎户座的一部分”，这显然是“參”字形上的意义：上为三颗星，下为 *shān*“彡”声符）；*cān*“驂”（中古 tshom：三匹马一组；战车上的第三个人）。此外，《庄子》中表示“三个”的“參”，《经典释文》注作中古 tsrhim。这些证据显然可构成一个“三”的词族，需要在同一词根的基础上解释语音差异。

外部证据指向 s-声母：原始台语*saam$_{A}$（三。Li 1977），原始藏缅语*g-sum（三。Benedict 1972），等等。因此这个词一般构拟为*sɨm 之类。然而汉语内部证据强有力地指向 s-前缀加边音的复辅音。

第一类证据是 “參”字的声符。许慎《说文解字》据小篆认为“㐱”（中古 tsyinX）是“參”的声符，既不合于元音，又不合于韵尾辅音。段玉裁怀疑许慎据形讹的小篆误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则正确地把“參”的声符定为 *shān*“彡”，这样才与铭文字形中的“彡”一致[②]，确认了段玉裁的怀疑是正确的。

除了作“參”的声符以外，*shān*“彡”（中古数读：sræm、sjem、sjemX）还是《说文解字》中下列诸字的声符：

---

① 另一个同样不规则的变化如声符为“冘”*^{b}lim 的 *dǎn*“紞”[656k] *^{a}t-limʔ>tamX（冠冕上的丝垂饰。中古规则形式当为 tomX）。

② 参见周法高等（1974-1975：905）。

- ?*chēn*“彡”（船行。中古 trhim）
- *xún*“尋”（重复、继续；长度单位：八尺。中古音 zim。此字小篆声符为“彡”）

许慎也把这两个字的声符定为“彡”。从中古读音来看，上例第一个词的词根可能是*^{b}hlr-、*^{b}hnr-、*^{b}hr-或*^{b}thr-。看来无法把它的词根构拟成 s-声首。第二个词有*^{b}s-l-、*^{b}s-d-或 ^{b}s-g-等可能的选择。我认为*^{b}s-l-最有可能，理由是（a）词根可能跟 *tán*“覃”*^{a}lɨm>dom（扩展）的词根相同，（b）我怀疑表示“八尺长度”的“尋”跟缅文 lam$_2$、景颇语 lam、独龙语 lAm 等等（长度单位：庹）是同一个词。因而我把“尋”构拟成*^{b}s-lɨm>zim。如果这个构拟是正确的，也得给“彡”构拟边音，因为这两个字声符相同：*^{b}hlrɨm>trhim。于是，带“彡”声符的词形为*(s-)(h)lɨm。

还有两个字跟我们的讨论有关：

- *róng*“肜”*^{b}luŋ>yuwng（长的，延续的；延长到第二天的祭祀）
- *tóng*“彤”*^{a}luŋ>downg（红）

这两个字中的“彡”见于 Karlgren GSR1008。作祭祀讲的“肜”见于商周契文，还见于《尚书》。据罗振玉的辨识，商周形式只有该字的右侧，为三四条平行的斜线。很可能这个字也是上例第二字“彤”的声符。在目前的体系里，这个声符一定是*luŋ之类。上古汉语-uŋ有时是早期-ɨm 的反映，也许是方言差异（如“風”“熊”。参阅 3.4.3.1 中讨论的-ɨm 和-uŋ在押韵中的交替）。如果是这样，我们只需要给“彡”声符赋予一个早期上古音值*(s-)(h)lɨm，就能解释“彤”、“尋”、“肜”和“彤”的中古音。传统上认为 “彤”跟“肜”两字换用[①]，如果读音接近，这种互换就更容易理解。另须注意，“寻”跟“彤”意义接

① 《说文解字》里只有“彤”，段玉裁发现此字当为“肜”，认为两词意义有关联（船行的延伸及祭祀延至次日）。《广韵》“肜”字又读 trhim，但该音下只列了“彤”字。

近（伸展，连续），可能是同族词，这个词族里还可以加上 *tán*“覃”*[a]lɨm>dom（伸展）。

现在来看“彡”的下位声系的“參”声系中的词族关系。下面是相关的比较：

- *cān*“參”（检查。中古 tshom），比较 *shěn*“審”[665a]*[b]hlɨmʔ>syimX（检查）。
- *cēn*“參”（参差不齐的 。中古 tsrhim），比较 *yín*“淫”*[b]lɨm>yim（参差不齐的）。
- *sǎn*“糝”（肉粥。中古 somX），比较 *tán*“糟”[646*]*[a]lɨm>dom（肉粥。据《说文》、《广韵》）。
- “嬠”（贪婪。中古 tshom），比较 *lán*“婪”*[B](Cə)-lɨm>lom（贪婪）和 *tān*“貪”*[a](Cə)-hlɨm（贪婪）。
- *cǎn*“慘”（杀。中古 tshom），扬雄《方言》举了几个表示“杀”义的词：“慘”（中古 tshomX）、“揕”（中古 lamX、limX）、*tān*“貪”（中古 thom）、*kān*“戡”（中古 khom）。必须假定这些字词有同样的词根*(h)lɨm，区别在于前缀：“慘”*[a]s-hlɨmʔ、“揕”*[B](Cə)-lɨmʔ、“貪”*[a](Cə) -hlɨm 、“戡”*[a]k-hlɨm。

“參”以及同声符其他的同样有流音词根声首的词，显然都可以用边音很好地解释（用*r-或*hr-也可以解释“贪”及“杀”两组）。把“參”构拟为 sɨm 使词族关系变得模糊不清了。

另一种证据是以“參”为声符的联绵词。《广韵》“趁趧”（“走貌”。中古 tshom-dom）。这一叠韵词是*[a]s-hlɨm的重叠，前缀只反映在第一个音节中：*[a]s-hlɨm-lɨm（参见 14.1）。

总之，假定汉语数字“三”（參）词根是*sɨm，便无法解释“參”的谐声跟词族关系，独立的证据一致指向*s-前缀加边音的构拟。“三”没有发展为中古的 tsh-而发展为中古 s-，其原因也许是由“四”*[b]s-hlij-s>sijH 类推所致（参较拉丁语“四”：*qu*attuor、“五”：*qu*inque < pinque）。许慎没有看出“參”的声符是 *shān*“彡”，大概由于当时*[a]s-hl->tsh-的演变早已发生，传统的线索已经断了。

我曾在 Sagart（1995a：202）里假设表示数字“三”的词根也用于表示“增多”的 *cān*“參”。同一词根（带功能不明的ʔ）也出现在 *tǎn*“噆”*^{a}(Cə)-hlɨmʔ>thomX（众多）里：“三”是增多的最小基数。由此可以看到“三”在藏缅语里可能的真正同源词是 Lushai 语的 hlom（“许多、全部或几个”）。尽管藏缅语形式*g-sum（三）分布甚广，但它同分布很广（确实已是普遍存在）的台语*saam$_{A}$（三）一样，可能是个汉语借词。藏缅语里 g-前缀是低位数词的特点（藏文 g-tyig“一”、g-nyis“二”、g-sum“三”），是借入之后才加上的。台语同藏缅语元音的区别是借词的时代不同所致：台语晚借，反映中古汉语不规则的低元音，而藏缅语形式保留了更早上古汉语押韵的央元音，但元音受了唇音韵尾的影响，正如东汉三国时期的佛经音译所反映的形式（详见 Sagart 1995a，注 10），藏缅语里其他汉语借词也有同样的元音对应情形，例如 *tán*“潭”*^{a}lɨm>dom（池塘），缅文 thum̊$_{3}$，安多藏语ndəm（比较“三”：缅文 sum̊$_{3}$，安多藏语ɣsəm，关于汉语“三”、“潭”跟藏缅语平行的详细讨论，见 Sagart 1995a：204）。关于藏缅语数词一般借自汉语的观点，参见 Miller（1998）。

第十八章　身体部位

18.1 血

汉语表示“血液”的词是 *xuè*“血”*^{a}hmik>xwet。此词中古的 xw-来自上古*hm-，而不是*hw-或*hŋ^{w}-，这是由于声符为“血”的字跟带*m-声母的字有假借、声训和词族关系。详见 Bodman（1954：63 起）和 Sagart（1995d，1999）。尤其注意与“血”同源的 *miè*“衊”*^{a}mik>met（以血涂染；血液）和土家话的 mie$_{35}$（血液。土家话[35]调往往反映早期带塞尾）。土家话的形式似乎与汉语“血”和“衊”有关系。有人把“原始藏缅语”*s-hywəy（血。Benedict 1972：51）跟汉语“血”比较（Benedict 1992：181）[①]，可看出上古汉语*hm-已经变为 xw-，因而“原始藏缅语”的形式很可能是汉语借词。

---

① Matisoff（1978：183，注 244、225、226）据汉语官话和中古汉语表面上近似的语音形式，错误地把上古汉语“血”跟“髓”等同起来（这两个词进一步被认为是“原始藏缅语”表示“血液”的*s-hywəy 的同族词 [allofams]）。他把两者放在一起的理由是 *Gray's Anatomy*（《格雷解剖学》）说“骨髓”有两种，一种是黄的，一种是红的，由于黄的通常跟“脑子”有关，于是，Matisoff 相应地认为红的跟“血液”有关。然而汉语的“髓”属典型的边音系列（GSR11），这可以从同声系里混杂着各种声母这种情形中看出来，在目前的体系里，它当是*^{b}s-hloj?>sjweX。语言比较极其有力地证明此系列为边音：GSR 11-l *duò*“惰”*^{a}loj?>dwaX（懒），比较越南语 lʊɤi$_{2}$、勉语 luei$_{6}$、锦语 lwa:j$_{4}$ 均指“懒”；GSR 11c 的 *tuǒ*“椭”*^{a}hloj?>thwaX（长圆），比较景颇语 loi（窄长）；GSR 11g 的 *suí*“隨”*^{b}s-loj>zjwe，比较 Newari 语 li（跟随。早期形式是 lwi。David Hargreaves，个人交流，1994）；汉语表示“骨髓”的 *suí*“髓”[GSR 11h]*^{b}s-hloj?>swjeX 可能跟原始苗语*hlu$_{A}$（髓。王辅世 1979）有关系。上古汉语“血”*^{a}hmik 跟“髓”*^{b}s-hloj?在语音形式上差异这么大，不可能是同源词。

18.2 眼睛

上古汉语表示“眼睛”的词是 *mù*“目”，中古音为 mjuwk。其字象形，早在商代甲骨文里就已经用来表示眼睛了。这个词上古汉语时期使用广泛，后来在标准汉语及主要汉语方言里被“眼”替换，有的单用（如济南 iæ̃$_{55}$、合肥 ii$_{24}$），有的与本指“瞳孔”的“睛”复合（如普通话的“眼睛”），有的跟表示“球、珍珠”的“珠”复合（如苏州话和温州话）。只有闽方言保留了上古汉语单音节“目”（如潮州 mak$_4$、厦门 bak$_4$）。

“眼”*ŋrɨn>ngeanX（眼球>眼睛）是成双的，故带中缀-r-，其词根是 *wěn*“眼”*^{a}ŋɨnʔ>ngonX（《周礼》，郑玄注“出大貌”），11.1.3 已经讨论过。王力（1957：449）在其关于汉语词汇演变的简述中注意到“眼”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典籍，指“眼球”，尤其多用于“抉眼”（挖眼珠）这个组合里。汉代“眼”获得了“眼睛”的意思。现代复合词“眼睛”本来也指“瞳孔”，唐时已有“眼睛”的用法，唐代诗人韩愈曾把太阳和月亮比作天的眼睛。关于“眼”历史演变的更详细的情况，可参阅张永言、汪维辉（1995）的讨论。

“目”也许跟 *dí*“覿”*^{a}liwk>dek（看）同源。“覿”在古汉语契文及典籍里出现不多却很确定[①]。我们知道三等音节里*m-加 *l-变为中古的 zy-，但同一组合如果有*-r-中缀，便会发展为中古的 m-（见 6.1）。这便暗示“目”上古为*^{b}mr-liwk>mjuk，其中*-r-在这里的作用跟在“眼”*^{a}ŋrɨnʔ>ngeanX（眼球）中一样，都表示成双的物体。爱尔兰语、梵文和古波斯语都有用表示“看”的词转而指“眼睛”的演变（Buck 1949：225）。中间可能经历过“视野；视力”这个意思的阶段。前缀 m-可表示施事者（agentive）：施行“看”的东西。其他用加 m-前缀从动词派生的施事名词（nomina agentis）的例子见 6.2.2。

① 此字见于约公元前 950 年的铭文（Schuessler 1987：119）、《易经》（据《经典释文》）和《仪礼》。

原始藏缅语*mik~*myak（眼睛。Benedict 1972：84）和原始苗瑶语*mwæi$_C$（眼睛。王辅世、毛宗武 1995）显然与汉语的“目”有某种联系[①]，尚不清楚这些词是真正的同源词还是借词。

18.3 头

上古汉语表示“头”的词是 *shǒu*“首”*^{b}hluʔ>syuwX。这个词到了汉代被 *tóu*“頭”*^{a}[d]o>duw 所替代。现代方言中的常用词是“頭”，但可看到这个词在北京话里被替换为 *nǎodai*“脑袋”，在长沙话里被替换为“脑壳”：lau$_3$kho$_6$，等等。

上古汉语“首”在《诗经》里押-uʔ韵。“首”带*hl-声母可从以“首”为声符的“道”*^{a}luʔ>dawX（道路）看出来。有两个表示“领导（即当头儿）”的词可能跟“首”同源：*yòu*“誘”*^{b}luʔ>yuwX 和 *dǎo*“導”*^{a}luʔ-s>dawH。相关的形式也见于藏缅语（Lushai 语 lu“头”）和南岛语（原始南岛语*quluH“头”）。

18.4 手

汉语的 *shǒu*“手”*^{b}hnuʔ>syuwX 一直从古代保持到现代方言。“手”字象形，画出了五指。《诗经》押韵有多例，均押为*-u(ʔ)。由于谐声系列字例少，不足以为“手”中古 sy-选择可能的上古来源，因而较难构拟。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上古汉语的“手”跟“首”在中古同音，均为 syuwX。这两个主要身体器官词在中古同音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因为口语已经换用“頭”这个词来指脑袋，在上古同音却是个大问题。我们已经看到“首”在上古是*^{b}hluʔ，“手”的上古声母当有所不同。Baxter（1992:202）的解决办法是把“手”构拟成*hjuʔ>syuwX，但这解释不好同一谐声系列的同源词 *chǒu*“杽”（手铐。中古 thrjuwX。

① 关于上古汉语-k 与原始苗瑶语 C 调的对应，可比较 *xī*“夕”*^{b}s-lak>zjek（夜晚<月亮，参阅 19.3）与原始苗瑶语*hla$_C$（月亮）；*lì*“力”*^{b}Cə-rik>lik（力量）与原始苗瑶语*ŋgljo$_C$（力量。王辅世、毛宗武 1995）。

Sagart：1993d）。近来 Unger（1995a）和郑张尚芳（1995b）同时并且独立地得出“手”的声母为*sny-（Unger）或*hnj-（郑张），在目前的体系里可以转写为*^{b}hn-。下面简述 Unger 的论点，为求方便，用我自己的构拟。

Unger 发现指“手铐”的 *chǒu*“杽”（中古 thrjuwX）又作“杻”，其声符为 *chǒu*“丑”*^{b}hnruʔ>trhjuwX）（第二地支），由于“手”跟“丑” 是对等的声符，故“手”也一定带*^{b}hn-声母：*^{b}hnuʔ>syuwX。他进一步发现“丑”与“又”（右手）字形相近，比“又”多的笔形似乎表示“指甲”或“爪子”，这与《尔雅》把 *niǔ*“狃”*^{b}nruʔ>nrjuwX 解释为动物指爪相一致。他认为“丑”用为地支之后，“狃”成了“丑”的今字。

上述观点很有说服力。这里涉及的似乎是词根为*(h)nuʔ，包括了 *shǒu*“手”*^{b}hnuʔ>syuwX（手）、*niǔ*“狃”*^{b}nruʔ>nrjuwX（动物指爪）和 *chǒu*“杽杻”*^{b}hnruʔ>trhjuwX（手铐）的一个词族。Baxter（1996）也曾得出同样的结论。注意带中缀-r-的形式具有“多歧分布物”的语义。

Unger 和郑张尚芳都注意到 *niǔ*“狃”和缅文 niu$_2$（手指）可能有对应关系。郑张还指出了缅文 hnyui（食指），这个词 Bradley（1978，113 号）原始彝语构拟为*s-ɲo$_1$（手指）。“手”和藏文ɕog（翅膀）的比较（Peiros & Starostin 1996，III-293）则肯定是错误的。

Unger 认为“首”*^{b}hluʔ（头）被“頭”*^{a}[d]o>duw 替换，是“首”与“手”同音（均为中古 syuwX）的结果。这也十分有可能。Maréchal（1994）提出中国早期可能用头颅为容器，认为 *dòu*“豆”*^{a}[d]o-s>duwH（一种祭器）本指“头颅”，而 *tóu*“頭”*^{a}[d]o>duw（头）则是“豆”增大的字。尽管没有证据表明 *dòu*“豆”早期指“头颅”，无法证明“豆”是用头颅做的，也无法证明中国人早期有以头颅为饮具的习俗，关于“豆”*^{a}[d]o-s>duwH（祭具）和“頭”*^{a}[d]o>duw（头）词源上有联系的想法还是有道理的。这与拉丁语 cuppa（杯）和德语 Kopf（头）类似。显然在“首”仍是主要指“头”这个词的时候，“豆”*^{a}[d]o-s>duwH（祭具）获得了“头”的意思，这个词写作“頭”。当因语音演变而“首”与“手”同音时，“頭”便替换了“首”。由此看来，“頭”

[a][d]o>duw（头）跟原始藏缅语(d)-bu（头）的比较（Benedict 1972：184，注 483）以及 Peiros & Starostin（1996，II-605）在汉藏语（头）*thō(w)（~dh-）条之下的汉语“頭”与缅彝语*[ɣux]-tux（头）的比较都靠不住。“頭”声母带有鼻音成分的证据见 23.1。

第十九章　物质世界

19.1 水、河流

汉语指“水”的词 *shuǐ*“水”（中古 sywiX）商代甲骨文里已经出现。古字形中间为一条竖曲线，两边各带两点儿。周代初期，“水”既指水这种物质，又固定地表示“河流、流动的水”。可能“流动的水”这个意思更古老，正如拉丁语表示物质的 aqua（水）对应日耳曼语“河流、小溪”：哥特语 ahwa，古英语 ēa（Buck 1949：35、43）[①]。如今汉语“水”仅指物质上的“水”，而“河流”的意思仅在“汉水”之类河流名称中得以保留。

“水”在《诗经》中有 5 例押韵，一般押*-ujʔ韵，仅在《诗・小雅・沔水》里与 *xǔn*“隼”*^{b}s-nunʔ>swinX 押*-unʔ韵。这表明它有带鼻尾的变体形式，这一点可进一步由两例汉代声训（Coblin 1983：155, 184）*zhǔn*“準”*^{b}t-nunʔ>tsywinX 或 *zhǔn*“准”*^{b}t-nunʔ>tsywinX 所证实。“水”-j 尾和-n 尾的交替指向早期的-r 尾（见 3.4.1）。

“水”的声母也有交替的证据：中古标准读音的声母是 sy-，但见于《说文解字》的 *zhuī*“氵隹”，《广韵》中古音为带 tsy-声母的 tsywijX，闽方言主要表示“水”的词就是这个：厦门 $tsui_3$、福州 tsy_3。在目前的体系里，同源词里中古 sy-和 tsy-的交替可解释为（a）上古*^{b}s-t-：*^{b}t-、（b）上古*^{b}hl-：*^{b}t-l-、（c）上古*^{b}hn-：*^{b}t-n-等数种交替情形。

汉语内部证据对（b）构拟有利。*chuān*“川”（河、河谷。中古 tsyhwen）可能跟“水”同源，甲骨文中两字字形十分接近。“川”字所在的 GSR462~422 谐声系列是个边音系列[GSR462 和 422 被 Karlgren 人为地分开了。注意 GSR462 中 *shùn*“顺”[462c]*^{b}m-lun(ʔ)-s>zywinH

① 日耳曼语保留了印欧语表示物质的“水”的本义，如英语 water（水）。

（顺从）和 *xún*“馴”[462f]*^{b}s-lun>zjwin（驯服；顺从地）中明显的边音声首；又见 GSR 422 中的 *xùn*“訓”[422d]*^{b}q-hlun(ʔ)-s>xjwonH（顺从）。三词的词根相同：*^{b}lun（跟随）]。在《诗经》里押*-un韵。由于词根声首是边音，只有*t-前缀可以解释中古的 tsyh-声母：必须构拟为*^{b}t-hlu[r]>tsyhwen（中古元音不规则，规则形式当为 tsyhwin）。汉代用带前缀 t-的词作“水”的声训，也支持 *zhuǐ*“洓”*^{b}t-lu[r]ʔ（水）和 *chuān*“川”*^{b}t-hlu[r]（溪流等）的构拟。

由于 GSR 422 声系还有几个舌根音声母字[①]，Schuessler（1987）和 Baxter（1992）都据此把“川”构拟为带舌根声母的形式：Schuessler *khljuən，Baxter *KHju/on，他们的构拟的问题是后元音前边的舌根音却有腭化。此外， Baxter 的构拟无法解释广泛存在的边音谐声问题。

外部证据也有利于给“水”构拟边音词根声首。在相邻的语言里可找到不少表示“流动”、“河流”、“水”等看上去有联系的形式。原始南岛语*-luR（流动。此为词根： Blust 1988）、原始苗语*NGlu_{B}（流动）、原始藏缅语*lwi(y)（流动、河流）。另注意原始藏缅语*twiy（流动；水），这个形式也许以*lwi(y)为词根，带 t-前缀：*t-lwiy>twiy，不然 Tamang 语（Mazaudon 1993~1994）^{2}kjui（水）的形式就难以索解。这个词现在可以解释为*t-l->kl->kj-[②]。

这些因素汇合起来表明“水”为*^{b}hlu[r]ʔ>sywijX，*zhuǐ*“洓”为*^{b}t-lu[r]ʔ>tsywijX。

---

① *kūn*“巛”[422a]（土。中古 khwon）和 *quǎn*“畎”[422b]（田中水渠。中古 kwenX）。“畎”中的“川”可能不只是声符而是声符兼义符，“畎”又作带“犬”*khw[e,i][r]ʔ>khwenX 声符的“畎”，更合于“畎”的元音。故“畎”可构拟为*kw[e,i][r]ʔ > kwenX，不带边音声首。GSR422 中另一带舌根声母的“巛”（土）又作“坤”，“坤”可能以“申”*^{b}hlin（伸展）为声符，表明“坤”可能为*^{a}k-hlun>khwon，尽管元音不合。《说文解字》以“申”训“坤”，似为声训。

② 比较占语 klau（三），由马来-爪哇语的*telu（三）经 tlu 变来。印欧语中，希腊语 glaukos（甜的）源于早期的 dlukos，比较拉丁语 dulcis。

19.2 火

汉语表示火的词是 *huǒ*“火”（中古 xwaX）。甲骨文字形如三簇火焰形状。火字在《诗经》里押韵 2 次，均押*-ɨj 韵，但从中古音上推，上古“火”当为*-aj 韵母。上古*-ɨj 一般演变为中古的-oj。Baxter（1992）认为这种不规则的变化可能是-ʔ尾引起的。

中古汉语声母 xw-有*hm-、*hw-和*hŋ^{w}-等来源，“火”的异形词带*hm-：*huǐ*“焜”（中古 xwjɨjX），《说文》“火也”。由于这个字声符为“尾”*^{b}mɨjʔ>mjɨjX（尾巴），很可能反映上古*^{b}hmɨjʔ，故“火”本身当为*^{a}hm[ɨ]jʔ>xwaX（见李方桂 1971）。

相邻语言中可比较的词有原始南岛语*DamaR（火炬）、原始台语*hmai$_{C}$（烧。见 Li 1977：75）和原始藏缅语*mey（火）。

19.3 月、夜

汉语表示月亮的词是 *yuè*“月”（中古 ngjwot），商代甲骨文为月牙形，很难与下文讨论的“夕”字分开。“月”字在《诗经》里押韵多次，押*-at 韵，故可构拟为*^{b}ŋ^{w}at>ngjwot（而不是*^{b}ŋot，这个形式也演变为中古 ŋgjwot）。“月”字在周初既指“月亮”，又指“月份”，后者大概是后起的意思。现代汉语里只有闽方言保持着单音节的说法：厦门gɐʔ、潮州gueʔ、福州ŋuɔʔ、建瓯ŋyɛ[①]，其他地方在“月”后边或前边加上表示明亮的语素：*míng*“明”、*liàng*“亮”或 *guāng*“光”。

“月”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至今却未在汉语内部找到词族证据，这令人吃惊。汉语的外部，Unger（1992）提出藏文的ŋos（渐盈或渐缺的月亮；月历的月半）跟汉语词有关系。不过藏文词可以分析出是ŋo（脸、样子、方面。Jäschke 1881）加后缀的派生词：要让这个藏缅语词跟汉语词同源，就得假定汉语跟藏缅语的“月”均独立地源于“脸”，或者证明祖语“脸”规则地演变为“月”，另外汉语词中还得有-t 尾。

① 这些单音节形式多指“月份”，“月亮”一词用双音节形式。这一点是 David Prager Branner 告知的。

Unger 提出同一后缀-t 也见于汉语表示太阳的“日”（中古 nyit），可与藏缅语*nəy 比较。不过有证据表明汉语的“日”带舌根尾，注意《集韵》“日”又为 nyik “而力切”，*nì*“暱”*^{b}nrik>nrit（近）的声符为“日”。上古汉语*-ik 与藏缅语*-əy 的对应是借词层的特点，参阅 Sagart（1999）。

Pulleyblank（1995a：190~191）提出这个词的另一个词源解释，他把“月”分成两个部分，词根为ŋu-，而-at 为“后缀成分”，词根部分对应他构拟的早期“月”的形式 maŋ^{j}，他认为这便可以解释“名”中所谓的“月”声符，从而与原始印欧语*mēn-“月亮、月份”相比较。Karlgren（1964a：219）提出的“名”声符的解释更为简单直接：“名”的声符是“明”，省作“月”。

藏缅语表示月亮的词，藏文 zla-ba，缅文 la$_{1}$，可比较原始苗瑶语*hla$_{C}$（月亮）和汉语以*lak 为词根表示“夜、晚上”的词族：*xī*“夕”*^{b}s-lak>zjek（晚上），早期字形为月亮的象形；*yè*“夜”*^{b}N-lak-s>yæH（夜）；*shè*“舍”*^{b}hlak-s>syæH（夜宿）；*xī*“昔”*^{b}s-hlak>sjek（晚上，往昔，昨晚）；*zuó*“昨”*^{a}s-lak>dzak（前一天，昨天）。据王力（1982：286），从天黑到天亮叫“夜”，从天黑到星出叫“夕”①。可以假定“昔”的语义变化式为“晚上”>“昨晚”>“往昔”。“昨”的语义变化类似，从“昨晚”演变为“昨天”。Allan（1991）有趣地把“昔”解释为太阳在地下经过黄泉的时间。正如梅祖麟所提出的，“夕”可能是早期表示“月亮”或“月份”的词。注意“夕”（有时写作以“亦”为声符的“弈”）在楚历两个月份名词中出现，显然指“月亮”或“月份”（朱德熙 1979）。

除过上引藏缅语表示“月亮”的词以外，内陆语言中可比较的词是汉语借词：藏缅语*ya（夜。Benedict 1972）表明晚期上古汉语*l-到 y-已演变，而且-k 尾已脱落。关于缅文 nya$_{1}$（夜）的鼻音声母，参见 3.2.4.2。

① 《穀梁传·庄公七年》：“日入至于星出谓之昔。”

第二十章　野生动物

20.1 鹿

lù“鹿”*^{a}rok>luwk 早期字形为犄角突出的动物。“鹿”字见于甲骨文、金文和早期典籍，多与狩猎有关。在汉语内部，“鹿”跟“角”似乎可以联系起来，这跟印欧语因狩猎禁忌的原因用“多角的”代替“鹿”的现象类似（Meillet 1906/1958）[①]。表示“犄角”的词为 *jiǎo*“角”*^{a}k-rok>kæwk，带具体可数名词前缀 k-。“角”《集韵》另有一读，luwk(<*^{a}rok)，其义为“兽不童也”，跟“鹿”同音，故“鹿”的词源可定为“多角的动物”。

20.2 蛇

汉语表示蛇的词为 *shé*“蛇”*^{b}m-laj>zyæ，本写作 *tā*“它”*^{a}hlaj>tha，像眼镜蛇类的蛇之形。“蛇”字见于《诗・小雅・斯干》，至今仍在官话里用来表示蛇的意思。在一些地方，“蛇”字被委婉语替代，如北京称为“长虫”，长沙称为“溜子”，与 Meillet（1906/1958）所举的用“爬行的”、“地上的”或“绿色的”来替代“蛇”的情形相似[②]。

这个词根可以跟原始南岛语*SulaR（蛇）比较。又见 Peiros & Starostin（1996 III-21）关于爬虫类的比较。“蛇”的前缀*m-是小动物前缀，已在 6.2.2 中讨论过。

---

① Meillet 举了拉丁语的 Ceruus、古爱尔兰语 hiortr、古英语的 heorot、古普鲁士语的 ragingis（ragis 为“角”）。

② 避免提及危险动物的另一个例子，如“老虎”官话称为“大虫”，在其他方言里也有相似的情形。

20.3 鸱子

《说文》 把 *zhuī*“隹”[575a]*[b]tu[j]>tsywij 定义为“鸟之短尾之总名也”，跟长尾鸟总称 *niǎo*“鸟”*[a]tewʔ>tewX 相对。在鸟中，鹌鹑以无尾为特点，它的上古词为 *chún*“鹑”[464jk] *[b]dur>dzywin，因同声系有的字中古为 woj，故上古形式构拟成-r 尾。许慎解释的“隹”当为鹌鹑或鹌鹑类的无尾鸟，但早期大部分“隹”（鸟类的象形字）字形事实上是带有尾巴的。许慎可能受“隹”和“鹑”[①]上古音近而误解了“隹”。表示鹌鹑的“鹑”本身就以“鳥”为形符，说明许慎关于“隹”和“鳥”的解释是有问题的。

另一类证据表明“隹”上古指鸱子。Karlgren（1964a）认为“隹”是一种鸱子，这一解释可得到厦门话的证明：ka-tsui$_1$（一种鸱子。Douglas 1899），ka-前缀有时在汉语方言里用于动物名称（如虼蚤、蟑螂）。表示鸱子的词如果象声，有时会使用类似 tur 之类的声音来模仿鸱子的咕咕声：如拉丁语 turtur（鸱子），排湾语 tjurtjur（tj<t）、Puyuma 语 tutuR（鸱子）。如果汉语韵尾是流音，也与此相合。

Pulleyblank 把“隹”构拟为*kwjəl。没有理由一定要为此字构拟舌根声母，但 Pulleyblank 希望把同声系的“誰”跟诸如拉丁语 quid（谁）的印欧语形式进行比较（Pulleyblank 1995a：173）。这是值得怀疑的（Sagart 1995e）。

① “鹑”的浊尾可能源于小动物前缀 m-。

第二十一章　人和亲属关系

21.1 人

汉语里表示人类的词是 *rén*“人”*^{b}nin>nyin。这个词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并稳固地沿用到今天的官话里。在有些现代方言里，“人”被好几个形式替代，显著的例子如厦门 laŋ$_{2}$（与其他闽方言同源，也许与吴语同源）、温州 k^{h}a$_{7}$（源于表示“客人、访客；陌生人”意思的“客”）。

汉语的“人”*^{b}nin>nyin 跟藏文的 ñe-n（男性亲戚、同族者）可能同源，尽管这还只是个推测。藏文 ñe-n 是 ñe（近）加名词化后缀-n 构成的，汉语“人”的词根可能是 *nì*“昵”*^{b}nrit>nrit（近、熟悉、亲昵），而“人”为*^{b}nit-n>nyin（人）。语义上，可比较教堂斯拉夫语（Church Slavonic）的 člověku（人），此词本指“家庭成员”（Buck 1949：80~81）。

有意思的是，商代淮河流域有个重要的夷人政治实体被称为“人方”。用表示人类的词来指族名，全世界普遍存在。汉语表示人类的词跟这个夷人族名同词的现象，也许暗示夷的语言跟汉语在某方面接近。

21.2 孩子（年幼的人）

汉语的 *ér*“兒”[873a]*^{b}ŋe>nye（孩子）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铭文，字形由“人”上加 *jiù*“臼”组成。《说文》把这个“臼”解释为未长全的囟门，Karlgren 则认为是 *guàn*“丱”（小孩子扎的两只角辫儿）。不过“臼”和“丱”字形并不相近。“兒”中的“臼”更像是“齒”（门齿; 乳齿），因为“齒”和“臼”（舂米具）两字在

战国时期相混[①]，同一“臼”可能也在“鼠”（老鼠）中表示鼠齿。“兒”在《诗·鲁颂·閟宫》中也与“齒”相联系：

“黄髮兒齒”（头发已发黄，[却还有]孩童般的牙齿）

《说文》把“兒”解作“孺子”。需要注意的是，解释里“兒”的特征是身体上的，并不涉及父母，因为“兒”（孩子）不是亲属词，它是对年幼的人的通称（“子”却指作为“后代”的孩子，见下文 21.3）。这也可以从同族词的语义中看出来：

- *ér*“倪”[873e] *^{b}ŋe>nye（呀呀儿语）
- *ní*“倪”[873f] *^{a}ŋe>ngej（弱小）
- *yí*“麑”[873o] *^{a}ŋe>ngej（小鹿）[②]

缅文跟景颇语里可以找到相关联的词：

- 缅文 ngai$_{2}$（小、差）：*ní*“倪”[873f] *^{a}ŋe>ngej（弱小）
- 缅文 ngai$_{2}$（一种小鹿，河鹿）：*yí*“麑”[873o] *^{a}ŋe>ngej（小鹿）
- 景颇语 ŋa<u>i</u>$_{33}$“孩子”：*ér*“兒”[873a] *^{b}ŋe>nye（孩子）

21.3 孩子（亲属词）

商周古文字中 *zǐ*“子”*^{b}tsɨʔ>tsiX（孩子）多见。字形为双臂独腿大头人形。也许是襁褓中的婴儿的象形。此字表示“孩子”最早见于甲骨文，甲骨文里记载了不少有关生孩子的事情。

① 可比较徐中舒等（1980：76、283、343）中“兒”、“臼”和“齒”战国时期的字形。
② 此字有似乎带小动物前缀*m-的异读：*^{a}m-ŋe>mej、*^{b}mr-ŋe>mje（III）。另有异体字 *mí*“麛”（小鹿。中古 mej）。

与“兒”相反，“子”通常出现在父母一方或双方清楚的语境里边，这便揭示它跟“兒”的不同点：“兒”所指的“孩子”跟成年人相对，而“子”所指的“孩子”则是父母的后代。

“子”有一个近音词 *zǐ*、*zī*“仔”*^{b}tsɨ(ʔ)>tsi(X)（负载物）[①]，《诗 •周颂 • 敬之》：

“佛時仔肩。”（重啊，我肩膀上扛的东西）

郑玄用 *rén*“任”（承载）来解释“仔”。“任”与表示“妊娠”的“妊”同。这便让人想到苏格兰英语词 bairn（孩子）是从动词 to bear（承载、生育）变来的，即如英语 birth（生育——名词）和 born（承载、生育——动词 to bear 的过去分词）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假定在早期的汉语当中，表示“孩子”的“子”本与“仔”*^{b}tsɨ(ʔ)>tsi(X)（负载物）是同一词，“孩子”的意思晚出。

Benedict（1972）构拟了原始藏缅语*tsa（孩子）并以此与“子”比较，认为它们是真正的同源词，然而如果表示“孩子”的“子”本来源于“负载”的话，尚不清楚藏缅语的词如何获得了“孩子”的意思，除非假定藏缅语跟汉语经历了平行的变化。此外，藏缅语*tsa 和汉语“子”的对应合于藏缅语跟汉语表示“字”、“爱”的“字”的对应（见 29.3 中的表-28），写作“字”的这两个词肯定是接触产生的，藏缅语*tsa 形式也很像是汉语借词。

21.4 侄、甥，舅

汉语有两个词表示侄和甥：*zhí*“姪”（现在写作“侄”：女人称兄弟的孩子）和 *shēng*“甥”（男人称姐妹的孩子）。“姪”有两读：*^{a}di[k](*^{a}N-ti[k]?)>det 和*^{b}dri[k](或*^{b}N-tri[k]?)>drit。这个词的意思见于《尔雅 • 释亲》：

“女子謂舅弟之子為姪。”

① 此字又可能跟 *zài*“載”*^{a}s-tiʔ-s>tsojH（负载）有联系。

故 *gū*“姑”（父亲的姐妹）与“姪”对应，这可以用《仪礼》例来确认：

“謂余姑者，我謂之姪。”

尽管“姪”现在既指女人兄弟的孩子，也指男人兄弟的孩子，但正如商代甲骨文已有的带“女”字旁的“姪”字形所示，这个词本来似乎只指女人兄弟的女儿。此义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当中记载一个鲧夫再娶已故妻子的姪。《释名》解释相同：“姑谓兄弟之女为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进御也。”无论从语义上还是语音上来讲，“姪”和“迭”*[a]lit>det（轮流）的对应都相当远，但“姪”随妻为妾“共行事夫”则肯定不是杜撰出来的。“姪”更合适的同源词可能是“適”*[b]s-tek>syek，此词有个意思指“女子出嫁”。“姪”的词根带 m-前缀或 N-前缀，也带-r-中缀（正如《释名》所示，妾有多个）。周初“適”*[b]s-tek>syek 本只指“往”，很可能跟“至”*[b]tik-s>tsyijH（到达）同源，恰好支持同声系“姪”的舌根尾。

另一词 *shēng*“甥”*[b]s-reŋ>sræng 见于《诗·小雅·頍弁》，它与 *jiù*“舅”*[b]g(r)uʔ>gjuwX 成对出现：

“兄弟甥舅。”（哥哥和弟弟、外甥和舅父）

《诗经》这一段把兄弟之间的关系、舅父跟外甥之间的关系描写得亲近、温馨。另外，“舅甥”和“兄弟”及“姑姪”等都是对称的关系，这又见《尔雅》：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舅”这个词很有意思，它还指“妻子的父亲”（《尔雅》），暗示在早期中国，人们联姻时更倾向于以舅父为父（Granet 1939：45；Lévi-Strauss 1949）。

“舅”*^{b}g(r)uʔ>gjuwX（舅父）跟“舊”*^{b}g^{w}u(ʔ)-s>gjuwH（老；旧；故）在同一谐声系列 GSR 1067（声符“臼”），暗示这两个词可能有词族关系。其中的语义关系正如原始南岛语同源词*ma(n)tuqaS“舅父=姻父”和*tuqaS（老）之间的关系（有关这些词的意思的讨论见 Blust 1980：212）。这一外部类型学证据使汉语“舅”*^{b}g(r)uʔ>gjuwX（舅父）跟“舊”*^{b}g^{w}u(ʔ)-s>gjuwH（老；旧；故）的词族关系很吸引人。不过舌根音声母与圆唇舌根音声母的区别尚无法解释。

“甥”跟“生”[812a]（出生；新鲜）同音，可能有词族关系。

在“姐妹的孩子”这个意思上，《尔雅》又列举了 *chū*“出”*^{b}t-khut>tsyhwit[①]，这个词一般指“出去”：

“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男人把他姐妹的孩子称作“出”）

大约公元 200 年的《释名》认为这个“出”跟表示“出去”的“出”同词：

“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出嫁给异姓生下的孩子）

“出”有“出嫁”之类的早期用法，此外，在汉以前的典籍中还有等同于“生”（出生）的用法。也许跟“甥”的情形相似，这里也有词源上的联系：也许两个词本来都用于敬称兄弟姐妹的孩子为“你生的”。“出”用作亲属称谓有《公羊传》以“出”指“外孙”的例证（据《尔雅》）。

① Baxter（1992）把“出去”的“出”构拟成*thjut，没有注意“出”跟“屈”*^{b}khut>khjut（弯）的谐声关系及跟“出”有词族关系的 *jué*“掘”*^{b}N-kut>gjut 和*^{b}N-kot>gjwot（挖出）、*hú*“掊”*^{a}gut>hwot（挖出）、*jué*“蹶”*^{b}kot>kjwot 和*^{b}N-kot>gjwot（拔出）、*què*“闕”*^{b}khot>khjwot（豁口、空缺）。这些表明有个 Kut~Kot（拿出）的词根，而“出”（出去）可能是带 t-前缀（不及物）的派生形式。“出”声系所有词声母都与舌根音起首的词根对应。另一个带“前缀”的形式由 Maspero（1930：319）提出，他认为这一系列的词根带边音：“屈”*k’-luŏt、“朏”*p’-luət、出*tś-luĕt。不过没有*lut~lot（出去）词根的词族联系。需要采纳带舌根声首的词根，它可以解释不少词族关系，而相联系的其他舌根声母声系并无 kl-复辅音存在。又见 8.1 关于“出”的脚注。

Benedict（1972：158）提出两个亲属称谓“姪”和“出”的汉藏词源，分别对应他的原始藏缅语*b-ləy（孙子；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和*du~tu（侄子）。这两个对应语音跟意义都有很大问题。Benedict（个人交流）已经放弃了前一个，而 Matisoff（1992b）两个都还保留着。下面讨论他们的主张。

藏缅语两个词都没有跟汉语对应的塞音尾，为了解释这一点，Benedict 以藏文亲属词多带齿音后缀（事实上主要是-n）的所谓平行情况为理由，提出汉语的塞音尾是“后缀-t”（“用[后]缀干许多的事情”[①]？）。此外，我们看到“姪”韵尾可能是-k，而不是-t，这便打破了“姪”跟“出”明显的对称性，不能不使人对 Benedict 的后缀说持有疑虑。

“出”*^{b}t-khut（姐妹的孩子）跟原始藏缅语*du~tu（侄子、外甥）的比较假定了汉语词根带齿龈音声首，正如我们看到的（见前文关于“出”的脚注），这在谐声和词族证据方面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语义方面，我已经表明作为亲属词的“出”很可能是“出去”的“出”的语义引申，或为“出生”，或为“出嫁”：汉语“出去”跟藏缅语“侄子、外甥”很难算是妥当的比较。因而这一比较极其不当。

“姪”跟原始藏缅语*b-ləy 的比较同样有问题，正如上文所示，汉语词根可以很肯定地构拟成*tik，而不是像藏缅比较需要的那样构拟成*li-t，另外，“侄子、侄女”的意思在汉语中也是后起的[为了支持汉语“姪”跟原始藏缅语*b-ləy 的比较，Benedict（1972：172）举了一些平行的例子：*zhì*“輊”*^{b}trik-s>trijH（前面因重量压低的车），对应原始藏缅语 ləy（重）；*zhì*“蛭”*^{b}tik>tsyit（水蛭），对应原始藏缅语*m-liːt（水蛭）。Matisoff（1992b）增加了 *zhì*“銍” short sickle（短圆形镰刀）——他本人的释义。中古 trit，对应藏缅语的*d-ləy（弓或弹弓）。这组对应细究起来令人失望。头一条 *zhì*“輊”（前面因重量压低的车），汉以前典籍仅见于 《诗・小雅・六月》 ，义为“前低后高的车”，与“軒”（前高后低的车）并举，比较的是高低和前后。Karlgren 译 《诗经》 此词，据 《后汉书》 晚出的“輊”，随意

① “你可以用词缀干很多的事情，但不能把它视为百搭牌。”（Matisoff 1978：48）

把它的意思解释成“heavily weighted down”（重重地压下），Benedict 同样以为 heavy（重）是意义的核心。很难找到证据认为“輕”本来的意思跟“重”有任何瓜葛。注意藏缅语还有个-t 后缀，Benedict 没有说明它的功能倒底是什么。“蛭”的比较不必要后缀，不过却跟另两个词语音问题相同：声母对应（藏缅语*l-：上古汉语 t-）和韵尾对应（藏缅-t：上古汉语-k）不规则。从语音上看，汉语的“蛭”对应原始南岛语*lima(n)tek（稻蛭）的末尾音节更为妥当。最后，据 Matisoff，*zhì*“銍”（短镰刀）和藏缅语的*d-ləy（弓或弹弓）的比较，基于弓与镰刀使用中的（曲线）运动相似。不过古文字学家（陈梦家 1988）和中国农业科技史学家（Bray 1984）都认为“銍”不是 sickle（圆形镰刀），而是一种 harvesting knife（短直镰刀），一种单人手执的小型直刃农作物收割用具，使用时捏着禾穗下边的秆茎，然后腕部突然用力割下（参阅 22.1.5 及脚注），Matisoff 的比较在语义上不合]。

21.5 兄弟

多数汉语方言从古至今都有对兄弟姐妹有因性别不同的称呼，也有基于年龄大小的兄弟之别[①]。无论什么时期的汉语里，都很难找到英语 brother（兄或弟）或 sibling（兄弟或姐妹）的直接对应单音词。在异族通婚流行的社会里区分兄弟跟姐妹并不奇怪。在由遗产继承所表达的兄弟平等的文明中 (Todd 1983) 仍然区分兄和弟，这更有意思。基于东半球旧大陆（Old World）家庭体系的地理分布，Sagart & Todd（1992）提出汉人本来的家庭体系是带有因年龄大小而区分兄弟的直系家庭（stem family），这可以从儒家行为规范中清楚地解读出来，而兄弟平等的观念则是从欧亚内陆（inner Eurasia）传入中国的。

主要的称谓词有：兄弟中年长的是“兄”或“哥”，年幼是“弟”。指“兄”的概念另有较少用的词“昆”或写作“昚”。此外，郑玄注《礼记》中还提到对兄弟从长到幼的排行法：*bó*“伯”（老大）*zhòng*“仲”

① 只有个别例外。兰州西北部的方言里不分兄弟，这很可能是受到了至今还在其附近的突厥或蒙古语言的影响。

（老二）*shū*“叔”（老三）*jì*“季”（老小）。“伯”和“叔”现在分别主要用来称呼父亲的哥哥和弟弟。郑玄在另一处把第一个词换作“孟”。郑玄所列的都是叙称词，其他的词有的是叙称，有的是面称。当然书面上的材料倾向于使用非面称的词语。下面对上述一些词进行讨论。

21.5.1　长兄

现代汉语的 *gē*“哥”（哥哥。中古 ka）基本上是个面称词，分布很广，但并非古汉语词。这个词未见于汉代或先秦的典籍或契文，被认为是在大约公元一、二世纪从鲜卑语[①]借入汉语的（胡双宝 1980）。

汉字 *xiōng*“兄”*^{b}hmraŋ>xjwæng 商代契文已见，一般认为是“哥哥”的意思，但其具体意思尚不易确定。这个字上边是“口”，下边是“人”，显然表示有权威的人。“兄”《说文解字》释为“長也”（年长）。《诗·大雅·行苇》“兄弟”并举，“兄”的意思更容易确定为“哥哥”。先秦汉语中多用“兄”叙称“哥哥”。现代方言中“兄”大多为“哥”所取代，而闽方言还保留着“兄”，“兄”前加 a-用于称呼“哥哥”[②]。其他一些方言（长沙、双峰和南昌）的“兄”用作叙称，而面称词为“哥”。

表示“兄”的一个较少用的词是 *kūn*“昆”或“晜”*^{a}kun(?)>kun，多次见于《尔雅》。《说文解字》把这个字写作“䍙”：“周人谓兄曰䍙”。这可以在《诗·国风·葛藟》中得到证实：

> “謂他人昆。”（把外人称作“哥哥”）

这样，周代的“昆、晜”可能是“哥哥”的面称词，而“兄”则可能是叙称词。从词源上来看，“昆”表示“哥哥”的意思后起，它早期的意思是“後”。

---

① Pulleyblank（1982：446）把汉人东北部的邻居“鲜卑”定为古蒙古人（Proto-Mongols）。

② 潮州 a_{23} hĩã$_{33}$（哥哥。面称及叙称词），厦门 an$_{55}$ hĩã$_{55}$（哥哥。面称词）、a_{55} hĩã$_{55}$（哥哥。叙称词）。

商代契文有 *mèng*“孟”*[a]mraŋ-s>mængH。这个字上为“子”，下为声符 *mǐn*“皿”*[b]mraŋʔ>mjængX（器皿）[①]。“孟侯”出现在《尚书》古老的部分。《诗・鄘风・桑中》“美孟姜”似乎指女性。看来这个词用于年长的男女，意义具体化后表示“长兄”。

“孟”*[a]mraŋ-s>mængH 跟表示大或远的词根*maŋ有关系：*máng*“芒”*[a]maŋ>mang（大；广大）、*huāng*“荒”*[a]hmaŋ>xwang（广大；辽远）。“荒”又在《尚书》中描写老龄。很可能“兄”也在这个词族里（Bodman 首次提出，1954：35），故“兄”可构拟成：*[b]hmraŋ>xjwæng。和“兄”同一谐声系列的另一个跟 m-接触的词是 *huǎng*“怳”*[ab]hmaŋʔ>xw(j)angX（恍惚）。一个赣方言词 $mang_3$（长短的“长”）似乎跟*maŋ词根有联系，但声调尚不能解释。

这个*maŋ（大）词根可以跟藏缅语*mang（大；更老。Benedict 1972）比较。Peiros & Starostin（1996，I-139）构拟了“汉藏语”*m(r)ǎŋ（兄；长兄），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孟”，甚至“兄”，表示“哥哥”的意思是通过语义具体化的后起意思。

bó“伯”*[a]prak>pæk 见于商代甲骨文，指封建主（陈梦家 1988），后指“长兄”（《诗经》）。现代指父亲的哥哥，这在《尔雅》里称为“兄公”。同样地，“叔”本指“四兄弟中的老三”，现代指父亲的弟弟（《尔雅》已经有这个意思）。“伯”最早的意思可能是 Schuessler（1987）所定义的西周汉语“最年长的”意思。从“最年长的”演变为“长兄”，这跟“孟”的变化平行。同“孟”相似，“伯”也有不带中缀的词根，这个词根以 *bó*“博”*[a]pak>pak（大）为代表。两个词里中缀-r-的功能是属性的加强（intensive），见 11.1.4。

① 游顺钊(Yau 1993）分析此字描绘了祭盘（sacrificial dish）中头生的孩子，忽视了“皿”声符。此外，没有证据表明汉人曾有过把头生孩子用于祭献牺牲的习俗。

21.5.2 中间的兄弟

郑玄的 *shū*“叔”*[b]s-tuk>syuwk 指“兄”和“弟”中间的兄弟。Schuessler（1987：563）曾谈到西周契文“叔子”用于儿子，而不是兄弟。“叔”谐声系列 GSR 1031 多数词带*iwk 韵母，少数词带*-uk 韵，如 *dū*“督”*[a]tuk>towk（监督；改正；中间），中古汉语一致地支持*-uk，而不支持*-iwk。“叔”在《诗经》中没有押韵，其中古音也不能独立推断上古元音，不过有可能与“督”*[a]tuk 同带表示“中间”意思的词根。假如是这样，我们应当为“叔”构拟/u/，即*[b]s-tuk>syuwk（中间的兄弟）。前缀可以起名物化的作用。

zhòng“仲”*[b]N-truŋ-s>drjuwngH（依郑玄，“仲”为三兄弟中的老二或三个月中的第二月）也有同样的历史，这个词显然是从“中”*[b]truŋ>trjuwng（中间）派生而来的。

21.5.3 弟弟

dì“弟”（弟弟）谐声系列 GSR 591 只反映中古 d-、th-和 dr-，完全没有不送气清音 t-、tr-或 tsy-，这本身就说明这个归字不太多也不少的系列上古带边音。它与清楚的边音系列 GSR 551 的接触，证实了这一点。注意 *tí*“荑”[551k]同 *tí*“稊”[591i]，均为*[a]lɨj>dej（均指“稗子”），另如 *tì*“洟”[551f]*[a]hlɨj-s>thejH（鼻涕）、*tì*“涕”[591m]（眼泪）。事实上“弟”、“夷”两个系列的声符古字形接近，可以视为同一声符的变体。

“弟”在《诗经》里押韵不下 15 次，通常押作*-ɨj 韵，有 3 次在《诗・邶风・泉水》、《诗・鄘风・蝃蝀》里押为-ij 韵。邶、鄘相连，都在今天河南，*-ij 可视为上古邶、鄘的方言特点。去声派生词 *dì*“弟”（敬爱兄长）在《诗经》里也押*-ɨj 韵，故上古构拟当为*[a]lɨjʔ。

“弟”字见于商代契文，一般认为指“弟弟”，而同音字 *dì*“娣”*[a]N-lɨjʔ>dejX，《尔雅》释为“長婦謂稚婦為娣婦”，这表明*[a]N-lɨjʔ并不总指“弟弟”或兄弟姐妹，其基本的意思是“年少”，支持证据如《说文》释“第”*[a]N-lɨj(ʔ)-s>dejH 为次第，用例如《左传・哀公十六年》谈提拔年少的下级所用的“第”：

“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楚国举拔下级，我死后，令尹、司马不是胜，会是谁？）

汉语的“弟”同藏缅语构拟*doy~*toy（年少的兄弟姐妹。Benedict 1972；又见 Peiros & Starostin 1996，II-491）的对应并不是偶然的，下面一对也是藏缅*-oy 对应上古汉语*-ɨj：

- 藏缅语*moy（美丽）：*měi*“美”*^{b}mij?>mjijX（Ⅲ）（美丽）

不过藏缅语*doy~*toy（兄弟姐妹中的老小）塞音声母表明上古汉语*^{a}l-到 d-的变化已经完成，藏缅的形式只能视为东汉或更晚的时期从汉语借入的词。关于缅文 nyi$_2$（男人的弟弟）中的鼻音声母，见 3.2.4.2。

21.6 妻妾

至少在统治阶层里，古代汉人的妻子有两类，一类地位高，同丈夫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另一类不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前者通常称为 *qī*“妻”*^{a}s-hlɨj>tshej。“妻”有见于商代契文的早期对应字，字形为“女”上加三条曲线跟一只或两只手。《说文解字》在语音跟语义上把这个字跟 *qí*“齊”*^{a}s-lɨj>dzej（等同）[①]联系了起来。Karlgren（1964a：274）为了证明这一分析，指出“妻”的早期字形上三条线跟“齊”的字形相同，为“妇女表示已婚的发簪”。如果 Karlgren 是正确的，“妻”字形中的手是放在发簪上（一种礼仪？）的。尽管有人反对，“妻”的古字形更好解释成，女人被用手抓着头发，当为抢婚的描绘。

地位低的妻子等同于仆人，被称为 *qiè*“妾”*^{b}s-hnap>tshjep（关于声母的构拟见 4.1.4 脚注）。这个字的字形包含了“女”，另一部分尚解释不清。在古汉语文献中，“妾”字又指“女奴”或“仆人”。从词源上看，“妾”也许能跟 *shè*“攝”*^{b}hn[a,e]p>syep（辅助）比较。

① 此字声母带边音的构拟见 4.1。

另一词是“婦”*[b]buʔ>bjuwX，商代甲骨文指商王的配偶，也可能是他的妃子，字形一半为“女”，一半为“箒帚”：*zhǒu*“帚”。早期许多用例中只有“帚”。尚不知这个词是否也用于贵族及平民。据《礼记》，“妻”跟“妇”同义，普通人的妻子叫作“妻”，“士”的妻子叫“婦”[①]。

“婦”字的结构有争议。据《说文解字》，“婦”*[b]buʔ与*fù*“服”*[b]buk>bjuwk（顺从；服侍）同源，认为字形是女人扫地的会意。这一解释在语音上并非不可能，但与“婦”指士族的妻子的事实不合。尽管声母不同，“帚”（中古 tsyuwX）仍有可能是声符，至少在我看来，它的元音和韵尾与“婦”完全一致。也许“帚”的演变式是：上古早期*[b]t-puʔ（>上古晚期*[b]tuʔ）>tsyuwX[②]。在许慎的时代，“婦”和“服”的主元音已经跟“帚”不同，变得不圆唇了，故“帚”当时已经不像是声符了。

“婦”可能跟*bǎo*“寶”*[a]puʔ>pawX（宝贵；财宝）同源。语义上可比较波希米亚语的 choť（配偶，丈夫或妻子），早期（教堂斯拉夫语）choťi（情人）（Buck 1949：97）。如果这样，我们可把*fù*“婦”构拟成*[b]N-puʔ>bjuwX（被珍视的人），用*N-前缀解释中古浊声母。

21.7 儿子

古代汉人妻子分妻、妾，儿子的地位也不同。

21.7.1 嫡子

表示“妻生的儿子”这个意思的词主要是*dì*“嫡”*[a]tek>tek(《诗 •大雅 • 大明》）。这个词的词根为*tek（统治），同族的词还有*dì*“適”*[a]tek>tek（统治；控制）（Schuessler 1987：124）和*dì*“帝”*[a]tek-s>tejH（大自然的神。此释义详见陈梦家 1988：580）。

① 《礼记 • 曲礼下》：“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② 平行的声符演变例子又见 8.1 关于*pòu*“音”的讨论。

21.7.2　庶子

古文献中“妾生的儿子”这个意思有两个词，一个是 *shù*“庶”*^{b}s-ta(k)-s>syoH（《左传》），一个是 *niè*“孽”*^{b}ŋrat>ngjet（III）（《穀梁传》、《孟子》、《墨子》、《晏子春秋》等等）。表示“众多”义的“庶”见于西周铭文及《诗经》最早的部分，据 Karlgren（1964a：212），“妾生的儿子”（<“许多中的一个”）即由此义演变而来。此字跟 *zhū*“諸”*^{b}ta>tsyo（许多；全部）也许有联系，构拟中应当略去-k 尾，这样“庶”即*^{b}s-ta-s。这并非不可能，“庶”所在的 GSR 804 谐声系列中还有一个词明显不带*-k 尾：*zhē*“遮”*^{b}ta>tsya（阻挡、拦阻）。

第二个词“孽”未见于先秦文献。从词源上看，它语义上源于同音且在同一声系的 *niè*“蘖”*^{a}ŋat>ngat、^{b}ŋrat>ngjet(III)（树桩；树桩再生的枝芽）（异文又见 GSR 252j、268a）。这个词本身似乎包含了一个词根*ŋat（砍掉），同族的词还有 *yì*“刈”*^{b}ŋat-s>ngjojH（割草）和 *yì*“劓”*^{b}ŋrat-s>ngjejH（III）（割鼻）。

第二十二章　农业（谷物）

与印欧文化不同，中国文化基本上属于农业文化。正如 A.-G. Haudricourt 指出的，在中国，连典型的笨人都是拔苗助长的人。Haudricourt 还指出乳制品不是中国人的传统食品，羊毛也不用于纺织。

中国很早就开始栽培农作物。湖南彭头山陶片中残留的水稻初步测定为公元前 7000~前 6000 年（Yan 1991），或甚至为公元前 8000~前 5500 年（裴安平 1989）。严文明（1997）现在把开始栽培水稻的时间定在更早的公元前 10000~前 7000 年之间。这样一来，长江中游流域成为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地方。然而上古汉人主要的粮食却不是水稻，而是小米。

22.1 小米

人工种植的小米（主要有两类, 学名为 Setaria italica 及 Panicum miliaceum）比水稻晚些出现，大约在公元前 6500~前 5000 年出现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中游、渭河流域及汉水流域上游的裴李岗、磁山及相关的文化里。尽管新石器晚期南北文化交流对汉文化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汉文化实质上产生于北方，也就是小米种植区域。黄河流域水稻栽培出现得倒是很早（见 22.2），水稻却一直是非主流的食物。相比之下，上古时期的小米品种多，小米才是主要的粮食（陈梦家 1988）。小米（尤其是“稷”Setaria i.）具有重要的宗教价值，在许多祭祀中扮演着中心的角色。周人还认为他们自己是“后稷”的后裔。“稷”多次出现于 《诗经》 中，下面 《诗经 • 小雅 • 楚茨》 的一段诗表现了小米在上古汉文化中的中心地位：

“……

自昔何為，我蓺黍稷。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以為酒食，以享以祀。
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

上古汉语词汇中有不少词指小米，主要的几个词是 *hé*“禾”*[a]goj>hwa、*shǔ*“黍”*[b]s-taʔ>syoX 和 *jì*“稷”*[b]tsɨk>tsik，上引《诗经》中就出现了两个。下面讨论这些词。

22.1.1　禾（panicum miliaceum ?）

据陈梦家（1988：526），称作“禾”（中古 hwa）的谷物是商人的主要农作物，尤其分布在商朝几度建都的洛水流域。“禾”在《诗经》里没有押韵，但共谐声的 *hè*“和”在《诗经》里清楚地押*-oj 韵，从“禾”谐声系列 GSR 8 来看，当带有舌根音声母，据此“禾”可以构拟成*[a]goj>hwa。这种植物肯定是小米，也许是 Panicum miliaceum，其古字形上端可能代表下垂的禾穗，不过一些人工种植的 Setaria 也有下垂的禾穗。古代文献跟契文都没有把它跟酒联系起来，故“禾”可能不属于黏质的小米[①]。陈梦家（1988：526）谈到禾比小麦和黍（一种黏质的黍，见下文）都便宜，故商人以它为主食。

22.1.2　粟和米：未去壳的和去了壳的“禾”

陈梦家认为“粟”（中古 sjowk）本指带壳的“禾”粒，而“米”则是去过壳的“禾”粒，另外，“粟”、“禾”和“米”分别通指庄稼、带壳谷物跟去壳谷物。这种通称的用法可以从商代甲骨文中看出来，指庄稼植物本身的汉字带义符“禾”，而表示粮食颗粒的词带义符“米”。“禾”因用作庄稼植物的通称，后来语义缩小为稻禾，在许多湘、赣、客家和粤方言里替代了指稻植物的“稻”。类似地，现

① Fogg（1983）曾指出用小米酿酒，需要用黏质的。

代官话里“米”主要指去了壳的大米，不过很难确定此用法开始的年代。

“米”在《诗经》里没有押韵，但共谐声的“迷”在《诗经》里押*-ij 韵，因此我们可以初步把“米”构拟为*[a]mijʔ>mejX。其他语言能找到跟“米”相关的形式。藏缅语里如怒苏怒语 me_{33} me_{31}、白语 me_{33}、博嘎尔珞巴语 a mə（均指“去壳的米”）；Garo 语 mi、Dimasa 语 mai（水稻）；基诺语 a_{44} $mɛ_{44}$、彝语（南华）a_{55} $mɛ_{21}$、Pwo 语和 Sgaw 语 me（米饭）；苗瑶语里，如王辅世、毛宗武（1995）把原始苗瑶语的“米”构拟为*$m̥ɑi_{B}$，不过例词只出现在瑶语里。B 调是借用汉语上声的调类，故这个词可能是借词，“去壳的稻粒”的语义后起，也说明这个词是借词。藏缅语是同样的语义，也表明是从汉语借入的。与此形成对照，Tsuchida（1997）收集的一些表示稗草（Panicum crus-galli）的台湾南岛语（Tsou、Kanakanavu、Saaroa、Rukai、Paiwan）的形式，构拟为*hl(-al-)umay，倒合于 Sagart（1994b）提出的语音对应规则，因而可视为汉语的同源词。

22.1.3　黍（panicum miliaceum，黏质）

一般认为 *shǔ*“黍”代表 Panicum miliaceum（Chang Kwang-chih 1980、Li Hui-lin 1983、Chang Te-tzu 1983）。据《说文》，“黍”为“禾属而黏者”，这合于陈梦家（1988：529）关于黍用来酿黍酒的说法。又据《说文》，“黍”因在“暑”*[b]s-taʔ>syoX（中古与“黍”同音）[①]天耕种而得其名。这也许只是个俗词源，但由于可能是声训，它支持为“黍”作齿龈塞音词根声首的构拟。可能“黍”和“暑”的词根声首上古都送气，当为*[a]s-thaʔ>syoX，而不是*[b]s-taʔ>syoX，因为好几个现代方言中这些字的声母都是送气塞擦音。不过 William Baxter（个人交流 1998）构拟为*[b]hlaʔ>syoX，用带前缀的*[b]s-hlaʔ来解释 tsh-的方言演变，这似乎有违于《说文》的声训。基于同样的理由，同时还因为藏缅语 j-与汉语 l-的对应不可接受（见 3.2.4），Peiros &

① 《说文解字》：“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Starostin（1996：IV-283）列出的“黍”与景颇语 ja_{33}（一种小米作物）的比较应当放弃。

22.1.4 稷（setaria italica）

“稷”是周人神圣的农作物，但它究竟是什么，还是有不同说法的。前引《诗经》译文中 Karlgren 把“稷”译成 glutinous millet（黏的小米），有些人（如 Li Hui-lin 1983：29）认为是 Panicum，也有人（如 Chang Kwang-chih 1980：147 及相应的参考文献、Bray 1984）认为是 Setaria italica。Chang Kwang-chih 发现考古中常发现的 Setaria italica 只可能是 “稷”。Fogg（1983）基于他对台湾小米种植的知识解释《诗•大雅•生民》对开花的谷田的描写，也得出“稷”是 Setaria italica 的结论。他们的结论的确是最可能的解释。对这一解释有利的是，“稷”与近音词 *jì*“畀”*^{b}tsrɨk>tsrik（锐利）：也许此农作物因某些品种的禾穗带芒须而得名，平行的例子如美国英语用 green bristlegrass（绿+鬃+草）指狗尾草（Setaria viridis）。

22.1.5 播种与收获

小米的种子是撒“播”*^{a}par-s>paH 而种的。“播”可能是个十分古老的词，比较原始藏缅语*bwar（撒；播种。Benedict 1972：173，及注释 460）和原始南岛语词根*-buR（撒播、播种、喷洒）[①]。表示收获的词是 *sè*“穡”*^{b}s-rɨk>srik（与表示“采集”的 *cǎi*“采”*^{a}s-hriʔ >tshojX 同源），收获的办法是用 *zhì*“銍”*^{b}t(-)ri[t]>trit[②]一穗一穗地割下，以免割下未熟的禾穗。“銍”在《诗•周颂•臣工》用为名词，指“收获用的刀具”；在《诗•周颂•良耜》中，既可解释为收割时的象声词（依毛训），也可解释为收割的动词（依 Karlgren 1964b 释义 1131）。我没有见到汉语内部支持 t-前缀的证据，然而

① 语音上平行的例子，可比较 *fán*“燔”*^{b}bar>bjan（烧）、原始藏缅语 bwar~pwar（烧）和南岛语*dapuR（炉膛。词根*puR 又见于表示“灰烬”的*apuR）。

② 这种小型手执刀具早期为石刃，见陈梦家（1988：547），Bray（1984），又见 21.4 关于“姪”的脚注。

*[b]t-rit>trit 这样的分析在目前的体系里是可能的。如果有效，那么就可以跟原始藏缅语*ri:t（收割。Benedict 1972）进行比较。

22.2 水稻栽培

位于长江三角洲南边杭州湾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经向我们提供了有关繁荣的农业的丰富证据，这种农业以稻作为主，时间早在公元前5000 年（Chang Kwang-chih 1986：208）。随着彭头山和长江中游流域的洞庭湖一带其他遗址的发现，水稻栽培的年代已经向古推移到大约公元前 8000~前 5500 年之间（裴安平 1989）。据裴安平的研究，彭头山人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生，但也有限度地栽培水稻并从事畜牧业（牧水牛）。严文明（1997）认为水稻在彭头山已经是主食，他还据在玉蝉岩（湖南）、仙人洞和吊桶环 （江西北部）发现的水稻为野稻与人工栽培稻的中间阶段，提出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的转型发生得更早的看法，即在公元前 10000~前 7000 年之间。看来长江中游一带至少是水稻人工栽培的主要中心，如果这一带不是水稻栽培的发源地的话。事实上水稻首先在这一带栽培并非不可能，这种位于野生稻分布最北边的多湖泊区域提供了水稻生长所需要的自然水田。

水稻栽培似乎从长江中游向其东北方的淮河盆地扩展。河南的贾湖，一个北方的属于裴李岗的小米耕种文化，似乎在公元前 6800~前 5700 年（对稻粒进行碳-14 测定）通过与附近的彭头山文化的交往中得到了水稻，参阅严文明（1997）。水稻后来传至黄河中游和下游流域（山西、河南和山东），肯定不晚于公元前 2000 年（可确定碳化的水稻残留），也可能早在公元前 5500~前 5000 年（据山西前于仰韶遗址的李家村和何家湾两遗址陶片上的稻痕）（Wu 1996）。由此看来，河姆渡公元前 5000 年栽培水稻并不算很早。下文分析汉语里三个表示水稻的词：*dào*“稻”、*tú*“稌”和 *càn*“粲”。

22.2.1 稻

一般认为上古汉语里表示“水稻”的词是 *dào*“稻”*[a]luʔ>dawX，因为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表示“水稻”的词似乎就是这个词。不过这个

词并未见于商代的甲骨文[①]，最早出现于西周铭文中的“稻”带着“米”旁。晚至战国时期“米”旁才被“禾”所替换。这表示“稻”本指去壳的某种谷物，也许本指“米”，后语义转变为指“水稻”。注意铭文中带“米”旁的“稻”曾多与另一指谷物颗粒的“粱”组合在一起（周法高等 1974~1975：940）。指谷物颗粒的词转指相应的农作物是普通的现象（如英语 corn 由“禾粒”转指“麦”）。现传的《诗经》文本形成时期，这种转变正在进行或者已经结束，因为“稻”在《小雅·白华》和《国风·七月》中都肯定地指水稻这种植物。

另一个问题是“稻”与一个表示小米的词音近。据《说文解字》，*dào*“䆃”*^{a}lu(ʔ)-s>dawH 是一种“一茎六穗”的禾。陈梦家（1988：527）把这种作物定为现今湖北的“鸡爪谷”（Panicum crus-galli ?）。另一近音形式是现代北方话指“狗尾草”（Setaria viridis，即 Setaria 的野生祖先）的 *yǒu*“莠”*^{b}luʔ>yuwX。这个词在古籍中只指“杂草”，段玉裁假定这个词从狗尾草转指杂草，因为田里的狗尾草需要除掉以免杂交。段氏的解释有道理。“䆃”*^{a}lu(ʔ)-s 和“莠”*^{b}luʔ还可以进一步跟缅语 lu_3（Panicum miliaceum 或 Panicum paspalum）比较。

如前所述，由于“稻”最早的义符是“米”，故铭文的“稻”很可能本指“大米”。上古汉语之前，这个形式可能源于词根*luʔ，同族词有上面刚提到的表示小米的词，还包括 *yòu*“褎”*^{b}lu(ʔ)-s>yuwH（成长中的谷物大、高貌）和 *xiù*“秀”*^{b}s-hlu(ʔ)-s>sjuwH（谷物吐穗开花）。后者带的 s-可能表示“起始”（inchoative），参见 4.2.1.4。词根的具体意思尚不能确定，可能是“成长中或成熟的农作物”、“禾穗”或“禾粒”之类的意思。如果是后者，就可解释由“禾粒”转指不同农作物的平行例子，如英语 corn（禾粒）在英国英语里指“小麦”(wheat)，在苏格兰和爱尔兰英语里指“燕麦”（oats），而在美国英语里指“玉米”（maize）。

Haudricourt & Strecker（1991）把“稻”字跟原始苗瑶语的*$mblau_A$[②]（水稻）比较。他们认为汉语的形式是苗瑶语遗留在汉语里的底层词（关于对苗瑶底层理论的评论见 Sagart 1995c）。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① 见陈梦家（1988：527）对朱骏声和唐兰误释某甲骨文字形为“稻”的讨论。
② 他们的构拟。王辅世和毛宗武（1995）也构拟为*$mblau_A$。

汉语“稻”的声母并没有唇音的证据（尽管可以假定带松散结合的前缀，这个前缀在*l-变 d-之前消失了）；韵母的对应没有平行的例子（Haudricourt & Strecker 的*au，亦即王辅世、毛宗武（1995）中的 96 号韵母，找不到其他与上古汉语*-u 对应的例子），声调也不对应（汉语上声一般对应原始苗瑶语的 B 调）。如果汉语跟苗瑶语的形式的确有关系的话，苗瑶语“水稻”义为汉语“稻”后起的意思，也只能说明它是汉语借词，而不是汉语从苗瑶语借入的。

22.2.2　稌

tú“稌”*^{a}hla(ʔ)>thu(X)同 *shǔ*“黍”一同出现于《诗・周颂・丰年》。依毛训“稌”即“稻”。许慎《说文》“稻”、“稌”两条相邻且二字互训，也许受毛训影响。有人认为“稌”为“黏稻”，不过可能是后人据《诗经》“稌”、“黍”平行用法的推断。依最早的训释，“稻”、“稌”二词同义。

22.2.3　粲

汉语表示“米”的一个词是 *càn*“粲”[154b]*^{a}tshan-s>tshanH（食物；上等白米）。作为“食物”此词肯定是从动词 *cān*“餐”[154c]*^{a}tshan>tshan（吃）加-s（>去声）后缀派生而来的。“大米”的意思可能从“食物”经由“禾粒”变来。Buck（1949）举了几个以凯尔特语为主的印欧语系语言“食物”>“禾粒”的例子。带后起义“米”的“粲”被借为缅文 tshan$_{2}$（米）和苗语（王辅世 1979 原始苗语）*tshan$_{B}$（米；小米）。

上面讨论的三个词中，似乎只有“稌”单纯指“水稻”而没有别的意思，故最可能是上古汉语指“水稻”的词。这个词出现在《诗经・周颂》里，说明它是个老词。这个词没有出现在商周契文中，可能表明跟小米相比，水稻在早期商周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礼仪生活中只扮演着次要的角色。

22.3 麦子

研究中国人工栽培植物的学者，一般认为称作 *mài*“麥”*ª m(-)rɨk>meak（小麦，或指大麦）的农作物是在公元前第二个一千年或更早些的时候从西方或北方传入中国的（Haudricourt & Hédin 1943/1987：176、Harlan 1992、Chang Te-tzu 1983：77）。Chang 还认说“小麦从蒙古和云南传入”（78 页）。因此汉语“麥”可能是某个阿尔泰语的借词（如 Starostin 1991：69，168 把“大麦、小麦”的阿尔泰语形式构拟为*müːrki）。此外，Mair（1996：37）还曾把汉语这个词跟印欧语“碾磨”(to grind) *melhχ-联系了起来。“麥”字见于商代契文，看上去像是麦禾，记录了“麥”和“來”两个词。有人于是认为这是“麦子”乃外“来”物的证据，甚至还有人认为汉语“麥”的理据本来就是“外来物”的意思。更自然的解释是表示“麦子”的词被假借用来指音近的“來”。“來”和“麥”的这层关系强有力地证明“來”曾经有过轻重格形式的前缀*mə-，故“來”须构拟成*ª mə-rɨ>loj。

22.4 田地

Haudricourt & Strecker（1991）指出苗瑶语言旱田水田有不同的名字，而汉语却只有“田”这一个词。基于此，他们认为操苗瑶语的人比操汉语的人从事农业要早些。事实上汉语里没有专指水田的词另有解释：汉人没有专门指水田的词，这是因为水稻栽培在上古汉语时期只占次要的地位，占主要地位的是小米（Sagart 1995c），*tián*“田”[362a]*ª liŋ[①]>den 极可能指种小米作物的旱田。“田”的古字形是小方块外套方块。Haudricourt & Strecker 假定“汉语词本来可能指任何田地，不光是耕作田地，因为《诗经》里的田不光指‘地、田地’，还指‘狩猎’，Karlgren 解释为‘go out to the fields’（去田里）”（Haudricourt & Strecker 1991：338）。还可另作解释，表示“狩猎”的“田”可能是假借字，Sagart（1995c）提出表示“狩猎”的“田”代表 *chéng*“乘”

① 给这个词构拟边音声母的理由见 Sagart（1995c）。

*^{b}m-liŋ>zying（骑马或驾车），因为古代皇族或贵族狩猎通常用的是马车。

相邻语言中有关系的词有：临高语（海南）leng$_{A}$（稻田）、原始苗瑶语*ɭiːŋ$_{A}$（王辅世、毛宗武 1995）、藏文ʑiŋ（<*ly-）［田。在几个藏语支（Bodic）语言里有同源词，但显然未见于其他藏缅语］。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断定这个词是苗瑶语借汉语的还是汉语借苗瑶语的。藏文词孤立于其他藏缅语，故可能是汉语或苗瑶语借词。

第二十三章　其他栽培的植物

23.1 豆类

豆类，尤其大豆是汉人传统上重要的食物，较早就有种植。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在中国北方就已经出现了大豆（Ho 1975：77~79、Li Hui-lin 1983、Chang Te-tzu 1983）。“大豆”最早的名称是 *shú*“菽”[1031g]*^{b}s-t(h)[u,iw]k>syuwk，见于《诗・大雅・生民》和《诗・鲁颂・閟宫》，均用于跟神秘的周人祖先后稷相关的语境中。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小米和大豆开始在公元前 4 世纪轮番种植。据 Ho（1975：77~78），史载大豆是周征服商（公元前 12 世纪末期）不久，山戎，部分居于河北东北部的非汉民族，向周的朝廷纳贡时传给汉文明的。《管子》和《穀梁传》中均讲述了大豆在公元前 664、公元前 663 年在中原各诸侯国传播的故事。

据 Hu Tao-ching，Ho（1975：80）认为“菽”字“下边三个长点代表大豆根瘤菌的结块”。这颇令人生疑，字上边并不特别像是植株，也不像豆荚。可以想象，给大豆造字的人会强调豆荚或至少是可见的豆蔓。我则试作另一分析：“菽”下的三点与“小”*^{b}s-t(h)ew?>sjewX 同，“小”可能是“菽”的声符。我们在别处曾见到-k 尾和-ʔ尾的方言交替。

现代方言中已全用 *dòu*“荳”*^{a}[d]o(k)-s>duwH 替代了“菽”。“荳”最早见于成书于公元前 26 年至公元前 8 年间的《战国策》，词源不明。如果“荳”的中古浊声母不是固有的，而是前缀所致，这个字则可以构拟为*^{a}N-t(h)o(k)-s 或*^{a}m-t(h)o(k)-s。“荳”字记录的可能是“菽”的某一方言读音。

侗台语里可以广泛找到跟“荳”有关系的词，如泰语 $thua_{B1}$，莫语 tau_{6} 等。泰语的形式跟汉语的对应很符合一组工整的对应模式（表-25）

汉义	词 中古音	泰语
豆	荳 duwH	$thua_{A1}$
头（动物量词）	頭 duw	tua_{A1}
漏	漏 luwH	rua_{B2}

表-25：汉语和泰语的“豆”

表-25 中的声调符合泰语跟汉语的一般对应，表示动物头数的量词跟汉语“頭”*[a][d]o>duw 在词源上对当，这个词在汉语里也用为量词，是古代汉语的创新（见 18.3），泰语*tua_{A1} 及表中其他两个词一定是汉语借词，注意泰文“漏”用早期的*r-对应中古汉语 l-。

泰语“荳”和动物量词“头”的声母也很有意思，一个送气，一个不送气，而对应的汉语词中古声母却都是 d-。正如前文所说，在目前的体系里，上古汉语的鼻音前缀会使后面（送气或不送气）的清声母变为中古的浊声母，故可以设想汉语“荳”和“頭”的中古浊声母在上古汉语时期为清塞音声母带鼻音前缀（这里选用 N-作为标记）：*[a]N-tho[k]-s>duwH（豆）、*[a]N-to>duw（动物量词“头”）。果真如此，如果浊化未发生之前，或者在塞音前带鼻声母的中间阶段 *nthuwH、*ntuw 的时候，台语从汉语借了这些词，这样就能解释泰语的形式。李方桂（Li 1977）把这些泰语词的声母投射到原始台语里，把原始泰语“荳”构拟为*$thue_{B}$，把“頭”构拟为*tue_{A}，不过用这样的构拟难以解释为什么这些词在北部台语里属低调系列：剥隘 tuu_{B2}（豆）、tuu_{A2}（动物量词“头”）。Ferlus（1990）的解决办法完全基于台语内部，他假定这两个形式（以及其他的几个词）在 Proto-Tai-Yay 语（即原始台语）中带着先鼻清塞音：*$^{n}t^{3}$-（豆）、*$^{n}t^{1}$-（动物量词“头”）。他假定*$^{n}t^{3}$-在西南台语中演变为高调的 th-，在北部台语中演变为低调的 t-，而*$^{n}t^{1}$-则在西南台语中演变为高调的 t-，在北部台语中演变为低调的 t-。Ferlus 的*$^{n}t^{1}$-有可能是 nt-，而*$^{n}t^{3}$-则可能是

nth-。这些声母跟我们在汉语里构拟的对应。这种借用是由前中古汉语借到原始台语（即 Ferlus 的 Proto-Tai-Yay）。泰语（及台语西南支大部分语言）的发展是从原始台语的*nt-和*nth-发展为 t-和 th-，而台语北支则合并为 d-。有趣的是云南东北部的苗语“豆”为 $ntao_6$（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 1987：64），带着表示*nd-的先鼻塞音，这个形式很可能是从某种所有先鼻齿龈音的形式都变成 nd-的汉语中借入的。

苗瑶语用另一个词表示“豆”：原始苗瑶语*dəp（豆。王辅世、毛宗武 1995）。这显然是 *dá*“荅”[676b]*[l]ɨp>dop（小豆）。这个词见于公元前 2 世纪的 《周礼》，《说文》把它定义为“小菽”。不太容易搞清楚谁向谁借用。“荅”可能并不指大豆或泛指豆类，而是指“小豆”，一种被定为 rice bean（赤小豆，学名 Phaseolus calcaratus）或 adzuki bean（红豆，学名 Phaseolus angularis）的豆类。《广雅》把“荅”和“小豆”视为同一作物，可为支持证据。人们认为上述两种豆类最早都在中国南方开始种植，因而不能排除“荅”是从苗瑶语借入汉语的可能性。

Benedict（1975：226）把上述台—卡岱（Tai-Kadai）和苗瑶语“豆子”的形式合起来，假定为在南岛语中找不到同源词的“原始澳泰语”（Proto-Austro-Thai）的*(n)tub(a)（豆子），在他看来，汉语 *dòu*“荳”和 *dá*“荅”是早期从“澳泰”（Austro-Thai）语言借入的。不过，在所提到的多种豆类中，大豆很可能最早是在中国北方种植的。此外，正如我们看到的，“荳”是从汉语借入台语的，Benedict 的*(n)tub(a)跟他的“澳泰语”*lu[y]ang（青铜。见 26.1 的讨论）一样，都是用不同的元素拼接起来的想象形式。

藏缅语里至少可以找到两个指“豆子”的词源。一个是 Benedict 根据 Dimasa 语、缅语和 Lushai 语构拟的*be（豆子），另一个形式分布更广，尤其分布在东部藏缅语言中：原始彝语*$snök^{H}$（豆子。Bradley 1978：320），相关的形式如独龙语 a_{31} $nɔʔ_{55}$、景颇语 $noʔ_{31}$ kju_{55}、普米语 $ɲo_{55}$ 等等（均指“豆子”）。Peiros & Starostin（1996）提出这个形式（他们构拟为原始汉藏语*$n[i]k^{w}$）跟汉语“菽”（构拟为*$snik^{w}$，这个形式跟另一形式*tik^{w}交替）联系起来。困难在于“菽”所在的谐

声系列 GSR 1031 归字相当多，另外，如果我们是正确的，带 GSR 1149（小）声符的字，除一个例外（1031p“怒”中古 nɐk“渴求”）清楚指向齿龈声母之外，一般都带 s-前缀（见 4.1.2 和 21.5.2）。注意嘉戎语 stok（豆子）跟我们对汉语“菽”的构拟*[a]s-t(h)[u]k 形式十分接近。不过另一方面，这个嘉戎语的形式看样子跟原始彝语*s-nök[H]有关系。这个谜团尚未解开。无论如何，大豆在汉文化里出现太晚，“菽”（或“荳”）难以确定为藏缅语的同源词。

23.2 茶

中国饮茶的风俗始于东汉（公元 24~公元221），当时作为辅助坐禅的手段随着佛教扩展开来（周振鹤、游汝杰 1986：126 起)。世界上许多语言表示“茶”的词直接或间接地源于汉语词“茶”*[a]lra>dræ。饮茶的源头似乎在四川（Li Hui-lin 1983：49~50）：

> “关于茶文化发源于何时何地，似乎顾炎武 《日知录・七》 中的阐述最为清楚，他阅览了古代的记录，得出了用茶的习俗公元前 4 世纪始于蜀的结论。”（译按：此段引文本为英文）

这个时间跟汉人开始占居蜀地的时代（公元前 316 年 ）相合。Li Hui-lin（1983：50）引用 Sealy 时，注意到另一类茶属植物（var. assamica）的叶子在南亚作为淹渍品咀嚼或食用，并不作为饮品。可能在汉人统治之前蜀地的茶叶也是这种食用法。

西汉时期，位于资中（今天四川境内）的王褒（全盛期公元前 73~前 48 年）在其 《僮约赋》 里最早提到“茶”字，谈及茶叶当时在蜀地是一种卖品。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公元 1 世纪或更早的时候，蜀地居住着一些操藏缅语的人民。据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明帝时期（公元 58~75 年），蜀地一支被称为“白狼”的非汉人部族宣布效忠汉朝廷，他们的语言中的一些词，以歌词的汉语音译并附汉语翻译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可以肯定这种语言是藏缅语（马学良、戴庆厦 1982）。

由于茶叶源于蜀地，我们需要考虑汉语的“茶”是否从藏缅语借入。不少藏缅语言表示“茶”的词借自汉语（如藏文 dʑa、独龙语 tɕa 等等），但云南彝语支一些语言中“茶”这个词反映了藏缅语的*la（叶子。Benedict 1972：146）：撒尼 $lɒ_{11}$、彝（南华）lo_{21}、拉祜 $lɑ_{31}$。从“叶子”到“茶”的语义演变又见于景颇语和缅语。藏缅语 la“茶”是汉语词的最佳来源，它跟一般表示词根*la 的 GSR 82（余）谐声系列吻合。汉语“茶”的-r-或者解释为汉语从藏缅语借入后加上了中缀，用来表示散粒状的干茶叶，或者解释为藏缅语原词声母为卷舌的[l]，汉语用[lr-]来转译它。

第二十四章　驯养的动物

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国北方最早的新石器遗址，约公元前 6500~前 5000 年位于黄河中游及渭河流域，参见 Chang Kwang-chih 1986：93）已发掘出驯养的狗、猪和鸡的骨头。这些动物的名称极为古老，已经难以探索词源。据考古记录，牛、山羊、绵羊和马则较晚出现。下面讨论上述动物名称。

24.1 狗

汉语有两个表示“狗”的词，一个是 *quǎn*“犬”[479a] *k^{w}h [e,i] [r]ʔ >khwenX，另一个是 *gǒu*“狗”[108d]*^{a}k(r)oʔ>kuwX。象形的“犬”字出现得早。“狗”本指未长毛的狗、小狗或其他小动物[①]（Boodberg 1937、王力 1982：182~183）。在现代标准汉语及多数汉语方言中，“犬”已经被“狗”所替换，只有闽方言仍沿用“犬”，如福州“犬”kheiŋ（狗）。

藏缅语里的“狗”*kwəy（Benedict 1972）与汉语的“犬”语音形式接近，Benedict 假定汉语里“犬”带着没有特别功能的-n 后缀，以解释韵尾辅音的对应，不过中古汉语-n 与藏缅语-y 的对应指向上古的*-l 或*-r。

苗瑶语表示“狗”的词，原始苗瑶语为*qlAu$_{B}$（狗。王辅世、毛宗武 1995），似乎对应汉语“狗”*^{a}k(r)oʔ>kuwX（小狗；狗），声韵调的对应均有平行的例证，唯独介音-l-是个问题，它似乎对汉语介音-r-（汉语 *o 韵没有 二等，中古 -uw (侯) 韵既可来自上古的 -o，又可来自上古的 -ro.），但原始苗瑶语 -l- 对汉语-r-这种对应找不到可靠的平行例子。

---

① 《尔雅・释畜》：“未成毫，狗。”

尽管原始南岛语表示“狗”的词主要是*asu，但还有其他词表示“狗”，尤其是原始西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Proto-Western-Malayo-Polynesian) *u(ŋ)kuq（狗）跟汉语的“狗”*kuʔ 完全对应，也可能跟台湾南岛语言有关系：如邹语（Tsou）abʔú（<*-kuq。狗）。与“犬”的对应，如排湾语 kuku（<*kuRkuR。小狗、玩具、宠物）和 Puyuma 语 kurkur（狗）。

24.2 猪

猪跟狗不同，它需要人有固定居所才可饲养。中国北方驯养猪的证据可追溯到公元前 6000 年。记载中猪最早的名称是 *shǐ*“豕”（中古 syeX），该字象动物之形，见于甲骨文和铭文，但未在《诗经》中押韵。此外，这个字不用作声符，中古声母和韵类有多个上古来源，故这个字上古读音难以确定。关于“豕”的读音主要的一条线索是它的异文 *chǐ*“彖”（猪），这个字中古有两读 syeX（《集韵》）和 tsyheX（《广韵》），而此字《说文》中“读若弛”，*shǐ*“弛”*[a]hlajʔ>syeX（放松弓弦）。此类“读若”当指该字与“弛”音近，但不是完全同音。《说文》所记的读音可能是《广韵》tsyheX 的早期形式。如果是这样，假如读若暗示的清边音词根可靠的话[①]，那么 *shǐ*“豕”可构拟成 *[b]hlajʔ>syeX，*chǐ*“彖”则可构拟成*[b]t-hlajʔ>tsyheX。词根*hlajʔ（猪）尚无语言比较的外部证据，可能是汉语的创新。

另一词 *bā*“豝”*[a]pra>pæ 常见于有关狩猎的早期文献及契文，似乎跟 *zhì*“彘”*[b]drat-s>drjejH[②]一样表示“野猪”。现在“豕”已经完全消失，几乎每种现代方言都说 *zhū*“豬”*[b]tra>trjo。“豬”本指“猪崽”（《尔雅》：“豕子”），这个词表示“猪”义最早见于《墨子》（公元前 2 世纪）。

① 许慎的时代汉语边音已经演化为中古形式，许氏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注意到了边音跟其他音，尤其是跟齿龈音的差别，故通常在声训中把它们区分开来。不过有的时候他也用上古齿龈声母训释边音声母，也有相反的情况。参见 Coblin（1983）汇集的第 638、998、1098、1116、1117 和 1219 号《说文》读若。

② 这个词的*d-声母证据是 *zhì*“彘”假借为 *shì*“誓”*[b]dat-s>dzyejH。参见 Schuessler（1987：556）。

有趣的是，相邻语言很少借用汉语的“豕”和“豬”，这说明古代驯养猪的知识早已在操台语、藏缅语和苗瑶语的人民中广为人知。表示“野猪”的“豝”也许同藏缅语*pwak（家养的猪。Benedict 1972）及原始苗语*mpa_C（家养的猪）有关系。瑶语形式*$dung_B$（Theraphan 1993）可以对 *tún*“豚”[428a]（小猪。中古 dwon），但如果二词的确有关系，其语音对应关系仍然不清楚。

24.3 家禽

汉语 *jī*“雞”*^{a}ke>kej（鸡）见于甲骨文，并稳定地沿用至今。与表示“猪”的词不同的是，“雞”被广泛地借用，如台语：原始台语*$kəi_B$（Li 1977）、苗语：原始苗语*qe_A（王辅世 1994）。但藏缅语（除白语 ke 外）并没有借用汉语的“雞”。这说明藏缅人民跟汉语接触的时候已经饲养家禽了。

24.4 有犄角的牛

中国长犄角的牛主要有牛属（Bos）的“黄牛”、常用于稻田耕作的水牛属（Bubalus）的“水牛”以及全身长着毛的西藏“犛牛”。“犛”中古音 li，似乎是从藏缅语借入，比较藏文‘bri（犛牛）。

中国驯养黄牛的证据来自北首岭遗址（约公元前 4800 年~前 3700 年位于陕西南部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约公元前 5500 年~前 4300 年位于山东的北辛遗址、大溪文化遗址（长江中游流域，约公元前 4000 年）、约公元前 2500 年~前 1800 年位于甘肃的齐家文化（Chang Kwang-Chih 1986：113、160、282）。

水牛驯养见于更靠近南方一带，也更早些。大约公元前 8000 年~前 5500 年位于长江中游流域彭头山稻作文化的一个遗址中，发现了显然是驯养的水牛的头骨（裴安平 1989）。晚些时候，在更靠东的地方，大约公元前 5000 年~前 3000 年太湖区域（马家浜文化）耕种水稻时使用了驯养的水牛。考古发现，在大约公元前 3000 年~前 2000 年的中国

北方的龙山文化中，已经开始出现驯养的水牛跟黄牛同处一地的事实（Chang Kwang-Chih 1986：201、279）。

上古汉语有表示 Bos 的“牛”[998a] *^{b}ŋ^{w}u>ngjuw，字形为犄角突出的动物，甲骨文多在祭牲场合提及。语音上，这个字在《诗经》中规则地异化为的*^{b}ŋwɨ，见 3.4.4，“牛”的构拟形式*^{b}ŋ^{w}u 似为牛的叫声。

不能断定上古汉语中水牛叫什么名字。汉字 *sì*“兕”顶端似乎是一对犄角，有人认为指犀牛，依《说文》兕“如野牛而青”，也许事实上它本不指犀牛而指水牛（Georges Métailié，个人交流，1995）。由于“兕”一般见于狩猎的语境中，故可能指某种野生动物，也许指的是野水牛。

侗台语里有一个固定指水牛的词。如源于原始台语*ɣwaai$_{A}$（Li 1977）的泰语 khwaai$_{A2}$、龙州 vaai$_{A2}$、剥隘 vaai$_{A2}$，水语 kui$_{2}$、侗语 kue$_{2}$、黎语 tui$_{3}$ 等等，这些词都指“水牛”。相比之下，驯养的黄牛的名字则多有差异：有的是从汉语借入的（如黎语的ɲiu$_{1}$）；有的从藏缅语借入，如掸语 wo$_{A2}$，傣泐语的 vo$_{A2}$，泰语的 wua$_{A2}$（源于藏缅语的*bwa，见下文）。另一组形式既与汉语有关，也与藏缅语有关，如泰语的ŋwa$_{A2}$、掸语的ŋo$_{A2}$、傣泐语的ŋo$_{A2}$、白泰的ŋo$_{A2}$。在这些语言里，带 w-和ŋ-声母的词根来源迥异，成为假的同源异形词（pseudo doublets），如泰语的ŋwa$_{A2}$ 和 wua$_{A2}$（黄牛）。属藏缅语的景颇语里也可找到这样的对子：ŋa 和 wǎ（黄牛）。

汉人西边的邻居，也许是今天的甘肃和四川，可能本是原始藏缅人。这一带早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就已普遍养牛，因此藏缅语本来就有表示“黄牛”的名词当不足为奇。藏缅语中有两组分布广泛的表示“黄牛”的同源词，原始藏缅语早期形式可从中确定。

在原始藏缅语*ŋwa（Benedict 1972：50）条目下的一组有景颇、Moshang、怒语、缅语、嘉戎、独龙诸语言的现代形式。由于这个词只分布在东部，Benedict 认为它是台语（1972 注 164）或澳泰语言（1972 注 165）借词。这很有问题，因为黄牛是较晚才被引进到讲侗台语的区域，此外台语跟藏缅语*ŋwa 的对应（泰语ŋwa$_{A2}$、Shan 语ŋo$_{A2}$、傣

泐语ŋo$_{A2}$）只孤立地见于西南台语，在北部台语、侗水语，尤其是南岛语中没有同源词。

Benedict 进一步认为汉语的“牛”跟藏缅语*ŋwa 无关。的确，汉语构拟形式*^{b}ŋ^{w}u 跟藏缅语元音的对应不能令人满意，然而晚期上古汉语异化了的形式*^{b}ŋwɨ却跟藏缅语对应极佳，我们只能认为归于“原始藏缅语”*ŋwa 之下的这套藏缅语同源词实为晚期上古汉语借词。泰语ŋwa$_{A2}$、掸语ŋo$_{A2}$、傣泐语ŋo$_{A2}$很可能晚近时期借自藏缅语，而不是直接从晚期上古汉语借入的，原因是北部和中部台语没有相应的同源词。

另一组藏缅语同源词包括了独龙语(nuŋ)wa（牛）和藏文 ba（phjugs）“牛”、ba（母 牛），在 Benedict 原始藏缅语体系里构拟为*bwa。景颇语 wǎ（黄牛。见于复合词）也可属此组，尽管有人认为它是ŋa（牛）的简化式。这一组可能是藏缅语本来指“驯养的牛”的词。

Kortlandt（1996：30）指出印欧语*ǥ^{w}ow（母牛，牛）派生自一条出现在希腊语动词 bóskó（吃草、放牧）中的词根，认为汉语的“牛”不大可能像 Pulleyblank（1995a）主张的那样跟印欧语的“牛”同源。

24.5 羊

约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Watson 1969）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已经能够找到饲养山羊和绵羊的考古证据。有人认为藏缅人和汉人的祖先曾经是牧羊的游牧民族。需要注意的是，公元前第七个千年里，中国最早的农民显然还不知道如何驯养羊。最近提出的“汉藏牧羊文化”理论可参见 Haudricourt & Strecker（1991）以及我的回应（Sagart 1995）。

汉语里表示“驯养的羊”的词主要是 *yáng*“羊”*^{b}laŋ>yang，字形为弯角动物，尚不知当时指的是山羊还是绵羊，还是两者兼指。“羊”字见于甲骨文、西周金文和古代文献，并且一直延用到现代汉语。这个词的词源不明，可能跟 *yǎng*“養”*^{b}laŋʔ>yangX（养育）有联系，不过“養”收尾的喉塞音尚无法解释。

苗瑶语借入了汉语的“羊”：王辅世、毛宗武（1995）原始苗瑶语构拟为*ʐwɒəːŋA（羊）（显然是不同时期借用形式的叠合）。藏缅语也借入了这个汉语词：Peiros & Starostin（1996 IV-296）举了藏文 yang-ra（公羊）、独龙语 jǎŋ（公羊）。这些藏缅语形式反映的是上古汉语*^{b}l-到中古汉语 y-的演变已经结束后的读音，只能看作是汉语借词。然而 Peiros & Starostin 尽管正确地把“羊”的声母构拟成 l-，却仍然把藏缅语的形式视为汉语真正的同源词。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先假定“原始汉藏语”形式为*jaŋ（羊），经过 j->l-的音变式演化成上古汉语的*^{a}laŋ，然后又变回了[jaŋ]。

Coblin（1986：131）比较过汉语的 *yú*“羭”*^{b}lo>yu（一种羊。见于《尔雅》）和藏文的 lug（绵羊），认为这是汉藏祖语的形式。Coblin 用的是李方桂的上古音体系，“羭”拟为*rug，这个韵尾-g 并不真实。这样一来藏文舌根尾在汉语里无对应音。Peiros & Starostin（1996 III-112）保持了这个比较，把藏文的舌根尾视为无特别意义的后缀。这个比较很靠不住。郑张尚芳用 *xù*“畜”*^{b}q-hluk（养；家畜）跟这个藏文词的比较则令人信服多了。

Peiros & Starostin（1996, I-52）还基于汉语后起的“羒”*^{b}bi[n,r]>bjun（公羊）[①]和藏缅语言博多语 ber-ma（山羊）和 Kham 语的 bə̀n（公山羊），构拟了“羊”的另一个“汉藏”词*bhVr（羊）。不过正如 Karlgren 指出的（746 号释义），这个“羒”与 *fén*“墳”*^{b}bi[n,r]>bjun（大犄角的。《诗・小雅・苕之华》）[②]同音且同源。公羊犄角大，母羊犄角小，而大母羊（ewe）则没有角。从“大角”到“雄性的”的引申直截了当。汉语的“墳”（大犄角的）本身是 *bēn*“賁”*^{b}bi[n,r]>bjun（大）的语义的具体化发展。把 Peiros & Starostin 引用的藏缅语形式视为汉语借词更为合适，因为这些词的意义在汉语里是后起的。要找藏缅语同源词的话，景颇语的 bǔr（大、肥）倒更为合适。

① 《尔雅・释畜》“羊，牡羒牝牂”（公羊为羒母羊为牂）。

② 《诗・小雅・苕之华》“牂羊墳首”（母羊有大[角的]头），毛训注意到讲母羊带大角没有意义——这正是这首诗的观点。

24.6 马

马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出。经碳-14 测算为约公元前 2200~前 1800 年的甘肃的齐家文化使用了马。Chang（1986：282）把这种文化概括为“一种先进的农业文化，显然其中家畜的地位比在中国北方其他地区更重要”。然而可能是夏朝国都的二里头遗址却未见马骨（Chang 1986：363）。商代用马，但明显地只用它拉车，商人的马不是在本地养的，而是从外地引进的，很可能是从西北地区引进的（Chang Kwang-Chih 1980：143）。

这些年代（约公元前 2200 年~前 1800 年的甘肃和公元前 1400 年~前 1100 年的安阳）说明养马的习俗从西北传入。时限及传播方向跟青铜的传播时限和方向类似（见 26.1）。由于有人认为青铜和马拉车由印欧先民传入，由于前吐火罗人（Pre-Tokharians）于公元前第 3 个千年到达青海一带（Mallory 1989：61），这些事物最早由印欧一带传到中国文明的推论并非不可能。不过这种传播不会是直接的接触所致，（可能由操原始藏缅语的人产生的）齐家文化也许是个中介，它的西边是前吐火罗人，东边是汉人的祖先。

上述理由，再加上在汉语中 *mǎ*“馬”*ᵃmraʔ>mæ 找不到明显的同族词，这有力地说明汉语的“馬”是个借词。不少人已经把这个词跟许多外语比较过，如英语 mare（母马）、蒙古语 morin（马）和藏缅语*m-rang（马。Benedict 1972：43）。正如 Pulleyblank（1996）自己指出的，把汉语“馬”跟印欧语词比较有个困难，即印欧语的*marko-只见于凯尔特和日耳曼语言，吐火罗语反映的是主要的印欧语词根*ek´ṷo-。Benedict（1972 注 139）以藏缅语*m-rang（马）对缅文形容词词根 mrang（高）。无论如何，据早期证据，马与汉人的西邻，尤其是可能操藏缅语的羌有关。这样的假定倒说得过去：汉语的“馬”*ᵃmraʔ借自一种把 Benedict 的*m-rang 读为[mrã]的藏缅语，借入时鼻化消失（因汉语无鼻化音）。

无论如何，驯养马匹的考古证据一般较晚，表示马的词不早于公元前第 2 个千年。把马的名称归作“汉藏语”（Baxter 1993、Peiros & Starostin 1996 I-126）的做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二十五章　食物

25.1 粥

谷物是主食，主要的烹调方法是把谷物颗粒放在水里煮成粥。粥有几个名字。

现代汉语表示“煮熟的米饭”的 *fàn*“飯”*^{b}bonʔ-s>bjonH 本指小麦或大麦粥（据公元前 1 世纪的农业手册《氾胜之书》）这个词是动词 *fàn*“飯”*^{b}bonʔ>bjonX（吃）加后缀-s 派生而来的。这种派生跟 *càn*“粲”*^{a}tshan-s>tshanH（食物；谷粒）从 *cān*“餐”*^{a}tshan>tshan（吃）派生的情况类似，见 22.2.2。还有两个带*t-前缀的词表示“粥”：*zhōu*“鬻”、“粥”*^{b}t-luk>tsyuwk 和 *zhān*“飦”*^{b}t-kan>tsyen，见 8.2.2 的讨论。

25.2 蔬菜

汉语表示“蔬菜”的词是 *cài*“菜”*^{a}s-hrɨʔ-s>tshojH，这个词从动词 *cǎi*“采”或“採”*^{a}s-hrɨʔ>tshojX（采集）派生而来，声母的构拟见 4.1。由于蔬菜是谷类的主要佐食品，“菜”这个词已经通指（包括肉菜在内的）“烹调了的食物”。

25.3 肉

汉语表示肉的词是 *ròu*“肉”[1033a]*^{b}nuk>nyuwk，它只指动物的肉，指人的词则是 *jī*“肌”（见《说文》段注）。据公元 4 世纪郭璞对《尔雅》的注解，“肉”在江东（即长江口一带）方言里指“鹿肉”。*shòu*“獸”[1100af]*^{b}hlu[k]-s>syuwH（动物。《诗经》）在周代铭文

中跟 *shǒu*“首”*^{b}hluʔ>syuwX 有通假现象，故很难认为它跟“肉”同源（与 Benedict 1994 观点相反）。

第二十六章　金属

26.1 铜和青铜

中国最早的金属是铜和青铜，后者是铜和锡的合金。已知最早的金属物品是一枚戒指，跟坩埚一起在东北辽宁约公元前 3200 年的红山遗址中发现（苏荣誉，个人交流，1998 年 10 月）。在甘肃兰州附近，属于马家窑文化遗址的约公元前 3000 年的林家遗址中发现了一把青铜刀，遗址中还有当地青铜冶炼的痕迹（Chang Kwang-Chih 1986：143），不过这是个孤例，其性质尚难以确定。亚洲冶铜术的真正开端要晚一些，也在甘肃，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期的以稷黍农业和发达的畜牧业为特点的齐家文化。这个文化很可能和藏缅人有关（Sagart 1995c）。齐家遗址以铜器数目多而著称。位置在中国西北，时间上晚于西方首件青铜器大约 1500 年，加上印欧人扩张至中亚的背景（Mallory 1989），可能暗示冶铜术跟车马一样源于欧洲东部。不过这并不能解释辽宁很早就使用铜的事实。

可以看到，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期开始，冶铜术从中国西北向东部和南部两路扩散：在东部，在位于山西和河南的约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晚期和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的铜器，锡的含量逐渐增加，由此产生了有自己浇铸特点的中国青铜冶炼术。在南方，青铜见于位于四川约公元前 2100 年以后的三星堆文化（Bagley 1988：78~86、Sage 1992）；大约在同一时间，青铜也出现于泰国东北部，此后见于越南，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间传至东南亚大陆北部，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期出现在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群岛（Bellwood 1992：94、98、121）。东亚青铜冶炼术始于中国北部的主要支持证据是，正如 Bellwood 发现的，只有中国北方能观察到铜到青铜的变化序

列，即铜中锡含量渐增的情况。东南亚青铜冶炼似乎没有先经过铜的阶段。

有人曾估计泰国东北部的青铜冶炼出现在公元前 4500 年，现在一般认为这个估计早得夸张（Stech & Maddin 1988：163~165[①]、Bellwood 1992：27）。Benedict（1975：185）基于此提出“澳泰”人很早向汉人的先民传播了“大量的物质文明”（Benedict 1975：116），包括冶炼术及相应的金属名称。其中一条证据是汉语从“澳泰”语言借入了“铜”的名称。从考古角度看，Benedict 所谓青铜在东亚从南向北扩散的可能性极小，他关于泰国北部青铜器文化与“澳泰”人的联系也经不起推敲：讲泰语的人扩散到现代泰国是晚得多的事情，有充分理由认为一直到公元一千年的下半叶，泰国还全部是南亚语言的地盘。一般认为泰语的故乡是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和贵州。泰国北部的早期青铜器更可能是早期讲南亚语的人民冶炼的。

很早就有人认为汉语表示铜的词 *tóng*“铜”*^{a}loŋ>duwŋ指“合金”，词源上等于 *tóng*“同”*^{a}loŋ>duwng（置于一起，混在一起）。如果是这样，这个词本来一定指青铜而不是铜。不过汉语中找不到其他更早表示铜的词。西周的铭文或文献中无“铜”字，但我们可以从 *yóng*“鏞”*^{b}loŋ >yowng（大[青铜]钟）里看到 *loŋ（青铜）存在的痕迹，“鏞”字的声符是 *yòng*“用”*^{b}loŋ-s>yowngH（使用），“用”本身似乎是钟的象形字。

东亚语言中表示青铜的词，或者跟汉语“铜”上古音*^{a}loŋ 相似，或者跟中古音 duwng 相似，很容易用从借用汉语的早晚来解释。早期借词如：布努语 loŋ$_{2}$、武鸣壮语 luːng$_{2}$、布依语 luːng$_{2}$、Palaung 语 məlɔŋ（铜）。晚期借词如：“原始苗瑶语”（王辅世、毛宗武 1995）*dɐəŋ$_{A}$、原始台语（Li 1977）*dɔːŋ$_{A}$。这些词是侗台语和苗瑶语主要表示“铜”的词，再没有其他可构拟的形式。显然，苗瑶和侗台人民历史上从汉人那里获得了青铜（还有铁，见下文）。Benedict 为他的“澳泰语”所构拟的*lu[y]ang（铜）主要依据马来语的 loyang（黄铜），一种铜和

① 这两位作者把一块青铜说成是“一块未明的青铜，被我们早先捧为‘早在公元前 3600 年出土于 Ban Chiang 的最早的青铜’”。他们现在对 Ban Chiang 出现青铜冶炼年代的估计是公元前 1700 年（页 163）。

锌的合金。不过，关于南岛语系的人民历史上冶铜（甚至知道什么是铜）的语言学证据和考古证据都是不存在的。如果有这样的证据的话才会令人吃惊，因为多数南岛语学者都认为台湾是南岛语的故乡，而台湾缺乏铜、锡（还有铁）（Ferrell 1969：41 引用 Kano）。这便有力地减低了马来语 loyang（黄铜）跟北部台语 luːng$_2$（青铜）或类似形式间同源关系的可能性。Benedict 的“澳泰”语构拟形式*lu[y]ang（铜、黄铜）是用不相干的形式拼接起来的。

与侗台语和苗瑶语借用汉语“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藏缅语有几个在其他语言中找不到的表示铜的词：原始藏缅语*grəy、*kar（Benedict 1972）及其他形式，如藏文的 zaŋs（铜）、景颇语 jang（青铜）等（Benedict 1975：92-93）。这同认为藏缅人很早就了解青铜冶炼术的看法相合。藏缅语言没有必要从汉语借“铜”这个词表示青铜，只有跟汉语接触紧密的几个藏缅语言借用了汉语的现代形式：阿昌语 tɔŋ$_{55}$、嘎卓语 thoˌ$_{33}$、白语 tõ$_{42}$、土家 thoŋ$_{21}$（均指“铜、青铜”）。其他语言则借用汉语词的派生义，如 Laufer（1916：506）举了藏文的 dong-tse（铜钱，尤指汉人的铜币）。云南省剑川的海门口考古遗址中，发掘有大约公元前 1300 年~前 1200年的青铜、水稻和小米，这很可能是一个早期藏缅人的遗址。

26.2 铁

同西方相似，东亚考古记录中的铁要比铜和青铜出现得晚得多。在中国发现了几件商代用陨铁制造的铁器，但铁的提取、冶炼和铁器制造不早于公元前 700 年~前 600 年。汉语表示铁的词是 *tiě*“鐵”[1256b]*^{a}hlik>thet。这个词似乎属于词根为*(h)l[i]k（黑）的词族，同族词还有 *tiě*“驖”[1256c]*^{a}lik>det、*^{a}hlik>thet（黑马）、*dài*“黛”*^{a}lɨk-s>dojH（女子画眉用的黑色颜料）、*yì*“黓”*^{b}lɨk>yik（黑）。印欧语表示“铁”的词有时也源于“黑”（Buck 1949）[①]。正如 Benedict

① 如梵文çyama（铁）源于“黑”。这个词恰好可肯定是 Benedict“原始藏缅语”构拟*syam（铁。Benedict 1992：53）的来源。他认为这个词跟藏缅语表示“锋利”意思的一组词可能有联系（同上，脚注 179），现应放弃这一主张。

所注意到的，“鐵”的声符可能是 *tĭŋg*“壬”*ᵃhleŋʔ>thengX，这可能表明上古汉语*ᵃhlik 之外有另一*ᵃhlek 形式。

汉语的“鐵”跟相邻语言读音很接近：藏文 lcags（<早期 hlyak-s）、原始苗瑶语*ȴjok（王辅世、毛宗武 1995）、原始台语*hlek（Li 1997）；一些南亚语言也是相似的形式，如 Palaung 语 lɛk、Thavung 语 lĕk、Pakatan 语 kălĕc 等（均指“铁”）。张琨（Chang 1972）把“铁”的“原始汉藏语”[①]形式构拟成*qhleks，然而如果接受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600年是铁在东亚出现的最早的年代的话，这个时间对原始语言来说未免太晚近了。由于在亚洲最早冶铁的似为中国，又由于“鐵”在汉语内部有可能的同源词，那些外语对应词很可能借自汉语。从藏文和台语来看，汉语贷出的形式是变异形式*ᵃhlek，而不是*ᵃhlik。越南北部的 Go Chien Vay 发现公元前 400 年的中国铸铁锄，说明铁曾经从中国输出到东南亚（Bellwood 1992：125）。Bellwood 还认为可能“很多东山（Dong-son）铁是从中国进口的”（同上）。汉语借词可能在很久以前快速地传播了开来，当时上古汉语*-ik 还没有变成*-it，*hl-还没有变成 th-。这与上文讨论的汉语“銅”的外借形成鲜明的对照，汉语的“銅”只在少数语言中反映出边音，多数带的是齿龈塞音。汉语“鐵”的迅速传播可能跟铁制兵器在战场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有关，青铜器则一般只有象征价值。

Benedict 认为汉语的“鐵”也是从他假定的“澳泰”语言借入的（Benedict 1975：60），在该书的词汇部分（1975：320）他把“原始澳泰语”形式构拟成*(m)baxliaq（铁），他让这个形式在从“原始澳泰语”演变到原始南岛语的过程中随意丢失了-aq，而末尾部分*xliaq 却在他的卡岱（Kadai）语（还有苗瑶语）里保留了下来。他的澳泰语系大陆语言跟岛屿语言两者共同的部分只剩下了-li-，其余的部分全都是任意的变化，这未免牵强附会。Mahdi（1994）把所有台湾及非台湾表示“铁”的对应词视为“假朋友”（mavericks），即表面上看是同源词，实际是后来扩散所致的。再提一次，台湾缺乏铁矿，也没有早期有关铁的考古痕迹，因而原始南岛人懂得冶铁的可能性很小。对

① 张琨的“汉藏语”除了包括藏缅语之外，还包括苗瑶语和侗台语。

原始台语和原始苗瑶语而言，表示“铁”的词借自汉语是语言学和历史学上最合理的解释。

26.3 银

在中国，银的早期历史和命名有些含糊矛盾。中国考古发掘中战国之前的银器是例外的情况，有迹象表明出土于洛阳金村周代王陵的一些最早的银器可能源于外国（李学勤 1985：35~36；336~337）。跟冶炼青铜不同，中国冶银只有标准方法。战国之前，*yín*“銀”*^{b}ŋɾɨn>ŋin（III）未见于典籍或铭文[①]，词源不明。这种现象暗示“银”较晚进入汉文化，然而汉语词与藏缅语的对应合于常见对应律，却暗示此词为汉藏固有词。Benedict（1972）据藏文 d-ŋul 和缅文 ŋwe$_2$（均指“银”）把藏缅语形式构拟为*(d-)ngul（银），他认为藏文缅文的形式跟汉语是同源词（页 173）。龚煌城（1980：472）举出了藏文-ul 与上古汉语-ɨn 对应的证据，见表-26，把重纽三等解释为原始形式带有 d-前缀所致，把汉藏语的“银”构拟为*dngjul，把“贫”构拟为*dbjul。在目前的体系里，重纽三等韵一般源于上古带 Cr-复辅音的 B 类音节。

	藏文	**缅文**	**中古音<上古音**
银	dŋgul	ŋwe	銀ŋin(III)<-in
贫	dbul		貧 bin(III)<-in
分	‘bul, phul		分 pjun<-in

表-26：藏文-ul 与上古汉语-in 的对应（据 Gong 1980）

藏缅语还有一个 mul（银），使问题更加复杂。Benedict（1972：15）举了藏语口语词 mul（银）、缅语 Samong 方言 moing 和 Megyaw 方言 myaing（银）等例子，后面的例子中-l 被-ng 有规则地替代了。又如 Tamang 语 mui$_4$（银。Mazaudon 1994）。这个 mul 好像是更大形

① 《诗・秦风・小戎》 用了另一词 *wù*“鋈”*ʔuk>ʔowk（银；银色的），这个词是典雅的用法，肯定跟同音的 *wò*“沃”（丰美）同源（从“洗”经“使湿”到“使丰美”）。

式中的一部分，西北突厥语言 Chuvash 语 kəməl[①]（银。Rybatzki 1994 例），西南的南亚语言如格木（一种北部南亚语）kmuul（银）、原始佤语（Diffloth 1980：152）*kmɨl（银）、Lamet 语 A 方言 kmuul、Lamet 语 B 方言 hmuul（均指“银”）[②]。这个词模式的含义，它与汉语、藏缅语形式的关系，它与突厥语 kümüš（银 。Rybatzki 1994）的关系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究。此外，有人认为蒙古语 möŋgün（银）借自汉语，尽管头一个音节很不容易确定（Rybatzki 1994：214~215），当为带舌根音ŋul 类和带唇音 mul 类的组合。“银”的谜团尚无从解开。龚煌城（1980）提出的语音对应律不一定就是同源词层的对应。

其他语言表示“银”的词的性质则更容易断定。台语中，泰语为 ŋən$_{A2}$、龙州（中部台语）为ŋɨn$_{A2}$、剥隘（北部台语）为ŋan$_{A2}$（均指“银”），元音不圆唇，不同语支的元音对应不规则，从各方面看都像是汉语借词。王辅世、毛宗武（1995）构拟的 137 号韵母只有*ɲwɐːn$_{A}$（银）这个词，这很可能反映的是不同时代不同来源的借词。吐火罗语 A 方言 nkinč和吐火罗语 B 方言 nkañte（银）也可能是汉语借词（Rybatzki 1994：214~215 及相应参考文献）。吐火罗语 nk-反映的把鼻音发成浊塞音前加鼻音的现象，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叶或下半叶在中国北方流行过（Maspero 1920）。

① 这个词以及词形通常为 kümüš的其他突厥语形式，有时被突厥语专家视为汉语借词，认为本源于汉语“金鎔”（金和银。见 Rybatzki：1994：212）有关。不过在大型的汉语百科辞书中也找不到这个表达，也许它根本未曾存在过。这个词源相当可疑。

② 感谢 Michel Ferlus 提供了他的调查笔记中的这些形式。

第二十七章　交通运输

27.1 车

中国青铜、马和车大体上同时出现，似乎跟穿羊毛织物的疑为吐火罗先辈的类似欧洲人种的人（Europoid）在新疆出现的时间吻合（Mair 1995、Pulleyblank 1995b）。于是人们自然会看汉语是不是从某个印欧语里借了那些典型西方文化中的事物的词。Pulleyblank（1996：15）用汉语的 *chē*“車”跟印欧语的表示“轮子”的词比较。不过没有必要把汉语的“車”解释成借词，汉语内部有简单的同源词。跟“車”有关系的词有个 *yú*“輿”[89j]*^{b}la>yo（车辆、轿子；抬），“抬”义显然是初始义，而“车辆”义则是动词名物化的派生义，这跟好几个欧洲语言的情形相似（Buck 1949, 见 cart[车] 条目）。从同动词词根派生的还有 *yú*“譽”[89i]*^{b}la>yo（称赞，即言辞上的抬高），可能还有上声的 *yǔ*“舁”[89a]*^{b}laʔ>yoX（抬），但喉塞尾尚无解释。另外，动词 *jǔ*“舉”[75a]*^{b}k-laʔ>kjoX（举起）也在同一词族。故可把汉语的 *chē*“車”*^{b}k-hla>tsyhæ 和读作 *jū* 的*^{b}k-la>kjo（异读）视为词根*la(ʔ)（抬）带 k-前缀（使之成为具体的可数的名词）的形式。Baxter（1992：479~480）把两个中古形式 kjo 和 tsyhæ 里元音的区别归为方言差异。第二个形式可能由于三等音节中 a 的（方言性的）前化而导致 kh-声母腭化。

“車”还指“轮子”，甚至指带轮子的固定器具，如“纺车”。这个意思借入了缅语，如缅文*khya$_{3}$（缠线的卷轴），反映了舌根音声母尚未腭化的形式。苗语也借了这个词：原始苗瑶语*tʂhau$_{A}$（意义同上。王辅世 1979）。

27.2 船

汉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尽管未见到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有关船的考古发现（Chang 1986：411），舟船交通肯定是很古的事情。汉语表示船的词 *zhōu*“舟”*^{b}tu>tsyuw（船）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字形如两侧船体中间夹着两条横板条。替代“舟”的现代词是 *chuán*“船”[229ef]*^{b}m-lon>zywen，可解释为动词 *yán*“沿”[229a]*^{b}lon>ywen（顺流而下）的名物化派生词。

第二十八章　商贸

商贸词汇很容易通过商贸活动借用，如德语 Münze（硬币）借自拉丁语 moneta（硬币），德语 kaufen、verkaufen（购买）和 Kaufman（商人）借自拉丁语 caupo（商人、酒馆老板）都是一些常举的例子。汉语在东亚商贸词汇扩散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跟拉丁语类似。

28.1 买与卖（一）

词根*liwk 或*luk 出现在几个跟贸易有关的词里。已见于周代铭文的一个老词是 *yù*“賣”*^{b}l[iw]k>yuwk（卖）。以它为声符的系列中还有 *dú*“讀”*^{a}lok>dowk（阅读。见下文）等。“賣”中的“貝”显然是义符，据《说文》声符为 *mù*“睦”*^{b}m-r[iw]k>mjuk（和睦），不过这只能解释小篆，而周代铜器铭文表明这个字由“土”、“目”和“貝”构成。“土”和“目”的部分为声符，也许它就是西周的 *dì*“覿”*^{a}liwk>dek（见），不过部件“土”的含义不明。

同一声系中还有 *shú*“贖”*^{b}m-l[iw]k>zyuwk（救赎），前缀也许表示带意图的行动。北部台语借了这个词：剥隘 lu_{B2}（赎），B 调对应汉语去声（*-s 后缀），没有反映出前缀。

尽管元音可能不同，*dí*“糴”*^{a}l[i,e]wk>dek（买入粮食）和 *tì*“糶”*^{a}hl[i,e]wk-s>thewH（卖出粮食）可能同源，后者带-s 尾，表示外向的动作。

28.2 买与卖（二）

汉字 *mǎi*“買”很古老，见于商代甲骨文。这个字早期的含义不易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个可带否定词的及物动词，后边还可以带类似“四只鸟”意思的有数目修饰的宾语，字形上边是“网”，其义不明，下边是“貝”，肯定跟金钱有关。乍看起来，中古音 meaïX 暗示上古音当为*^{a}mreʔ或*^{a}m-reʔ，然而其他诸如*^{a}mr-leʔ这样的上古构拟在目前的体系里也是兼容的。

表示“出售”的词 *mài*“賣”*^{a}mreʔ-s>meaïH 则出现得相当晚。它最早见于《说文解字》，写作“𧗠”，即“買”上加“出”，为外向动作的会意。形态上，它由“買”加后缀*-s 派生而来，其含义正如义符“出”所示，为外向（exodirectional）的动作（Sagart 1995c）。在 *dí*“糴”*^{a}l[i,e]wk>dek（买入粮食）和 *tì*“糶”*^{a}hl[i,e]wk-s>thewH（卖出粮食）中，后缀*-s 的作用相同（其他的例子见 13.1.1）。有趣的是，带-s 后缀的“糶”中也有“出”，同样表示动作朝外的方向。

汉语“買”和“賣”的声调差别大体也反映在苗瑶语里，王辅世、毛宗武（1995）的原始苗瑶语*maːi$_{B}$（买）、*maːi$_{C}$（卖）。Haudricourt & Strecker（1991）认为汉语是从苗瑶语借入的，然而汉语清楚的形态说明只可能是苗瑶语借自汉语（Sagart 1995c）。汉语同藏缅语的*b-ley 的比较（Benedict 1972：65）也许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上古形式接近于*^{a}mr-leʔ的话，也可有效地对应藏缅语的*(r)-ley（交易、买。Benedict 1972：64 注 205）。

有个有意思的证据，暗示我们的*l[iw,u]k 和*mreʔ词根可能是某种同源的变异。《广韵》*mái*“睬”*?>meaï 释义为“视貌”，《集韵》的 *mài*“瞶”meaïH 释义为“邪视”，这个词仍用于厦门口语中：bai$_{6}$（瞧）。见表-27。

见	*dí* 覿 *^{a}l[iw]k>dek	*mái* 睬 *?>meaï, *mài* 瞶 *?>meaïH
卖/买	*yù* 賣 *^{b}l[iw]k>yuwk	*mǎi* 買 *?>meaïX

表-27：表示“见”和“卖买”义的词的平行音变

Baxter（1992：520）注意到上古*[a]-riwk>中古-æwk 音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却找不到例子。情况可能是，跟可证实的*[a]-iwk>ek 音变类似，唇滑音消失后，发展为中古的-eak。如果是这样，*mò*“脈”（检查。中古 mek、meak）就可以上溯为上古的*[a]m-liwk 和*[a]mr-liwk，词根为*[a]liwk（看）。前缀 m-含义为“有意图的动作”，可选的-r-含义不明。如果是这样，《集韵》的*mài*“瞶”可能是去声派生词*[a]mr-liwk-s>meaïH。不过，《广韵》中平声的*mái*“瞶”却只能视为不规则的了（逆向构词?）。接受这些的话，“買”（中古 meaïX）可以上溯为上古的*[a]mr-liw[kʔ]。

28.3 价钱

汉语表示“价钱”的词是 *jiǎ*“賈”*[a]kraʔ>kæX 和 *jià*“價”*[a]kraʔ-s>kæH。词根为 kaʔ，同族词还有 *gǔ*“賈”*[a]kaʔ>kuX（商人；买）。“商人”的意思很早就出现于（西周早期的）《尚书》。后起的写作另一形式表示动词意义的是 *gǔ*“酤”（买酒或卖酒），表示“价钱”的词所带的-r-中缀含义不明，见 11.1。

读作去声的“價”*kraʔ-s>kæH 被广泛借用。如原始苗语*Nqa$_{C}$（价钱。王辅世 1979），比较原始苗语*NGa$_{B}$（下去）和汉语 *xià*“下”*[a](N-)gra>hæX（下去）。瑶语也独立地借入了汉语的“價”：勉语 tɕia$_{5}$、标敏瑶语 ka$_{5}$ 等。这个词 Purnell（1970）构拟为原始瑶语*tcaa$_{5}$（价钱）。按道理说，瑶语带浊声母才能与苗语鼻冠音对应，故瑶语的形式是晚期层次的借用。泰语 khaa$_{B2}$<*g-（价钱）也是个明显的汉语借词（声调对应规则），然而浊声母尚待解释。在藏缅语中，汉语词似乎只见于白语的 qa$_{42}$（价钱）和土家语从北方话中新近借入的 tɕja tɕhjan（价钱）。

28.4 钱

汉语的 *qián*“錢”*[b]tsanʔ>tsjenX 本指铲子的金属部分。最早的金属钱币其形如铲，故称作 *qián*“錢”*[b]dzan>dzjen。声母浊化及-ʔ尾无

解，但读为 $jian_3$<中古 tsjenX 并表示金钱意义的，还在几个复合词中有所保留，如 *jiǎnbù*“錢卜”（用钱来占卜）、*jiǎnbāo*“錢包”（内装钱的小包）等等。相当晚的时候，“錢”*^{b}dzan>dzjen 又用作重量单位，指一两的十分之一（约 5 克）。苗瑶语借了这个词的后起读音和意义（金钱和重量单位）。王辅世、毛宗武（1995）构拟的“原始苗瑶语”为*$dðin_A$（重量单位：钱）。藏缅语如嘉戎语 zɛn、哈尼语 $tɕhiɛ̃_{31}$（金钱），阿侬怒语 i_{55} $tɕhɛn_{31}$、白语 $tshɛ̃_{55}$（重量单位：钱），这些都是较晚的时候才从汉语借入的。

第二十九章　文字

商代的甲骨文是可见到的最早的汉语书面形式，最早的甲骨文测定为约公元前 1400 年。这些字是用锋利的金属工具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幸亏这些材料耐腐蚀才得以保留至今。不过除了刻写之外，商代还在打了孔用绳子系起来的竹简上写字，甲骨文中偶尔会提到竹简，即“册”的古字形（见下文）。此外，商代似乎已经使用了毛笔，甲骨文中有手执竖起的下边带三条毛的长方形物，即“聿”（毛笔）的早期字形。关于早期中国书写技术详细的研究，参见 Tsien（1962）。

29.1 阅读

汉语动词 *dú*“讀”[1023m] *ᵃlok>duwk（现代义：阅读）最早见于《诗 • 鄘风 • 墙有茨》：

“中冓之言，不可讀也。”(the words of the bedroom cannot be **X**-ed)

“讀”在这里的意思肯定不是阅读，联系到“讀”的言字旁，可能的意思是“大声讲”或“重复”，后来语义转变为“朗读”，最后变为“阅读”。

藏缅语和汉语分化之前的语言极可能没有文字。藏文 k-log（阅读）有人认为跟汉语同源，但藏文反映后起的意思，很可能是汉语借词。Peiros & Starostin（1996）构拟了“汉藏语”*lōk（诵读）来解释汉语和藏文形式（还有一些其他藏缅语言不相关的形式），还是用平行但独立的语义演变来解释藏缅语和汉语在后起义上的一致性。在“阅读”义上，瑶语也在汉语*ᵃl>d- 音变发生之后借了汉语这个词：原始瑶语 *dwok（Theraphan 1993）。

29.2 书写

周代早期表示“写”的动词是 *shū*“書”*^{b}s-ta>syo。这个词用为名词时指书写的文本，起初并不指上边写着字的材料（见下文）。“書”字由“聿”（毛笔）和声符“者”（GSR 45）组成。同声系还有“著”*^{b}tra(ʔ)-s>trjoH，这个词的一些意思跟书写有关：“使知道”（《礼记》）、“记录”（《左传·襄公十五年》）、编著（《史记》）。

表示“书写”的现代词是 *xiě*“寫”*^{b}s-ŋaʔ>sjæX，其最早的意思是“解除负担、使放松”，可比较同源词 *xiè*“卸”*^{b}s-ŋaʔ-s>sjæH（卸载）。“寫”的意义通过“倾诉”（《诗·邶风·泉水》）和“描绘”（《墨子》）演变成“书写”。约公元 100 年的《说文解字》在“寫書”表达（见“卸”字之下）中，“寫”表示书写的意思。这个词也被瑶语在晚近时期借用，王辅世、毛宗武（1995）构拟的“原始苗瑶语”为*θja$_{B}$（书写。苗语未见）。对应的苗语为“原始苗瑶语”*ŋkhloi$_{A}$（王辅世、毛宗武 1995），这个词使人想起表示“阅读”的汉语词 *dú*“讀”[1023m]*^{a}lok>duwk（见上文）。

29.3 汉字

到了汉初，*zì*“字”*^{b}N-tsɨ(ʔ)-s>dzɨH 才用来指“汉字”。据《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这个字当初指形声字，即由声符和义符合构成的合体字；独体的象形字则称为“文”*^{B}mɨn>mjun。许氏认为“字”由同音的“孳”*^{b}N-tsɨ(ʔ)-s>dzɨH（孳生）派生而来，因为声符和义符的结合可以孳生大量的汉字。不过在指形声字之前，“字”就存在，本为动词“养、爱、视为自己的孩子”，跟“子”*^{b}tsɨʔ>tsɨX（孩子。见 21.3）同源。同族的词还有上引的 *zì*“孳”*^{b}N-tsɨ(ʔ)-s>dzɨH（孳生）、*cí*“慈”*^{b}N-tsɨ>dzɨ（仁慈）。

在表示“汉字”的意义上，“文”*^{B}mɨn 比“字”用得早，这有文献佐证（《左传·昭公元年》、《孟子》）。“文”用来表示“汉字”是见于《尚书》的“纹理”义的具体化，“纹理”即商代甲骨文字形初义，其形如人胸前有画纹（文身？）。

表示“汉字”的第三个词是“名”，见于战国末期关于礼仪的典籍《周礼》、《仪礼》。*míng*“名”*^{b}meŋ>mjieng 本指“命名；名字”，这个词表示“汉字”的用法后来被“字”所替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表示“汉字”的词中，只有最晚近的“字”被借到相邻语言中，如越南语 chu'u'$_{6}$（字），第六调跌声（nga）表明为古汉越语。泰语 si$_{A1}$（字）尽管声母和声调对不上，可能也跟汉语的“字”有关。

最有意思的是缅语。缅文是经过孟文间接借自印度南部的一种字母文字，而缅语中表示“文字”、“字母”或“文献”的词是 ca$_{2}$，这个词在缅文内部没有可靠的词源。由于缅文来自孟文，人们可能没想表示“文字”的词也应当借自孟文，然而孟文的“文字”是 sirsu̱l，由 su̱l（书写）派生而来，从语音上难以跟缅文的 ca$_{2}$联系起来。事实上，按照 Benedict（1972）不完整对应规则，这个词跟汉语“字”的对应整齐。有几个声韵平行的例子，其中最明显的是“字”*^{b}N-tsɨʔ>dziH（爱）对缅文的 ca$_{2}$（喜欢）。表-28 还增加了“孩子”例及土家语的比较例，地理上与其他语言相隔离的土家语被认为是藏缅语缅彝支的语言。

	汉语	**土家语**	**缅文**	**原始藏缅语** (Benedict 1972)
孩子	*zǐ* 子*^{b}tsɨʔ>tsiX			*tsa
爱	*zì* 字*^{b}N-tsɨʔ-s>dziH	tshi$_{55}$	ca$_{2}$	*m-dza
字	*zì* 字*^{b}N-tsɨʔ-s>dziH	tshi$_{55}$ tshi$_{55}$	ca$_{2}$	

表-28：汉语同藏缅语表示“孩子”、“爱”、“字”词的比较

表-28 中汉语同藏缅语“孩子”和“爱”的比较及其语音对应通常被视为同源关系，但“字”也是完全相同的对应规则，然而汉语和藏缅语的祖语中任何一种语言有“文字”这个词的可能性都不大。土家语和缅语词只能解释成不早于秦或西汉的汉语借词。这又有力地暗示表-28 中辅音、元音及声调的对应是借词层的特点，表示“孩子”和“爱”

的词也是借词。下文（29.5）可以看到，至少有一个汉缅表示“墨”的词所反映出的元音对应（汉字**ɨ**：缅语 **a**）跟表中“字”的情形类似。

于是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缅人的先民在公元 12 世纪采用源于印度的文字之前很可能已经熟悉汉字。从历史上看，这也不无道理，因为公元 9 世纪左右缅人先民进入缅甸之前很可能居住在云南，那里有跟缅语最接近的彝语支语言。云南当时由南诏政权统治，南诏精英及管理层广泛使用汉字。值得注意的是，被认为是南诏语言后裔的现代白语，也有个表示“汉字”的早期汉语借词：剑川白语 **sɨ**$_{55}$ **tsɨ**$_{21}$，其中 **tsɨ**$_{21}$ 在早期借词层跟汉语“字”规则对应。

29.4 毛笔

表示“毛笔”的词是 *bǐ*“筆”[502d]（中古音 pit（III））、*yù*“聿”[502a]*^{B}(Cə)-lut>ywit。《说文解字》对“聿”的解释是：

> “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

据此，我们知道现代的“筆”本为秦方言词。相传公元前 3 世纪秦国的将领蒙恬对毛笔做了重大的改进，用竹杆兔毛替代了先前的木杆鹿毛（Tien 1962：158 起），“筆”正是由“聿”加“竹”头构成。显然由于这种改进，新式毛笔流行开来，而旧式的渐渐过时，新笔以秦方言名称取代了早期的 *yù*“聿”*^{B}(Cə-)lut>ywit 及其方言形式。“筆”字汉代以前似未见使用，支持此说。

基于谐声证据，Baxter（1992：441）把“筆”（中古 pit（III））构拟成带圆唇元音的*prjut。他把*-rjut>it 视为唇音后（经由 wit，异化为-it）的规则音变。的确，越南语 but（毛笔）和下文将会讨论的可能跟汉语有联系的朝鲜语的 put（刷子、毛笔。写作 pus）和日语的 fude（毛笔），都支持汉语早期为圆唇元音的构拟。

《说文解字》所举的位于中国东南部吴地的“不律”，语音上可能接近标准语的*^{b}pɨʔ-lut，而位于中国东北部燕地的“弗”，读音则接近标准的*^{b}put。我们面对的情况可能是同一词源的方言差异形式，这个词源可能包括了 p(ə)-前缀和*^{b}lut 词根，吴地的方言保持着这个轻重格形式的前缀，标准语中前缀脱落，秦和燕两地方言的前缀与词根声首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熔合。尚不清楚前缀的含义是什么。Benedict（1976a：94）提出这个词借自“澳泰语”*bulut（植物纤维），毛笔传统上用动物毛制造，与此说不合。

正如可以预料的，许多语言借用了这个汉语词。朝鲜语 put（刷子、毛笔。写作 pus）和越南语 but$_{7}$（书写工具。早期*p-）似乎是早期借词。越南语的形式通常被视为汉越语，但其语音不合[①]，故很可能是个早期借词。要是-e 尾和中间的浊辅音能得以解释的话，日语 fude（毛笔）很可能也是老借词。不过《日本语国语大辞典》把此词处理为本族复合词：*pumi （文字）加 te（手）[②]。

更晚的借词反映/i/音，如朝鲜借词 p’il、日语借词 hitsu（及口语中的 empitsu“鉛筆”， 对应汉语的“鉛筆”，中古汉语音 ywen pit。铅笔是中国发明的，用于在纸上修改）、藏文 pir（毛笔）和满语的 fii（毛笔），等等。

29.5 墨

中国墨用松木烟灰制成，传统的名称是 *mò*“墨”^{a}(sə)-mɨk>mok。这个字由 *hēi*“黑”*^{a}hmɨk>hok 加“土”构成，“土”表示像土一样的物质。“黑”和“墨”关系明显，是广为人知的同源词。“黑”字见于甲骨文，状似面部和身上带黑斑的人，可能指惩罚犯人时给面部刺字涂墨的“墨刑”（《尚书》）。

同“筆”一样，汉语的表示“墨”的词也广为借用，如原始台语（Li 1977）*(h)mɨk[③]（墨）；缅文 maŋ$_{2}$（墨。缅语为清的 hm-）；其

① 按汉越语对应就应当是 bât$_{7}$，感谢 Michel Ferlus 告知。
② 感谢岩田礼指出这一点。
③ 泰文为*hm-，但中部和北部台语指向*m-。

他藏缅语中反映出多种形式：巴塘藏语 mɛʔ$_{23}$、羌语 mɛ、阿侬怒语 mɛ$_{31}$、阿昌语 məʔ$_{31}$、白语 mə̱、土家语 mɯe$_{35}$。必须分出几个借词层次，如载瓦语异形词：mik$_{55}$ 和 mə$_{21}$。泰语和缅语暗示汉语原词带轻重格形式的前缀*(sə)-mɨk，而 sə-前缀在借用之后消失。*(sə)-m-序列借入缅语时可能解释为 sm-，后在缅语内部变为 hm-。注意此词缅文/a/对应上古汉语/ɨ/，与“筆”的对应相同。

29.6 书

公元第 1 个千年早期纸还没有发明的时候，主要的书写物是上文提到的简册：*cè*“册”*^{a}tshrek>tshreak，这个词后来被“書”所替代，但仍然在福建的厦门方言里指“书”（厦门 ts^{h}eʔ$_{32}$，厦门-ʔ尾对应中古-k是上古的层次）。此词也被其他语言所借，如云南的白语 th^{h}ua̱$_{33}$（属最早的汉语借词层）、朝鲜语 tʃ^{h}æk（此形式被视为汉语借词，却是通常指书的词）。“册”*^{a}tshrek>tshreak 可能跟 *jī*“積”*^{b}tsek>tsjek（堆积、积累）同源，其中的-r-表示重复的结构（捆在一起的简册）。

战国至汉代的墓葬中发现有写在 *bó*“帛”*^{a}brak>bæk 上的帛书。一直有人提出“帛”和 *bái*“白”*^{a}brak>bæk 同源，理由是用于写字的帛是白色的。然而帛通常指丝织品，不管是否写字，也不管是什么颜色。《说文解字》中几个颜色词以“丝”为义符，定义为“某字，帛某色也”，如“绿，帛青黄色也”。“帛”也许跟 *fú*“縛”*^{b}bak>bjak（捆绑）同源，但这只是一种推测。

参考文献

Alieva, Natalia F. 1994. The progress of monosyllabization in Cham as testified by field material. Paper for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Leiden, August 1994.

Allan, S. 1991.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Albany: SUNY press.

未署名 . 中国历史年代简表［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Bagley, Robert W. 1988. Sacrificial pits of the Shang period at Sanxingdui in Guanghan County, Sichuan. *Arts Asiatiques* XLIII: 78—86.

Baxter, William H. III.（白一平）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Trends in Linguistics Studies and Monographs 6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3. Some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o-Burman. Paper read at the 26th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Osaka, September 1993.

——.1994. Where are we going, and how will we know when we get there? Paper read at the 2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Paris, October 1994.

——.1995a. Old Chinese, Version 1.1. (beta test version). Paper read at the 28th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October 1995.

——.1995b. *Les consonnes sonores finales du chinois archaïque.* Handout of a lecture at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June

22, 1995.

——.1996. Old Chinese origins of Middle Chinese palatal sy-: evidence from Min dialects. Paper read at the 29th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Leiden, October 1996.

——& L. Sagart. 1998. Word formation in Old Chinese. *New Approaches to Chinese Word Formation: Morphology, phonology and the lexicon in modern and ancient Chinese* ed. by Jerome L. Packard, 35—76.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Behr, Wolfgang. 1994. 'Largo forms' as secondary evidenc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 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 Paper read at the 2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Paris, October 1994.

——.1996. Chronological Strata of Rhyme-Class developments in Zhou-Dynasty Old Chinese. Paper read at the 2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Leiden, October 1996.

——.1997. *Reimende Bronzeinschriften und die Entstehung der chinesischen Endreimdichtung*. PhD dissertation, J.-W.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am-Main.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 汉语方言词汇［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64.

Bellwood, P. 1992. Southeast Asia before histor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ed. by Nicholas Tarling, I: 55—13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nedict, P.K.（白保罗）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ontributing editor: James A. Matisof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1975. *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No indication of place of publication]. HRAF Press.

——.1976a. Early Chinese borrowings. *Papers for the first Japan-US joint seminar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60—100. Tokyo: The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1976b. Sino-Tibetan: another loo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6:2.167—197.

——.1994. PTB/PST pronominals/pronominalization. A note on systemic dyschronicity. *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ed. by Hajime Kitamura, Tatsuo Nishida and Yasuhiko Nagano, 633—636. Osaka: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995. PTB/PST pronominal *-i suffix. Paper for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Charlottesville, October 1995.

——.1996. Paul K. Benedict's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ussion Panel at the Old Chinese Forum. Paper for the Old Chinese Forum, 2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Leiden, October 1996.

Beyer, Stephan V. 1992. *The Classical Tibetan Langua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lust, R. 1988. *Austronesian root theo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odman, N. C.（包拟古）1954. *A linguistic study of the Shi Ming.*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X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Tibetan sdud 'folds of a garment', the character 卒 ,and the *st-hypothesi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39:327—45.

——.1980.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by Frans Van Coetsem and Linda Waugh, 34—199. Leiden: E. J. Brill.

Boodberg, Peter A. 1937. Some proleptical rem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aic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29—372.

Bradley, D. 1978. *Proto-Loloish.*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39. London and Malmö: Curzon Press.

Bray, F. 1984.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ed. by J.

Needham, Vol. 6 part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ck, C. D. 1949. *A dictionary of selected synonyms in the principal European languag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Cauquelin, J. 1991. *Dictionnaire puyuma-français.* Paris, Jakarta: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Chakrabarti, D. K. 1988. The old copper mines of eastern India. *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 metals and alloys* ed. by Robert Maddin, 239—244.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Chan, Marjorie K. M.（陈洁雯）1984. 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 in Old Chinese: evidence from sesquisyllabic words in the Yuè dialects. *Fangyan 1984, 4*: 300—313.

Chang Kun.（张琨）1972. Sino-Tibetan 'iron': qhlek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2, 3: 436—446.

Chang Kwang-chih.（张光直）1980. *Shang civilization.* New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The archeology of ancient China.* New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4th edition.

Chang Te-tzu. 1983. The origins and early cultures of the Cereal Grains and Food Legume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d. by David N. Keightley, 65—9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陈梦家 . 殷墟卜辞综述［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周法高等 . 金文诂林［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

Coblin, S.（柯蔚南）1983.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6.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VIII. Nettetal: Steyler.

Conrady, A.（孔好古）1896.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 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Dauzat, A. 1922. *La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 Paris: Flammarion.

Diffloth, G. 1980. The Wa language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5:2.1—182.

丁声树 . 释否定副词“弗”“不”[C] //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台北：“中研院”，2011.

Djamouri, R. 1997. Evolution of the personal pronoun system in Archaic Chinese (14th-3rd c. BC). Paper read at the Symposium on Morphosyntactic changes i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January 1997.

Douglas, Carstairs. 1899.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Downer, G.（唐纳）1959. Derivation by tone-change in Classical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African and Oriental Studies* 22.258—90.

——.1973. Strata of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ien dialect of Yao. *Asia Major* XIII:1.1—33.

Edmondson, Jerold A., and Yang Quan. 1988. Word-initial Preconsonants and the History of Kam-Sui Initials and Tones. *Comparative Kadai* ed. Jerold A. Edmondson and David B. Solnit, 143—166.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Ferrell, R. 1969. *Taiwan Aboriginal groups: problems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No.17. Nankang: Academia Sinica.

Ferlus, M. 1971. Simplification des groupes consonantiques dans deux dialectes austroasiens du sud-Lao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66:1.389—403.

——.1996. Remarques sur le consonantisme du proto-kam-sui.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te* 25:2.235—278.

——.1990. Remarques sur le consonantisme du Proto-Thay-Yay. Paper circulated at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October

5—7, 1990.

Fogg, Wayne H. 1983. Swidden cultivation of foxtail millet by Taiwan aborigines: a cultural analogue of the domestication of Setaria italica in China.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d. by David N. Keightley, 95—11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reenberg, Joseph 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Universals of Language* ed. by J. Greenberg, 58—90. Cambridge: M.I.T. Press.

郭建荣 . 孝义方言志［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Harlan, Jack R. 1992. *Crops and Man.* Madison: 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 and Crop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Hashimoto, M. J.(桥本万太郎) 1973. *The Hakka dial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The altaicization of northern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Sino-Tibetan Studies* ed. by John McCoy and Timothy Light, 76—97. Leiden: E. J. Brill.

Haudricourt, A.-G.(奥德里古) 1954a. De l'origine des tons du vietnamien. *Journal Asiatique* 242.69—82.

——.1954b. Comment reconstruire le chinois archaïque. *Word* 10:2—3. 351—64.

——.1956. De la restitution des initiales dans les langues monosyllabiques: le problème du Thai commu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52.307—322.

——.& L. Hédin. 1943 [1987]. *L'homme et lesplantes cultivées.* Paris: A.-M. Métailié.

——.& D. Strecker. 1991. Hmong-Mien (Miao-Yao) loans in Chinese. *T'oung Pao,* LXXVII:4—5. 335—342.

贺巍 . 获嘉方言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洛阳方言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平田昌司 1982 徽州方言全浊声母的演变，《均社论丛》，12.33—51。

平田昌司、赵日新、刘丹青、冯爱珍、木津祐子、沟口正人 1998《徽州方言研究》，东京：好文出版。

Ho, Ping-ti. 1975. *The Cradle of the East.*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a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pper, P., and S.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2.251—99.

侯精一 . 平遥方言简志［J］. 太原：语文研究，1982.

——. 晋语研究［M］. 东京：东亚语言文化研究所，1989.

胡双宝 . 说“哥”［C］// 优秀论文选（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 文水方言志［J］. 语文研究，1984.

Hudak, Thomas John. 1991. *William J. Gedney's The Tai dialect of Lungming. Glossary, Texts, and Translations.* Michigan papers o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 39.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Jacquesson, François. 1993. Sur le système des pronoms personnel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LXXXVIII,1.65—84.

Jäschke, H. 1881.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revailing dialects.* 1995 reprint: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金梦茵 1983 陵川方言志，太原：《语文研究》第 5 期增刊。

Karlgren, B.(高本汉) 1920. Le proto-chinois, langue flexionnelle. *Journal Asiatique* 11:15.205—32.

——.192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Geuthner.

——.1934.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5.1—112.

——.1936. On the script of the Chou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8.157—178.

——.1944. The book of Odes, Kuo Feng and Siao Y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6.171—256.

——.1945. The book of Odes, Ta Ya and Sung.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7.65—99.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6.211—367.

——.1964a.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Goteborg: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1964b. *Glosses on the Book of Odes.* Gøteborg: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Kortlandt, F. 1996. Indo-European and Chinese: comment on E.G. Pulleyblank's vie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30—31.

Kryukov, M. V. 1980. *The language of Yin Inscriptions.* Moscow: Nauka. Laufer, B. 1916. Loan-words in Tibetan. *T'oung Pao* 17.404—543.

Lévi-Strauss, C. 1949.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parenté.*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李妍周 . 汉语同源词音韵研究［D］. 台北：台湾大学 ,1995.

Li, Charles N.（李讷）, and S.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李方桂 . 龙州土语［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1945. 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8:3—4.333—342.

——. 上古音研究［J］. 清华学报 1971 新 9.

——. 几个上古音声母问题［M］. 台北："中研院"，1976.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 No. 15. Honolulu: U. of Hawai Press.

——.1983. Archaic Chinese.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d. by David N. Keightley.393—408.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李功成 . 他称代词"他"的起源［J］. 中国语文，1997.

Li Hui-lin. 1983. The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in China: Ecogeograp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d. by David N. Keightley, 21—64.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李锦芳 . 西林壮语人称代词探析［J］. 民族语文，1995(2).

李如龙、张双庆 .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李小平 . 临县方言志［M］. 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

Li Xueqin（李学勤）.1985. *Eastern Zhou and Qin Civilization* [张光直译 自汉语].New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栗治国 . 伊盟方言的“分音词”［J］. 方言，1991（3）.

梁玉璋 . 福州方言的“切脚词”［J］. 方言，1982（1）.

林向荣 . 嘉戎语研究［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Loewe, M. 1993. Shih ching.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ed. by M. Loewe, 415—423. Early China special monograph series No 2.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罗常培 . 厦门音系［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31.

Luo Yongxian 1996. The subgroup structure of the Tai languages. 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马文忠，梁述中 . 大同方言志［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86.

马学良，戴庆厦 .“白狼歌”研究［C］. 第 15 届国际汉藏语大会宣读论文，北京，1982.

Mahdi, W. 1994. Some Austronesian maverick protoforms with culture-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ceanic Linguistics* 33:1.167—229 and 33:2.431—490.

Mair, V.（梅维恒）1995. Prehistoric Caucasoid mummies from the Tarim basin.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23.281—307.

——.1996. Language and Script: Biology, Archaeology and (Pre) histor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31—41.

——.1999. Reflections on book language and the vernacular prompted by a passa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ui.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in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ed. by Alain Peyraube and Sun Chaofen, 119—129. Collection d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N°3. Paris: EHESS.

Mallory, J. P. 1989. *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 language, archaeology and myth.*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Marc, F. 1993. *L'écriture du Royaume de Zhongshan.*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Maréchal, C. 1994. Hypothèse sur la formation de la graphie *tou* "tê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Journée d'étude "écritures archaïques et déchiffrement", March 1994, Paris.

Maspero, H.（马伯乐）1920.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eme-Orient* 20.1—124.

——.1930. Préfixes et dérivation en chinois archaïque.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23:5.313—27.

——.1952. Le chinois. *Les langues du monde* ed. by Antoine Meillet and Marcel Cohen, 589—608. Paris: CNRS. 1952 edition.

Matisoff, James A.(马提索夫）1978. *Variational Semantics in Tibeto-Burman*. Occasional papers of the Wolfenden Society, vol. VI.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92a. Following the Marrow: two parallel Sino-Tibetan etymologie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5.1:159—177.

——.1992b. On the 'regularity' of Sino-Tibetan sound correspondences. Paper for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Berkeley, October 1992.

Mazaudon, M. 1993—1994. *Problèmes de comparatisme et de reconstruction dans quelques langues de la famille tibéto-birmane.*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Paris.

Mei Tsu-lin（梅祖麟）.1970. 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86—110.

——. 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J］. 中国语文，1980（6）.

——.1989. The causative and denominative functions of the s-prefix in Old Chinese. *Proceedings on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Academia Sinica,*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33—51. Taipei.

——. 内部拟构汉语三例［J］. 中国语文，1988（3）.

Meillet, A.（梅耶）1906 [1958]. Quelques hypothèses sur des interdictions de vocabulaire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privately published in 1906]. Reprinted in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et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 by Antoine Meillet, 281—291. Paris: Champion.

孟庆海 . 阳曲方言志［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Miller, R. A. 1988. The Sino-Tibetan Hypothesi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9:2.509—40.

Nivison, D. S. 1992. On “modal” qi. Paper for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Berkeley, October 15, 1992.

Norman, J.（罗杰瑞）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222—238.

——.1986. The origin of the Proto-Min softened stops. *Contributions to Sino-tibetan studies,* ed. by J. McCoy and T. Light, 426—477. Leiden, E. J. Brill.

——.1988. *Chinese.* Cambridge language surve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haryngealization in Early Chinese. Paper for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Berkeley, October 1992.

——.& W. South Coblin.1995. 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4.576—584.
大岛广美 . 梅县客家语会话［J］. 开篇，1995（13）.
潘家懿 . 临汾方言志［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
潘渭水 . 建瓯话中的嵌音现象［J］. 中国语文，1994（3）.
潘耀武 . 清徐方言志［M］. 太原：山西联合出版社，1990.
Payne, John R. 1985. Negation.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ed. by T. Shopen. Volume I, 197—2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裴安平 . 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J］. 农业考古，1989（2）.
Peyraube, A.（贝罗贝）1994. On word order and word order change in pre-archaic Chinese. Paper for the 10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Prague, August - September 1994.
Peiros, I., and S. Starostin. 1996.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five Sino-Tibetan languages.* Melbourn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opper, Karl R. 1959 [1973]. *La logique de la découverte scientifique* [translated from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Hutchinson and Co., 1959]. Paris: Payot.
Pulleyblank, Edwin G.（蒲立本）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58—144; 206—65.
——.1973. Some new hypotheses concerning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11—25.
——.1983.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d. by David N. Keightley, 411—466.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Middle Chinese.*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1a. The Ganzhi as phonogram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calendar. *Early China* 16.39—80.

——.1991b.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5a. The historical and pre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of Chinese.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 by William S.-Y. Wang, 145—194.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8.

——.1995b. Why Tokharians?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23:3—4.415—430.

——.1996. Early contacts between Indo-Europeans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24.

Purnell, H., Jr. 1970.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proto Miao-Yao*.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Rybatzki, V. 1994. Bemerkungen zur türkischen und mongolischen Metallterminologie. *Studia Orientalia* 73: 193—251.

Sagart, L.（沙加尔）1982. *Phonologie du dialecte Hakka de Sung Him Tong*. Paris: Langages croisés.

——.1984. Le destin des obstruantes sonores du chinois ancien dans les dialectes Min. *Cahiers de Ling. Asie Or. XIII, 1*: 91—99.

——.1986a. On the Departing ton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4:1.91—112.

——.1986b. Review of E. G. Pulleyblank: 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XV:1.183—186.

——.1989. Glottalized tones in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Prosodic Analysis and Asian Linguistics: to honour R.K. Sprigg* ed. by D. Bradley, E. Henderson and M. Mazaudon, 81—90.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C-104.

——.1990. 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October 1990, Arlington, Texas.

——.1993a. 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evidence for a genetic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1*: 1—62.

——.1993b. *Les dialectes gan.* Paris: Langages Croisés.

——.1993c. L'infixe-r-en chinois archaiqu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Tome LXXXVIII, fascicule 1*, pp.261—293.

——.1993d. New views on Old Chinese phonology. *Diachronica vol. X, NO.2*: 237—260.

——.1993e. Early populations and languages of the China coast: mainland and Pacific link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Yue language and peoples*. Hongkong City Polytechnic, 16 Décembre 1993.

——.1993f. Old Chinese and Proto-Austronesi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Asia-Mainland/Austronesian Connections (CAMAC)*. University of Hawai'i, Honolulu, Mai 1993.

——.1993g. Austronesian final consonants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tones. *Tonality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 No.24), ed. by Jerold A. Edmondson and Kenneth J. Gregerson, 47—59.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a. Cinq étymologies chinois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23.299—308.

——.1994b. Old Chinese and Proto-Austronesian evidence for Sino-Austronesian. *Oceanic Linguistics* 33:2.271—308.

——.1994d. PAN Si-, the s-prefix of Old Chinese, and related matt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isan Linguistics. Leiden, August 1994.

——.1995a. Some remarks on the Ancestry of Chinese.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 by William S.-Y. Wang, 195—223.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8.

——.1995b. Questions of method in Chinese-Tibeto-Burman compariso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te* 24:2.245—255.

——.1995c. Chinese ‘buy’ and ‘sell’ and the direction of borrowings between Chinese and Miao-Yao. *T’oung Pao* LXXXI:4—5.328—342.

——.1995d. Chinese 血 ‘blood’ and PTB *s-hyway‘blood’. Paper for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6—10 October, 1995.

——.1995e. Comments from Sagart.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 by William S.-Y. Wang, 337—372.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8.

——.1996a. Analogical leveling in the personal pronouns of Pingxiang dialect. *Cahiers de Ling. Asie Or.* 25:1.113—114.

——.1996b. Old Chinese *nga ‘I’: inherited or innova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Leiden October 1996.

——.1996c. Vestiges of Old Chinese derivational affixes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on the grammar of Sinitic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July 1996.

——.1996d. Chinese, Austronesian, Indo-European (a reply to Prof. Pulleyblank).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41—44.

——.1998. On distinguishing Hakka and non-Hakka dialect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6:2. 281—302.

——.1999. The Chinese and Tibeto-Burman words for ‘blood’.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in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ed. by Alain Peyraube and Sun Chaofen, 165—181. Collection d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N°3. Paris: EHESS.

——.& S. Starosta. 1992. Comments on the Session on Old Chinese media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5th Sino-Tibetan Conference, Berkeley, October 1992.

——.& E. Todd. 1992. Hypothesis on the origin of the Communal Family system. *Diogenes* 160: 145—182.

Sage, Steven F. 1992. *Ancient Sichuan and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chmidt, W. 1906. *Die Mon-Khmer Voelker, ein Bindeglied Zwischen Voelkern Zentralasiens und Austronesiens.* Braunschweig: Friedrich Vieweg und Sohn.

Schuessler, A.（许思莱）1974. Prefixes in Archaic Chines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124.370—385.

——.1976. *Affixes in Proto-Chinese*. 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Band 18.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85. The function of Qusheng in early Zhou Chinese. *Linguistics of the Sino-Tibetan area: the state of the art* ed. by Graham Thurgood, James A. Matisoff and David Bradley, 344—362. Pacific Linguistics series C-No.87.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1987. *A dictionary of early Zhou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Thoughts on OC initia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Honolulu, Hawaii.

沈兼士 . 广韵声系［M］.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

Solntsev, V. 1996. *Some remarks on the Ruc Language.* Mon-Khmer Studies 26: 29—32.

Starostin, S. A. 1984 [1987]. A hypothesis on genetic links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with the Yeniseian and north-Caucasian language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W. H. Baxter III]. Paper circulated at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Vancouver, 20—23 August 1987.

——.1989. *Rekonstrukcija drevnekitajskoj fonologičeskoj sistemy*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Old Chinese phonological system]. Moscow: Nauka, Glavnaya Redakcija Vostočnoj Literatury.

——.1991. *Altajskajaproblema i proisxozhdenie japonskogo jazyka* [the

Altaic problem and the origin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Moscow.

Stech, T. and R. Maddin. 1988. Rejections on early metallurgy in southeast Asia. *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 metals and alloys* ed. by Robert Maddin, 156—174.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孙宏开 . 独龙语简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 .

Takashima, Ken-Ichi.（高岛谦一）1997. Focus and Explanation in Copulative-type Sentences in a Genuine Classical Chinese Text.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26:2.177—199.

——.in press. The So-Called 'Third' Person Possessive Prounoun *jue* in Classical Chi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3.

Theraphan L.-Thongkum. 1993. A view on Proto-Yao (Yao). *Mon-Khmer Studies* 22.163—230.

Thurgood, G. 1985. Pronouns, verb agreement systems, and the subgrouping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The State Of The Art* ed. by Graham Thurgood, James A. Matisoff and David Bradley, 376—400. Pacific Linguistics C-87.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5. *Language contact and the directionality of internal* '*drift*'*: the development of tones and registers in Chamic.* ms.

Todd, Emmanuel. 1983. *La troisième planète. Structures familiales et systèmes idéologiques*. Paris: le Seuil.

Tsao, Feng-fu. 1996. The semantics and Syntax of AA Verbal/Adjectival reduplication in Mandarin and Taiwanese Minnan.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on the grammar of Sinitic languages,* 139—157.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July 1996.

Tsien Tsun-hsuin. 1962.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suchida, S. 1977. Some plant names in Formosan languages.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7.79—119.

董忠司 . 古代东南亚一个语言交融的痕迹［C］. 第二届国际汉语语言学 大会论文，1993.

Unger, U. 1983a. Zur Morphologie des altchinesischen Verbs. *Hao-Ku* 20.155—173.

——.1983b. Weiteres zu den altchinesischen Verbalformen. *Hao-Ku* 21.174—183.

——.1984.Präliminarisches zur Frage der Präfixe im Altchinesischen. *Hao-Ku* 30.270—296.

——.1985. Das m-Präfix. *Hao-Ku* 31.297—309.

——.1986. Das ʔa-Präfix im Chinesischen. *Hao-Ku* 33.1—20.

——.1992. Chinesische Wörter mit-t im Auslaut. *Hao-Ku* 39.85—100.

——.1995a. Finger. *Hao- Ku* 46.131—137.

——.1995b. Zur Bildung der Perfektiv-Formen des altchinesischen Verbs - Das b- Präfix-. *Hao-Ku* 53.176—180.

王辅世 . 苗语方言声韵母比较［C］, 第 10 届汉藏语大会论文，1979

——. 广西龙胜伶话记略［J］. 方言，1979(2).

——. 苗语古音构拟［M］. 东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4.

王辅世，毛宗武 . 苗瑶语古音构拟［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王力 . 汉语史稿［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 汉语音韵［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同源字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Watson, W. 1969. Early animal domestication in China. *The domestication of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ed. by P.J Ucko and G.W. Dimpleby. Chicago: Aldine Press.

韦庆稳、覃国生 . 壮语简志［M］. 北京：民族语文出版社，1980.

温端政 . 忻州方言志［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85.

Wolfenden, S. 1929. *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Wu Yaoli. 1996. Prehistoric rice agriculture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15.223—224.
熊正辉 . 南昌方言里的难字［J］. 方言：1980（1）.
徐通锵 . 山西平定方言的儿化和晋中的所谓“嵌 l 词”［J］. 中国语文：1981（6）.
徐中舒 .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雅洪托夫 . 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C］. 唐作藩等编 . 汉语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60.
——. 上古汉语［C］. 唐作藩等编 . 汉语史论集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65.
——. 上古汉语的起首辅音 l- 和 r-［C］. 唐作藩等编 . 汉语史论集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76.
Yan Wenming（严文明）.1991. China’s earliestrice agricultural remains.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10.118—126.
——.1997. 我国稻作起源的新进展，《考古》，1997: 9.71—76。
Yang, PaulF.-M.（杨福绵）1977—1978. Prefix kə-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Proto-Chinese. *Monumenta Serica* 33.286—299.
杨增武 . 山阴方言志［M］. 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
Yau Shun-chiu(游顺钊）1993. A linguistics for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Essay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ed. by Yau Shun-chiu, 195—236, Editions Langages Croisés, Paris.
Yen Keng-wang. 1951. on the “Lang” and “Li” institutions of the Ch’in and Han dynastie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XXIII:1.89—143.
Yue-Hashimoto, Oi-kan.(余蔼芹）1976. Substratum in southern Chinese: The Tai connection.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6.1—9.
Zhan Bohui（詹伯慧）, Cheung Yat-Shing（张日昇）et al. 1987—90. A survey of dialec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Vols. 1, 2, 3. Hongkong: New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张崇 . “嵌 1 词”探源［J］. 中国语文：1993（3）.

张益梅 . 介休方言志［M］. 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
张永言，汪维辉 . 关于古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J］. 中国语文：1995（6）.
赵杰 . 清初满语京语重音以及对京腔汉语的影响［J］. 满语研究：1995（1）.
郑张尚芳 . 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来源问题［J］.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
——1995a 汉语与亲属语同源词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 .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 by William S.-Y. Wang, 269—282.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8.
——1995b 上古汉语声母系统，手稿。
中央民族大学苗瑶语研究室 . 苗瑶语方言词汇集［M］.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7.
周生亚 . 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J］. 中国语文，1980（2）.
周振鹤，游汝杰 . 方言与中国文化［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朱德熙 . 畱篙屈㮈解［J］. 方言，1979（4）.
朱耀龙 . 新绛方言志［M］. 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

附录一 《诗经》篇目表

1 周南・關雎
2 周南・葛覃
3 周南・卷耳
4 周南・樛木
5 周南・螽斯
6 周南・桃夭
7 周南・兔罝
8 周南・芣苢
9 周南・漢廣
10 周南・汝墳
11 周南・麟之趾
12 召南・鵲巢
13 召南・采蘩
14 召南・草蟲
15 召南・采蘋
16 召南・甘棠
17 召南・行露
18 召南・羔羊
19 召南・殷其雷
20 召南・摽有梅
21 召南・小星
22 召南・江有汜
23 召南・野有死麕
24 召南・何彼襛矣
25 召南・騶虞
26 邶風・柏舟
27 邶風・綠衣
28 邶風・燕燕
29 邶風・日月
30 邶風・終風
31 邶風・擊鼓
32 邶風・凱風
33 邶風・雄雉
34 邶風・匏有苦葉
35 邶風・谷風
36 邶風・式微
37 邶風・旄丘
38 邶風・簡兮
39 邶風・泉水
40 邶風・北門
41 邶風・北風
42 邶風・靜女
43 邶風・新臺
44 邶風・二子乘舟
45 鄘風・柏舟
46 鄘風・牆有茨
47 鄘風・君子偕老
48 鄘風・桑中
49 鄘風・鶉之奔奔
50 鄘風・定之方中
51 鄘風・蝃蝀
52 鄘風・相鼠
53 鄘風・干旄
54 鄘風・載馳
55 衛風・淇奧
56 衛風・考槃
57 衛風・碩人
58 衛風・氓
59 衛風・竹竿
60 衛風・芄蘭
61 衛風・河廣
62 衛風・伯兮
63 衛風・有狐
64 衛風・木瓜
65 王風・黍離
66 王風・君子于役
67 王風・君子陽陽
68 王風・揚之水
69 王風・中谷有蓷
70 王風・兔爰
71 王風・葛藟
72 王風・采葛

73 王風・大車
74 王風・丘中有麻
75 鄭風・緇衣
76 鄭風・將仲子
77 鄭風・叔于田
78 鄭風・大叔于田
79 鄭風・清人
80 鄭風・羔裘
81 鄭風・遵大路
82 鄭風・女曰雞鳴
83 鄭風・有女同車
84 鄭風・山有扶蘇
85 鄭風・蘀兮
86 鄭風・狡童
87 鄭風・褰裳
88 鄭風・丰
89 鄭風・東門之墠
90 鄭風・風雨
91 鄭風・子衿
92 鄭風・揚之水
93 鄭風・出其東門
94 鄭風・野有蔓草
95 鄭風・溱洧
96 齊風・雞鳴
97 齊風・還
98 齊風・著
99 齊風・東方之日
100 齊風・東方未明
101 齊風・南山
102 齊風・甫田
103 齊風・盧令
104 齊風・敝笱
105 齊風・載驅
106 齊風・猗嗟
107 魏風・葛屨
108 魏風・汾沮洳
109 魏風・園有桃
110 魏風・陟岵
111 魏風・十畝之間
112 魏風・伐檀
113 魏風・碩鼠
114 唐風・蟋蟀
115 唐風・山有樞
116 唐風・揚之水
117 唐風・椒聊
118 唐風・綢繆
119 唐風・杕杜
120 唐風・羔裘
121 唐風・鴇羽
122 唐風・無衣
123 唐風・有杕之杜
124 唐風・葛生
125 唐風・采苓
126 秦風・車鄰
127 秦風・駟驖
128 秦風・小戎
129 秦風・蒹葭
130 秦風・終南
131 秦風・黄鳥
132 秦風・晨風
133 秦風・無衣
134 秦風・渭陽
135 秦風・權輿
136 陳風・宛丘
137 陳風・東門之枌
138 陳風・衡門
139 陳風・東門之池
140 陳風・東門之楊
141 陳風・墓門
142 陳風・防有鵲巢
143 陳風・月出
144 陳風・株林
145 陳風・澤陂
146 檜風・羔裘
147 檜風・素冠
148 檜風・隰有萇楚
149 檜風・匪風
150 曹風・蜉蝣
151 曹風・候人
152 曹風・鳲鳩
153 曹風・下泉
154 豳風・七月
155 豳風・鴟鴞
156 豳風・東山
157 豳風・破斧
158 豳風・伐柯
159 豳風・九罭
160 豳風・狼跋
161 小雅・鹿鳴
162 小雅・四牡
163 小雅・皇皇者華
164 小雅・常棣
165 小雅・伐木

166 小雅・天保
167 小雅・采薇
168 小雅・出車
169 小雅・杕杜
170 小雅・魚麗
171 小雅・南有嘉魚
172 小雅・南山有臺
173 小雅・蓼蕭
174 小雅・湛露
175 小雅・彤弓
176 小雅・菁菁者莪
177 小雅・六月
178 小雅・采芑
179 小雅・車攻
180 小雅・吉日
181 小雅・鴻雁
182 小雅・庭燎
183 小雅・沔水
184 小雅・鶴鳴
185 小雅・祈父
186 小雅・白駒
187 小雅・黄鳥
188 小雅・我行其野
189 小雅・斯干
190 小雅・無羊
191 小雅・節南山
192 小雅・正月
193 小雅・十月之交
194 小雅・雨無正
195 小雅・小旻
196 小雅・小宛
197 小雅・小弁
198 小雅・巧言
199 小雅・何人斯
200 小雅・巷伯
201 小雅・谷風
202 小雅・蓼莪
203 小雅・大東
204 小雅・四月
205 小雅・北山
206 小雅・無將大車
207 小雅・小明
208 小雅・鼓鍾
209 小雅・楚茨
210 小雅・信南山
211 小雅・甫田
212 小雅・大田
213 小雅・瞻彼洛矣
214 小雅・裳裳者華
215 小雅・桑扈
216 小雅・鴛鴦
217 小雅・頍弁
218 小雅・車舝
219 小雅・青蠅
220 小雅・賓之初筵
221 小雅・魚藻
222 小雅・采菽
223 小雅・角弓
224 小雅・菀柳
225 小雅・都人士
226 小雅・采綠
227 小雅・黍苗
228 小雅・隰桑
229 小雅・白華
230 小雅・緜蠻
231 小雅・瓠葉
232 小雅・漸漸之石
233 小雅・苕之華
234 小雅・何草不黄
235 大雅・文王
236 大雅・大明
237 大雅・緜
238 大雅・棫樸
239 大雅・旱麓
240 大雅・思齊
241 大雅・皇矣
242 大雅・靈臺
243 大雅・下武
244 大雅・文王有聲
245 大雅・生民
246 大雅・行葦
247 大雅・既醉
248 大雅・鳧鷖
249 大雅・假樂
250 大雅・公劉
251 大雅・泂酌
252 大雅・卷阿
253 大雅・民勞
254 大雅・板
255 大雅・蕩
256 大雅・抑
257 大雅・桑柔
258 大雅・雲漢

259　大雅・崧高
260　大雅・烝民
261　大雅・韓奕
262　大雅・江漢
263　大雅・常武
264　大雅・瞻卬
265　大雅・召旻
266　周頌・清廟
267　周頌・維天之命
268　周頌・維清
269　周頌・烈文
270　周頌・天作
271　周頌・昊天有成命
272　周頌・我將
273　周頌・時邁
274　周頌・執競
275　周頌・思文
276　周頌・臣工
277　周頌・噫嘻
278　周頌・振鷺
279　周頌・豐年
280　周頌・有瞽
281　周頌・潛
282　周頌・雝
283　周頌・載見
284　周頌・有客
285　周頌・武
286　周頌・閔予小子
287　周頌・訪落
288　周頌・敬之
289　周頌・小毖
290　周頌・載芟
291　周頌・良耜
292　周頌・絲衣
293　周頌・酌
294　周頌・桓
295　周頌・賚
296　周頌・般
297　魯頌・駉
298　魯頌・有駜
299　魯頌・泮水
300　魯頌・閟宮
301　商頌・那
302　商頌・烈祖
303　商頌・玄鳥
304　商頌・長發
305　商頌・殷武

附录二　构拟词表

ǎi, 挨,　*[a]q-liʔ > ʔojX; *[a]qr-liʔ > ʔeajX

ài, 艾,　*[b]ŋat-s > ngjojH

àn, 犴,　*[a]ŋa-n-s > nganH

àn, 闇,　*[a]q-limʔ(-s) > ʻomX, ʻomH

áng, 卬,　?*[a]ŋajʔ-ŋ > ngang

bā, 豝,　*[a]pra > pæ

bā, 八,　*[a]p-r[e]t peat

bài, 敗,　*[a]N-prat-s > bæjH; *[a]prat-s > pæjH

bān, 班,　*[a]pran > pæn

bàn, 畔,　*[a]N-pan-s > banH

bàn, 半,　*[a]pan-s > panH

bāo, 包,　*[a]pru > pæw

bǎo, 寶,　*[a]puʔ > pawX

bào, 報,　*[a]puk-s > pawH

bēn, 賁,　*[b]bi[n, r] > bjun

bǐ, 鄙,　*[b]priʔ > pijX (III)

bǐ, 筆,　*[b]p-lut > pit (III)

biàn, 變,　*[b]p-ron-s > pjenH (III)

bié, 別,　*[b]Np-ret > bjet (III); *[b]p-ret > pjet (III)

bīng, 冰,　*[b]p-riŋ > ping

bǐng, 稟,　*[B]p-rimʔ > pimX (III)

bǐng, 炳,　*[b]p-raŋʔ > pjængX

bǐng, 綆,　*[b]p-keŋʔ > pjiengX; *[a]kraŋʔ > kængX

bō, 剥,　*[a]p-rok > pæwk

bó, 伯,　*[a]prak > pæk

bó, 帛,　*[a]brak > bæk

bó, 蔔,　*[a]buk > [a]bik > bok

bó, 博,　*[a]pak > pak

bò, 播,　*[a]par-s > paH

bò, 擘,　*[a]prik > peak

bǔ, 補,　*[a]mə-pɑʔ > puX

bù, 不,　*[b]puʔ > *[b]piʔ > pjuwX

cǎi, 採,　*[a]s-hriʔ > tshojX

cǎi, 采,　*[a]s-hriʔ > tshojX

cài, 菜,　*[a]s-hriʔ-s > tshojH

cān , 參,　*[a]s-hlim > tshom; *[b]sr-hlim > tsrhim (參差)

cān, 餐,　*[a]tshan > tshan

cǎn, 噆,　*[a]s-hlimʔ > tshomX

cǎn, 慘,　*[a]s-hlimʔ > tshomX

càn, 粲,　*[a]tshan-s > tshanH

cāng, 蒼,　*[a]s-hraŋ > tshang

cāng, 滄,　*[a]s-hraŋ > tshang

cāng, 鶬,　*[b]s-hraŋ > tshjang

cāng, 倉, *[a]s-hraŋ > tshang
cè, 册, *[a]tshrek > tshreak
cēn , 參, 见 *cān*
chā, 插, *[a]sr-hn[i]p > tsrheap
chái, 儕, *[a]sr-lij > dzreaj
chān, 梴, *[b]hlran > trhjen
cháng, 腸, *[b]lraŋ > drjang
chē, 車, *[b]k-hla > tsyhæ; *ju*$_1$ *[b]k-la > kjo
chè, 撤, *[b]dr[e]t; *[b]thr[e]t
chēn, 彤, *[b]hlrim > trhim
chéng, 乘, *[b]m-liŋ > zying
chǐ, 齒, *[b]thiŋʔ > tsyhiX
chǐ, 豸, *[b]t-hlajʔ > tsyheX
chì, 赤, *[b]t-hlak > tsyhek
chì, 笞, *[b]hlri > trhi
chǒng, 寵, *[A]hroŋʔ > trhjowngX
chōu, 瘳, *[B]hriw > trhjuw
chǒu, 丑, *[b]hnruʔ > trhjuwX
chǒu, 杽, *[b]hnruʔ > trhjuwX
chǒu, 杻, *[b]hnruʔ > trhjuwX
chū, 出, *[b]t-khut > tsyhwit
chū, 摅, *[B]hra > trhjo
chú , 蝓, 见 *yú*
chù , 畜, 见 *xù*
chù, 絀, *[b]tr-kut > trwit
chù, 黜, *[b]tr-khut > trhwit
chuài, 嘬, *[a]tshrot-s > tsrhweajH
chuān, 川, *[b]t-hlu[r] > tsyhwen
chuán, 船, *[b]m-lon > zywen
chuí, 垂, *[b]Nt-loj > dzywe
chuì, 橇, *[b]sr-hn[i]p-s > tsrhjwejH
chún, 鶉, *[b]dur > dzywin
cī, 差, *[b]sr-hlaj > tsrhje
cí, 詞, *[b]s-li > zi
cí, 慈, *[b]N-tsɨ > dzi
cí, 疵, *[b]dzej > dzje
cì, 次, *[b]s-hnij-s > tshijH
cì, 賜, *[b]s-hlek-s > sjeH
cū, 粗, *[a]s-raʔ > dzaX; *[a]s-hra > tshu
cuī, 催, *[a]s-thuj > tshwoj
cuì, 毳, *[b]nip-s > nywejH; *[b]s-hnip-s > tshjwejH
cuǒ, 脞, *[a]s-hlojʔ > tshwaX
cuò, 撮, *[a]tshot > tshwat
dá, 答, *[a]t-lip or *[a]t-ɡip > top
dá, 荅, *[a][l]ip > dop
dài, 逮, *[a]lip-s > dojH; *[a]lip-s > dejH
dài, 黛, *[a]lik-s > dojH
dān, 湛, *[a]t-lim > tom; *[a]lrimʔ > dreamX
dàn, 嘾, *[a]limʔ > domX
dǎo, 導, *[a]luʔ-s > dawH
dào, 稻, *[a]luʔ > dawX
dào, 道, *[a]luʔ > dawX
dào, 纛, *[a]lu(ʔ)-s > dawH
dēng, 登, *[a]tiŋ > tong
dí, 糴, *[a]l[i,e]wk > dek
dí, 覿, *[a]liwk > dek
dí, 踧, *[a]diwk > dek
dì, 帝, *[a]tek-s > tejH

dì, 弟,　*^{a}N-l[i]jʔ > dejX
dì, 娣,　*^{a}lijʔ > dejX
dì, 適,　见 *shì*
dì, 第,　*^{a}lij(ʔ)-s > dejH
dì, 嚏,　*^{a}t-lij-s > tejH
dì, 的,　*^{a}t-lewk > tek
dì, 寔,　见 *zhì*
dì, 嫡,　*^{a}tek > tek
diē, 跌,　*^{a}lit > det
dié, 迭,　*^{a}lit > det
dié, 蹀,　*^{a}lep > dep
dié, 昳,　*^{a}lit > det
dīng, 丁,　*^{a}teŋ > teng; *^{a}treŋ > treang
dīng, 釘,　*^{a}teŋ > teng
dòu, 豆,　*^{a}[d]o-s > duwH
dòu, 荳,　*^{a}[d]o-s > duwH (or *^{a}N-t(h)o(k)-s, *^{a}m-t(h)o(k)-s))
dòu, 鬥,　*^{a}tok-s > tuwH
dòu, 鬪,　*^{a}tok > tuwk
dū, 督,　*^{a}tuk > towk
dú, 毒,　*^{a}luk > dowk
dú, 讀,　*^{a}lok > duwk
dù, 竇,　*^{a}lak-s > duH; *^{a}t-lak-s > tuH; *^{b}lak > yek
duàn, 斷,　*^{a}tonʔ > twanX; *^{a}N-tonʔ > dwanX
duì, 隊,　*^{a}lut-s > dwojH
dùn, 遁,　*^{a}lunʔ(-s) > dwonXH
duō, 多,　*^{a}t-laj > ta
duǒ, 髽,　*^{a}t-lojʔ > twaX
duò, 惰,　*^{a}lojʔ(-s) > dwaXH
duò, 墮,　见 *huī*
è, 惡,　*^{a}ʔak > ʔak; *^{a}ʔak-s > ʻuH
è, 噩,　*^{a}ŋak > ngak
ér, 兒,　*^{b}ŋe > nye
ér, 倪,　*^{b}ŋe > nye
ěr, 耳,　*^{b}niŋʔ > nyiX
ěr, 爾,　*^{b}najʔ > nyeX
èr, 二,　*^{b}ni[jt]-s > nyijH
fán, 燔,　*^{b}bar > bjan
fàn, 飯,　*^{b}bonʔ-s > bjonH; *^{b}bonʔ > bjonX
fāng, 方,　*^{b}paŋ > pjang
fāng, 匚,　*^{b}paŋ > pjang
fěi, 朏,　*^{a}p-khut > phwot
fén, 墳,　*^{b}bi[n, r] > bjun
fén, 羒,　*^{b}bi[n, r] > bjun
fǒu, 缶,　*^{b}b-lu (*^{b}Np-lu ?) > bjuw
fú, 浮,　*^{b}b-ru (or *^{b}N-p-ru ? *^{b}b-lu ? ^{b}N-p-lu ?) > bjuw
fú, 縛,　*^{b}bak > bjak
fú, 弗,　*^{b}put > pjut
fú, 茀,　*^{b}put > pjut
fù, 復,　*^{b}N-pruk > bjuwk
fù, 富,　*^{b}puk > ^{b}pik > pjuwk
fù, 婦,　*^{b}buʔ (or *^{b}N-puʔ ?) > bjuwX
fù, 服,　*^{b}buk > bjuwk
fù, 覆,　*^{b}phuk > phjuwk
gān, 干,　*^{a}kan > kan
gān, 奸,　*^{b}t-kan > tsyen; *^{b}kan > kjon

gāng, 鋼, *^{a}kaŋ > kang
gē, 胳, *^{A}k-lak > kak; *^{A}kr-lak > kæk
gē, 骼, *^{A}k-lak > kak; *^{A}kr-lak > kæk
gé, 革, *^{a}k-rik > keak
gè, 胳, 见 *gē*
gēng, 庚, *^{a}kr-laŋ > kæng
gěng, 綆, 见 *bǐng*
gōng, 公, *^{a}koŋ > kuwng
gǒu, 狗, *^{a}k(r)oʔ > kuwX
gǔ, 谷, *^{a}k-lok > kuwk; *^{b}lok > yowk; *^{a}Cə-lok > luwk
gǔ, 賈, 见 *jiǎ*
gǔ, 酤, *^{a}kaʔ > kuX
gù, 錮, *^{a}ka-s > kuH
guā, 刮, *^{a}k-rot > kwæt
guān, 冠, *^{a}k-ŋon > kwan
guān, 關, *^{a}kron > kwæn
guàn, 貫, *^{a}kon(-s) > kwanH; *^{a}kron(-s) > kwænH
guǐ, 軌, *^{b}k^{w}ruʔ > kwijX (Ⅲ)
guó, 國, *^{a}k-wik > kwok
guǒ, 蜾, *^{A}k-lojʔ > kwaX
guǒ, 果, *^{A}k-lojʔ > kwaX
hāi, 咍, *^{a}q-hlɨ > xoj
hàn, 捍, *^{a}ga-n-s > hanH
hàn, 暵, *^{a}q-hnarʔ(-s) > xanX, H
hàn, 玕, *^{a}ga-n-s > hanH
hǎo, 好, *^{a}xuʔ > xawX; *^{a}xuʔ-s > xawH
hào, 好, 见 *hǎo*
hé, 合, *^{a}gɨp > hop (or *^{a}Nk-lip > hop ?)
hé, 貉, *^{A}g-lak > hak (or *^{A}mk-lak > hak ?)
hé, 禾, *^{a}goj > hwa
hè, 赫, *^{a}qr-hlak > xæk
hēi, 黑, *^{a}hmɨk > hok
hóng, 紅, *^{a}N-koŋ > huwng
hóng, 嶸, *^{a}wreŋ > hweang; *^{b}weŋ > hjwæng
hú, 糊, *^{a}N-ka > hu
hú, 餬, *^{a}N-ka > hu
hú, 搰, *^{a}gut > hwot
hǔ, 虎, *^{a}hraʔ > xuX
huà, 話, *^{a}wrat-s > hwæjH
huà, 化, *^{a}hŋ^{w}raj-s > xwæH
huán, 還, *^{a}wren > hwæn
huán, 懷, *^{a}wren > hwæn
huàn, 奐, *^{a}hwar-s > xwanH
huāng, 荒, *^{a}hmaŋ > xwang
huǎng, 怳, *^{ab}hmaŋʔ > xw(j)angX
huī, 灰, *^{a}hmɨ > xwoj
huī, 墮, *^{a}lojʔ > dwaX; *^{b}q-hloj > xjwe
huǐ, 焜, *^{b}hmɨjʔ > xwjɨjX
huì, 隋, 见 *suì*
huì, 喙, *^{b}q-hlor-s > xjwejH; *^{b}t-hlor-s > tsyhwejH
huó, 佸, *^{a}N-k^{w}at > hwat
huǒ, 火, *^{a}hm[i]jʔ > xwaX

huò, 穫,　*[a]wak > hwak
huò, 獲,　*[a]wrak > hweak
jī, 積,　*[b]tsek > tsjek
jī, 雞,　*[a]ke > kej
jí, 吉,　*[b]k-lit > kjit (IV)
jí, 及,　*[b]Nk-lɨp > gip
jí, 即,　*[b]s-tik > tsik
jì, 寂,　*[a]s-diwk > dzek
jì, 稷,　*[b]tsik > tsik
jì, 畟,　*[b]tsrik > tsrik
jiá, 夾,　*[a]krep > keap
jiǎ, 賈,　*[a]kraʔ > kæX; *[a]kaʔ > kuX
jià, 價,　*[a]kraʔ-s > kæH
jiān , 飣,　见 *gān*
jiàn, 見,　*[a]ken-s > kenH
jiāng, 姜,　*[b]k-laŋ > kjang
jiàng, 匠,　*[b]s-paŋ-s > tsjangH
jiàng, 絳,　*[a]kruŋ-s (or *[a]kroŋ-s ?) > kæwngH
jiàng, 洚,　*[a]goŋ > huwng
jiāo, 椒,　*[b]s-tew > tsjew
jiǎo, 角,　*[a]k-rok > kæwk
jiē, 椄,　*[b]ʔ-nap > tsjep
jié, 節,　*[a]tsik > tset
jié, 結,　*[a]k-lit > ket
jié, 劼,　*[a]kr-hlit > kheat
jiě, 解,　*[a]kreʔ > keaïX; *[a]N-kreʔ > heaïX
jǐng, 憬,　*[b]kr-waŋʔ > kjwængX
jìng, 兢,　*[b]N-kraŋ-s > gjængH
jiōng, 坰,　*[a]k-weŋ > kweng
jiōng, 冏,　*[a]k-weŋ > kweng
jiū, 樛,　*[B]k-riw > kjiw
jiǔ, 九,　*[b]kuʔ > kjuwX
jiù, 舅,　*[b]g(r)uʔ > gjuwX
jiù, 舊,　*[b]g[w]u(ʔ)-s > gjuwH
jū, 鞠,　*[b]k-luk > kjuwk
jú , 局,　*[b]N-khok > gjowk
jǔ, 簏,　*[B]k-laʔ > kjoX
jǔ, 舉,　*[b]k-laʔ > kjoX
jǔ, 筥,　*[B]k-laʔ > kjoX
jù, 拒,　*[b]gaʔ > gjoX
jù, 屨,　*[B]k-ro-s > kjuH
jù , 鞻,　见 *lóu*
jué , 掘,　*[b]N-khut > gjut
jué, 厥,　*[b]kot > kjwot
jué, 蹶,　*[b]kot > kjwot; *[b]N-kot > gjwot
kān, 戡,　*[a]k-hlim > khom
kān, 勘,　*[a]k-hlim > khom
kǎn, 堪,　*[a]k-hlimʔ > khomX
kǎn, 欿,　*[a]k-hlimʔ > khomX
kōng, 空,　*[a]khoŋ > khuwng
kū , 堀,　*[a]khut > khwot
kuāng, 匡,　*[b]k-phaŋ > khwjang
kuāng, 筐,　*[b]k-phaŋ > khwjang
kūn, 坤,　*[a]k-hlun > khwon
kūn, 昆,　*[a]kun (?) > kun
kūn, 昷,　*[a]kun (?) > kun
kūn, 巛,　*[a]k-hlun > khwon
kūn, 緄,　*[a]kun (?) > kun
kuò, 括,　*[a]k[w]at > kwat

lái, 來, *[a]mə-rɨ > loj
lán, 婪, *[B]Cə-lim > lom
láng, 浪, *[a]raŋ > lang
láng, 琅, *[a]raŋ > lang
lǎng, 朗, *[a]raŋʔ > langX
lào, 酪, *[A]rak > lak
lè, 勒, *[a]Cə-rik > lok
lí, 貍, *[A]mə-rɨ > liX
lí, 螭, *[b]Cə-li > li
lǐ, 纚, 见 *shǐ*
lì, 吏, *[b]riʔ-s > liH
lì, 例, *[b]ret-s > ljejH
lì, 蒞, *[b]Cə-lip-s > lijH
lì, 力, *[b]Cə-rik > lik
lì, 栗, *[b]Cə-lit > lit
lì, 厲, *[b]Cə-lat-s > ljejH
lì, 麗, *[a]re(ʔ)-s > lejH
lì, 櫟, *[A]r[e,a]wk > lek, lak
lián, 廉, *[A]Cə-lem > ljem
liáng, 涼, *[B]Cə-raŋ > ljang
liè, 列, *[b]ret > ljet
liè, 躐, *[b]Cə-l[a, e]p > ljep
lín, 林, *[B]Cə-lim > lim
lín, 霖, *[B]Cə-lim > lim
lǐn, 廩, *[B]Cə-rimʔ > limX
lǐn, 揝, *[B]Cə-limʔ > limX
líng, 凌, *[b]riŋ > ling
lìng, 令, *[b]mə-reŋ-s > ljengH
liú, 流, *[b]Cə-lu > ljuw
liú, 旒, *[b]Cə-lu > ljuw
liǔ, 茆, 见 *mǎo*
liù, 六, *[B]Cə-ruk > ljuwk
liù, 謬, *[B]riw-s > ljiwH
lóu, 鞻, *[B]ro > luw; *[B]ro-s > ljuH; *[B]k-ro-s > kjuH
lǔ, 虜, *[a]raʔ > luX
lǔ, 鹵, *[a]raʔ > luX
lù, 路, *[A]Cə-lak-s > luH
lù, 鹿, *[a]rok > luwk
lù, 录, *[a]Cə-rok > luwk
lǜ, 律, *[B]Cə-lut > lwit
lǜ, 鞻, 见 *lóu*
luán, 鑾, *[A]ron > lwan
luàn, 亂, *[a]ron-s > lwanH
luǒ, 蓏, *[a]Cə-lojʔ > lwaX
luǒ, 贏, *[a]lojʔ > lwaX
luò, 落, *[A]kə-lak > lak
luò, 輅, *[A]Cə-rak > lak
mǎ, 馬, *[a]mraʔ > mæX
mái, 霾, *? > meaï
mǎi, 買, *[a]mrɛʔ > meaïX
mài, 賣, *[a]mrɛʔ-s > meaïH
mài, 麥, *[a]m(-)rik > meak
máng, 芒, *[a](h)maŋ(ʔ) > mang, xwang, xwangX
máng, 茫, *[a]maŋ > mang
máng, 氓, *[a]mraŋ > meang
máng, 駹, *[A]m-roŋ > mæwng
mǎo, 茆, *[A]m-ruʔ > mæwX; *[A]Cə-ruʔ > ljuwX
mào, 冒, *[a]muk > mok; *[a]muk-s > mawH

mào, 貿,　*^{A}m-lok-s > muwH
měi, 美,　*^{b}miʔ > mjijX (Ⅲ)
mèi, 袂,　*^{a}k-met > kwet; *^{b}Cə-met-s > mjiejH
mén, 捫,　*^{a}m-lun > mwon
méng, 瞢,　*^{a}muŋ > mong; *^{b}muŋ > mjuwng
mèng, 孟,　*^{a}mraŋ-s > mængH
mǐ, 米,　*^{a}miʔ > mejX
mì, 密,　*^{b}mrit > mit (Ⅲ)
mián, 眠,　*^{a}miŋ > men
mián, 瞑,　*^{a}miŋ > men; *^{a}meŋ > meng; *^{a}miŋ-s > menH
miǎn, 免,　*^{b}manʔ > mjenX (Ⅲ)
miàn , 瞑,　见 *mián*
miè, 滅,　*^{b}met > mjiet (Ⅳ)
miè, 衊,　*^{a}mik > met
mín, 民,　*^{b}miŋ > mjin
mín, 泯,　*^{b}miŋ > mjin
mǐn, 皿,　*^{b}mraŋʔ > mjængX
mǐn, 黽,　*^{b}mr-liŋʔ > minX (Ⅲ)
míng, 名,　*^{b}meŋ > mjieng
míng, 螟,　*^{a}m-leŋ > meng
míng, 明,　*^{b}mraŋ > mjæng
mìng, 命,　*^{b}m-reŋ-s > mjængH
miù, 謬,　*^{B}m-riw-s > mjiwH
mò, 墨,　*^{a}(sə)-mik > mok
mò, 莫,　*^{a}mak > mak; *^{a}mrik > meak
mò, 嗼,　*^{a}mrak > mæk
mò, 默,　*^{a}mik > mok
mù, 目,　*^{b}mr-liwk > mjuwk
mù, 睦,　*^{b}m-r[iw]k > mjuwk
mù, 牧,　*^{b}mr-luk > mjuwk
nà, 納,　*^{a}nip > nop
nǎi, 乃,　*^{a}niŋʔ > nojX
nán, 難,　*^{a}nar > nan
nèi, 内,　*^{a}nip-s > nwojH
ní, 倪,　*^{a}ŋe > ngej
nì, 逆,　*^{b}ŋrak > ngjæk
nì, 暱,　*^{b}nrik > nrit
nì, 昵,　*^{b}nit > nyit
niǎn, 碾,　*^{b}nranʔ > nrjenX
niàn, 念,　*^{a}nem-s > nemH
niáng, 孃,　?*^{b}nraʔ-ŋ > nrjang
niǎo, 鳥,　*^{a}tewʔ > tewX
niè, 孽,　*^{b}ŋrat > ngjet (Ⅲ)
niè, 躡,　*^{b}nr[a]p > nrjep
niè, 齧,　*^{a}ŋet > nget
niè, 蘖,　*^{a}ŋat > ngat; *^{b}ŋrat > ngjet (Ⅲ)
niè , 慹,　见 *zhé*
niú, 牛,　*^{b}ŋ^{w}u > ngjuw
niǔ, 忸,　*^{b}nruk > nrjuwk
niǔ, 狃,　*^{b}nruʔ > nrjuwX
nǚ, 女,　*^{b}nraʔ > nrjoX
páng, 龐,　*^{A}b-roŋ > bæwng
pēng, 烹,　*^{a}p-hraŋ > phæng
pī, 披,　*^{b}mə-phrɑj > phje (Ⅲ)
pò, 咄,　*^{a}p-khut > phwot
pòu, 音,　*^{a}t-phu-s > thuwH; *^{a}phu-s > phuwH
pǔ, 樸,　*^{a}p-hrok > phæwk

pǔ, 璞, *[a]phok > phuwk; *[a]phrok > phæwk
qī, 戚, *[a]s-thiwk > tshek
qī, 七, *[b]s-hnit > tshit
qī, 妻, *[a]s-hlij > tshej
qí, 其, *[b]gɨ > gi
qí, 齊, *[a]s-lij > dzej
qǐ, 乞, *[b]khit > khjɨt; *[b]khit-s > khjɨjH
qì , 乞, 见 *qǐ*
qiān, 謙, *[A]k-hlem > khem
qiān, 僉, *[b]s-hram > tshjem
qián, 錢, *[b]tsanʔ > tsjenX; *[b]dzan > dzjen
qiǎn, 歉, *[A]k-hlemʔ > khemX; *[A]kr-hlemʔ > kheamX
qiāng, 腔, *[a]khroŋ > khæwng
qiāng, 羌, *[b]k-hlaŋ > khjang
qiáng, 彊, *[b]N-kaŋ > gjang; *[b]N-kaŋʔ > gjangX
qiǎng, 繈, *[b]kaŋʔ > kjangX
qiè, 妾, *[b]s-hnap > tshjep
qǐn, 坅, *[a]k-hlimʔ > khimX
qiú, 頯, *[b]g[w]r[u] > gwij (III)
qú, 佢, *[b]ga > gjo
qǔ, 屈, *[b]khut > khjut
qǔ , 曲, *[b]khok > khjowk
quǎn, 犬, *k[w]h[e, i][r]ʔ > khwenX
què, 闕, *[b]khot > khjwot
rán, 然, *[b]nan > nyen
rǎn, 燃, *[b]narʔ > nyenX; *[a]q-hnarʔ > xanX
ráng, 攘, *[b]naŋ > nyang
rén, 人, *[b]nin > nyin
róng, 肜, *[b]luŋ > yuwng
ròu, 肉, *[b]nuk > nyuwk
rú, 如, *[b]na > nyo
rǔ, 汝, *[b]naʔ > nyoX
rù, 入, *[b]nip > nyip
ruì, 芮, *[b]nip-s > nywejH
ruì, 枘, *[b]nip-s > nyjwejH
rǔn, 毳, *[b]nunʔ > nywinX
sǎ, 灑, *[a]s-reʔ > sreaïX
sǎ, 洒, *[a]srirʔ-s > sreaïH
sān, 三, *[a]s-(h)lim > sam
sǎn, 糝, *[a]s-(h)limʔ > somX
sāng, 喪, *[a]s-maŋ > sang
sāo, 搔, *[a]s-tsu > saw
sǎo, 掃, *[a]s-tuʔ > sawX
sè, 色, *[b]s-rik > srik
sè, 穡, *[b]s-rik > srik
sè, 愬, *[a]sr-ŋVk > sreak
shā, 殺, *[?]s-r[a]t > sreat
shà, 翣, *[a]sr-nap (?) > srap
shǎi , 纚, 见 *shǐ*
shāng, 湯, *[b]hlaŋ > syang
shāng, 傷, *[b]hlaŋ > syang
shǎng, 賞, *[b]s-taŋʔ > syangX
sháo , 汋, 见 *yuè*
shǎo, 少, *[b]s-tewʔ(-s) > syewX
shé, 舌, *[b]m-lat > zyet

shé, 折,　*^{b}N-tat > dzyet
shé, 蛇,　*^{b}m-laj > zyæ
shé, 揲,　见 *yè*
shè, 射,　*^{b}m-lak-s > zyæH; *^{b}lak > yek
shè, 赦,　*^{b}hlak-s > syæH
shè, 攝,　*^{b}hn[a, e]p > syep
shè, 舍,　*^{b}hlak-s > syæH
shēn, 身,　*^{b}hlin > syin
shěn, 審,　*^{b}hlimʔ > syimX
shèn, 甚,　*^{b}m-limʔ > zyimX
shēng, 甥,　*^{b}sreŋ > sræng
shī, 詩,　*^{b}s-ti > syi
shí, 十,　*^{b}gip > dzyip
shí, 時,　*^{b}N-ti > dzyi
shí, 食,　*^{b}m-lik > zyik
shí, 實,　*^{b}m-lit > zyit
shǐ, 弛,　*^{b}hlajʔ > syeX
shǐ, 豕,　*^{b}hlajʔ > syeX
shǐ, 使,　*^{b}s-riʔ > sriX
shǐ, 室,　*^{b}s-tit > syit
shǐ, 矢,　*^{b}hlijʔ > syijX
shǐ, 纚,　*^{a}s-reʔ > srjeX, sreaïX; *^{b}re > lje
shì, 事,　*^{b}m/Ns-ri(ʔ)-s (ʔ) > dzriH
shì, 侍,　*^{b}di[ʔ]-s > dzyiH
shì, 誓,　*^{b}dat-s > dzyejH
shì, 奭,　*^{b}hlak > syek; *^{b}q-hlik > xik
shì, 適,　*^{b}s-tek > syek; *^{a}tek > tek
shì, 逝,　*^{b}det-s > dzyejH
shì, 釋,　*^{b}hlak > syek
shǒu, 受,　*^{b}duʔ > dzyuwX
shǒu, 手,　*^{b}hnuʔ > syuwX
shǒu, 首,　*^{b}hluʔ > syuwX
shòu, 授,　*^{b}du(ʔ)-s > dzyuwH
shòu, 獸,　*^{b}hlu[k]-s > syuwH
shū, 叔,　*^{b}s-tuk > syuwk
shū, 書,　*^{b}s-ta > syo
shū, 疏,　*^{b}s-ra > srjo
shú, 菽,　*^{b}s-t(h)[u, iw]k > syuwk
shú, 贖,　*^{b}m-l[iw, u]k > zyuwk
shú, 秫,　*^{b}m-lut > zywit
shǔ, 暑,　*^{b}s-t(h)aʔ > syoX
shǔ, 黍,　*^{b}s-taʔ > syoX
shǔ, 屬,　*^{b}tok > tsyowk; *^{b}N-tok > dzyowk
shù, 署,　*^{b}da[ʔ]-s > dzyoH
shù, 庶,　*^{b}s-ta(k)-s > syoH
shù, 鉥,　*^{b}m-lut > zywit
shù, 述,　*^{b}m-lut > zywit
shuā, 刷,　*^{b}s-rot > srjwet, srwat
shuài, 帥,　*^{b}sr-lut > srjwit
shuài, 蟀,　*^{b}srut > srwit
shuǎng, 爽,　*^{b}sr-maŋ(ʔ) > srjangX
shuǐ, 水,　*^{b}hlu[r]ʔ > sywijX
shuì, 帨,　*^{b}s-hlot-s > tshjwejH
shùn, 順,　*^{b}m-lun(ʔ)-s > zywinH
shùn, 揗,　*^{b}m-lunʔ(-s) > zywinXH
shuò, 朔,　*^{a}s-ŋak-s > soH
shuò, 爍,　*^{A}(Cə)-hlawk > syak
sī, 司,　*^{b}s-hli > si
sì, 寺,　*^{b}s-di[ʔ]-s > ziH

sì, 四, *^{b}s-hlij-s > sijH
sì, 嗣, *^{b}s-hli-s > siH
sì, 食, 见 *shí*
sì, 飼, *^{b}s-lik-s > ziH
sì, 泗, *^{b}s-hlij-s > sijH
sū, 蘇, *^{a}s-ŋa > su
suí, 隨, *^{b}s-loj > zjwe
suǐ, 髓, *^{b}s-hloj? > sjweX
suì, 碎, *^{a}s-tsut-s > swojH
suì, 隋, *^{a}hloj? > thwaX; *^{b}s-hloj? > sjweH; *^{b}q-hloj? > xjweH
suì, 歲, *^{b}s-hwat-s > sjwejH
suì, 遂, *^{b}s-lut-s > zwijH
sǔn, 損, *^{a}s-hwin? (?) > swonX
sǔn, 隼, *^{b}s-nun? > swinX
tā, 它, *^{a}hlaj > tha
tā, 他, *^{a}hlaj > tha
tà, 遝, *^{a}lip > dop
tái, 台, *^{a}li > doj; *^{b}li > yi
tài, 貸, *^{a}hlik-s > thojH
tān, 貪, *^{a}(Cə)-hlim > thom
tán, 潭, *^{a}lim > dom
tán, 罈, *^{a}lim > dom
tǎn, 嗆, *^{a}(Cə)-hlim? > thomX
tàn, 歎, *^{a}hnar(-s) > than, H
tàn, 窞, *^{a}lim? > domX
táng, 唐, *^{a}(Cə)-laŋ > dang
tāo, 滔, *^{a}hlu > thaw
táo, 桃, *^{a}law > daw
táo, 陶, *^{a}lu > daw
táo, 匋, *^{a}lu > daw
tè, 貣, *^{a}hlik > thok
tí, 荑, *^{a}lij > dej
tí, 稊, *^{a}lij > dej
tǐ, 體, *^{a}hlij? > thejX
tì, 涕, *^{a}hlij-s > thejH
tì, 洟, *^{b}lij > yij; *^{a}hlij-s > thejH
tì, 鼷, *^{a}hl[i,e]wk-s > thewH
tiān, 天, *^{a}hlin > then
tián, 田, *^{a}liŋ > den
tiáo, 條, *^{a}liw > dew
tiǎo, 窕, *^{a}liw? > dewX
tiě, 鐵, *^{a}hlik > thet
tiě, 驖, *^{a}lik > det; *^{a}hlik > thet
tǐng, 壬, *^{a}hleŋ? > thengX
tóng, 同, *^{a}loŋ > duwng
tóng, 銅, *^{a}loŋ > duwng
tóng, 彤, *^{a}luŋ > downg
tóu, 頭, *^{a}[d]o > duw
tòu, 音, 见 *pòu*
tú, 稌, *^{a}hla(?) > thu(X)
tuī, 推, *^{a}thuj > thwoj
tūn, 吞, *^{a}hlin > thwon
tūn, 涒, *^{a}t-khur > thwon
tuǒ, 隋, 见 *suì*
tuǒ, 橢, *^{a}hloj? > thwaX
tuò, 撻, *^{a}hlak > thak
wān, 彎, *^{a}q-ron > ‘wæn
wáng, 亡, *^{b}maŋ > mjang
wéi, 惟, *^{b}t-wij~*^{b}tə-wij > ywij
wéi, 唯, *^{b}t-wij~*^{b}tə-wij > ywij
wěi, 尾, *^{b}mij? > mjïjX

wén, 聞,　*^{b}mun > mjun
wén, 文,　*^{B}min > mjun
wěn , 眼,　见 *yǎn*
wèn, 問,　*^{b}mun-s > mjunH
wǒ, 我,　*^{a}ŋajʔ > ngaX
wò, 沃,　*^{a}ʔuk > ʔowk
wú, 吾,　*^{a}ŋa > ngu
wú, 無,　*^{b}ma > mju
wú, 燕,　*^{a}ŋa > ngu
wǔ, 五,　*^{a}ŋaʔ > nguX
wù , 惡,　见 *è*
wù, 晤,　*^{a}ŋa(k)-s > nguH
wù, 勿,　*^{b}mə-put > *^{b}mut > mjut
wù, 悟,　*^{a}ŋa-s > nguH
wù, 寤,　*^{a}ŋa-s > nguH
wù, 鋈,　*^{a}ʔuk > ʻowk
xī, 錫,　*^{a}s-(h)lek > sek
xī, 夕,　*^{b}s-lak > zjek
xī, 昔,　*^{b}s-hlak > sjek
xī, 膝,　*^{b}s-tsik > sit
xī, 蟋,　*^{b}srit > s(r)it
xī, 淅,　*^{b}s-lak > zjek
xǐ, 洗,　*^{a}sirʔ > sejX
xiá, 狹,　*^{a}N-krep > heap
xià, 下,　*^{a}(N-)ɣraʔ > hæX
xiàn, 羨,　*^{b}lan > yen
xiàn, 現,　*^{a}N-ken-s > henH
xiāng, 襄,　*^{b}s-naŋ > sjang
xiǎng, 亨,　*^{a}Cə-hraŋ > xæng
xiāo, 嘐,　*^{a}hriw > xæw
xiāo, 翛,　*^{a}s-(h)liw > sew
xiǎo, 小,　*^{b}s-t(h)ɐwʔ > sjewX
xiǎo, 篠,　*^{a}s-(h)liwʔ > sewX
xiào , 學,　见 *xué*
xiē, 辭,　*^{b}s-ŋat > sjet
xié, 邪,　*^{b}s-la > zjæ
xié, 挾,　*^{a}s-kep > tsep; *^{a}N-kep > hep
xiě, 寫,　*^{b}s-ŋaʔ > sjæX
xiè, 卸,　*^{b}s-ŋaʔ-s > sjæH
xiè, 解,　见 *jiě*
xiè, 楔,　*^{a}s-ŋet > set
xiè, 謝,　*^{b}s-lak-s > zjæH
xiè, 鞢,　*^{b}s-hlat > sjet
xiè, 榭,　*^{b}s-lak-s > zjæH
xiè, 屧,　*^{a}s-(h)lep > sep
xín, 鬻,　*^{b}s-lem > dzjem; *^{b}s-lim > zjim
xiōng, 兄,　*^{b}hmraŋ > xjwæng
xiū, 秀,　*^{b}s-hlu(ʔ)-s > sjuwH
xiū, 修,　*^{b}s-hliw > sjuw
xiū, 羞,　*^{b}s-nu > sjuw
xū, 戌,　*^{b}s-mit > swit
xù, 侐,　*^{b}hmik > xwik
xù, 畜,　*^{b}q(r)-hluk > xjuwk; *^{b}hlruk(-s) > trhjuwk, thrjuwH; *^{b}q(r)-hluk-s > xjuwH
xù, 洫,　*^{b}hmik > xwik
xù, 緒,　*^{b}s-daʔ > zjoH
xù, 訹,　*^{b}s-hlut > sjwit
xuān, 宣,　*^{b}s-hwar > sjwen
xuán, 旋,　*^{b}s-w[e]n > zjwen

xuē, 削, *^{b}s-t(h)ewk (?) > sjak

xué, 學, *^{a}gruk > hæwk; *^{a}gruk-s > hæwH

xuè, 血, *^{a}hmik > *^{a}hmit > xwet

xún, 循, *^{b}s-lun > zjwin

xún, 尋, *^{b}s-lim > zjim

xún, 馴, *^{b}s-lun > zjwin

xùn, 遜, *^{a}s-(h)lun(ʔ)-s > swonH

xùn, 訓, *^{b}q-hlun-s > xjwonH

yà, 軋, *^{A}ŋra(k)-s > ngæH

yà, 迓, *^{A}ŋra(k)-s > ngæH

yán, 言, *^{b}ŋan > ngjon

yán, 鹽, *^{A}(Cə)-lam > yem

yán, 沿, *^{b}lon > ywen

yǎn, 眼, *^{a}ŋrinʔ > ngeanX; *^{a}ŋinʔ > ngonX

yǎn, 黯, *^{a}qr-limʔ > ʻeamX

yàn, 咽, *^{a}q-lin(-s) > ʻen(H)

yāng, 央, *^{b}q-laŋ > ʻjang

yāng, 殃, *^{b}q-laŋ > ʻjang

yāng, 泱, *^{b}q-laŋ > ʻjang

yáng, 羊, *^{b}laŋ > yang

yáng, 洋, *^{b}laŋ > yang

yǎng, 養, *^{b}laŋʔ > yangX

yáo, 窯, *^{b}lu > yuw

yǎo, 窈, *^{a}ʔiwʔ > ʻewX

yào, 曜, *^{b}lewk-s > yewH

yào, 藥, *^{A}(Cə)-lawk > yak

yè, 夜, *^{b}N-lak-s > yæH

yè, 液, *^{b}lak > yek

yè, 揲, *^{a}s-(h)lep > sep; *^{b}lep > yep; *^{b}m-lep > zyep

yī, 一, *^{b}ʔit > ʻjit (IV)

yí, 夷, *^{b}N-lij > yij

yí, 移, *^{b}lar > ye

yí, 彝, *^{b}lij > yij

yí , 洟, 见 *tì*

yí, 麑, *^{a}ŋe > ngej; *^{a}m-ŋe > mej; *^{b}mr-ŋe > mje (Ⅲ)

yí, 詒, *^{b}li > yi

yǐ, 以, *^{b}liʔ > yiX

yì, 曳, *^{b}lat-s > yejH

yì, 益, *^{b}q-lek > ʔjiek

yì, 掖, *^{b}lak > yek

yì, 奕, *^{b}lak > yek

yì, 刈, *^{b}ŋat-s > ngjojH

yì, 亦, *^{b}lak > yek

yì, 易, *^{b}lek > yek

yì , 射, 见 *shè*,

yì, 腋, *^{b}lak > yek

yì, 溢, *^{b}lik > yit

yì, 繹, *^{b}lak > yek

yì, 黓, *^{b}lik > yik

yì, 拽, *^{b}lat(-s) > yet, yejH

yì 勩, 见 *dù*

yì, 劓, *^{b}ŋrat-s > ngjejH (Ⅲ)

yín, 銀, *^{b}ŋrin > ŋin (Ⅲ)

yín, 淫, lim > yim

yín, 霪, *^{b}lim > yim

yín, 垐, *^{b}lim > yim

yíng, 蠅, *^{b}(mə)-liŋ > ying

yóng, 鏞,　*^{b}loŋ > yowng
yóng, 嶸,　见 *hóng*
yǒng, 永,　*^{b}wraŋʔ > hjwængX
yòng, 用,　*^{b}loŋ-s > yowngH
yóu, 油,　*^{b}lu > yuw
yóu, 斿,　*^{b}lu > yuw
yǒu, 莠,　*^{b}luʔ > yuwX
yòu, 誘,　*^{b}luʔ > yuwX
yòu, 褒,　*^{b}lu(ʔ)-s > yuwH
yū, 迂,　*^{b}q-wa > ʔju
yú, 于,　*^{b}wa > hju
yú, 余,　*^{b}la > yo
yú, 蝓,　*^{b}lo > yu; *^{b}m-lo > zyu
yú, 譽,　*^{b}la > yo
yú, 羭,　*^{b}lo > yu
yú, 輿,　*^{b}la > yo
yǔ, 語,　*^{b}ŋaʔ > ngjoX
yǔ, 予,　*^{b}laʔ > yoX
yǔ, 圄,　*^{b}ŋaʔ > ngjoX
yǔ, 舁,　*^{b}laʔ > yoX
yù, 聿,　*^{B}(Cə-)lut > ywit
yù, 育,　*^{b}luk > yuwk
yù, 域,　*^{b}wik > hjwik
yù, 毓,　*^{b}luk > yuwk
yù, 賣,　*^{b}l[iw]k > yuwk
yù, 遹,　*^{b}(Cə)-lut > ywit
yuān, 冤,　*^{b}q-man > ʔjwon
yuán, 元,　*^{b}ŋon > ngjwon
yuē, 曰,　*^{b}wat > hjwot
yuè, 月,　*^{b}ŋ^{w}at > ngwjot
yuè, 越,　*^{b}wat > hjwot
yuè, 汋,　*^{b}t-lewk > tsyak; *^{b}lewk > yak
yuè, 爚,　*^{b}l[a]wk > yak
yǔn, 隕,　*^{b}wrinʔ > hwinX
zài, 載,　*^{a}s-tiʔ-s > tsojH
zào, 造,　*^{a}s-guʔ > dzawX
zé, 澤,　*^{a}lrak > dræk
zé, 責,　*^{a}tsrek > tsreak
zēng, 增,　*^{a}s-tiŋ > tsong
zèng, 甑,　*^{b}s-tiŋ-s > tsingH
zhài, 債,　*^{a}tsrek-s > tsreajH
zhān, 飦,　见 *gān*
zhǎn, 展,　*^{b}tr-nanʔ > trjenX
zhǎn, 輾,　*^{b}tr-nanʔ > trjenX
zhàn, 湛,　见 *dān*
zhāng, 張,　*^{b}traŋ > trjang
zhǎng, 長,　*^{b}traŋʔ > trjangX
zhào, 趙,　*^{a}dewʔ > dewX; *^{b}drew-s > drjewH
zhē, 遮,　*^{b}ta > tsya
zhé, 輒,　*^{a}t-nep > tep; *^{b}tr-nep > trjep; *^{b}nrep > nrjep
zhé, 折,　*^{b}tat > tsyet
zhé, 慴,　*^{b}t-nep > tsyep
zhé, 謫,　*^{a}trek > treak
zhé, 慴,　*^{a}Cə-nip > nep; *^{b}t-nip > tsyip
zhēn, 楨,　*^{b}treŋ > trjeng
zhēn, 斟,　*^{b}t-lim > tsyim
zhèn, 朕,　*^{b}lrimʔ > drimX
zhēng, 烝,　*^{b}tiŋ > tsying

zhī, 之, *[b]ti > tsyi
zhí, 姪, *[a]di[k](or *[a]N-ti[k] ?) > det; *[b]dri[k](or *[b]N-tri[k] ?) > drit
zhí, 勢, 见 *zhé*
zhǐ, 止, *[b]tiʔ > tsyiX
zhì, 至, *[b]tik-s > tsyiH
zhì, 輊, *[b]trik-s > trijH
zhì, 蛭, *[b]tik > tsyit
zhì, 質, *[b]t-lit > tsyit
zhì, 銍, *[b]t(-)ri[t] > trit
zhì, 躓, *[b]tr-lit-s > trjijH
zhì, 寘, *[b]tr-lit-s > trjijH; *[a]t-lit-s > tejH
zhì, 治, *[b]lri(-s) > dri, driH
zhì, 滯, *[b]dret-s
zhì, 彘, *[b]drat-s > drjejH
zhì, 致, *[b]trik-s
zhōng, 中, *[b]truŋ > trjuwng; *[b]truŋ-s > trjuwngH
zhōng, 妐, *[b]t-koŋ > tsyowng
zhòng , 中, 见 *zhōng*
zhòng, 仲, *[b]N-truŋ-s > drjuwngH
zhōu, 舟, *[b]tu > tsyuw
zhōu, 鬻, *[b]t-luk > tsyuwk
zhōu, 粥, *[b]t-luk > tsyuwk
zhǒu, 肘, *[b]tr-kuʔ > trjuwX
zhǒu, 帚, *[b]t-puʔ > *[b]tuʔ > tsyuwX
zhū, 諸, *[b]ta > tsyo
zhū, 豬, *[b]tra > trjo
zhù, 著, [45n']*[b]tra(ʔ)-s > trjoH
zhuǎ, 爪, *[a]tsruʔ > tsræwX
zhuàng, 戇, *[a]tr-ŋoŋ-s > træwngH; *[a]hŋoŋ-s > xuwngH
zhuī, 隹, *[b]tu[j] > tsywij
zhuǐ, 栘, *[b]t-lu[r]ʔ > tsywijX
zhǔn, 準, *[b]t-nunʔ > tsywinX
zhǔn, 准, *[b]t-nunʔ > tsywinX
zhuó, 灼, *[b]t-lewk > tsyak
zhuó, 啄, *[a]trok > træwk
zhuó, 酌, *[b]t-lewk > tsyak
zhuó, 斲, *[a]trok > træwk
zhuó, 濯, *[a]lrewk > dræwk
zhuó , 灼, 见 *yuè*
zǐ, 訾, *[b]s-dzej > zje
zǐ, 子, *[b]tsiʔ > tsiX
zì, 字, *[b]N-tsi(ʔ)-s > dziH
zì, 孳, *[b]N-tsi(ʔ)-s > dziH
zú, 卒, *[b]tsut > tsjwit
zuān, 鑽, *[a]s-kon > tswan
zuó, 昨, *[a]s-lak > dzak
zuò, 柞, *[a]s-rawk > dzak

汉字索引

（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数字为该汉字所在页码）

挨 119，120
艾 74
僾 62
闇 128
犴 150
黯 128
豝 210，211
敗 84
班 127
半 127
包 138
寶 65，190
報 65，66
賁 214
筆 234，235
鄙 67
變 52，97
别 84，97
冰 97，99
剥 90，97
播 196
伯 129，185，187
帛 236
博 110，129，187
擘 90
補 91
不 94，98，241
采 76，148，196，217
採 76，148，217
菜 77，217
參 75，151，161，162，164，165
餐 199，217
驂 61
慘 164
噆 75
粲 197，199，217
鶬 27
册 231，236
畟 196
臿 63
插 63，74，99
茶 154，206
差 151
儕 49，127
梴 46
長 147
腸 137
車 225
撤 123
彤 163
乘 201
笞 120
弛 210
齒 179，180
赤 105，128
敕 47
寵 47
瘳 48
丑 170
杽 35，169，170
出 98，101，104，105，123，183，184，228
絀 105
黜 123
嘬 126
巛 174
川 173，174
船 95，226
垂 103，121
鶉 178
疵 73
詞 35
慈 232
次 80
賜 75，80

粗 76
踧 71
催 71，81
萃 61，62
毳 74
撮 126
脞 75
荅 205
答 61，64，101，106
眾 63
逮 61，141
貸 147
黛 221
窇 144
嘾 75
導 169
道 169
導 198
稻 194，197，198，199
的 104，105
登 80，152
嫡 190
糴 227，228
覿 168，227
弟 41，185，188，189
帝 190
娣 188
第 188
跌 102
迭 182
爹 102
蹀 141
丁 125
豆 170，204，205
荳 203，204，205，206
鬥 125
鬬 125
督 188
毒 37
讀 227，231，232
隊 48，95
遁 75
多 39，103
髽 103
惰 76，138，167
墮 103，120
鵝 149
惡 146，147
噩 73
兒 179，180，181
唲 180
耳 68
爾 155，156
二 80，165
燔 196
飯 217
匸 73
方 110
朏 98，183
羓 214
墳 214
豐 66
缶 66，121
弗 94，235，241
服 65，190
茀 94
浮 66
福 64
阜 66
婦 102，190
富 65
復 65，66，84
縛 236
覆 84
蓋 63
干 108
鋼 127
戇 104，105，128
哥 185，186
胳 18，25，40，118，139，142
革 49，143
骼 138，139
各 51，135，136，137，138，139，141，142，143
綆 98
弓 64
公 108
狗 209，210
酤 229
谷 109，118
餶 150
刮 77
冠 86，110
關 151
丱 179
貫 71，125
軌 66
國 67，117
果 118，137
蜾 58，118
咍 120
扜 150

犴 150
捍 150
暵 121
熯 121
好 146，147
禾 194，198
合 63，101
貉 121，136
赫 128
黑 61，221，235
亨 97
紅 128
逅 151
揯 183
糊 150
餬 150
虎 48
化 31
話 125
懁 77
還 77
奐 77
荒 187
怳 187
灰 109
恢 109
焜 175
喙 103，105，120
會 63
佸 63
火 31，175
獲 127
穫 127
肌 217
積 236
雞 211
及 62，64
吉 114
即 59，72
集 62
濈 62
輯 62
季 186
寂 71
際 63
暨 62
稷 193，194，196
夾 84，126
賈 129，229
價 85，129，229
見 84
濺 99
姜 118
彊 127
匠 73
洚 128
絳 128
椒 73
角 177
接 63
椄 74
結 114
節 59，73
解 84
今 61
金 61
睛 168
兢 127
幜 115
坰 109
冏 109
摎 89
樛 116
九 108
久 64
舅 182，183
舊 64，183
鞠 107，113
局 86
筥 110
舉 225
拒 150
屨 118
掘 86，183
厥 159，160
蹶 183
開 85
戡 39
欱 18，39
歁 164
康 106
渴 85
客 179
肯 68
空 128
堀 86
匡 110
筐 73，110
逵 66
頯 66
坤 174
昆 185，186
昬 185，186
翯 186
括 63
來 91，123，200
婪 19，164
琅 27

酪 143
勒 143
貍 98
犛 211
釐 141
豊 48
禮 47
力 169
吏 77，80
例 147
栗 141
菒 141
厲 141
櫟 76
麗 80
涼 27，77
粱 198
列 97，147
躐 141
霖 141
琳 39，164
稟 97
廩 97
凌 97
令 89
流 66，141
旒 141
謬 48
龍 47
簍 109，118
鹵 76
虜 48
录 97，135，143
鹿 177
路 140
輅 143
律 141
鑾 119
亂 97
略 99
蔌 118，152
落 22，24，110，113，135，140，141，142
鞡 49，143
馬 26，215
買 147，228，229
瞂 228，229
麥 26，91，200
賣 92，107，147，227，228
芒 129，187
駹 47
茆 55
冒 65
貿 89
美 189
袂 55，109
寐 62
捫 90
氓 149
夢 64，65
薨 65
孟 129，186，187
迷 195
米 194，195，198，199
密 25，37，59，90，92
免 119
滅 74
衊 167
民 149
皿 187
黽 95，96
名 176，233
明 81，175，176
螟 95
命 28，89
繆 89
謬 6，116
莫 129
嗼 129
寞 129
漠 129
墨 23，154，234，235
默 59，129
目 127，168，169，227
牧 64，95
睦 227
内 61，62，147
納 61，74
乃 68，69，155，159，160
難 77，121
倪 180
麑 180
昵 179
逆 73
膩 116
暱 176
膩 116
年 59，154
碾 86，104
念 92
娘 149

嬢 149
鳥 178
孽 191
蘖 191
齧 73，82
躡 74
牛 64，212，213
忸 80
狃 170
杻 35，170
女 149，182，189，190
畔 127
龐 47
烹 97
披 91
咄 98
音 102，190
墣 135，143
樸 135，143
七 33，74
妻 189，190
戚 71
其 160
齊 49，75，127，189
乞 147
千 74
僉 52
謙 144
錢 229
羌 11，118
腔 128
繈 98
橇 63，74
切 74
妾 74，189
清 86
丘 64，65
求 64
裘 64
曲 86
屈 183
佢 160
籧 110
犬 174，209，210
闕 183
然 104
攘 74
人 74，150，179，186
壬 222
妊 181
甚 60，61，95，101，104
日 176
肜 163
嶸 109
肉 75，217
如 32
汝 155，156，160
入 61，62，147
芮 74
枘 74
毳 104
洒 25，124
灑 80，124，125
三 61，75，161，162，164，165
糝 75，164
喪 73
搔 72
掃 71，80
色 76，77，148
穡 76
殺 78
翟 74
傷 120
賞 72
少 72
舌 89
蛇 95，177
舍 176
射 46，82，91，92，95
赦 92，128
懾 104，105
攝 74，104，189
審 164
甚 61
生 183
甥 181，182，183
詩 72
濕 62
十 86
食 79，82，89
實 25，37，89，90，92，95，102，114，141
矢 41
豕 210，211
使 77，80
式 62
事 76
侍 73，82
室 72
逝 123
誓 210

適 72，182，190
奭 120，128
釋 46，92，105，128
手 35，169，170
首 169，170，218
受 147
授 147
獸 217
叔 72，186，187，188
書 72，232，236
菽 203，205
疏 76
攄 48
秫 89，95
贖 89，91，92，227
暑 195
黍 194，195，199
署 73
述 48，79，126，141，142
庶 191
鉥 95
刷 77，111
帥 126
蟀 151
爽 81
誰 178
水 108，173，174
帨 76
順 75，79，91，92，173
朔 73
爍 142
司 35，46
四 161，164
寺 73，82
泗 102
嗣 35
肆 161
飼 75，79
蘇 81
粟 194
愬 73
隋 75，76，120
隨 76，167
髓 76，167
遂 48，126，141，142
歲 77
碎 72
隼 104，173
損 77，80
他 159，160，245
它 177
遝 61，63
台 36，160
貪 39，164
攤 99
覃 163
潭 46，165
糟 75，164
嗿 165
歎 121
湯 46
滔 141
匋 138
桃 137，138
陶 66，121
貣 147
稊 188
體 47，48
洟 102，188
涕 188
嚏 102，105
天 120
田 200
條 79
窕 151
糶 227，228
鐵 221，222
驖 221
同 220
彤 163
銅 222
頭 169，170，204
稌 197，199
彖 210
推 81，111
退 61，62
吞 120
涒 104，105
豚 211
蘀 22，140
彎 119
亡 73，81，149
唯 102，105
惟 102，105
尾 175
文 232
聞 147
問 147
我 58，148，155
沃 223
毋 94
吾 148，155，157
鬳 155

無 92
五 164
勿 94
悟 81
晤 143
寤 81
夕 41, 46, 75, 76, 81, 169, 175, 176
昔 75, 76, 176
膝 73
錫 75
蟋 151
習 62
洗 25, 111, 124, 223
纚 77
狹 84
下 85, 229
現 84
羨 46
襄 74
削 72
脩 75
嘐 48
小 72, 203
篠 75
楔 73, 82
邪 36
挾 71, 86, 126
寫 232
卸 232
榭 82
屧 75
邂 151
謝 46, 92
鞢 82
新 59
薪 59
鬻 76
星 86
腥 116
兄 185, 186, 187, 188
修 75, 79
羞 80
朽 116
秀 81, 198
袖 81, 198
戌 74
虛 106
侐 59
洫 59
畜 95, 107, 127, 214
詢 79
緒 73
宣 77
旋 77
辭 74
學 147
血 58, 167
尋 76, 163
循 92
揗 90
馴 75, 79, 92, 174
汛 124, 125
訓 174
遜 75, 92
壓 119
迓 143
咽 120
焉 36
言 150
沿 226
鹽 48, 142
眼 25, 49, 127, 168
雁 149
央 120
泱 119
殃 119
羊 118, 213, 214
洋 46, 119
卬 148
養 213
窯 138
窈 151
曜 104, 105
藥 48, 142
曳 141
夜 40, 41, 46, 75, 81, 176
拽 82
掖 139
液 46
腋 139
一 165
揖 62
夷 41, 75, 188
荑 188
移 103
詒 35
彝 48
以 119
矣 36
刈 191

亦 18，40，46，139，176
易 80
奕 140
唈 62
益 120
溢 120
肄 62
黓 221
斁 46，105，106
繹 140
劓 191
陰 61，116
垩 18
淫 101，104，164
銀 223
霪 141
蠅 96
鏞 220
永 115
用 220
油 141
斿 141
莠 198
誘 169
迂 119
于 101，119
予 155
余 155，157，158，160
舁 225
羭 214
蝓 95
輿 225
圄 150
圉 150
語 150
聿 48，95，126，142，231，232，234
育 37，95，107，113，114
域 67，117
毓 37
遹 95
譽 225
鬻 107，217
冤 119
元 86，110
曰 101，125
月 175，176
汋 104
越 77
爚 142
隕 80，152
咂 99
載 181
蚤 110
造 71
責 71，147
澤 46
增 71，80
甑 72，82
債 147
飦 101，108，150，151，217
展 86，104
輾 104，105
湛 46，61，101，104，105
張 147
趙 72
遮 191
折 84
輒 102，105，126
謫 81
斟 104
楨 128
㐱 162
朕 155
黮 61
烝 72，82
之 94，151
侄 181
姪 181，182，184，196
慹 55，102，105
至 73，123，182
治 35，46，141
致 123
彘 210
蛭 184
輊 184
滯 123
疐 102，108
銍 184，196
質 101，105，108
躓 102，105
中 84，188
妐 108
仲 84，86，186，188
舟 226
粥 107，108，151，217
肘 108
帚 72，80，102，190

珠 168
諸 191
豬 210，211
屬 84
著 73，232
爪 72
隹 102，178
枞 173，174
准 173
準 104，173
灼 104，105
酌 104，106
啄 125
斲 125
濯 104，105
仔 181
孳 232
子 180，181，187，232，233
訾 73
字 181，232，233，234
卒 72
鑽 71
昨 75，176
柞 76

普通索引

（按首字母音序排列，数字为所在页码）

Ahom 语 74
Alieva, Natalia 19
Bahnaric 语 19
Baxter, William H. 5, 8, 10, 12, 13, 14, 25, 29, 33, 34, 35, 36, 37, 47, 48, 49, 50,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8, 72, 74, 76, 77, 83, 86, 95, 108, 109, 116, 117, 118, 120, 124, 136, 137, 138, 140, 142, 146, 147, 148, 151, 169, 170, 174, 175, 183, 195, 215, 225, 229, 234
Behr, Wolfgang 9, 65, 66, 67, 92, 98, 155
Benedict, Paul K. 8, 38, 39, 41, 58, 89, 108, 109, 146, 149, 157, 158, 162, 167, 169, 171, 176, 181, 184, 187, 189, 196, 205, 207, 209, 211, 212, 213, 215, 218, 220, 221, 222, 223, 228, 233, 235
Blust, Robert 157, 174, 183
Bodman, Nicolas C. 7, 26, 27, 59, 71, 80, 109, 119, 120, 167, 187
Bradley, David 157, 170, 205
Brao 语 22
Bray, Francesca 185, 196
Buck, Carl D. 168, 173, 179, 190, 199, 221, 225
Chan, Marjorie 32, 114
Chang Kwang-chih 40, 195, 196, 197, 209
Chang Te-tzu 195, 200, 203
Chuvash 语 224
Coblin, W. South 12, 31, 36, 119, 156, 173, 210, 214
Conrady, August 71, 79, 80
Dauzat, Albert 133

Dimasa 语 195, 205
Douglas, Carstairs 110, 113, 116, 117, 141, 178
Downer, Gordon 32, 79, 84, 85, 90, 145, 146
Ferlus, Michel 19, 20, 21, 22, 23, 50, 55, 109, 204, 224, 235
Fogg 194, 196
Hashimoto, Mantaro 18, 157
Haudricourt, André-G., 7, 57, 145, 146, 147, 193, 198, 200, 213, 228
Hudak, Thoms John 159
Kanakanavu 语 195
Karlgren, Berhard 6, 8, 10, 12, 39, 43, 49, 50, 51, 53, 56, 57, 59, 65, 105, 106, 107, 113, 114, 119, 123, 129, 135, 136, 142, 149, 157, 163, 173, 176, 178, 179, 184, 189, 191, 196, 200, 214
Khasi 语 158
Kryukov, M. V. 155
Kuki-Chin 158
Lamet 语 224
Laufer, Bertold 221
Laven 语 19, 20, 21, 22
Li Hui-lin 195, 206
Mahdi, Waruno 222
Mair, Victor 156, 200, 225
Maspero, Henri 5, 6, 7, 13, 26, 53, 71, 89, 97, 99, 109, 135, 183, 224
Matisoff, James A. 22, 27, 76, 167, 184
Mazaudon, Martine 174, 223
Meillet, Antoine 7, 177
Miller, Roy A. 165
Nha Heun 语 19, 20, 21, 22, 23
Nivison 160
Norman, Jerry 12, 30, 50, 55, 56, 123, 138
Pakatan 语 222
Palaung 语 220, 222
Payne, John R. 94
Peiros, Ilia 170, 171, 177, 187, 189, 195, 205, 214, 215, 231
Popper, Karl 13, 26
Pulleyblank, Edwin G., 7, 11, 12, 26, 28, 36, 38, 40, 41, 49, 50, 55, 71, 83, 84, 120, 123, 124, 136, 142, 146, 176, 178, 186, 213, 215, 225
Purnell, Herbert J. 137, 229
Puyuma 语 178, 210
Ratliff, Martha 85, 86
Rybatzki, Volker 224
Saaroa 语 195

Sagart, Laurent 8, 13, 14, 25, 30, 32, 35, 37, 50, 56, 57, 64, 81, 83, 84, 87, 90, 104, 109, 117, 118, 124, 127, 130, 133, 137, 146, 147, 148, 151, 158, 159, 162, 165, 167, 170, 176, 178, 185, 195, 198, 200, 213, 219, 228
Schmidt, Wilhelm 159
Schuessler, Axel 7, 32, 37, 63, 65, 71, 80, 81, 89, 94, 103, 106, 109, 125, 129, 139, 142, 147, 159, 168, 174, 187, 188, 190, 210
Solntsev, Vadim 19
Starostin, Sergei A. 30, 37, 41, 42, 43, 45, 46, 49, 50, 55, 57, 170, 171, 177, 187, 189, 196, 200, 205, 214, 215, 231
Strecker, David 84, 198, 200, 213, 228
Takashima, Kenichi（高岛谦一）9, 159
Tamang 语 174, 223
Thavung 语 222
Theraphan, L.-Thongkum 59, 211, 231
Thurgood, Graham 32, 158
Tsien Tsun-hsuin 231
Tsuchida 195
Unger, Ulrich 8, 35, 89, 119, 170, 175
Yakhontov, Sergei 32, 36, 47, 50, 123
阿昌语 221, 236
阿侬怒语 230, 236
澳泰语系 205, 212, 220, 222, 235
白虎通义 31, 36, 72
白语 195, 211, 221, 229, 230, 234, 236
保安方言 95
北方话 68, 130, 131, 198, 229
北京 17, 22, 32, 73, 76, 102, 103, 107, 111, 169, 177
鼻冠音 29, 31, 32, 83, 85, 86, 90, 91, 229
比较法 12, 13
标敏话 76, 229
博嘎尔珞巴语 195
布衣语 40
蔡国 78
长安 156
长江 11, 193, 197, 211, 217
长沙方言 169, 177, 186
朝鲜语 234, 235, 236
朝鲜语借词 235
潮州方言 155, 168, 175, 186
陈梦家 155, 185, 187, 190, 193, 194, 195, 196, 198
楚国 11, 189

春秋时期 10, 11, 191
词根 6, 7, 8, 14, 15, 17, 18, 19, 22, 23, 25, 26, 27, 29, 31, 32, 33, 34, 35, 37, 38, 39, 45, 47, 48, 49, 53, 54, 56, 57, 63, 71, 72, 73, 74, 77, 78, 80, 81, 83, 84, 85, 89, 90, 91, 92, 95, 98, 99, 101, 102, 103, 104, 105, 107, 109, 113, 114, 115, 116, 120, 121,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2, 138, 139, 140, 142, 143, 147, 150, 152, 153, 162, 163, 164, 168, 170, 174, 176, 177, 179, 182, 183, 184, 187, 188, 190, 191, 195, 196, 198, 207, 210, 212, 213, 215, 221, 225, 227, 228, 229, 235
词形变化 6, 128, 129
词缀 5, 7, 8, 13, 14, 15, 17, 18, 22, 23, 24, 25, 27, 38, 45, 50, 53, 69, 81, 87, 101, 115, 125, 129, 143, 145, 149, 152, 153, 184
词族 5, 7, 8, 15, 18, 23, 26, 27, 32, 35, 37, 38, 39, 46, 47, 48, 49, 50, 55, 56, 58, 60, 62, 63, 64, 71, 72, 74, 75, 89, 90, 92, 97, 101, 102, 104, 105, 109, 110, 119, 121, 129, 138, 139, 140, 142, 149, 153, 162, 164, 167, 170, 175, 176, 183, 184, 221, 225
磁山文化 193
大岛广美 104
大同方言 116
大余方言 96
戴震 5
德语 94, 170, 227
侗水语 22, 138, 156, 213
侗台语 11, 12, 59, 204, 212, 220, 221, 222
阇那崛多 156
独龙语 163, 205, 207, 212, 213, 214
段玉裁 5, 8, 102, 128, 129, 162, 198
尔苏语 159
尔雅 92, 170, 181, 182, 183, 186, 187, 188, 209, 210, 214, 217
福建 17, 117, 131, 133, 236
福州方言 19, 31, 40, 95, 127, 131, 132, 133, 155, 173, 175, 209
复辅音 6, 7, 14, 15, 17, 19, 20, 21, 22, 26, 27, 37, 45, 47, 48, 50, 51, 53, 54, 55, 58, 66, 71, 78, 102, 118,

119，135，136，137，138，143，144，162，183，223
赣方言 90，160，187
高低双语现象 12
公羊传 183
龚煌城 8，223，224
关中方言 68
官话 17，22，78，95，103，131，159，160，167，177，179，195
广东 220
广西 155，220
广韵 43，55，68，75，85，98，102，116，118，124，126，143，149，150，153，163，164，173，210，228，229
郭建荣 112，146
哈尼语 230
韩愈 168
汉朝 10，11，13，15，23，35，36，37，39，40，41，55，64，98，155，160，165，168，169，173，174，186，189，206，233，234，236
汉水 173，193
汉文典 10，27，35，43
汉语标准语 17，32，59，99，107，110，124，140，156，168，209
汉越语 58，233，235
河东方言 68
河南 78，98，99，110，112，188，197，219
侯精一 79，111，112，141
后稷 105，106，193，203
胡双宝 111，112，186
湖北 198
湖南 159，193，197
黄河 8，11，68，193，197，209，226
徽州方言 30
获嘉方言 99，102，111，112，130，133
基诺语 195
集韵 39，68，74，98，102，176，177，210，228，229
嘉戎语 12，17，59，83，152，206，212，230
甲骨文 11，124，155，156，157，168，173，175，177，179，180，182，186，187，189，194，198，200，210，211，212，213，226，228，231，232，235
假借 11，37，47，72，74，76，102，107，113，115，125，140，167，200，210
建瓯方言 68，131，132，133，175
建阳方言 31，68
江西 41，96，197
将乐方言 68
教堂斯拉夫语 190

借 词 12, 31, 41, 55, 59, 74, 83, 84, 85, 86, 91, 95, 103, 138, 144, 154, 157, 160, 165, 167, 169, 176, 181, 195, 199, 200, 201, 204, 212, 213, 214, 215, 220, 222, 224, 225, 229, 231, 233, 234, 235, 236
借用 12, 40, 47, 138, 154, 156, 158, 195, 205, 211, 214, 220, 221, 227, 229, 232, 235, 236
金文 5, 9, 10, 40, 43, 61, 65, 67, 78, 81, 89, 94, 127, 153, 155, 156, 157, 159, 160, 161, 162, 168, 177, 179, 191, 198, 210, 213, 218, 220, 223, 227
晋语 17, 22, 79, 98, 99, 102, 103, 110, 111, 112, 113, 115, 116, 117, 130, 132, 133, 141
经典释文 25, 61, 65, 73, 85, 86, 97,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24, 126, 127, 129, 138, 153, 162, 168
景颇语 152, 163, 180, 196, 205
可分谐声系列 56
客家方言 32, 68, 86, 91, 96, 104, 160, 194
孔广森 5
拉丁语 22, 164, 170, 173, 174, 177, 178, 227
拉珈语 109
兰州方言 185, 219
老挝 19
老子 37, 117
类推 6, 12, 32, 137, 145, 147, 157, 160, 164
黎语 212
礼记 48, 73, 86, 102, 103, 126, 185, 190, 232
李方桂 9, 41, 49, 57, 59, 64, 65, 66, 71, 123, 136, 138, 142, 159, 175, 204, 214
李功成 159
李锦芳 159
李讷 17
李如龙 85
李学勤 223
李妍周 5
栗治国 102, 130, 133
梁玉璋 127, 131
列普查语 158
林向荣 83
伶语 156
鲁凯语 195
吕氏春秋 108, 143
满语 18, 235
毛宗武 86, 169, 195, 198, 199, 201, 205, 209, 214, 220, 222, 224, 228, 230, 232
梅州方言 104

梅祖麟 8, 13, 71, 72, 73, 78, 79, 80, 146, 147, 176
蒙古语 185, 215, 224
孟高棉语 11
孟子 108, 126, 191, 232
勉语 76, 84, 85, 138, 167, 229
缅甸语 11, 12, 17, 35, 40, 41, 47, 50, 58, 59, 76, 83, 152, 154, 158, 160, 163, 165, 167, 170, 174, 175, 176, 180, 181, 184, 189, 195, 197, 198, 199, 201, 205, 206, 207, 209, 211, 212, 213, 214, 215, 221, 223, 225, 228, 231, 233, 234, 235
苗瑶语 11, 12, 17, 31, 45, 74, 84, 85, 86, 91, 137, 138, 143, 154, 169, 176, 195, 198, 200, 201, 205, 209, 211, 214, 220, 221, 222, 225, 228, 230, 232
苗语 47, 55, 85, 91, 137, 138, 199, 205, 211, 225, 229, 232
闽方言 17, 29, 68, 155, 168, 173, 175, 179, 186, 209
闽南方言 85, 103, 108, 110, 111, 113, 117
内部构拟 13
纳西语 159
南昌方言 32, 90, 91, 92, 186
南亚语系 19, 25, 158, 220, 222, 224
南诏国 234
尼泊尔 158
怒苏怒语 195
排湾语 152, 178, 210
派生 7, 17, 18, 28, 57, 63, 72, 74, 77, 79, 80, 81, 82, 83, 85, 87, 99, 104, 105, 111, 115, 116, 117, 123, 124, 127, 129, 130, 131, 140, 145, 146, 147, 148, 168, 175, 183, 188, 199, 213, 217, 221, 225, 226, 228, 229, 232, 233
潘渭水 132, 133
彭头山 193, 197, 211
平田昌司 30
平遥方言 111, 112, 141, 142
前缀 k- 13, 19, 23, 45, 107, 108, 109, 110, 111, 113, 114, 116, 117, 118, 133, 139, 140, 142, 143, 225
前缀 m-, 19, 29, 85, 89, 90, 91, 92, 94, 95, 96, 121, 168, 182
前缀 N- 24, 25, 29, 45, 83, 85, 86, 90, 91, 103, 121, 182, 190
前缀 p-, 97, 98, 99
前缀 s-, 18, 19, 24, 27, 32, 33, 35, 41, 43, 45, 46, 55,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162, 164, 206
前缀 t-, 18, 54,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28, 174, 183, 196, 217
前缀-轻重格 13, 17, 19, 22, 23, 24, 26, 27, 31, 47, 53, 54, 89, 91, 92, 95, 98, 102, 110, 138, 142, 144, 152, 200, 235, 236
前缀-熔合型 18, 19, 22, 23, 24, 101, 102, 121, 135, 142, 152
前缀-松散结合的 13, 17, 19, 21, 22, 26, 39, 83, 92, 142, 199
前缀脱落 17, 22, 23, 39, 41, 54, 56, 141, 142, 235
羌人 11
羌语 158, 159, 236
切韵 12, 36, 72
秦国 11, 234
清朝 5, 103
日耳曼语 173, 215
日语 6, 234, 235
日语借词 235
戎人 11
山东 11, 126, 197, 211
山阴方言 112
陕西 211
商 朝 10, 11, 94, 155, 156, 157, 168, 173, 175, 179, 182, 187, 190, 194, 198, 215, 221, 226, 228, 231, 232
上古汉语方言 10
尚 书 76, 106, 114, 117, 126, 143, 157, 163, 187, 229, 232, 235
诗经 5, 8, 9, 10, 11, 19, 57, 58, 60, 62, 64, 65, 66, 67, 72, 78, 81, 92, 94, 95, 117, 118, 128, 129, 140, 143, 148, 157, 169, 173, 174, 175, 182, 184, 187, 188, 191, 193, 194, 195, 196, 198, 199, 200, 210, 212, 217
史记 37, 80, 98, 232
释名 74, 114, 120, 182, 183
说文解字 37, 58, 63, 75, 81, 104, 114, 124, 126, 128, 140, 162, 163, 164, 173, 174, 175, 178, 179, 180, 186, 188, 189, 190, 195, 198, 199, 205, 210, 212, 217, 227, 228, 232, 234, 235, 236
说文通训定声 72, 102, 113, 162
台湾 113, 160, 195, 196, 210, 221, 222
台语 17, 23, 40, 41, 103, 109, 121, 156, 159, 162, 165, 175, 204, 205, 211, 212,

213，220，222，223，224，227，235
泰雅语 17
泰语 18，89，120，200，204，205，212，213，220，222，224，229，233，235，236
唐朝 159，168
同化 64，65，83，84，111，121，146，149
突厥语 185，224
土家语 167，221，229，233，236
吐火罗 215，224，225
晚期上古汉语 10，43，98，138，155，157，176，213
王辅世 47，77，85，86，89，91，137，156，167，169，195，198，199，201，205，209，211，214，220，222，224，225，228，229，230，232
王力 101，127，159，168，176，209
王子韶 5
渭河 193，209，211
温州方言 129，168，179
乌弋山离 37
五代时期 79
武乡方言 99
西夏语 160
希腊语 174，213
厦门方言 236
鲜卑语 186
湘方言 159
谐声系列 5，6，7，9，23，35，37，38，42，43，44，45，46，48，51，52，53，54，55，57，61，62，63，68，71，72，74，75，78，86，96，101，103，104，109，110，114，116，119，120，121，128，135，136，137，138，139，142，143，144，149，153，158，162，164，167，169，173，174，178，182，183，187，188，191，194，206，207，227，232
忻州方言 112，115，117，139
熊正辉 90
徐通锵 130
许慎 162，163，164，178，190，199，210，232
严文明 193，197
杨福绵 109
瑶语 31，33，59，76，84，85，86，137，138，154，169，195，198，200，201，205，209，211，214，220，223，228，229，230，231，232
伊盟方言 102，130，133
仪礼 182，233
彝语 170，171，205，207，234
弋阳方言 41，96
异化 64，65，66，98，212，213，

234
易经 118, 168
逸周书 117, 126
印度 37, 158, 233, 234
印欧语 173, 174, 176, 177, 178, 193, 199, 200, 213, 215, 219, 221, 225
英语 151, 152, 157, 173, 177, 181, 185, 196, 198, 215
永新方言 96
余蔼芹 30
元朝 131
原始汉藏语 119, 149, 158, 205, 214, 222
原始苗语 41, 47, 56, 76, 77, 85, 86, 89, 91, 137, 144, 167, 174, 199, 211, 229
原始佤语 224
原始瑶语 74, 84, 85, 86, 137, 229, 231
粤方言 17, 19, 31, 32, 40, 90, 91, 92, 93, 95, 114, 124, 139, 141, 142, 144, 160
越芒语 11, 23
越南东山文化 222
越南语 12, 17, 47, 58, 76, 138, 143, 145, 146, 147, 167, 219, 222, 233, 234, 235
越语 108
云南 200, 205, 207, 221, 234, 236
载瓦语 59, 236
藏缅语 11, 12, 30, 33, 35, 40, 41, 46, 50, 58, 59, 74, 76, 79, 83, 89, 108, 119, 149, 154, 157, 158, 159, 160, 162, 165, 167, 169, 171, 174, 175, 176, 181, 184, 187, 189, 195, 196, 201, 205, 206, 207, 209, 211, 212, 213, 214, 215, 219, 221, 222, 223, 228, 229, 230, 231, 233, 236
藏文 46, 83, 119, 159, 165, 170, 175, 176, 179, 184, 201, 207, 211, 213, 214, 221, 222, 223, 231, 235
早期上古汉语 10, 59, 65, 67, 98, 147, 159
早期中古汉语 12, 13, 32, 49, 153
占语 19, 32, 45, 174
战国时期 10, 78, 127, 168, 180, 198
张琨 222
赵杰 18, 103
郑玄 98, 101, 106, 181, 185, 188
郑张尚芳 35, 50, 55, 57, 148, 170, 214
政和方言 68
中山方言 32, 114

中缀 -r-, 26, 31, 43, 48, 49, 53, 63, 66, 72, 73, 90, 95, 124, 125, 127, 129, 168, 170, 187
重纽 14, 25, 90, 137, 223
周朝 8, 9, 10, 11, 12, 13, 40, 63, 67, 78, 106, 125, 127, 155, 156, 157, 161, 173, 179, 186, 187, 188, 191, 198, 213, 217, 220, 223, 227, 229, 232
周代典籍, 89
周法高 161, 162, 198
周生亚 155
朱德熙 176
庄子 102, 126, 162
邹语 210
左传 104, 107, 126, 128, 138, 143, 182, 188, 191, 232

附文一　与南岛语有关系的侗台词具有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特征说*

一、与南岛语有关系的侗台词并非形似关系

Benedict (1942、1975)认为台—卡岱语言（Tai-Kadai，台语及相关诸语言[①]）同南岛语言的共同祖语是原始澳泰语（Proto-Austro-Tai），理由是基本词汇有相似关系，这些基本词包括人称代词和数词。他找出来的词里有不少只是形似的关系词（look-alikes）或者是台语里的汉

表-1：南岛语（原始南岛语、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和侗台语（台语，拉珈语）多次出现的语音对应

词义	**原始南岛语**	**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台语**	**拉珈语**
死	maCay	matay	$ta{:}i_2$	$plei_1$
眼睛	maCa	mata	ta_2	pla_1
鸟		manuk	nok_8	$mlok_7$

* 来源：L. Sagart 沙加尔（已付梓）：Malayo-Polynesian features in the Austronesian-related vocabulary in Tai-Kadai，刊 L. Sagart, R. Blench and A. Sanchez-Mazas (eds) *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 Putting together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Genetic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① 这个语系在 Ostapirat（2000）中称作 Kra-Dai 语系。译按：除必要外，本文把台—卡岱语（Tai-Kadai）译作侗台语。

语借词[①]，不过仅下边一组词就足以证明至少有些对应词的确并非巧合，而是南岛语和侗台语的共有词（见表-1）。

二、与南岛语有关系的侗台词不是借词

Thurgood（1994）认为与南岛语有关系的侗台词的语音对应律跟其余词的对应规律有所不同[②]，他据此认为这些词是由前南岛语（Pre-AN）借入侗台语的。然而侗台语与南岛语的对应词都是些基本词，这些词包括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单数代词，第二人称复数代词，大于一的所有数词，表示眼睛、舌头和手之类的身体器官词，表示诸如月亮、水之类的自然物，表示死亡之类的动词等等。在有足够接触的情况下，此类词的借用并非不可能，不过如果真是借用的话，我们就会找到许多文化词。问题正出现在这里，即侗台语与南岛语之间的文化词相当少见（比如找不到表示稻作文化的词，见 Blench，已付梓）看来无论借词说和巧合说都很难解释侗台语与南岛语之间的对应词，这么一来，就只剩下同源关系这一种解释了。Ostapirat（已付梓）的南岛、侗台同源词表比较可靠。

三、南岛语和侗台语共有词不具早于原始南岛语的特征

假如 Benedict 有关侗台语与南岛语是澳泰语系（Austro-Tai）里并列的语族的分类是正确的，我们则可在侗台语里找到一些比构拟出的原始南岛语更为保守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当可对南岛语构拟有启示意义。Benedict 认为表-1 中的比较恰好提供了此类证据。他把原始澳泰语中表示眼睛、死亡和鸟的词分别构拟成*mapla、*maplay 和*mamluk，认为拉珈语和石家语（Saek）保留了音节间的复辅音（medial clusters）[③]，而这些音在台语中分别简化成了-t-、-t-、和-n-。第一个音节（三个词都是 ma! 在他的解释里却不起作用）后来脱落了。他认为澳泰语音

① 比如 Sagart(1999，即本书——译者)中关于金属的讨论。
② 另一看法见 Ostapirat（已付梓）。
③ 他有时把这些复辅音分别写作-pr-、 -pr-、 -mr-。

节间的复辅音-pl-和-ml-分别演变为原始南岛语的-C-和-N-。然而台语同拉珈语的形式还可另作解释。下面的材料引自 Haudricourt（1956，稍有改动）：

眼睛	mata > mta > pta > 台语 *ta*, 拉珈语 *pla*
死	matay > mtay > ptay > 台语 *tai*, 拉珈语 *plei*
鸟	manuk > mnuk > 台语 *nok*, 拉珈语 *mlok*

Haudricourt 的解释比 Benedict 的好。这是因为不需要在祖语形式中假定有任何复辅音就解释了侗台语的事实，也不把三词中的 ma-视为巧合，同时不需要 pl-> t-这种很不常见的音变发生两次，一次在南岛语，另一次在侗台语。Haudricourt 的解释还对侗台语材料有更强的预测性，比如它可预测与南岛语有关系的表示眼睛和死亡的侗台语形式若带复辅音 pl-或 pr-，它就不会单独再带如南岛语对应形式中的 ma-（如作为鼻冠音），这是因为第一音节中的 m-已经在侗台语中反映为 p-；而侗台语表示眼睛和死亡的形式如果只带齿龈塞声母，鼻冠音则是可能的。这一预见可以得到证实，比如水语表示眼睛的词是 *ndaˀ*（来源：*nta<mta<mata），没有侗台语中此二词带 mpl-或者 mpr-的情形。

四、与南岛语有关系的侗台词具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特征

许多南岛语学者认为现今所有南岛语言的祖语原始南岛语是公元前 5500 年台湾岛上的一种语言，大家普遍认为公元前 4500 年由台湾迁徙出移民，产生了较晚近的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它是台湾岛之外所有南岛语言的直接祖语。马来波利尼西亚诸语言之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被认为是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创新。

这些特点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第二人称代词（Blust 1977）。据 Blust，原始南岛语本来有两套人称代词，Blust 把这两套分别称之为主格人称代词和属格人称代词。每个人称里的这两套词的词尾都一样，故所有原始南岛语第二人称代词单数收-Su 尾，复数收-mu 尾。-Su 和-mu 均不出现于其他位置。人称代词向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演变复杂而

不对称：收-Su 尾诸形式仍为第二人称代词单数，但其中一个形式*(n)i-Su 经历了一个尚未得到解释的变化，它变得具有复数的功能，成了第二人称复数形式，在两套之中均出现，与本来的-mu 尾诸形式产生竞争关系。相反地，原始南岛语属格这套的第二人称复数形式*(n)i-mu 演化成了第二人称单数敬语式。这种由第二人称单数*(n)i-Su 演变到第二人称复数形式，以及由第二人称复数形式*(n)i-mu 演变成第二人称单数敬语式的创新，仅见于台湾之外的南岛语言里，在台湾岛上的南岛语里并无反映。 相应的侗台语形式（梁敏、张均如 1996 构拟的原始侗台语形式）见表-2。

表-2：原始南岛语第二人称代词词尾与原始侗台语的对应情况

	原始南岛语	**原始侗台语**
第二人称单数	-Su	*mɯ
第二人称复数	-mu	*sou

如表-2 所示，侗台语第二人称代词具有与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相同的一些特点：-Su 形式演变为复数，-mu 形式演变为单数敬语式。Benedict 也注意到了原始南岛语同侗台语第二人称代词不对应的情形，他也提到这是一个颠倒（Benedict 1975: 202），但未加解释。原始南岛语*(n)i-mu（你们）也许有可能分别在侗台语和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里独立演变成敬语式，而-Su 形式向复数功能的演变则是个十分特殊的变化，很难在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里发生一次，在侗台语中也照样发生一次。

侗台语里的另一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特征与表示鸟的词有关。此词原始南岛语为*qayam，在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和地处台湾北部的 Ketagalan 语的共同祖语里，此词被新的形式 manuk 替换了：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manuk（鸟）、Ketagalan 语 manuk(ə)或 manukka（鸟）（Tsuchida, Yamada and Moriguchi 1991）。同样地，侗台语并不与原始南岛语一致，而是同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及 Ketagalan 语）一致（见表-1）。

这些情形似乎表明侗台语与南岛语有关的形式发源于某一种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语言。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侗台语中还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尽管还没有原始南岛语那么古老，却要早于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例如有的词保留原始南岛语*S 的咝擦音读法（如表-2 第二人称复数形式），而此音在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中已经变成了*h。Ostapirata（已付梓）注意到侗台语也保留了已在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里消失了的原始南岛语*C 与*t 的区别，此外，已在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里与*n 合并的如原始南岛语*N，在侗台语里还有一些表现为 l-的形式（原始 Kra 语表示孩子的*lak，原始南岛语*aNak[①]）。

五、原始侗台语的时代

Benedict 和 Thurgood 都把侗台语视为一支古老的语言，后来有较大分化。Ostapirat 近期的研究表明这支语言比他们假设的要晚近得多，他认为原始侗台语开始分化的时代距今不会早于 4000 年。

六、新的假设

基于上述讨论，对南岛语与侗台语关系最可能的解释大抵如此：侗台语来源于笔者称之为侗台语的南岛祖语（AAK：Austronesian Ancestor of Tai-Kadai）这种语言，此语言由原始南岛语分化而来，是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近亲，它具有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一些创新的特性，却在其他方面比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更为保守。侗台语的南岛祖语没有在公认的南岛语区域留下后世语言。从历史角度来看，操此语言的人民本来可能居住在台湾东部，而后移居到广东沿海一带，与当地居民经历了密切的接触，因此除了最基本的词汇之外，侗台语的南岛祖语在很大程度上被重新词汇化了（relexified），到底是哪种语言对它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尚属未知。加岱语（Kadai）词汇里有关稻作文化的词显然来自南亚语（Ferlus，个人交流；Blench 已

① 不过原始南岛语*N 在一些侗台语中也反映为 n：泰语 $naam_C$（水），原始南岛语*daNum （水）。

付梓），这暗示当时所接触的是一种南亚语言。与此相关，Peiros（1998：229~245）注意到了一些侗台语与南亚语言（主要是越南语）的共有词，这些词可能借自南亚语[①]。限于本文论题，这里无法全面讨论南亚语与侗台语的关系。随着研究的开展，我们也许会揭示出更多侗台语与南岛语对应的文化词，不过目前似乎可以有把握地得出下述结论：与南岛语有关系的侗台词来自不早于原始南岛语的某种南岛语系的语言。这一假设是跟 Benedict 和 Thurgood 先前的假设相反的。

参考文献

Bellwood, P. (1997) *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 archipelago*,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Benedict, P.K. 白保罗(1942) Thai, Kadai and Indonesian: 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ern A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4: 576-601.

Benedict, P.K. 白保罗(1975) *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New Haven: HRAF Press.

Blench, R. (in press) From the mountains to the valleys: understanding ethnolinguistic geography in southeast Asia. In: L. Sagart, R. Blench and A. Sanchez-Mazas (eds) *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 Putting together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Genetic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Blust, R. A. (1977) The Proto-Austronesian pronouns and Austronesian subgrouping: a preliminary report, *University of Hawai'i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9, 2: 1-15.

Haudricourt, A.-G.(1956) De la restitution des initiales dans les langues monosyllabiques : le problème du thai commu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52: 307-322.

[①]这些词是：大、来、喝、干燥、耳朵、满、绿、长、月亮、多、山、脖子、一、说、牙齿、这、舌头、黄、你。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Ostapirat, W. (2000) Proto-Kra,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3.1.

Ostapirat, W. (in press) Kra-dai and Austronesian: notes on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and vocabulary distribution. In: L. Sagart, R. Blench and A. Sanchez-Mazas (eds) *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 Putting together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Genetic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Peiros, I. (1998)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in Southeast Asia,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Sagart, L. 沙加尔(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Thurgood, G. (1994) Tai-Kadai and Austronesian: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Oceanic Linguistics* 33, 2: 345-368.

Tsuchida, S. Yamada, Y. and Moriguchi, T (1991) *Linguistic materials of the Formosan sinicized populations I: Siraya and Basai*,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Linguistics Department.

附文二　汉藏南岛语系：对汉藏语和南岛语关系的补充解释*

笔者曾撰写过几篇文章，根据汉语与南岛语共有词及共有形态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提出汉语与南岛语同源，其共同祖语为“汉南岛语系”（Sino-Austronesian，见 Sagart 1990、1993、1994）。无论比较所用的汉语和南岛语材料，还是所得出的语音对应律，均尚未有人证明是错的。对拙见的批评意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比较中的基本词太少，二是汉南岛语系没有把藏缅语包括在内，三是比较中只用南岛语词的末尾音节。本文将提出一个新的经过补充的观点，作为对这些批评意见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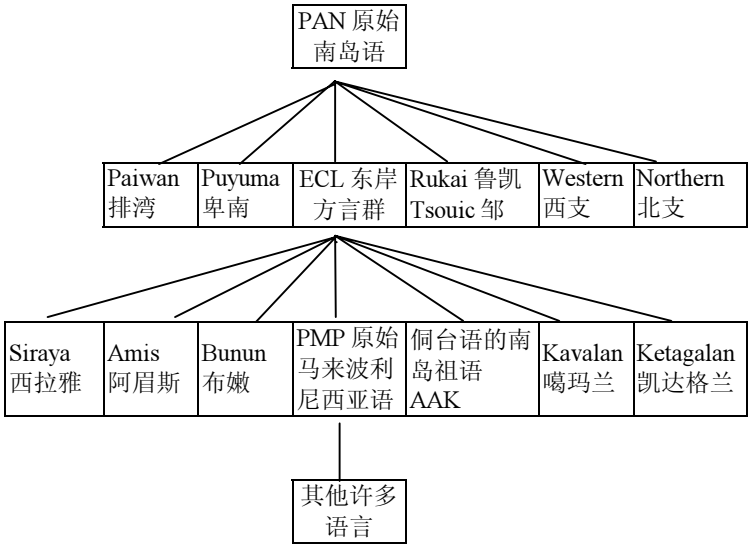
本文的上古汉语（约距今 2500 年）构拟采用拙著（Sagart 1999，即本书——译者）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在 Baxter（1992）上古音体系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原始南岛语构拟形式引自相关文献，有些是笔者自己的构拟。依据考古证据，笔者采纳原始南岛语是距今 5500 年左右在台湾使用的语言这种观点。原始南岛语内部的第一次分化发生在台湾岛西岸，不久后有一支人民从西岸迁徙到东岸，形成了第二次内部分化，结果形成了方言群（dialect linkage），即东岸方言群 (ECL：East Coast Linkage)。此后大约距今 4500 年这个时期，东岸一支操东岸方言群语言的人民离开了台湾岛，迁徙到菲律宾北部，他们的语言，即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Proto-Malayo-Polynesian），就是目前所见

---

* 来源：L. Sagart 沙加尔（已付梓）：Sino-Tibetan-Austronesian: An updated and improved argument，刊 L. Sagart, R. Blench and A. Sanchez-Mazas (eds) *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 Putting together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Genetic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台湾岛以外所有南岛语的祖语。另一支操东岸方言群语言的人民由台湾岛迁徙至广东或广西沿海区域，笔者把这个语言称作“侗台语的南岛祖语”（AAK：Austronesian Ancestor of Kadai），这种语言受到当地语言很大的影响而重新词汇化（relexified），形成了原始侗台语（详见本书另一附文《与南岛语有关系的侗台词具有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特征》）。南岛语的内部关系如下图所示（据何大安 1998，有改动）：

图-1： 南岛语系语言关系



关于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语言创新，可参见 Blust（1977）。下面的是仅见于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和东岸方言群的创新形式：

- 原始南岛语 *C > *t (西拉雅、布嫩、阿眉斯、噶玛兰、Basay-Trobiawan、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Ferrell 1969)

- 原始南岛语 *N> *n (布嫩语、噶玛兰、Basay-Trobiawan、Kanakanabu[①]、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何大安 1998)
- 原始南岛语表示“鸟”的词*qayam 被*manuk 替换 （Basay-Trobiawan, 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 工具格结构 pang-V（阿眉斯语、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Starosta 2001）

如图-1 所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并不是构拟原始南岛语不可或缺的材料，原始南岛语可仅用台湾岛上的南岛语言构拟出来。笔者早期文章所引的南岛语构拟形式取自 Blust 和 Dempwolff，因而不可避免地使用了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材料。最早只用台湾岛上的语言构拟原始南岛语的学者也正是 Blust（1999），他的这种构拟为汉语同南岛语的比较增加了不少基本词，如表-1 所示，这些词多数可在藏缅语中找到对应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藏缅语与南岛语共有着某些语音特性，而这些特性汉语却没有（见表-5）。藏缅语的形态比汉语保留得更好些，形态上也与南岛语有些共同之处。由于汉语和藏缅语之间共有的基本词确实比汉语与南岛语或者藏缅语与南岛语之间共有的基本词多，也由于一些有别于南岛语的汉语和藏缅语共同的特性似乎是创新（拟另行讨论），笔者对过去的看法（Sagart 1990）加以修订，现在认为汉语和藏缅语也是同源的，而汉藏语整体上又同南岛语同源。笔者把这个大的语系称作“汉藏南岛语系”（STAN：Sino-Tibetan-Austronesian）。不同学者对语系语支划分、语音对应和汉语与其他汉藏语言的接触过程的认识有分歧，已有的藏缅语构拟（Benedict 1972）和汉藏语构拟（Coblin 1986、Peiros-Starostin 1995、龚煌城 1995）差别相当大。因此这里主要采用上古汉语形式作为汉藏语的代表。

一、语言学的证据

下面三节讨论符合语音对应律的基本词、文化词和共有的形态。

①有人假定这一演变是后来扩展到 Kanakanabu 语的。

（一）共有词

表-1 比较 61 条基本词，表-2 比较 12 条文化词。其中的汉语与南岛语形式符合下一节中提出的语音对应律。

（1）基本词的比较

表-1：南岛语、汉语和藏缅语 61 个基本词比较（“声!、元音!、韵!、调!、音节!”分别表示不规则的声母、元音、韵母、声调和音节类型）

汉义	原始南岛语或原始 ECL	上古汉语	藏缅语
1. 体毛	gumuN	眉 ^{b}mu[r]	B. (Benedict 1972。下同) mul (Moshang 语 kemul)
2. 骨	kukut	骨 ^{a}kut	
3. 脑	punuq	腦 ^{a}nuʔ	B.(s-)nuk
4. 肘	siku(H_2)	肘 ^{b}t-r-kuʔ	嘉戎语 tkru
5. 乳房	nunuH_1	乳 ^{b}noʔ	B. nuw
6. 脚	kakay		B. kriy
7. 头	quluH$_1$	首 ^{b}hluʔ	Lushai 语 lu
8. 手掌	dapa	扶 ^{b}pa	B. pa
9. 脓	nanaq		藏文 rnag
10. 母亲	ina(-q)	女 ^{b}nraʔ (女人)	B. m-na
11. 蛋	qiCeluR	卵 ^{a}Cə-lo[r]ʔ	B. twiy < t-l- ?
12. 角;	(q)uRung	角 ^{a}k-rok	B. rung=rwang
13. 水蛭	Limatek	蛭 ^{b}tik	
14. 蛇	SulaR	蛇 ^{b}m-la[r]	原始彝语 lay$_{1/2}$ (蟒蛇)
15. 蚯蚓	[C]ulej	蚓 ^{b}linʔ 韵?	
16. 云;多云的	-qem	陰 ^{b}ʔïm	缅文 um'
17. 土	-taq	土 ^{a}thaʔ	藏文 ^{n}dag pa (泥)

汉义	原始南岛语或原始 ECL	上古汉语	藏缅语
18. 月亮	qiNaS		B. s-la
19. 盐	siRaH$_1$	鹵 ^{a}raʔ 音节!	B. la 声!
20. 日光	siNaŋ	陽 ^{b}lang	缅文 lang (有光)
21. 水	daNum	瀋 ^{b}t-hlïmʔ	
22. 风	bali		B. g-liy
23. 洞穴	b[e]lung	洞 ^{a}long 音节!	景颇语kin$_{31}$ luŋ$_{33}$
24. 年	kawaS	歲 ^{b}s-hwat-s 音节!	
25. 背负	baba		B. ba
26. 嚼	paqpaq	哺 ^{a}m-paʔ-s	
27. 关闭	kupit	閉 ^{a}pit	
28. 来；去	duwa	于 ^{b}wa	B. s-wa
29. 切断；短	[p,b]utul	斷 ^{a}to[r,n]ʔ; 剬 ^{a}to[r,n]	列普查语 tultul
30. 挖	-kut	掘 ^{b}khut, 堀 ^{b}m-k(h)ut	景颇语 kot
31. 溺水；消失	Nemes	滅 ^{b}met	B. mit (灭[火])
32. 坠落	-luR	墮 ^{a}lo[r]ʔ	
33. 流>水，河流	qaluR 'to flow'	水 ^{b}hlu[r]ʔ 枺 ^{b}t-lu[r]ʔ	B. twiy < t-l-, lwiy (流)
34. 跟随	duNuR	隨 ^{b}s-lo[r]	
35. 抓；拥	-kep	夾 ^{a}m-kep, ^{a}s-kep, ^{a}k-r-ep	
36. 握于掌中或含于口中	gemgem (握于掌中)	含 ^{a}gïm	B. gam (含)

汉义	原始南岛语或原始 ECL	上古汉语	藏缅语
37. 舔	dilaq	舐 [b]m-leʔ	B. m-lyak
38. 遇见	Cebung	逢 [b]bung 音节!	P-S.（Peiros-Starostin，下同）pung (聚集)?
39. 开	-kaq	啟 [a]kheʔ	景颇 khaʔ < -k (分开的;开)
40. 聚	pulung	同 [a]long	
41. 毁坏	r[i]bas	敝 [b]bet-s	
42. 刮 1	kuSkuS	括 [a]k-r-ot	藏文 r-ko, 嘉戎语 ka rkos Kuki-Naga 语 d-kew
43. 刮 2	ku[Ct]ku[Ct]	括 [a]k-r-ot	B. kut
44. 沉入水	-neb		B. nup
45. 睡	-zem	寢 [b]tshimʔ	藏文 gzim, Dhimal 语 dʒim
46. 说话	kawaS	話 [a] m-kw-r-at-s; 曰 [b]wat 音节!	藏文 s-go
47. 思考	nemnem	念 [a]nim-s	藏文 s-nyam-pa (思考)
48. 吐；唾	utaq	吐 [a]thaʔ	B. (m-)tuk 元音!
49. 洗	basuq	溲 [b]s(r)uʔ	Lushai 语 shuk, 珞巴语 ɕuk
50. 系（腰带）	-kes	繫 [a]ket	
51. 弯	-kuk	局 [b](N-)kh(r)ok	B. kuk
52. 宽阔	-bang	旁 [a]bang	
53. 卷曲	-kul	卷 [b]N-k(h)ro[r,n]	P-S. kuar
54. 黑暗	-lem	黮 [a]lïmʔ, [a]hlïmʔ	
55. 远	ma-dawiN	遠 [b]wa[r,n]ʔ 元音!	B. wiy

汉义	原始南岛语或原始 ECL	上古汉语	藏缅语
56. 高	-kaw	高 ᵃkaw	缅文 kaw：（起来;肿;凸）
57. 热	qa(i)nget	熱 ᵇnget	
58. 老；大（人）	-daŋ	長 ᵇdrangʔ	
59. 尖的	Cazem	殄 ᵇtsïm	
60. 厚	-tul	敦 ᵃtu[r,n]	P-S. tuːr
61. 这	di	時 ᵇdï Iʔ	藏文 ⁿdi（这）

表-1 中见于 Swadesh 的 100 词表的词有 10 个：“骨头、乳房、头、蛋、角、土、盐、说话、热、这”，属于 Yakhontov 的 35 词表的词有 6 个：“骨头、蛋、角、盐、年、这”。值得注意的是，见于 Yakhontov 更基本的词表的比例大于见于 Swadesh 的没有 Yakhontov 那么基本的词表的比例：前者占 17%，后者占 10%。笔者认为这些数字还不是最终结果。表里边没有人称代词和数词，这类词经历了一些诸如类推、指代词的敬语变化等典型的演变。也许其他词类也曾有过类似的演变。关于这些词笔者将另行讨论。

（2）文化词的比较

表-2：南岛语、汉语和藏缅语 12 个文化词比较

汉义	原始南岛语或原始东岸方言群	上古汉语	藏缅语
62. 小米（Setaria）	beCeng	稷 ᵇtsïk	
63. 去了皮的米粒	beRas	糲 ᵇmə-rat-s	藏文 ᵐbras（大米）< m-ras
64. 水稻（paddy）	Sumay (米饭)	米 mijʔ	博多加罗语 may（大米、水稻）
65. 鸡	kuka	雞 ᵃke	缅文 ka（禽类）

汉义	原始南岛语或原始东岸方言群	上古汉语	藏缅语
66. 笼子、围栏	kurung	籠 ᵃkə-rong	缅文 kru:ŋ
67. 笣帚	CapuH$_1$	帚 ᵇt-puʔ	
68. 塞子	seŋseŋ	塞 ᵃsɨk	
69. 埋、坟墓	-buN “埋”	墳 ᵃbu[r]	
70. 缠腰布、袍子	sabuk	服 ᵇbuk	藏文 ᵐbog （袍）
71. 辫、编织物	-pid	编 ᵃpin(ʔ) 韵 ?	缅文 byar~pyar
72. 射	panaq	弩 ᵃnaʔ	
73. 打猎	qaNup	獵 ᵇCə-lap	

注意表-2 里有农业、畜牧、狩猎、家庭用具方面的词，却没有表示金属的词。这一现象指向前于铜器时代的新石器时代先民文化。

（二）语音对应

由于多音节词起首的（诸）音节通常会省减脱落，与汉藏语单音节词根对应的是原始南岛语的末尾音节。另外，正如表-7 所示，上古汉语非三等（A 类）或三等（B 类）音节类型与南岛语倒数第二个音节声母的性质有关。表-3 和表-4 是声母和韵尾辅音的对应，表-6 是元音的对应。

表-3：声母语音对应（原始南岛语末尾音节声母：汉语词根声母：藏缅语声母）

语音对应	对应词
p- : p(h)- : p-	手掌、 嚼、辫、关闭、笣帚
t- : t(h)- : t-	水蛭、土、吐、厚、短
k- : k(h)- : k-	肘、骨头、鸡、狗 、高、卷曲的、弯、挖、抓、系（腰带）、刮 $_1$、 刮 $_2$、 开
q- : ʔ- : 0-	云（阴）
b- : b- : (p-)	背负、宽阔、缠腰布、 遇见、坟墓、毁坏
d- : d- : d-	老、这

语音对应	**对应词**
g- : g- : g-	握于掌中或含于口中
m- : (h)m- : m-	体毛、溺水
n- : n- : n-	脑、乳房、脓、母亲、思考、射、沉入水
ŋ- : ŋ- : ŋ-	热
N- : (h)l- : l-	打猎、水、跟随、阳光、月亮
l- : (h)l- : l-	头、蛇、流、舔、聚放、落下、风、洞穴、蚯蚓
R- : r- : r-	犄角、盐、去了皮的米粒
w- : (h)w- : w- (藏文 g-)	年、远、说、来/去
s- : s- : ʔ	洗、塞子
z- : ts- : ʔ	尖的、 睡觉、皱眉

表-4：韵尾语音对应（原始南岛语末尾辅音尾：汉语词辅音尾：藏缅语辅音尾）

-0 : -0 : -0	手掌、鸡、拿、这 、来/去
-k : -k : -k	水蛭、弯、缠腰布
-t : -t : -t	骨头、热、挖、关闭
-p : -p : ʔ	打猎、抓
-ng : -ng : -ng	聚放、宽阔、笼子、遇见、阳光、洞穴、老
-ng : -k : -ng	犄角、塞子
-m : -m : -m/-p	水、思考、握于掌中或含于口中、黑暗、云
-$H_{1,2}$: -ʔ : -0	头、乳房、肘、盐、箬帚
-q : -ʔ : -k	脑、脓、土、舔、吐、嚼、射、洗、开
-l : [-r] : -r	卷曲的、稠
-R : [-r] : -y	狗、蛇、蛋、流、落、跟随
-S : -t : -0	说、年、刮 $_1$、月亮
-s : -t : -s (/a_) ~-t （/其他元音）	大米、溺水、系（腰带）、毁坏
-N : [-r] : -y~-l	体毛、远、坟墓

从表 4 可看到上古的-ʔ尾同原始南岛语的-q 和-H 两个辅音尾对应。这种辅音尾的对立在汉语中已经消失，却还保留在藏缅语里。如表-5 所示，藏缅语的-k 和零韵尾分别同原始南岛语的 q-和-H 对应。

表-5：汉语已消失而原始南岛语和藏缅语还保留着的对立

	原始南岛	**上古汉语**	**藏缅语**
大脑	punuq	腦 ^{a}nuʔ	(s-)nuk
脓	nanaq		藏文 rnag
舔	dilaq	舐 ^{b}m-leʔ	m-lyak
开	-kaq	啟 ^{a}kheʔ	景颇语 khaʔ < -k '开着的'
洗	basuq	溲 ^{b}s(r)uʔ	Lushai 语 shuk, 珞巴语ɕuk
乳房	nunuH$_1$	乳 ^{b}noʔ	nuw
头	quluH$_1$	首 ^{b}hluʔ	Lushai 语 lu
盐	siRaH$_1$	鹵 ^{a}raʔ 音节!	la 声!

表-6：元音对应（原始南岛语末尾音节元音：汉语词根元音）

汉藏南岛语	**原始南岛语：汉语**	**词 例**
u (唇音前)	-u- : -ï-	水
u (其他位置)	-u- : -u-	头、大脑、肘、骨头、体毛、狗、流、厚、挖、遇见、坟墓
o (唇音前)	-u- : -a-	打猎
o (其他位置)	-u- : -o-	乳房、蛋、角、落、聚放、卷曲、弯、切断、笼子、洞穴
a (y 前)	-a- : -i-	水稻
a (其他位置)	-a- : -a-	手掌、母亲、蛇、年、盐、土、吐、射击、说、宽阔
æ	-a- : -e-	鸡、舔、毁坏、开
e (钝辅音)	-e- : -e-	抓、系（腰带）、 溺水、热
e (其他位置)	-e- : -i-	想、水蛭、蠕虫、睡觉
i (开音节)	-i- : -ï-	这
i (闭音节)	-i- : -i-	辫、关闭
ə	-e- : -ï-	黑暗、沉入、握在手掌中、塞子、 尖的

上古汉语有非三等（A 类）和三等（B 类）两种不同的音节类型，其具体语音解释尚无定案。笔者标写的时候分别在构拟形式的前边加上上标“[a]”和“[b]”来表示。这些音节类型与原始南岛语倒数第二个音节的声母有关：如果原始南岛语倒数第二音节的声母是除 q 之外的清声母或零声母，对应的多是汉语非三等音节；如果原始南岛语倒数第二音节的声母是包括 q 在内的其他辅音，则多与汉语三等音节对应。原始南岛语的单音节词或词根（向来只是单音节的那种）或其重叠形式与汉语的对应则不可预测。原始南岛语倒数第二音节的声母如果是*C，与汉语的对应也是不可预测的。也许原始南岛语*C 是原始汉藏南岛语（PSTAN：Proto-Sino-Tibetan-Austronesian）中两个音的合并音，其中一个是清塞音或清塞擦音，另一个是其他的音。

表-7：汉语音节类型与原始南岛语倒数第二音节辅音声母的对应

原始南岛语倒数第二音节声母	**汉语音节类型**	**词例**
除q外的清塞音或零形式	[a](非三等)	骨头、大脑、犄角、关闭、聚放、唾
包括 q 在内的其他形式	[b](三等)	肘、头、手掌、水蛭、蛇、水、溺水

（三）相同的形态

汉藏语同南岛语有几个相同的形态，其中包括了构成南岛语动词形态基础的四种主要动词“焦点”（verbal “focus”）的三种。

（1）原始南岛语名词化及受事焦点标记-ən与藏缅语名词后缀-n

原始南岛语和藏缅语都有动词后加-n（原始南岛语为ən）变为名词的派生方式：

语言	动词	名词
泰雅语	niq （吃）	niq-un （吃了的东西）
排湾语	alap （拿）	alap-en（拿走的东西）
阿眉斯语	aʃik（打扫）	aaʃik-en （打扫的地方）
藏语	za-ba （吃）	za-n （食物、饲料、粥）
	skyi-ba（借）	skyi-n-pa （所借的东西、贷出的款）
	rdzu-ba （造假）	rdzu-n-pa （假的、谎言）
列普查语	hru （热）	ă-hru-n （热度）
	bu （运载）	ă-bu-n（车辆）

在南岛语里，这种形态是“受事焦点”结构（“Goal Focus” construction，Starosta、Pawley & Reid 1982）的来源，ən是受事焦点标记。下边的例子是动词起首的泰雅语受事焦点句（引自 Egerod 1980），其中-un 是受事焦点标记：

baq-un	makuʔ	tuqii
认识-受事焦点	我的（属格）	路
（我认识路。）		

根据 Sarosta、Pawley 和 Reid （1982）， 这种动词起首的受事焦点句是对先前表面上相同的分离句（cleft sentence）的重新解释（reinterpretation）。先前的分离句是：“我的-已知的-东西（baq-un makuʔ） [是] 路（tuqii）。” 与藏缅语比较一下，即可看出此类名词化后缀的来源：藏缅语里的名词化后缀-n 与之完全对应。把名词短语“我的已知的东西”（my known thing）重新解释成表示“我知道”(I know) 意思的受事焦点动词，这个现象的发生时间是在前原始南岛语（pre-PAN）中已普遍存在着动词起首的语序之后。

（2）原始南岛语主事焦点中缀 m-/-m-与藏缅语不及物前缀 m-

原始南岛语“主事焦点”（Actor Focus）标记是鼻音词缀，有些语言因词根形式不同而表现为前缀 m-或中缀-m-。这里采纳 Starosta（1998，1996）南岛语语法的作格（ergative）解释，在他的解释中，所有主事焦点动词都是不及物的，加 m-或-m-派生不出及物动词。比较下面他加禄语（Tagalog）的例子：

s-in-agot	ng-istudyante	ang-propesor
受事焦点-回答	属格-学生	主格-教授
s-um-agot	sa-propesor	ang-istudyante
主事焦点-回答	位置格-教授	主格-学生

这两句均表示“学生回答了教授（的问题）”。第一句是受事焦点式，动词加中缀-in-。这是典型的作格结构(ergative construction)，受事者带主格标记，施事者带属格标记。Starosta 把受事焦点中的动词视为及物动词。第二句是主事焦点式（Actor Focus），带-um-中缀。在 Starosta 的分析中，这其实是个反被动结构（antipassive construction），受事带着 “位置格”（locative）。尽管动词与两个论元（argument）同时出现，而中缀-um-却把动词标记为非及物性的了。

原始汉藏语有个 m-前缀，它把及物动词变成不及物动词。Wolfenden（1929：24~26，76）把它视为“非活动的”（inactive）和“不及物的”动词词缀。请看下例（藏语和景颇语的例子见 Wolfenden 1929：30，Boro 语的例子见 Bhattacharya 1977：184、328~330）：

藏语	m-nam-ba （散发气味，难闻）
景颇语	ma-nam （散发气味）
	ma-ni （大笑）
Boro语	$m\bar{o}_2$-nam_1（散发气味）
	mi_2-ni_2（大笑）

上例所示的出现在鼻音前的前缀，在塞音前变为鼻冠音（prenasalization）。在嘉戎语中，鼻冠音使其后的清塞音浊化。请看下面的例子（嘉戎语例见林向荣 1993：193，喜德彝语例见戴庆厦 1992：43）：

嘉戎语	ka-tʃop （点燃）	kə-ndʒop （着火）[①]
	kɐ-p'ɐk （劈开）	kə-mbɐk（裂开）
	kɐ-tɕ'op （弄破）	kə-ndʑop （破）
	kɐ-klɐk （抹去）	kə-ŋglɐk （脱落）
喜德彝语	ti_{55}（使悬挂）	ndi_{55}（悬挂）
	tu_{55}（使燃烧）	ndu_{55}（燃烧）
	po_{31}（使滚）	mbo_{31}（滚）
	$tɕhi_{55}$（使脱落）	$ndʑi_{55}$（脱落）
	to_{33}（使喝）	ndo_{31}（喝）

在藏语、Kiranti 语、Bahing 语、Vayu 语和博多—加罗语（Bodo-Garo）里，鼻冠音已经消失，只剩下词根音首的浊音性作为不及物动词的标记（例子及讨论见 Benedict 1972：124[②]）。中古汉语同样也有清声母词表示及物、浊声母表示不及物的对子。比如：

覆 phjuwk （翻）	復 bjuwk （返回）
别 pjet (Ⅲ)（分开）	别 bjet (Ⅲ) （离）
折 tsyet （折断）	折 dzyet （断）

① 嘉戎语ka-、 kɐ- 和 kə- 是可控制（ka-、kɐ-）与不可控制（kə-）动作的前缀。

② Benedict 未曾见到嘉戎语和喜德彝语材料。他没有注意到藏缅语动词词根浊—及物与清—不及物的交替源于不及物的鼻冠音。他也没有注意到藏缅语不及物鼻冠音或浊音及 Wolfenden 的不及物 m-前缀因声母不同而互补分布，因此他把它们处理成两个不同的形式。

笔者曾在 Sagart（1994，1999[即此中译本原书—译者]）里表明，中古汉语与及物动词声母清音对应的不及物动词声母的浊音，源于上古汉语的鼻冠音。苗瑶语里的汉语借词表明了这一点。

（3）原始南岛语工具/受益焦点前缀 Si-与汉藏语增价（valency-increasing）前缀 s-

原始南岛语 Si-前缀及与之相对应的汉藏语 s-前缀，可让动词带上一个具有诸如致使者（causer）、受益者(beneficiary)、工具（instrument）等具体角色的名词短语，形式表现为受事（对汉语这种受格语言[accusative language]来说是宾语，对作格语言[ergative language]南岛语来说是则是主语）。南岛语 Si-V 结构被认为是“工具焦点”（instrument focus）以及“受益者焦点”（beneficiary focus）。不过它表达的意义很复杂。Huang（1991）把泰雅语的 Si-结构概括为“工具/受惠者等焦点”，她注意到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及物性的增加”（increased transitivity）。为说明问题，此处引用以及物与使役(transitive/causative)为特点的例子，尽管这只是对此前缀功能的非常简化的示例，带前缀的与不带前缀的形式的差别还是可以直接从释义中看出来。

泰雅	m-ŋuŋu? （怕）：	s-ŋuŋu? （吓， 及物）
排湾	k/m/avuL （示）	si-kavuL （使求）
布嫩	daŋadx （停下来）	is-daŋadx （使停）
上古汉语	顺 ^{b}m-lun-s （顺从）	馴*^{b}s-lun （驯服）
藏语	Nbar （燃烧）	s-bar-pa （点燃）
	m-nam-pa （散发气味）	s-nam-pa （闻）
嘉戎语	rong （看）	s-rong （显示）
Boro 语	gi （怕）	si-gi （吓）
原始彝语[①]	(C)-no$_2$ （醒）	sə-no$_2$ （使醒）

①据 Bradley (1979)。

（4）-ar-表示分布式动作或分布式物件

此中缀用在词根的声首和主元音之间。加在动作动词（action verb）中表示该动作在时间上分布（发生在多个离散的时刻）或在空间上分布（涉及多个施事或受事或位置），加在名词中表示所指物在空间上的分布，比如成对的或者有多歧分支的结构。

这个中缀在南岛语言中表现为-ar-，构成分布式动词或分布式的物件名称，包括表示成双或多歧特点的身体器官名称。如果重叠为双音节，第一个音节则往往带此中缀，但这个中缀不一定出现在重叠形式里头。

排湾语	k-ar-akim （到处找。kim “找”）
	k-ar-apkap-an （脚掌）
Puyuma 语	D-ar-ukap （手掌）
布嫩语	d-al-apa （脚掌。原始南岛语*dapa “手掌”）
阿眉斯语	p-ar-okpok（马奔跑）
	t-ar-odo（手指）
	k-ar-ot（耙地）
他加禄语	d-al-akdak （播稻或插秧。dakdak “把木桩尖头插到土里”）
	k-al-aykay（耙子）'rake'
马来语	ketap （咬牙）： k-er-etap（反复地咬牙）

其他南岛语言的中缀形式为-aR-，功能相似，此处不再说明。依据上文所示的语音对应关系，南岛语言的-r-和-R-都与上古汉语的中缀-r-对应。

尽管现存的藏缅语言没有能产的-r-中缀形态，却不乏似乎带着-r-中缀的成对的名词或动词，其意义与汉语类似。

缅语	pok （一滴）： prok（有斑点的）
	pwak （煮沸）： prwak （煮沸）

khwe$_2$（名词：弯曲）：khrwe$_2$-（围绕）

景颇语　hpun（身上长[疹子]）：hprun（身上的疹子，长[疹子]）

Chepang 语 -r-　pop, prop（肺）
brok（头发花白），比较藏缅语 bok（白）

是笔者首次据上古汉语最小对立体确定出了中缀-r-表示分布式动作或物件（Sagart 1993），笔者后来还描述了现代汉语方言里的一些含中缀的对子，这些现代的-l-中缀是由上古汉语规则变化而来的，它的前边不是央中元音就是该音节部分韵母的拷贝（Sagart 1994、2001）。下面所举的带中缀的名词和动词的例子来自伊盟方言，内蒙古的一种晋语，它的中缀形式为为-ə$^{?}$l-①（栗治国 1991）。

p-ə$^{?}$l-ai$_3$（摆动）
p-ə$^{?}$l-ən$_1$（狂跳）t-ə$^{?}$l-əu$_1$（嘟喽：枝头果实丰收状如悬兜）
khu-ə$^{?}$l-u$_3$（轱轳：车轮）

(5) 单音节化及前缀与中缀的保留

原始汉藏南岛语向汉语演化过程中非末尾的音节脱落了，但是前缀和中缀如何保留了下来？Starosta（1995）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他认为原始汉藏南岛语既有单音节词，也有多音节词，词缀脱落的现象只发生在多音节词中，而单音节词当时却成了前缀和中缀的避护所。原始汉藏南岛语的单音节词在原始南岛语里以词根和双音节叠音词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原始南岛语的词根里动词数目众多，上例（表 1）比较的动词中原始南岛语词根数目也是很多的，由此看来，原始汉藏南岛语中有许多词可能本来就是单音节的，后来虽然出现了从多音节向

① 作者可能根据发音短暂定为带喉塞尾的入声。

单音节的简化过程，但是动词的形态仍可容易地在汉藏语言中得以保留下来。

二、考古与农业证据

上述假设有历史现实的证据吗？无论从现代文化还是从考古发现角度来观察，我们都可以看出台湾的南岛人民与汉藏人民之间的文化一体性（cultural unity）。首先是以两种小米（*Setaria italica* 和 *Panicum miliaceum*）为基础的农业文化。水稻则是第三种粮食。在中国北方，小米出现在距今 8500~7500 年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多处地方（Lu，已付梓），一直持续到有历史记载的时代。中国最早的契文和文献（公元前两千年后期及公元前一千年初期）表明，小米是商周两代的主要农作物。周代的统治者认为他们是传说中的先祖谷神“后稷”的后代。小米在祭祀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工种植的 Setaria 也出现在西藏东部约距今 5555~4750 年的卡若文化（傅大雄　2001：66）以及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约距今 3370 年的昌果沟文化（傅大雄　2001）。许多藏缅人民至今仍种植小米。在黄河下游沿河分布在河南、山东南部和江苏的裴李岗文化、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始于距今 7000 年左右）里，农业均以小米种植为主（Chang 1986）。张光直认为这些文化可能是黄河中游小米种植群落向东扩展引起的。台湾的南岛人民奉小米为圣物。尽管关于小米的词*beCeng（Setaria）可以没有疑问地在原始南岛语中构拟出来，但因为长期以来在台湾岛上找不到考古证据，不少人猜想这些农作物是晚近时期才出现的。最近在位于台湾西南部测定为距今 4500 年的大坌坑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碳化的稻粒和小米粒（Tsang，已付梓），这证明那些猜想是错误的。台湾最早的陶文化大坌坑文化普遍被视为属于原始南岛语言群落的文化。毋庸置疑，南岛文化中早就有了小米。原始南岛人是农耕人民，他们主要的农作物即是水稻和小米。无论从考古的还是从民族的角度来看，中国南方都缺少小米，这与台湾南岛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假如南岛人的直接祖先来自中国南方，就无法解释他们是如何拥有小米的。

藏缅人、汉人和南岛人不但都种植水稻和小米，他们的语言中这些农作物的名称也相同，有着与其他共有词一样的语音对应律（见表-2）。笔者目前对这个事实的解释如下：在距今 8500 年至 7500 年之间，从事小米（Setaria、Panicum）和水稻种植农业的人民开始出现于黄河中游（或是如 Bellwood 所说的新石器时代的长江稻作文化的北扩所致，或是如 Lu 所说的独立转变到新石器时代，这一点尚待探讨）。笔者把这些早期农业人民所使用的语言称作原始汉藏南岛语（PSTAN：Proto-Sino-Tibetan-Austronesian）。后来操原始汉藏南岛语的人民数目增多，向黄河下游和上游扩张而形成了东西两个方言。

西部方言位于黄河中游和上游，后来演变为原始汉藏语，其使用者后来向南方和西方扩展。东部方言位于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操此方言的人民适应了海洋、河流、湖泊等更为潮湿的环境。位于淮河流域大约距今 7000~5500 年的龙虬庄遗址里既有水稻又有小米（Lu，已付梓，图 1）。这一支人民有一部分向南移至台湾[①]，于距今 5500 年到达，其语言于是开始分化成现代的南岛语言。南岛文化中一些诸如绳纹陶、树皮布打棒等南方的因素可能是与当时中国南方人民早期接触而借入的。对同南岛语言关系密切的侗台语，笔者也有个假设：侗台语并不是前南岛语进入台湾时留在大陆上的一支兄弟语言，而是南岛语的一支后裔，它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Malayo-Polynesian）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创新成分（见本书另一附文）。

三、结论

这篇文章对某些学者对笔者先前理论的批评意见作了回应。笔者对上古汉语与原始南岛语基于语音对应的基本词数目作了较大的增补。笔者表明这些语言比较在藏缅语里大多有对应的形式，有时藏缅

① 位于江苏北部与山东南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黄淮流域）与当今台湾南岛人有个基本相同的拔牙文化特征。台湾南岛人无论男女要在青春期拔掉门牙两侧的数颗牙齿。尽管现代中国南方多见此习，而考古上却首先见于距今约 6500 年的山东南部，尚未发现那个时期中国其他地方也有此习惯（Han & Nakahashi 1996）。

语甚至还保留着汉语业已消失的语音对立。笔者还表明上古汉语三等与非三等两类音节类型的差别同南岛语倒数第二个音节的辅音声母的特性有关。文章还表明南岛语与汉藏语有些重要的形态是共有的，解释了原始汉藏南岛语前缀和中缀是如何在多音节词的末尾音节之前诸音节脱落这一演变中得以保留的原因。最后，笔者指出汉藏南岛一体说比其他任何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以小米为基础的农业文化向台湾岛的传播。基于上述讨论，笔者继续维护自己 1990 年的假设，而且笔者现在比先前更有信心，即汉语同南岛语有亲属关系。只是现在有必要对当初的假设作个修订，笔者现在认为同南岛语有亲属关系的不仅仅是汉语，而是整个汉藏语。

参考文献

Baxter, W. H. III 白一平(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Benedict, P.K. 白保罗(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Bhattacharya, P. C. (1977)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Boro language*, Gauhati: Gauhati University Dept. of publications.

Blust, R. A. (1977) 'The Proto-Austronesian pronouns and Austronesian subgrouping: a preliminary report', *University of Hawai'i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9, 2:* 1-15.

—— (1999) 'Subgrouping, circularity and extinction: some issues in 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in E. Zeitoun and P. J.-K. Li (ed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Bradley, D. (1979) *Proto-Loloish*, London and Malmø: Curzon.

Chang K.-C.张光直(1986)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4th ed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blin, S. 柯蔚南（1986）*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戴庆厦 . 彝缅语鼻冠声母的来源及发展［J］. 民族语文，1992（1）.

van Driem, G. (1997)‘Sino-Bodic’,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0, 3: 455—488.

Egerod, S. 易家乐（1980）*Atayal-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and Malmø: Curzon Press.

冯爱珍 . 福州方言词典［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Ferrell, R. (1969) *Taiwan Aboriginal groups: problems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Nankang: Academia Sinica.

傅大雄 . 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J］. 考古，2001（3）.

Gong, H.-C. 龚 煌 城 (1995)‘The system of finals in Sino-Tibetan’, in W. S.-Y. Wang (ed.)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8.

Han, K.-X. and Nakahashi, T. (1996)‘A comparative study of ritual tooth abl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Japan’*Anthropol. Sci.* 104, 1: 43—64.

何大安 . 台湾南岛语的语言关系［J］. 汉学研究，1998（16）.

Huang, L. M.-J. 黄美金（1991)‘The semantics of s- in Atayal’,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 Linguistics* 17: 37—50, Taipei: Department of English,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栗治国 . 伊盟方言的“分音词”［J］. 方言，1991（3）.

Lu, Tracey Lie-dan（已付梓）The origin and dispersal of agriculture and human diaspora in east Asia. In: L. Sagart, R. Blench and A. Sanchez-Mazas (eds) *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 Putting together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Genetic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林向荣 . 嘉戎语研究［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Peiros, I., and Starostin, S. (1995)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five Sino-Tibetan languages,* Melbourn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Sagart, L. 沙加尔‘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Arlington, October 1990.

——(1993)‘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evidence for a genetic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1: 1—62.

——(1994)‘Old Chinese and Proto-Austronesian evidence for Sino- Austronesian’, *Oceanic Linguistics* 33, 2: 271—308.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1)‘Vestiges of Archaic Chinese Derivational Affixes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in H. Chappell (ed.) *Sinitic Grammar-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rosta, S. (1995)‘The Chinese-Austronesian connection: a view from the Austronesian morphology side’, in W. S.-Y. Wang 王士元(ed.)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8.

——(1996) Formosan clause structure: transitivity, ergativity, and case marking; Proceedings of the Parasession: Typological Studies of Languages in China;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sCLL-4), Symposium series of the Academia Sinica, Number 2: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V,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18—20 July 1994.

——(1998). Ergativity, transitivity, and clitic coreference in four Wester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In Anna Siewierska and Jae Jung Song (eds), *Case, typology, and grammar*: In honour of Barry J. Blake.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77—306.

——(2001)‘Reduplication and the subgrouping of Formosan language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ustronesian cultures: Issues relating to Taiwan, Taipei, December 2001.

Starosta, S., A. Pawley and L. Reid (1982) ‘The evolution of Focus in Austronesian’, In A. Halim, L. Carrington and S. Wurm (eds)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vol.2,*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Tsang, Cheng-hwa.（已付梓）Recent discoveries at a Tapenkeng culture site i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the problem of Austronesian origins. In: L. Sagart, R. Blench and A. Sanchez-Mazas (eds) *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 Putting together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Genetic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王辅世，毛宗武 . 苗瑶语古音构拟［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Wolfenden, S. (1929) *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译后记

本书译自法国著名汉学家沙加尔（Laurent Sagart）先生的重要著作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作者还专门为此汉译本提供了两篇讨论东亚语言关系的论文，也增译附后。

为方便我国读者，汉译本对原书作了如下处理：原书中的汉语拼音有的不合于现代汉语标准读音，汉译本基本保持原书拼法，仅改正了个别明显的错误，因为这些拼法有时反映了作者的研究或所讨论的字音；原书例字的汉语拼音调号用数字 1、2、3、4 替代，汉译本改为标准调号；原书引用汉字或谐声系列时，偶有仅用高本汉《汉文典》（修订本）序号的情况，译本加附相应汉字；原书引用《诗经》按西方汉学研究者的习惯只注明篇目序号，译本在必要的地方改为相应的篇目名称，并在书末加附“《诗经》篇目表”备检，用此表取代了原书附录一“中国历史年代表”。考虑到本书研究领域为上古汉语，汉译本中凡原书举例处均采用繁体字。后附构拟词表与原书相同，普通索引条目也与原书一致，但汉字索引与原书字目有些小的差别。另外，译者还同作者一起改正了原书的一些错误。

沙加尔先生曾细心审校了本书全部译稿，指出译者一些疏漏与错误之处，并且提出修改意见；他还特意用汉语为此汉译本撰写了序言。译者谨向他表示衷心感谢。译者才疏学浅，错漏之处责任全在自己，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2004 年 2 月 5 日、8 月 1 日

于复旦大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古汉语词根/(法)沙加尔著；龚群虎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444-8434-3

Ⅰ. ①上… Ⅱ. ①沙… ②龚… Ⅲ. ①古汉语-词根-研究 Ⅳ. ①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5221 号

Original edition: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by Laurent Sagart © 1999.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Philadelphia.
简体中文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取得授权独家出版。

特约编辑 夏 军
责任编辑 朱宇清
封面设计 陆 弦

上古汉语词根
(法)沙加尔 著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5×635 1/16 印张 21.5 插页 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8434-3/H·0287
定 价 82.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021-64377165